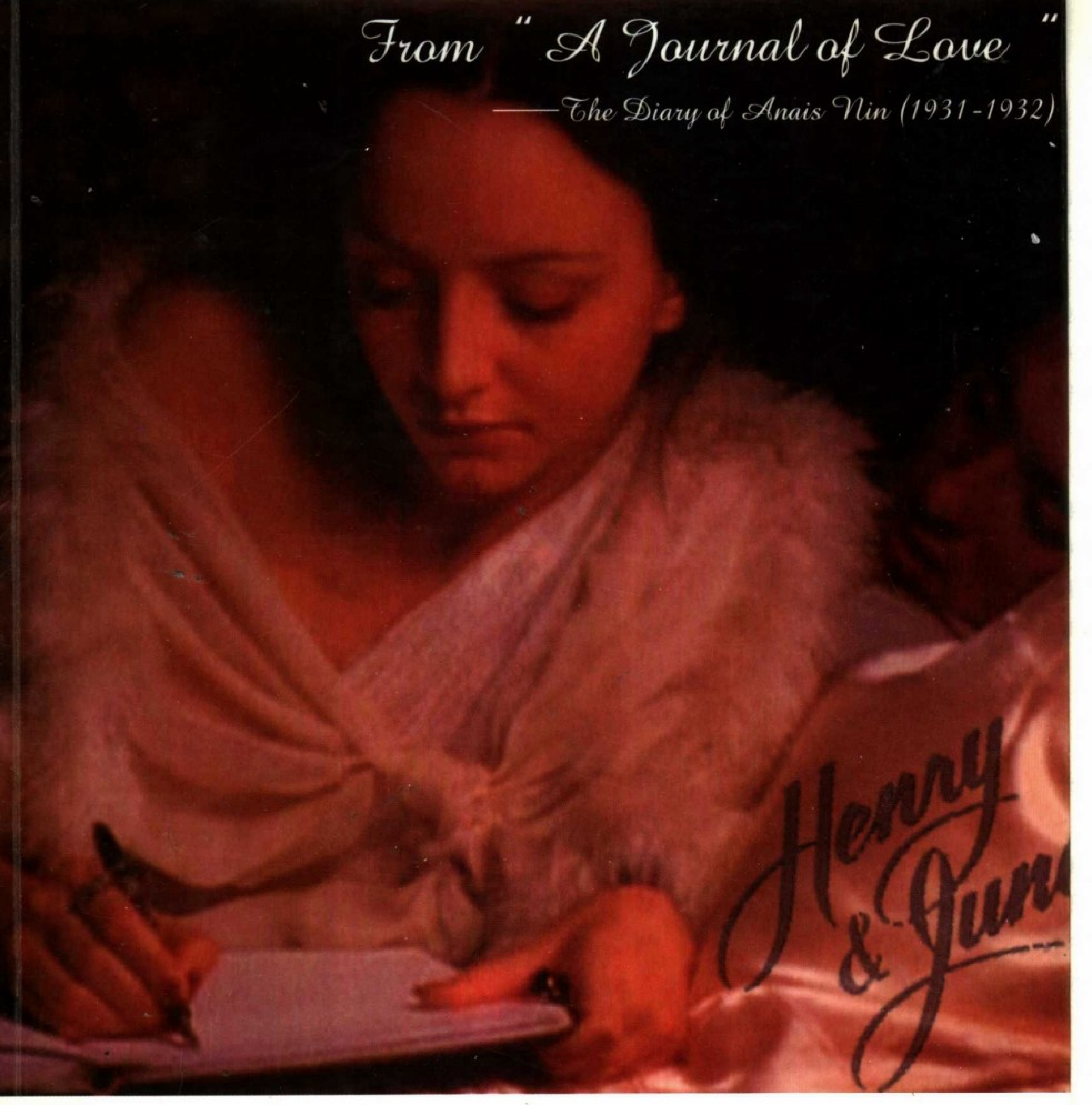


亨 利 和 琼

一本为爱与欲而写的永恒纪念

[美] 阿娜伊丝·宁 by Anais Nin
侍丹青 刘春燕 译

重庆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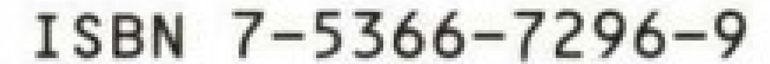
Henry And June

《亨利和琼》取材于著名女作家阿娜伊丝·宁的私人日记，记录了宁的巴黎岁月中看似普通的一年（1931年下半年到1932年底）的真实生活。那一年，一对奇特的夫妇走进她的生活，他们就是美国作家亨利·米勒与他的妻子琼·曼斯菲尔德。他们身上散发出的独特魅力很快吸引了宁。宁情不自禁地迷恋于亨利·米勒的文学写作与琼的令人震惊的美貌之中。在他们身上，宁看到了才华与压抑、爱欲与折磨、以及永不满足的渴望。在琼离开巴黎回纽约的时候，宁冲破了内心的禁忌，与亨利·米勒开始了一段疯狂的婚外恋情。由此，她的婚姻濒临崩溃，她也因为过度紧张而不得不开始寻求精神治疗。同时，在她的潜意识中，一个简单的问题正折磨着她：当琼回到巴黎后，将会发生什么……

《亨利和琼》是对一个女性内心深处情欲苏醒的逼真描述，揭示了一个女人深陷在两种爱之间的痛苦与欢乐，忠诚与背叛。

为了获悉生命与爱的真谛，一个女人展开了一场与自己的深刻对话，而她身体和内心深处情欲的觉醒，则使一切蒙上了复杂的阴影。书中真情倾吐与审慎节制相伴，抒情与紧张并行，堪称女性文学的典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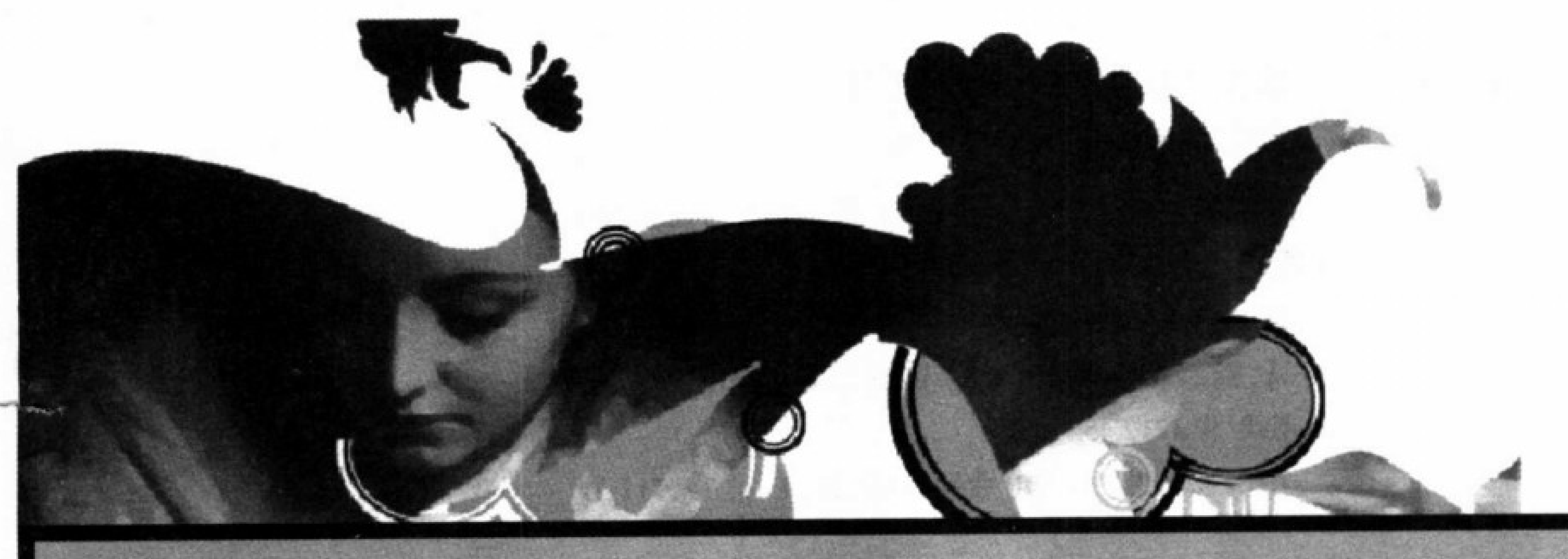
——《纽约时报书评周刊》





建议上架◎经典·文学·畅销

定价：20.00元
ISBN 7-5366-7296-9/I · 1248



亨利和琼

[美] 阿娜伊丝 · 宁
by Anais Nin
侍丹青　刘春燕　译

Henry And June

一本为爱与欲而写的永恒纪念

From "A Journal of Love"

——The Diary of Anais Nin (1931—1932)

重庆出版社

版贸核渝字(2004)第65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亨利和琼/[美]阿娜伊丝·宁著;侍丹青,刘春燕译.
-重庆:重庆出版社,2005.9
ISBN 7-5366-7296-9
Ⅰ.亨... Ⅱ.①阿... ②侍... ③刘... Ⅲ.日记体小说-美国
-现代 Ⅳ.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4)第126711号

HENRY AND JUNE
by Anais Nin

HENGLI HE QIONG
亨利和琼
[美]阿娜伊丝·宁 著　侍丹青、刘春燕 译

责任编辑 陈建军　石　涛
特约编辑 李　杰
封面设计 张孜滢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
(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新华书店经销
特约经销 北京华章同人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电话 010-65949715/16/17-810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印制

开本 925×1280 1/32　印张 10
字数 210千
2005年9月第1版
2005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ISBN 7-5366-7296-9/I·1248
定价:20.00元
(如有差错需退换,请电 010-65949715/16/17 转 810)

亨利和琼

“（阿娜伊丝·宁）是现代文学中最重要的作家之一”

——《新闻周刊》

《亨利和琼》是一本阿娜伊丝·宁的欲望被唤醒的真实记录的书……很动情也很慎重，狂热而紧张，薄薄的书卷是一个妇女在和自己在对话中清晰的抗争记录……

——《纽约时报书评》

“（阿娜伊丝·宁）是一个真正的女性，是一位领先于时代的作家。”

——《洛杉机时报》

阿娜伊丝·宁那属于女性特有的感觉精彩地展现了出来。

——《参考书目》

作者对于女性性冒险的内容比我读过的任何一本书都要贴近真实……我发现这是一本非常情色的书，极其的解放……

——阿莱斯·沃克

当情爱中的“猎物”或“鱼虾”，也许是女人心甘情愿、甚至求之不得的生命激情。不过，阿娜伊丝的日记体小说《亨利和琼》写的是“我由此成为一个女人的痛苦经历”，并没有把自己看成“鱼虾”，亨利也没有把阿娜伊丝当“猎物”。

——著名学者　刘小枫

编委会荐语

自林纾翻译外国文学开始，已逾百年。其间，进入中文的外国文学作品蔚为大观，已难以计数。无疑，就翻译文学来说，中国读者是幸运的。几乎每一个受过教育的中国人，都受过外国文学的熏陶，其中的许多人走上了文学的道路。比如鲁迅，比如巴金，比如沈从文。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对外国文学的译介，无论从数量上还是深度上，都处于领先地位。

但在浩如烟海的外国文学世界里，也有许多优秀作家和他们的作品，在不经意之间被我们忽略了。这其中既有时代变迁的原因，也有评论家和读者的趣味问题。有些作家在他们自己的时代大红大紫，但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变得湮没无闻。比如赛珍珠。另外一些作家活着的时候并未受到读者的青睐，但去世多年后则慢慢显露出瑰宝般的价值，成为文学经典。比如卡夫卡。除此之外，中国图书市场的巨大变迁，出版者和翻译者选择倾向的变化，译介者的信息与知识不足，阴差阳错的历史契机等等，都会使大师之作与我们擦肩而过。当法国人编著的《理想藏书》1996 年在中国出版时，很多资深外国文学读者发现，排在德语文学前十本里的作品，竟有一多半连听都没听说过。即使在中国读者表现最佳的英美文学里，仍有不少作品被我们遗漏。

因此，本书系旨在重新挖掘那些被中国忽略但在西方被公认为经典的作品。对于这些经典，我们的选择标准如下：

1. 从来没有在中国翻译出版过的作家的作品；

2. 虽在中国有译介，但并未受到重视的作家的作品；

3. 虽然在中国引起过关注，但由于近年来的商业化倾向而被出版界淡忘的作家的作品。

以如此标准甄选纳入本书系的作品，当不会愧对中国读者。

至于作品的经典性这里就不做赘述。自然，经典作品也脱离不了它所处的时代背景，反映其时代的文化特征，其中难免有时代的局限性。但瑕不掩瑜，这些作品的文学价值和思想价值及其对一代代文人墨客的影响丝毫没有减弱。鉴于此，我们相信这些优秀的文学作品能和中华文明交相辉映。

丛书编委会

2005年4月于北京



阿娜伊丝·宁

Anais Nin

1903 —1977

前言

今天早上我哭了

我哭是因为我爱这条让我离开亨利的街道

有一天或许也会因为它让我回到亨利的身边

我哭也为了成为一个女人的过程如此痛苦

我更为了从今起不再哭泣而哭

在电影《亨利和琼》(香港译为《情迷六月花》,台湾译为《第三情》)的结尾,清纯美丽的女作家阿娜伊丝·宁那天真而幽怨的双眼与这哀伤的旁白从每一个观众的眼前滑过,终结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那一段惆怅。

根据法国女作家阿娜伊丝·宁的自传体小说《亨利和琼》改编的同名电影,是大导演菲利浦·考夫曼继《布拉格之春》之后的又一次大胆演绎,影片再现了当年的巴黎以及亨利·米勒、阿娜伊丝·宁和米勒美丽的妻子琼·曼斯菲尔德三人之间纠缠迷离的关系。当年,该片曾获奥斯卡最佳摄影提名,并成为世界电影史上一部经典的情色影片。而今天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就是阿娜伊丝·宁的自传体小说《亨利和琼》的全译本。



一

阿娜伊丝·宁(1903—1977),20世纪著名的西方女性文学作家、精神分析学家。她生于法国巴黎近郊的纳伊市,后加入美国籍。

她的父亲是西班牙音乐家，母亲是法国歌唱家。宁九岁的时候父母离婚。1914 年，她和母亲以及两个兄弟来到了纽约。

在青年时代，阿娜伊丝·宁基本上靠自学，并成为纽约公共图书馆的常客。在那里，她不用指南，而是按照书名的字母排列，一本一本地读过去。可以说，宁是自学成才的作家。1923 年，她和爱好文学的银行家雨果·奎勒结婚，而后者则成为了她作品中化名为伊安·雨果的人物原型。

1924 年，她和丈夫一起去了法国巴黎。居留巴黎期间，她的丈夫从事银行业，她在上大学学习心理学。1930 年，宁认识了美国著名作家亨利·米勒，他们在文学上互相影响，宁不仅成为米勒的情人，还爱上了米勒绝美的夫人琼·曼斯菲尔德。关于这段生活的日记，后来成为《亨利和琼》的写作素材。

这段情事，米勒在《北回归线》中也曾提到过，1987 年出版的二人的通信集《文学热情》(A Literary Passion)中也有所涉及，但在《亨利和琼》——宁自己的叙述中，宁则完全以女性的角度叙述这错综复杂的三人恋情——自恋与他恋同在，异性恋和同性恋并存。小说中，这些隐秘的世界都穿插在一次次的心理分析与"善意的谎言"之中——她的作品混淆了真实和虚构的界线。

1939 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宁返回美国，定居在纽约，开始集中写作女性文学作品。然而，当时所有的美国出版商都拒绝发表她的作品。于是，宁用省吃俭用积攒起来的钱，自己印刷发行自己的作品。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美国开始了嬉皮运动，她的作品开始受到广泛的社会关注，她的小说和散文不但迅速成为最走红的畅销书之一，而且，也成为该运动的启蒙作品。宁成为了女性情色文学的代言人。

随着阿娜伊丝·宁的《日记》的陆续出版，她逐渐赢得了世界性的声誉。在《日记》中，她记录了从 1931—1974 年期间，一个女人的自我发现历程。同时，该书也是现代文学中首次从女性角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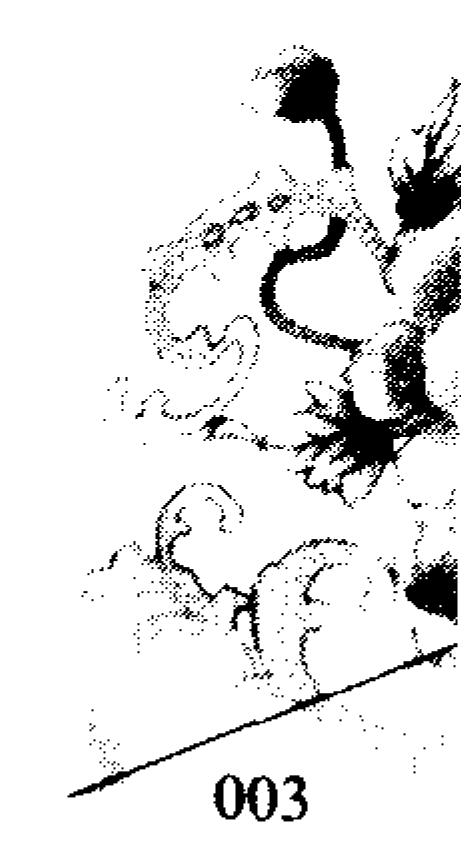
用女性语言来描述一个女性对性的感觉——她对女性的性观念和性行为的描述和见解尤为独特，对那些准备为艺术而冒险的人们来说，她已成为一个激发灵感的源泉。

七十年代以后，阿娜伊丝·宁被评为现代女性文学的开拓者，被公认为对世界文坛的性文学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正如当时《纽约时报》的一篇书评所说，宁的作品是第一次由女性作家以完全开放的风格撰写的性文学作品，是当代文学中的女性语言的创始人，是缓慢发展起来、却有深刻影响的现代女性性文学的创始人——1973年，她获得费拉德尔菲亚艺术学院的博士学位，1974年，她又被国际文艺创作学院录取。

1977年，阿娜伊丝·宁谢世了，当时西方的"性解放"运动达到了高峰。《新闻周刊》发表的哀悼文章说，宁"是现代文学中最重要的作家之一"。由于她的影响，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不少高等学府的文学系设立了比较文学的性文学专业，宁的作品不但是这个专业的启蒙读物，也是讨论最多的作品；在不少大学的文学、艺术专业，改编上演宁的作品，也是师生们相当喜欢的保留节目。在纽约大学，从1977年开始设立了"阿娜伊丝·宁纪念奖学金"，每年作为荣誉奖资助发给比较文学专业的一位博士生。2003年年初，在宁诞生一百周年的时刻，坐落在纽约市的哥伦比亚大学再次举办了标题为"性文学之夜"的系列活动，其中包括对宁作品的研讨。

二

在宁同意将《日记》中1931—1932年间的内容整理出版时，她曾经犹豫很久。一方面，是不想有借亨利·米勒的名人效应来"贴金"，更不想拿自己年轻时的性爱经历来哗众取宠；另一方面，她不希望这段带有自传性质的情事给自己的丈夫雨果带来伤害——毕竟，雨果曾经是自己最深爱的人。所以，在她六十三岁时，她决定以小说的形式出版《日记》——删去了其中大部分细节，只是为了叙



事的完整性，保留了主要线索，以此展现出自己年轻时从一个青涩少女成长为成熟女人的心路历程。同时，小说中的人物姓名则与《日记》保持一致，以此说明自己情感与体验的真实。

小说中，认识米勒之前，宁与自己的丈夫虽有新婚的甜蜜，但并不美满——她当时还是一个青葱少女，并不懂得如何去爱，如何去享受爱，正如雨果所说："我们还处在蜜月的紧张阶段"。和其他男人一样，雨果一厢情愿地认为爱就是物质上的给与，而遗忘了爱也是一种索取——作为银行家的雨果显然没有意识到自己妻子心理上的微妙变化。其实，宁带雨果去布隆迪大街32号看妓女表演时，她已经在无意中对雨果发出了不满与抗议的信号，而雨果显然认为这是宁的一种慷慨大度。由此，宁只好在自己生命本能的引导下，去寻找一条新的成长之路。

起初，她试图角色转换，尝试男性爱的方式。所以，她给琼以男人的关怀与帮助——赠送礼物，替她付钱，希望由此获得保护的自豪与拯救的光荣。然而，她很快发现，琼的遭遇与她只是表面相似，实质完全不同。早年，琼爱上米勒时，希望以自己的牺牲换来米勒——一个天才的诞生，并成为米勒伟大小说的不朽主角时，有一种甘做幕后英雄、舍生取义的信念。然而，在工具理性和现代化潮流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面前，尊重人性、反抗现代性是不合时宜的，米勒的理想注定会碰壁。此时的琼，既看不到米勒成功，或者哪怕是被社会所认可的希望；也看不到自己经受苦难的尽头。因此，她对理想、信念等一切或美好或高尚的词产生了怀疑，意识到男人喜欢的只是自己的身体，而她迷恋的是文字中的自己。她明白自己并非是米勒的诺亚方舟，米勒也在她的骄纵下变得愤世嫉俗、脾气暴躁、我行我素。如果年轻时自己坚持嫁给米勒是为了理想，那么再坚持下去，会不会被人认为是"神经病"呢?

宁并不理解琼的经历和内心的变化。相反，她身上女性的好奇与年轻的冲动一起爆发出来——对幸福与苦难同样的渴望使她走

上了琼当年的道路。她甚至认为,颓废到极致的女人才会真正的纯洁无邪。因此,她一度自豪地认为米勒是颓废的"精英",而自己则是一个纯洁的"坏蛋",她和米勒是天生一对。然而,当她沉溺于米勒的性爱中时,背叛后的自责与拯救他人的光荣却在她脑海中相互冲突,几近疯狂。在此期间,她的日记也采用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群魔》(英文名为《The Possessed》,又译为《附魔者》)作为标题。的确,她当时已经是一个"附魔者",一个被"魔鬼"附身的女人。

然而,这个魔鬼是谁?如何驱除?宁求助于精神病医生艾伦迪,并一度认为自己陷入了不正常的变态心理中,而米勒似乎是始作俑者。然而,只要她一见到米勒,无论是激情放荡的米勒,严肃深刻的米勒,或是颓废迷茫的米勒,甚至是歇斯底里的米勒,她都感到自己无法抗拒……是不是"无论什么样的爱情,我都无法抗拒"呢?等到拯救世人的医生艾伦迪也在不知不觉中身陷她的情网时,宁甚至想到了离家出走。

这真的是一个可怕而不幸的世界。就在宁心魔未除、不知所措的时候,她忽然得知"昨天夜里琼回来了"。这个无情的现实立刻击碎了她的一切幻想,现实社会的一切道德制度立刻占据了她的脑海——琼回来了,那我是谁?我算什么?幕后的牺牲者也轮不到……都是米勒,是他的虚情假意、自私自利……很快地,宁的"病"就治好了——艾伦迪和雨果都非常高兴。

如果说男人是在与社会和他人的抗争中适应生活,那么女人则是在男人的身上开始认识自我,品味人生。作为一种女性成长小说,作者将一个少女成长为一个女人的经历写得一波三折,直接大胆而又发人深省。宁明白,在她内心深处,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心魔并不能彻底消除或被治愈——它还会再回来的。作者对自己内心的剖析大胆而深刻,并没有"男人没有一个是好东西"的激愤,也没有将反抗的矛头对准"整个……整个……整个……"的一切,而是真实地记录了自己当年内心深处的爱与痛,使得本书成为

一本描写女性成长的经典名著。

三

在西方文学的女性形象中，女性往往作为两种形象出现，一种是女神，一种是女妖。前者如圣洁的玛利亚、纯洁的奥菲丽亚，后者如冷酷的莎乐美、危险的塞壬。如果说这是人类早期神、人形象混杂的结果，那么宁则是将女性的文学形象——女神/女妖拉回到女人，表现的是女性作为人的真实的幸福与苦涩，声音与疯狂。

宁曾为亨利·米勒的《北回归线》作序，高度赞扬亨利·米勒在文学创新上的贡献，《北回归线》也一向被认为是继卢梭的《忏悔录》以来最好的忏悔作品，是西方文明中理性对人性压抑后的终极反叛。但与亨利·米勒不同的是，宁并不是完全站在现代文明批判者的立场上进行文学创作，她更多的是以女性的眼光来记录现代女性在性、情、爱之间的彷徨与抉择。她并不完全认同性爱是帮助人在现代文明中寻回自由的武器，是发泄颓废情绪、忘却苦涩人生的最终捷径。她只是认为性是爱的自然延伸与升华，性爱可以使人的想像力获得解放，从而激发出作家的创造力，使这个疯狂而冷酷的世界获得“炽热的血，神圣的完美”。在这一点上，她所做出的贡献，正如但丁在《神曲》中所言：“永恒的女性，引导着人类不断飞升”。

在亨利·米勒沉浸在性、酒精、大麻中，试图使自己敏感的心灵逃出幻灭与忧患的梦魇时，身为女性的宁更为注重自己内心深处在性、情、爱之间的统一。在《亨利和琼》中，无论是遭遇激情的米勒，还是邂逅精神病医生艾伦迪，宁始终念念不忘的都是一个词——忠实。每一次的性爱都会让她反省自己是否对爱情忠实，对爱人忠实，对自己忠实。对于她来说，她可以理解甚至尊重“没有爱的性”，但自己却无论如何接受不了——无论这个人是她曾经的恋人，现在的丈夫，当下的情人，或是令她惺惺相惜、貌美如花的琼。

在写作上，宁也从狂热地崇拜亨利·米勒的反叛、直接、颠覆的

风格中冷静下来，以自己女性所特有的细腻和繁复对心理进行了多向度的阐释，将自己内心深处情欲碰撞的紧张描绘得惊心动魄。在她笔下，女人对性和爱情、高尚的艺术境界和生活安全感之间的追求是这一成长中不可分割的矛盾，女性在自由和伦理之间的摇摆不定和表里不一的特性，都被展现得淋漓尽致，而且，宁尤为引人注目的惊人之举，是她敢于在写作中毫不留情地捅破这双重人性间的一层纸。

同时，宁的日记体小说写作也是文学创作中的一大创新。著名批评家弗莱在《批评的剖析》中将虚构类散文作品分为四种：小说(novel)、自白(confession)、剖析(anatomy)和罗曼史(romance)，同时也指出，有些作品是四种因素同时并存——《亨利和琼》就是明显的一例。小说是虚构的，但日记是作者心路历程的真实写照，有着新闻与历史所不具备的真实，同时，宁又运用了独特的心理分析、坦率的内心独白，使得真实与虚构相互交织，"善"与"恶"相互转化，并将自己的叙述、言说、遐想、幻觉交织在一起，使一个原生态的自我彻底地展现出来。当然，应该注意的是，她在文中细腻而详尽的性描写使得作品的高雅受损，梦呓式的散乱叙事与评点式的由感而发也显得结构松散，繁复的心理描写导致行文琐碎和拖沓，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她作品的文学价值。

自叙小说往往与心理危机形影不离。在宁的作品中，这些追求艺术至上的流浪巴黎的作家和艺术家，注重感官享乐、沉迷肉欲之美并钟爱颓废情调，都是他们在人性走向现代化过程中裂变的真实反映。然而，在他们试图疗救现代社会的文明病时，他们自己也因"试毒"而"中毒"。小说中，宁对身体和感觉充满迷恋，对自己的种种不道德行为也充满下意识的辩护，在对现实说"不"时，她甚至忽略了对与错、美与丑、善与恶的界限。这些，都是我们在阅读时所要注意的。

同时，在追求审美的现代性的同时，宁更注重艺术是对美的追



求，对享乐的赞美，并努力使审美走到日常生活中来。本来，这种对日常生活的审美，在当时资本主义全球横行、物欲极端膨胀的年代，是一种很好的矫正。然而，在艺术品通过机械复制进行传播的现代社会，这种个人对日常生活的审美追求也很容易为资本家所利用，成为文化消费及商业运作的一部分——而这一点，则会使文学与艺术面临终结的困境。事实上，如果宁对女性意识的探索更深入一些，对自己反常心理的剖析更犀利、更无情一些，她的艺术成就会更高。

应该说，在20世纪西方现代派文学中，女性文学的出现也是一大亮点。这些年来，中国也出现了不少描写性的女性文学作品，这其间，中国的部分女作家往往将性描写作为奇观化的场景再现，或是将其作为挑逗色欲及感官的卖点，甚至给自己贴上各种标签，使女性的身体沦落为消费社会中的消费符号——无疑，这对于女性及文学自身，都是一种亵渎与侮辱。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了解一下现代女性文学代表作家阿娜伊丝·宁的观点，或许对如何看待女性描写性的文学作品，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四

宁的作品公开发行后，许多人把她的言论收集为“语录”，其中引用最多的是：

沉溺生活的人没有死的恐惧。

反常的享乐伤害正常的情欲。

危机萌芽比危机泛滥更厉害。

一个人的生活随着勇气的增加而扩展，随着勇气的衰减而萎缩。

如果你不能通过写作呼吸，不能通过写作发出你的哭泣，不能通过写作唱出你的心声，那你就不要写作——那样的写作对我们的文化毫无意义。

爱情不会自然死亡。爱情死亡，是因为我们不知道如何充实它

的资源。爱情死于盲目、错误和背叛，死于病态和伤害，死于萎靡、消沉和灰暗的生活。

这些“语录”，也许很能反映出宁的女性文学基点：**女性从来没有把情感、爱情与性、性行为分开。**在1974年发表的《女性的性文学》中，宁进一步系统地阐明了她的文学主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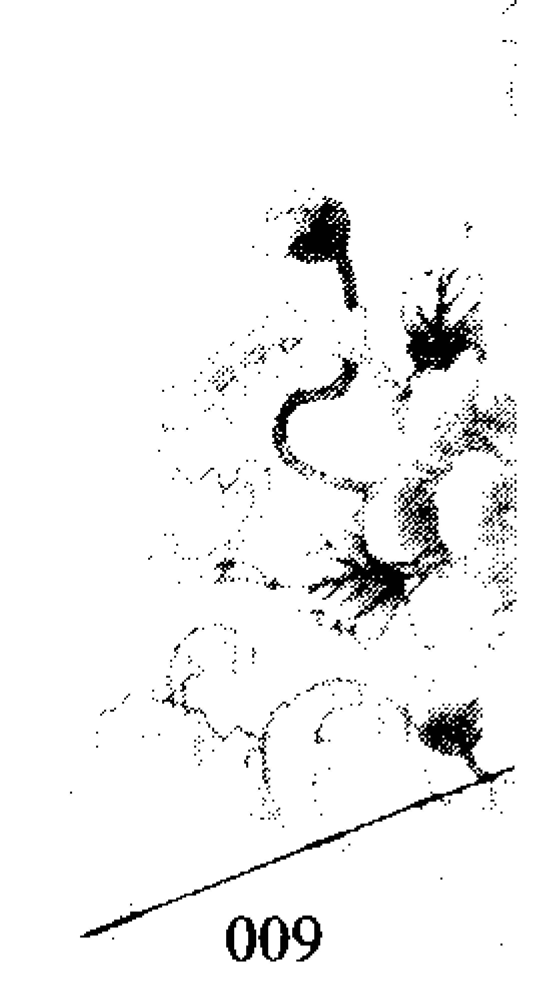
我发现，多数女性反对色情文学对性文学的损害。在我们女性看来，色情文学和性文学的区别非常明了：色情文学以怪诞的眼光来看待性行为，把性行为降低到动物的兽性水平；而性文学则只是激起性的愿望，而不是把性行为兽性化。我跟许多女性探讨过这一问题，她们多数人都认为，男性性文学作家的立足点不外乎是猎奇或强奸，对女性没有感染力。因此，我们要创造出与男性完全不同的性文学写作。女性性文学，是把性行为、感情和爱情联系起来的文学，并且要具体到每个人的个性。

阿娜伊丝·宁的其他重要作品还有：《D.H. 劳伦斯：非专业研究》、《爱神三角洲》（又名《性爱维纳斯》）、《爱情之屋的间谍》等。目前，这些作品已被翻译成瑞典文、日文、德文、法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等多个版本，在许多国家出版发行。

最后，本书在审订译稿期间，得到了来自法国的白丽雅小姐（Patrizia Vandaalen）的帮助，她为我们详细解释了书中所涉及的法国历史、社会及文化背景，并为我们提供了阿娜伊丝·宁的相关资料，在此特向她致以诚挚的谢意。

李杰

2005年6月于北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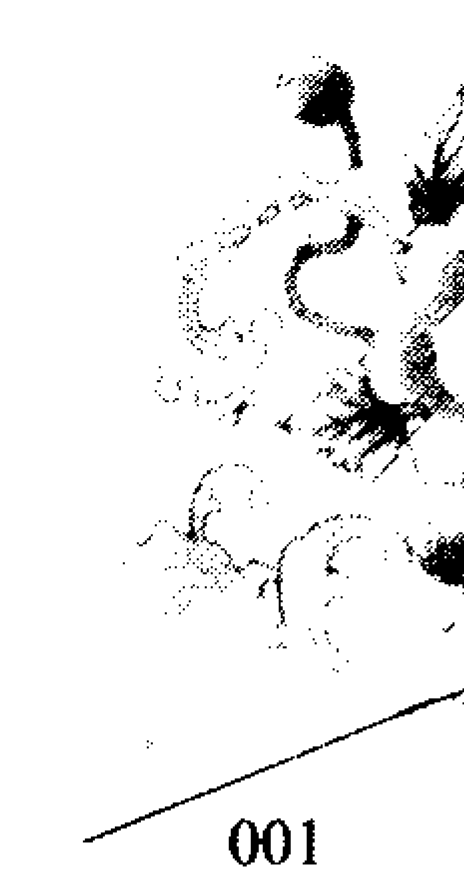
一九三一年十月，巴黎□

我的堂兄爱德华多昨天来到了路维希安，和我交谈了六个小时，最后得出的结论与我不谋而合，那就是，我需要的爱人是一个比我成熟、强壮，像父亲一样的男人，来引导我走向爱情的天堂，除此之外，其他一切我都可以独自完成。我身体内的欲望在增长、膨胀，强烈得让我不能控制，无法抵挡。我可以工作，可以爱我的丈夫，但是，我也渴望得到身体的满足。

说着说着，爱德华多突然浑身颤抖了起来，并抓住了我的手。他说，从开始的那一刻起，我就属于他，而我们之间存在着一个障碍，那就是，我从一开始就激发了他内心深处对理想爱情的向往，这却造成了现在的他对自己性能力的担心。本应该给予对方的激情，我们一直在追寻的激情，却从没有拥有过，为此他很痛苦，我也同样觉得很遗憾。我渴望得到的男人，却无法拥有。于是，我决定机会到来时一定要经历一次。

"在我身体内暗藏着一股力量，那就是性的冲动。"我对爱德华多说，"有那么一天它会健康而旺盛地表露出来。会有那么一天的。"

或许，这并不是我和他之间的真正问题所在？——他需要的是那种高挑而丰满的女人，而我，纯洁而放纵，是魔鬼般



的天使，邪恶又圣洁的双面女人。

整整一周，雨果都是很晚才回来。我悄悄对自己说，要保持愉快的心情，表现出漠不关心的样子。终于，到了周五的时候他着急了，说："你注意到了吗，已经七点四十分了，我回来得不晚吗？说我两句吧。"我们都突然笑了起来。他其实非常需要我对他的关心。

另外一方面，我们一旦吵架，就会比以往更激烈，更情绪化。难道是我们的情感比以往更强烈，乃至非要用吵架的方式发泄出来？我们的关系变得危险起来，要么恨得咬牙切齿，要么爱得死去活来。我们之间只有猜忌还一如既往地保持着。正是这种猜忌阻碍了我们两个人完全的自由。

现在，我称雨果是我们家里的"大人物"。他拥有一间崭新的私人办公室，有摄影棚大小。整个银行大楼华丽而壮观。我常常在会议室等他，在那里我能看到几幅纽约的壁画，就像从飞机上看纽约的真实景观一样，让我觉得纽约的影响力延伸到了这里。我再也不挑剔他的工作了，因为这样的争论会伤害他。我们最终都接受了他是天才银行家的现实，觉得他作为艺术家的可能性很渺茫。然而，具有科学思维方式特点的心理分析学，成为了沟通他的金融分析和我的写作之间的一座桥梁。他可以毫不费力地越过这座桥梁，和我沟通。

雨果说得对，我是在日记中进行思考和推测的，只有在事情发生时他才能感觉到我给他带来的痛苦。不过，我就是他的日记。只有和我在一起时，只有通过我的笔，他才肯吐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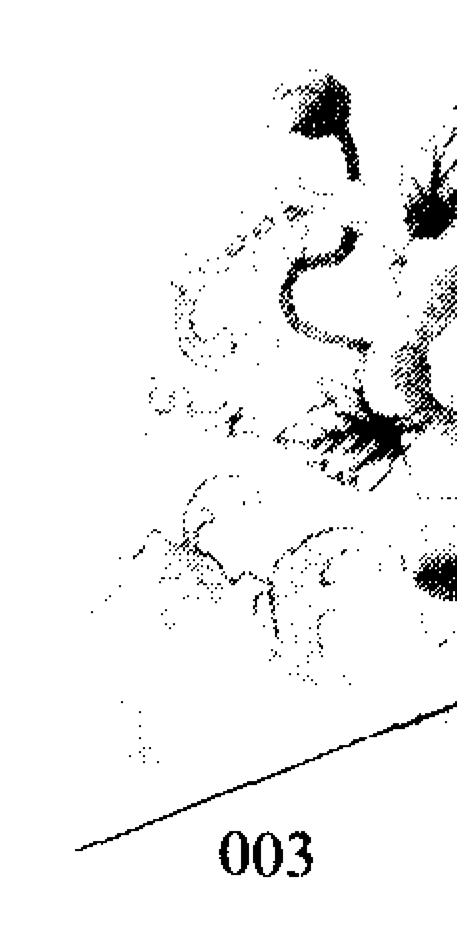
自己的心声。星期天的早晨,他又开始和我讲述那些我在日记中书写的心情故事——那些希望能用各种方法来满足自己放荡需求的故事,他还希望自己能参加每年一次的前卫艺术家舞会。他突然会说出这些话,或者说是说漏了嘴,以及他本能的冲动,都让我很吃惊,他自己也对此感到万分惊讶,因为要是在以前,他是从来不会把这些表露出来的。

应该说,这是我一直期待的结果,但是我又几乎崩溃了。我不知道, 如何才能既帮助他勇敢面对自己的本能需要,又能维护我们之间纯洁的爱情。这二者之间显然存在着尖锐的矛盾。请求他原谅我的脆弱时,我抽泣着,而他则非常温柔,不停地道歉,还疯狂而又激动地许诺要这样要那样,而我并没有要求他要遵守这些诺言。后来在我发泄完痛苦之后,我们一起来到了花园。

于是我向他提出了许多解决方案:一是,让我到苏黎世学习去,以便给他留出暂时的自由。我们都很清楚,我们彼此都不能忍受在对方的目光下生活下去。另一种方案是,让他到巴黎生活一段时间,我则留在路维希安,如果妈妈问起的话,我就说他旅行去了。我所需要的是我们之间要有一些时间和空间,来让我好好想想如何面对我们以后的生活。

他不答应,因为他现在根本无法忍受没有我陪在身边的日子。我们仅仅是犯了个错误:我们之间的关系进展得太快了,造成了一些我们完全不能面对的问题。他很疲惫,几乎是一种身体欠佳的状况,而我也是。

我们希望能享受一段时间这种新的亲密关系, 完全着眼于目前生活,把其他的问题都抛至脑后。我们再次通情达



理地向对方要求有更多的时间来接受彼此，接受这种崭新的状况。

我问爱德华多："一个人对性欲的需求，是一生中必不可少的经历吗？人活着的时候，可以不必对这种欲望做出回应吗？"

"当然不是。"他回答，"释放欲望的生活分为几个阶段，并且会渐渐从前一个阶段进入后一个阶段，而最终的结果就是为了获得变态的快感而努力。"那么我和雨果在这一过程中，怎样才能维护我们的爱情呢，他自己也不知道。肉体的享受只追求扭曲颠倒的兴奋，而缺乏爱的欢愉。变态的快感使正常的肉体享受都变了味儿。

所有这些，我和雨果都很明白。昨天夜里我们聊天时他还发誓说，他只对我一个人有性的冲动，决不会对其他人有这种欲望。而我同样也很迷恋他，因此我们把这个问题搁置一边，暂时不去提及。然而，这种本能难以驾驭，仍然存在于我们特别的爱之中。

十一月□

我们没有这么大喜大悲过。我们间的争吵是可怕的、惊人的、剧烈的。两人都会愤怒到极点，几近疯狂而寻死觅活。

我常常是以泪洗面，太阳穴的静脉鼓起。而雨果，也会气得嘴唇颤抖。有一次我号啕大哭，哭得惊天动地。他看着看着，突然投入我的怀里，也哽咽着。接着，他又想要我了。我们一边哭泣，一边亲吻，一边开始做爱。接着我们又恢复了理智，平静地聊着天，就好像戏剧《白痴》中所描写的俄国人一样歇斯底里。冷静下来的时候，我会吃惊于我们的感情是如此的夸张。我们相互的容忍与平静似乎已消失殆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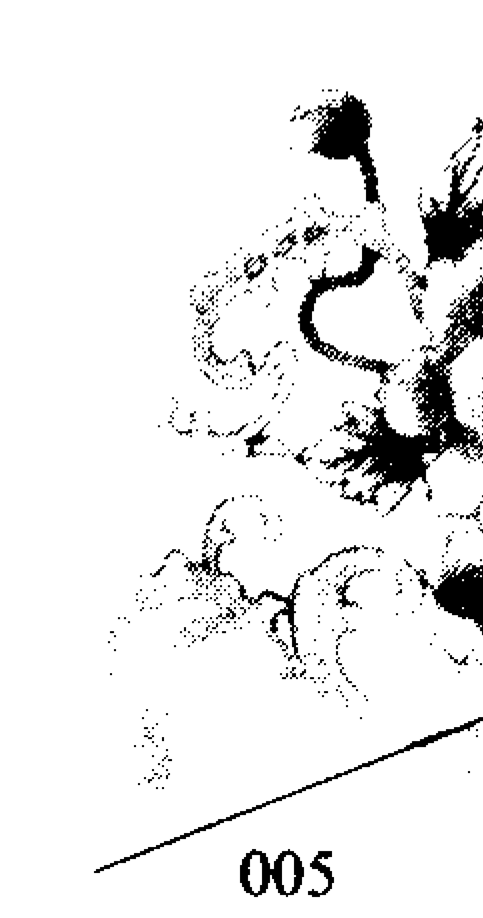
昨天我们又吵架了，在争吵中，我忽然问自己："我们到底怎么了？我们以前从来没有对彼此说过这么可怕的话啊！"然后雨果说道："这是因为我们还在蜜月期，还很紧张的缘故。"

"真的吗？"我半信半疑。

"虽然看起来不太像在度蜜月。"雨果笑了，"可事实上我们是在蜜月期。我们只不过是激情澎湃，无法控制自己而已。

这是个迟到了七年的蜜月，到期了的蜜月，对生活怀着恐惧的蜜月。在相互的争吵之外，我们又能够感受到快乐的存在，好像地狱和天堂并存。我们拥有自由，却相互羁绊。

我们时常会觉得，将我们绑缚在一起的惟一纽带，就是这白热化的生活。这种紧张的关系，就好像是情夫与情妇之间的关系。不知不觉之中，我们创造了一种高度兴奋的婚姻关系，这种关系能够保持婚姻的完整与平静。我们在家庭和自身之间，扩大了高兴和悲伤的范围。这就是我们面对未知的感情入侵者所建立的保护方式。



十二月□

我遇到了亨利·米勒。

他是和理查德·奥斯本律师一起来我家吃午饭的。我请理查德·奥斯本律师来是想与他商议《劳伦斯评传》一书相关的合同事宜。

当亨利从汽车里出来，向门口走来的时候，站在门口等候的我看见了这个我所喜欢的男人。读他的作品时，感觉他是一个精力旺盛、富于男子气概、与众不同而思想高尚的人。现在我觉得，他是一个醉生梦死的人，和我很像。

午饭时，我们都在严肃地讨论一些书，这时理查德律师发表了他的长篇大论，亨利笑了起来。他说："我不是在笑你，理查德，我只是想笑。我也不关心，根本不在乎谁对谁错。我太高兴了，此刻美酒在手，美女相伴，这种感觉太好了，太爽了！"他甚至笑出了眼泪。他喝醉了，我也相当醉了。我感到浑身一股暖意，有点眩晕，而且很开心。

我们交谈了好几个小时。亨利说出了许多最真实的、内心最深处的话。他在发表自省式的演讲时，有一个口头禅，就是"嗯……"

在我见到亨利之前，我一直集中精力忙我的《劳伦斯评传》一书，这本书将由爱德华·泰特斯负责出版，我则是和他

的助手劳伦斯·德雷克一起工作。

“你是哪儿人？”德雷克见我第一面时这样问我。

“我有一半西班牙血统，一半法国血统，但是我在美国长大。”

“那你可真是需要克服语言障碍啊！”他说话带有嘲笑的意味，我听出来了。

他在工作上有很高的热情，工作速度也快，这让我很感激。但是他认为我爱浪漫，这让我很生气：“我讨厌自己爱浪漫！”

他的头看起来很有趣——有一双很传神的、引人注目的黑眼睛，一头乌黑的头发，橄榄色的皮肤，性感的鼻子和嘴巴，还有很帅气的脸型。他看起来像是个西班牙人，但他告诉我，他是个俄罗斯籍犹太人。他对我而言极具迷惑性。他看起来很小，很脆弱，所以我和他说话时格外小心谨慎。

当他把我带到他的住处时，他说喜欢我。我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他看起来好像很有经验的样子，但是他为什么要招惹我这样的新手呢？聊天时，我们相互推诿搪塞，工作时，我们难以配合默契——我不相信他。他跟我讲一些风流韵事时，我觉得他是欺负我经验不足。他用双臂搂住我——一个过敏的、可笑的小妇人，自得其乐。他把我搂得更紧时，我别过脸去，避开他的胡髭对我的新一轮调情。我的双手冰凉，冒出了冷汗。我坦率地告诉他：“你不能这样调戏一个不懂得卖弄风情的女人。”

我认真的态度让他觉得很好笑。他说道：“也许你就是那种不会伤害男人的女人。”他觉得很丢脸。当他沉思时，我说：

"你让我很生气。"他立即跳开了,好像我咬了他一口一样。其实我不是那个意思。他是很粗暴强硬,可我并没有生他的气。我对他的第四轮或者是第五轮亲吻做出了回应。我开始觉得眩晕了,陶醉了。于是我站了起来,语无伦次地说:"我得走了……对我而言我们不能没有爱就做……" 他逗弄着我,轻咬我的耳朵,亲吻我,他的狂野让我沉醉。他把我一把推到了沙发上,可是不一会儿我就挣脱着跑开了。我感受得到他的欲望。我喜欢他的嘴,他有力而又温柔的胳膊,但是他的欲望让我觉得恐惧,甚至恶心。我想,这是因为我并不爱他。他挑起了我的激情,但我并不爱他。我并不想要他。想到这里(对我来说,他的欲望就像我们两人之间的一柄利剑),我就悄悄地走了,没有给他造成任何伤害。

我想,我想要的仅是没有感情的快感。但是有些东西使我望而却步。在我的内心里,有股力量主宰着我,这股力量无人能够触及,无人能够搅乱。如果我整个人要有所改变的话,那么只有在这股力量消失后我才会有所变化。我边走边想,不知不觉在地铁里迷失了方向。

几天后,我遇到了亨利。似乎他的出现还是我所期待的,事实也确是如此。看见他时,我意识到,我爱上了这个男人。于是我不再害怕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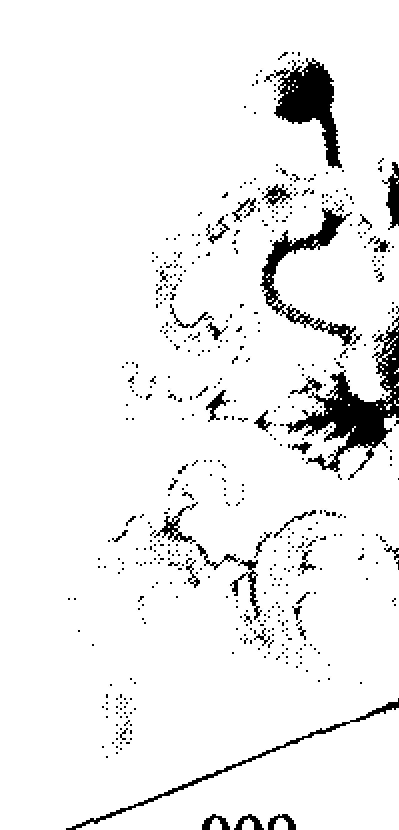
然后我读了德雷克的小说,发现一个出乎意料的德雷克——古怪而喜欢刨根问底,充满幻想,反复无常。他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却常常被现实纠缠得困苦不堪。

不久，我对他的欲望不再那么反感了。在我们两个疏远的人之间渐渐有了一些感应。我随着他的想像而心驰神往。他的小说隐藏有他自己的一些情感。我怎么知道？因为他的情感和小说中的故事并不一致，或者说并不完全吻合。小说中会透露出他的情感，因为这些是他情感自然的流露。书中的人物还被他命名为爱伦斯·布雷克。

接近我有两种途径：亲吻和发挥想像力。但是有一个前提：仅仅亲吻是不够的。昨晚我合上德雷克的书时，思考着这一切。我知道自己几年之内是忘不掉约翰·厄斯金的，因为他是第一个搅乱我内心隐秘的人。

我相信，德雷克的书中找不到他本人。因为我所喜欢的一面恰恰是他所讨厌的。作者的描写准确而清醒，甚至连想像都经过了精心的安排。在我第二次拜访他的时候，我们一见面就针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讨论。现在，我可以将很多事情看得更清楚了。我明白了为什么第一天里我并不信任他。他的行为缺乏感情和想像。纯粹是生活、提取、分析的习惯激发了他那些行为。他就如同一只蚱蜢跳入了我的生活。我对他的讨厌与日俱增，在他试图吻我的时候，我躲开了。

但我也承认，他的亲吻技术非常高超，是我遇到的所有人里面最高超的。他的每一个姿势总是能收到很好的效果，每一个吻都能恰到好处。他的双手经验老到，能够唤醒我的欲望，常常给我一种莫名的兴奋感。他和我一样具有敏锐的嗅觉，我让他闻我的味道，然后避开，最后仍然躺到沙发上。不过每逢他的欲望席卷而来时，我都尽力逃离开。太迟了，于是我告诉他我拒绝的原因："来例假了"。可这个理由不足以



制止住他，“你知道的，我不要那种机械呆板的方法，我想用别的方法。”他拉下裤子拉链，我不明白他究竟想要干什么。接着他让我跪下，然后把那话儿掏出伸入我的嘴里。我当时好像被鞭子抽了一下，迅速跳开了。

他很生气。我说：“我告诉过你，我们做事的方式是不一样的。我提醒过你，我没有什么经验。”

“我从不相信这是真的，现在还是不相信。你有成熟的脸庞，喷薄的热情，我不相信你没有性经验。你是在玩弄我。”

我听他这么说着，但是心里仍在极力地盘算着。他告诉我许多故事，说明我不会像其他女人那样享受性爱。

我在心里回答他：“你根本不知道什么叫性爱。我和雨果才知道。我跟他拥有的这份性爱，和你的猥亵行为大相径庭。性爱发自于感情，发自于热情，发自于爱情。”

他继续说着。我故意表现出一种“成熟的脸庞”，看着他。他并不憎恨我，因为即使我再讨厌他，再生气，我也容易原谅他。我发现是我让他兴奋了，所以，让他在我的双腿之间发泄他的欲望似乎是理所当然的。出于同情，我让他这么做了。他自己也感觉到了，这是一种同情。他说，换作别的女人，他早就火了。他理解我对他荒唐而又丢脸的生理需求的这种怜悯。

这一点，是我欠他的；而他，则为我推开了另一个世界的大门。我第一次明白了什么是爱德华多不让我经历的不正常的行为。现在异性和肉欲对我来说，有着另一种含意。

并没有什么蒙蔽住我的双眼，所以我可能会永远地记得：德雷克低头看着留有我第一次血迹的手帕，给我递来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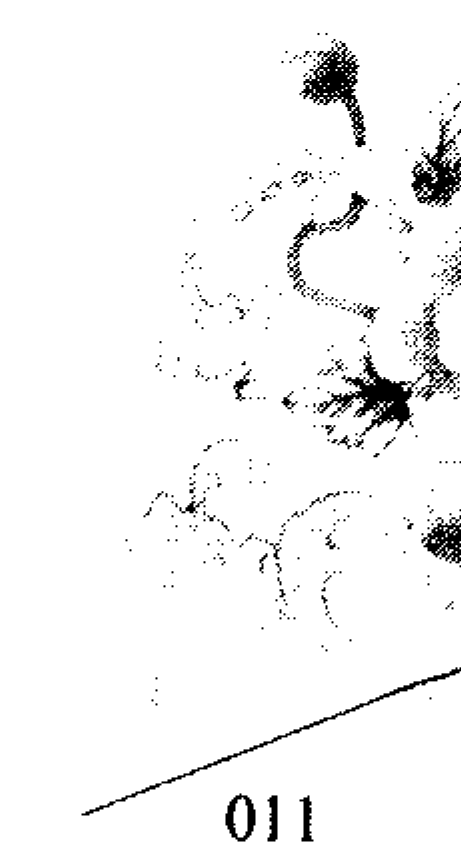
条毛巾，端来一杯煤气炉上为我温热的水。

我对雨果只讲了事情的一部分，省略了我的所作所为。他也就接受了这个事实，让以前发生的事情成为过眼云烟。我们疯狂而激情地做爱，足足有一个小时之久，这完全是来自于爱，无需什么新花样，无需模仿参照。做完了，感觉却还没有完，我们仍然躺在彼此的怀里，温柔地享受着爱的慰藉——整个人都彻底地投入了性爱。

亨利富有想像力，对生活很执着，善于表达，是我所遇到的人中最有天分的一个。“我们所处的时代需要冲动。”他写道。他就是冲动的代表。

雨果很羡慕他，同时也很担心。他只淡淡地说了一句：“你爱的是人的精神，我即将失去你，你终将投入亨利的怀抱。”

“不，不，你不会失去我的。”我知道都是我的幻想在从中作祟。我已经全身心投入了亨利的工作，但我将身体和精神分得很清楚。我欣赏他的力量，他的丑陋的、破坏性的、无畏的、宣泄般的力量。我此刻甚至可以写一本书来描述他的天分。他说的几乎每一句话都富有深度和涵养，比如他评论布纽尔的《黄金时代》，评论萨拉文，评论沃尔多·弗兰克，评论普鲁斯特，评论电影《蓝天使》，评论人类，评论兽性主义，评论巴黎，评论法国的色情业，评论美国的女性，评论美国等等……他甚至走到了乔伊斯的前头。他批判形式至上，就像我们所想的那样，他立刻从不同方面写了一些批判文章，尽管这些文章看起来观点混乱，彼此间毫无联系。



我已经写完了我的新书，只不过还没有进一步雕琢。雨果周日读了我的新书后万分激动。这本书是超现实主义的，充满感情的。亨利说这本书并不像出自女人之手，而更像男人所作，因为这本书的清晰透彻、简明扼要令人吃惊。他以前看我写的关于劳伦斯的书时就感到非常吃惊，虽然他并不喜欢劳伦斯。他评价说："这么有才智的一本书！"这就足够了。他知道我已超越了劳伦斯时期。我脑子里已经有了另外一本书的构思了。

我将德雷克的性欲转向了另一个兴趣方向。男人除了需要女人配合他们满足性欲，还需要其他很多方面的满足。他们也需要抚慰，需要哄骗，需要理解和帮助，需要鼓励和倾听。这些都在温柔热情的气氛中进行，随后，他点起了烟斗，把我扔在一边，不理不睬。我照顾着他，就像看着一头公牛。

此外，德雷克也相当聪明，他了解我这种类型的人在没有幻想的情况下是不会和他做爱的。而他又不愿意为了幻想而费神。那好，就这样。他有那么一点点生气，但是……他打算就此事编出一段故事。我告诉他我知道他并不爱我时，他笑了出来。他本以为我可能真的幼稚到相信他是爱我的。"小机灵鬼，"他说道。然后他告诉我他有这样那样的困扰。

还是那个老问题：我们想要聚会，想要纵酒狂欢吗？雨果说当然不想。他不会去冒这种险的。纵酒狂欢并不是我们的

性情所在。我们都不喜欢聚会，不喜欢喝酒，并不羡慕亨利的那种生活。但是我敢断言：人们做那些事的时候并不是神志清醒的，肯定是喝醉了。雨果并不想买醉，我也一样不想。无论如何，我和他是怎么都不会出去找女妓或找男妓的。即使他们愿意随我们而来（只要我们给钱他们肯定会愿意的），我们也没有这个兴致。

同时，我们对这种平淡无奇的生活都很满足，因为我们之间的这种紧张早已荡然无存了——由于我与约翰的感情纠葛，在那以后，雨果的激情更加活跃了。雨果也妒忌亨利和德雷克——这让他痛苦不堪——不过我已经打消了他的疑虑。他明白我是个聪明人，事实上我是不会再撞一次南墙的。

我真的坚信如果我不是一名作家，不是一名创作者，不是一名生活的实验者的话，我可能会是一位很好的忠实于丈夫的妻子。我非常看重忠实。但我的性情让我选择了作家的职业，而不是做一个普普通通的女人。把当作家与做忠实的女人之间分离开来的做法看似幼稚，但却是现实的。除去过度的激情和淫荡的念头，你看到的只是一个追求完美的女人。而且忠实就是完美的一部分。现在忠实对我而言似乎是愚蠢的，是不明智的，因为我脑海里已经有了更大的计划。完美是相对稳定的，而我却在全速前进。做忠实的妻子只不过是一个阶段，一个过场，一种量变，一种状态。

我当初可以选择一位丈夫——爱我，而又少那么一点占有欲，但那就绝对不会是雨果，可现在不管雨果是什么人，有什么想法，我都爱他。我们有着不同的价值观。对于他的忠实，我回报以我的梦想——甚至我的性感。我从不满足于我

们的收入，不过也仅能如此。

他今晚会回家来，我要守着他。他是我认识的所有男人中最好的一个，近乎完美的一个——触手可及的完美。

我在咖啡馆里度过了几个小时，只有这几个小时我才称之为生活，写作之外的一种生活。在银行工作中，雨果日益变得呆头呆脑，我的不满与日俱增。我一回到家，就感觉是回到了一个银行家的身边。他也能嗅出我的这种不满。我讨厌这样。可怜的雨果！

与亨利交谈的一整个下午里似乎一切都变得顺心多了——我喜欢这种集聪明才智与丰富感情于一身的男人。整个下午我都丝毫没有想起雨果，好像这个人从我的脑海里一扫而空一样。我和亨利畅谈着，没有注意时间过得如此之快，雨果到家我们才结束交谈，然后我们三人一起吃了顿晚餐。亨利谈到了我家那瓶绿色大肚瓶的酒，还谈到了有点潮湿的木头在壁炉里发出的嘶嘶声。

他认为我一定懂得生活，因为墙上挂着一幅我的画像。我的天真无邪对他来说是难以置信的。我觉醒得也太晚了点儿！真丢脸！管他亨利怎么想我呢！他很快就会完全知道我到底是个怎样的人了。他有着漫画家的头脑。我也要看看漫画中的自己。

雨果不温不火地说他很讨厌漫画。亨利和我的朋友娜塔莎也很厌恶漫画。我却不。我对一切事物，要么是崇拜和喜欢，要么是同情和理解。我很少憎恨，不过一旦憎恨起来就会恨得咬牙切齿。例如现在，我恨银行，恨与银行有关的一切。我也厌恶荷兰的绘画，厌恶口交，厌恶聚会，厌恶这冷而多雨

的天气，但占据我内心更多的还是一种热爱。

我深深地被亨利所吸引，他不安分、自省、真实诚挚。我把钱变为礼物给他时可以从中得到极大的快乐，这种快乐是自私的。我坐在炉火旁想到的是什么呢？想到的是为亨利买一叠火车票；给他买《失踪的阿尔贝蒂娜》——亨利想要读《失踪的阿尔贝蒂娜》。然后，在给他买到这本书以前我都开心不起来。我就是个笨蛋。没有人愿意为他们做这些事，除了爱德华多，再没别人会做这些事，即使是爱德华多，在心情不好时也会选择完全的漠不关心。我想要给亨利一个家，一流的伙食和一定的收入。我办不到，我知道——即使我是个富婆，我也富不了太久。

我对德雷克不再有丝毫的兴趣。他今天没有来，我感到很安慰。我对亨利很感兴趣，不过不是肉体上的。我最终有可能会对雨果感到满意吗？今天他去了荷兰，这深深刺伤了我。我感到自己老了，与他有距离了。

琼·曼斯菲尔德，有着白皙得令人吃惊的脸庞，闪闪发亮的眼睛。她是亨利的妻子。当她从我家花园黑暗处走向我，走到门口的灯光下时，我生平第一次看到了世上最美丽的女人。

几年前，我试图想像一个真正的美女时，我在脑海里形成的一个形象恰恰就是这个女人。我甚至想像着她会是一个犹太人。我很久以前就想像出她的肤色、她的轮廓、她的牙齿。

我完全沉浸在她的美当中。坐在她面前时我就觉得我愿意为她做一切疯狂的事情，任何事，只要她向我提出来，我都



愿意为她去做。亨利逊色了。她的美丽让人觉得耀眼夺目,觉得不可思议。

她在生活中的角色已完全占据着她。我知道原因在于:她的美丽赋予她生活的戏剧性和传奇性。思想在她面前毫无意义。在她身上,我看到了戏剧性的漫画人物和出众的名流——他们的服饰、姿态、言谈。她活脱脱就是一个完美的演员,完完全全是这样。我无法掌握她的核心。亨利说的有关她的一切都是真实的。

那天晚上在他们即将离开之际,我就像个男人一样,已经完完全全地恋上了她的面孔、她的身体。它们蕴含着太多的韵味,甚至让我憎恨别人因她而创作的诸多形象。因为有了她,人们才有了感觉;因为有了她,人们才吟诗作画;因为有了她,人们才开始有了憎恨。尽管是这样,人们还是爱着她,亨利就是其中之一。

琼。夜里我甚至梦到了她,好像她很纤小,很脆弱,我爱上了她。我爱上她的纤小,在她的谈话中我能感受到这种纤小:那种不适当的骄傲,一种受到伤害的自尊。她缺乏安全感,她不断地渴求别人的赞美。她甚至要依靠别人对她的评价而生活。她不敢做回她自己。根本就没有琼·曼斯菲尔德,她也明白这一点。她被越多的人爱,她就越明白这一点。她知道昨天晚上有一位非常美丽的女人,听信了我的纸上谈兵的劝告,并且试图遗忘自己渊博的知识。

一张白皙的令人吃惊的脸庞渐渐消失在花园的黑暗处。她离开时向我致别。我真想冲过去,亲吻她那旷世的美丽,然后说:“你把我的魂都勾走了,你带走了我的一部分。我梦见

你，期待你再次出现。你每时每刻都将是我生命的一部分。如果我爱你，那一定是因为我们在同样的时刻、同样的舞台有着同样的想像、同样的疯狂。"

"你对亨利的爱是支撑你没有倒下的惟一力量，正是由于这惟一的力量，你在爱着他。他虽然伤害着你，但他让你的灵魂和身体结合起来。是他让你成为一个整体。他对你进行指责和鞭策，使你不时地成为一个整体。而我有雨果在，他也使我成为一个整体。"

我希望能够再次见到她。我想雨果也会爱上她的。因为对我而言，每个人见到她都应该会爱上她，这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我跟雨果谈起她，丝毫不带有嫉妒的意味。

当她再次出现，从我家花园黑暗处走到亮处时，我觉得她看起来比上次更加漂亮了，而且她看起来也真诚多了。我对自己说："大家跟雨果在一起时总是显得更真诚。"我想这也是因为她在我家更自在了。我不知道雨果心里在想些什么。她正上楼去，要把大衣放到我的卧室。她上楼上到一半时停了一下，这时灯光打在绿松色的墙上，将她衬托得更加美丽动人——金色的长发，白皙的肌肤，令人着迷的一弯柳叶眉，脸上带着浅浅的微笑，更有那令人意乱情迷的酒窝，让人一见倾心，不由对她垂涎三尺，甚至能为了她背信弃义。而当时的我也深深地被她吸引，恍若隔世。

下楼时，亨利和琼达成共识，告诉我和雨果他们是如何发生口角，如何关系破裂以及如何持续冷战的。雨果，是个在

感情面前不知所措的人，对他们之间的小别扭付之一笑，以此来排除他们的不和、难堪和忧虑，从而点亮他们的信心。他就像法国人一样，态度温和而又通情达理，消除了所有可能出现的戏剧性的场面。不然在琼和亨利之间一定会上演一幕激烈的、野蛮的、可怕的争吵，可雨果让我们大家都没有机会看到这一幕了。

后来我向他指出他刚刚是怎样破坏享受生活的气氛的，他是如何使逼真的生活场面一掠而过的。我为他的乐观主义而感到羞愧，为他使这一切瞬间平息而感到羞愧。他能理解这些。他答应记住不再重犯。没有我在身边，他就丝毫感觉不到自己的坏毛病了。

我们四人在一起愉快地吃了顿晚餐。亨利和琼都饿坏了。晚饭后我们去了葛兰德·圭格诺剧院。在去的路上我和琼坐在一起，我们很有默契地聊着天。

"亨利向我说起你时，"她说，"遗漏了最重要的部分。他一点也不了解你。"她很快就认识到了这一点。我跟她已经互相了解，了解对方的每个细节和细微差别。

在剧院里，琼的美丽耀眼夺目，坐在她身边的亨利也失色不少。幕间休息时我和她想抽根烟，亨利和雨果都不想抽。我们一起走出去时，观众席里引起了一阵骚动。我对她说："你是惟一一个合乎我想像的女人。"她回答道："幸亏我一会儿就要走了。不然用不了多久你就会看出我的真面目。我在女人面前总是软弱无助。我不知道该如何与女人打交道。"

是像她说的那样吗？不是。在车里时她已跟我谈起过她的朋友珍。珍是一位女雕刻家，一位女诗人。"珍有着最漂亮

的脸蛋儿，”然后她又匆忙补充道，“我说的这个人可不是位普普通通的女人。珍的美更甚过男人的美，更能吸引我。”她停顿一下后继续说道，“珍的手非常迷人，也非常柔软，因为她的双手天天与黏土打交道，指也非常纤细。”听到琼赞美珍的双手时，当时的我生出一股莫名的怒意。难道是出于嫉妒？她坚持说她的生命里充斥的全是男人，说她根本不懂得在女人面前该如何是好。根本就是个大骗子！

她目不转睛地盯着我看，然后说道：“我还以为你的眼睛是蓝色的呢，原来是灰色透着金黄色，奇异又漂亮，两排睫毛黑又长。你是我见过的最优雅的女人了。连走起路来也似鸟儿在滑翔。”我们谈论着我俩都喜欢的颜色。她总爱穿着黑色和紫色的衣服。

我们重新回到座位上。她不断地转头看我，而不是看雨果。从剧院出来时我挽着她的胳膊，然后她把手滑下放到我的手上，我们十指交叉握在一起。她说：“那天晚上在蒙巴纳斯我听到有人提起你的名字，心里很难过。我不想看到那些卑微的男人闯入你的生活。这让我感觉很……想呵护你。”

在咖啡馆里她面如死灰，像要崩溃一样，我心急如焚，想抱住她。我感觉她正一步步接近死亡的边缘，我真的愿意抱着她，和她一起步入死亡。她在我面前正渐渐死去。她那令人着迷的美丽，那忧郁的美丽也正渐渐死去。她有一种力量——男人的力量。

我根本就没有听明白她说的话。她的眼睛，她的嘴巴，让我神魂颠倒，她嘴唇上的口红虽说已退去一半，对我而言，却依然魅力十足。我已经完全迷失在她的美当中，这种迷失让

我动弹不得，无法喘息，这些她都知道吗？

她冷得瑟瑟发抖，只穿着薄薄的天鹅绒披风。

“你走之前能跟我共进午餐吗？”我向她问道。

她情愿离开。亨利对她的爱是不完全的，残酷的。亨利伤害了琼的自尊，因为他竟然对与她完全相反的人有了欲望：那些丑陋的、普通的、温驯的女人。他无法忍受琼的自信，琼的力量。我现在讨厌亨利，对他讨厌透顶。我讨厌那些对女人力量有所畏惧的男人。也许珍就是爱琼的力量，爱琼毁灭性的力量——因为琼就意味着毁灭。

后来当我发现雨果并不喜欢琼时，他告诉我说我是多么柔和、曲折、微妙，徐徐而入，极富创造性，温柔无比，女人味十足。而琼的力量似乎更像男人。雨果说琼长着男人似的脖子，说起话来有着男人似的声音，还有一双粗糙的大手。我没看到吗？是的，我没看到，要不就是我看到了，但我不在意。雨果承认他是出于嫉妒。从他们见面的第一秒钟开始，他们就彼此讨厌。

“难道她认为凭借她女人的敏感和优雅，她就能喜欢你的一切，包括那些连我都不喜欢的部分吗？”

雨果一直以来都对我极其温柔，这一点儿也没错。可是就在他谈起琼时，我想到的只是我和琼双手缠绕的情景。她是没有办法像男人那样挑起我对性的极度渴望，她确实做不到这一点。那么，她打动我的是什么呢？我渴望拥有她，不亚于男人想拥有她的渴望，可与此同时，我也希望她能爱我，用

她那女人的眼神、温柔的双手和女性的感觉。她的这种爱渗透着温柔和微妙。

我讨厌亨利，他胆敢伤害琼内心深处强烈而又脆弱的自尊心。琼的优秀招致他的憎恶，甚至有一丝丝的报复心理。他偷觑着我那温和而又不太漂亮的女佣伊米莉亚。他的冒犯让我对琼更加爱怜。

我爱琼，爱她的现在，她的冷酷，她的无情，爱她的自我中心，刚愎自用，爱她那疯狂的毁灭性。我对她的爱可以让她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将我捏得粉碎。她的个性凸显到了极点。我欣赏她敢于伤害别人的勇气，并且愿意为她给别人造成的伤害而做出牺牲。她可以将我的全部加到她自己身上，这样她就可以成为一个有她有我的“琼”。

一九三二年一月□

我和琼，相约在美国运通公司。我知道她会迟到的，可我并不介意。我在我们约定的时间之前早就到了，紧张得让我感到不安。我马上就能看见她，在白天看见她从人群中向我走来。这可能吗？我担心，我呆站在那里只会像待在梦中那个地方，一个人看着人群，望眼欲穿，并且知道琼根本就不会来——因为琼可能只是我想像中的一个人物而已。我几乎不敢相信，她会穿过那些街道，走过那条马路，从黑暗处走来，从面无表情的人群中走来，走到我等她的地方。我看着人群

在匆匆忙忙地赶路，突然她大步流星地向我走来，依然耀眼夺目，让人难以置信，当时的我是多么的开心啊！我抓住了她温暖的手。她来这里寄邮件。美国运通公司办理业务的那个男人难道没有看到她的与众不同？一定没有人像她这样来寄邮件。她穿着破旧的鞋，破旧的黑衣服，破旧的深蓝披风，戴着一顶破旧的紫罗兰色的帽子，有人会像她这样穿着打扮吗？

我在她面前无法进食。不过我表面上看上去还很平静，举止带有东方人的平静，不过都是装出来的。她一边喝酒一边抽烟。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她有精神病，经常受到恐惧和癫狂的侵袭。她的谈话几乎是无意识的，要是精神分析医生一定能看出她的问题，可是我意识不到。多数都是谎言。她想像的内容对她来说都是事实。那么她小心翼翼编织的是什么呢？是她个性的张扬、炫耀和自以为是。在我对她的明显而又露骨的赞美之下，她也似乎在膨胀着。好像一瞬间具有毁灭性，而又显得无助。我想保护她。多么可笑啊！我，想保护她，她却有着无穷大的力量。她的力量如此之大，以至于她告诉我她的那些毁灭不是存心的，我居然相信了。她是在尽力毁灭我吗？不，她走进我家，我愿意忍受她带来的一切痛苦。如果说她在处心积虑地计划着什么的话，那也是以后，在她意识到自己的力量有多强大的时候，在她知道自己应该利用这些力量的时候。我认为她是无法控制这份邪恶的力量的，甚至她自己也会被这份邪恶力量所困扰。

现在，在我心目中她是个需要同情和保护的人。她卷入邪恶和悲剧之中，无法从中走出。我最终抓住了她的弱点。她

的生活充斥着幻想,我想逼迫她回到现实生活中来,我想对她进行侵犯。我在睡梦中沉沦下去,半梦半醒,发现自己为一个强烈的念头着魔:我想抓住琼逃脱的双手,天啦,那是多大的一股力量啊,我想将她带到旅馆,来感受她的梦和我的梦——那是一个避免面对现实生活的梦。

我去看了爱德华多,他听到我说和琼在一起待了三个小时后感到焦虑而又震惊。他看到琼的弱点之后怂恿我开始付诸行动。

在计程车里我几乎无法清楚地思考,因为她一直压着我的手。我并不为我对她的爱慕以及在她面前的谦卑而感到羞耻。她的姿态有点儿做作,我相信她不会是出于爱。

琼说她想要保留那条玫瑰色的裙子,那是我见她第一晚时所穿的。我说想送给她一件离别礼物时,她说想要一些在我家闻到的那种香水,以唤起在那里的回忆,然后她需要鞋子、袜子、手套、内衣裤。是因为多愁善感?还是因为天性浪漫?如果她真的是出于感伤或是浪漫……那么为什么我会对她有所怀疑呢?也许她仅仅是因为感情脆弱,而过分敏感的人在他人对他们产生质疑的时候往往会显得虚假。他们开始犹豫不决,这样人们就会觉得他们比较虚假。然而我想相信她,与此同时,她是否应该爱上我也就显得没那么重要了,这不是她的角色。我对她充满了满腔的爱意,同时,我也感觉到自己正在死去,我们的爱即将死去。

我把琼告诉我的故事讲给雨果听时,雨果说这些故事简

直太没意思了。我不明白。

然后爱德华多在这里呆了两天,他是个一针见血的分析家,是他让我意识到我目前正在经历的危机。我想见到琼,见到琼的胴体。我还没有勇气见过她的胴体。我知道一定是美不可言。

爱德华多的问题让我有些发狂,非常残酷地,他知道我是如何自卑。我从未想过成功将给我带来荣耀。他让我记起爸爸打我,使我对他的第一个回忆就是这种羞辱。他说过我在得了伤寒以后变丑了。我瘦了很多,而且还剪掉了我一头的卷发。

现在是什么让我感到不舒服呢? 是琼。是琼和她那险恶的恳求。她吸毒了;她爱上了一个女人;她讲起故事来满嘴脏话。然而她还保留着那份令人不可思议的、过时的,而又热情的多愁善感:“请将我在你家闻到的那种香水送给我。在黑暗中爬上山,向你家走来时,我欣喜若狂。”

我向爱德华多问道:“你真的认为我是个同性恋吗?你是认真的吗? 还是仅仅是因为我与德雷克发生过关系,你做出的一种反应? ”他也不很确定。

雨果站定了一个明确的立场,他说他细细考虑过整件事,不仅考虑到我们间这段外来的爱——他说只是阶段性的,一种强烈的好奇而已。他想要生活在安全感之中。我听到他这样说非常高兴。我告诉他,他是对的。

最终爱德华多告诉我说我不是同性恋,因为我并不讨厌男人——与此相反,昨天晚上我在梦里渴望的是爱德华多,而不是琼。前一个晚上,我梦到琼时,我在一个摩天楼的楼

顶，想沿着一架很窄的救火梯从摩天楼的正面走下来，把我吓坏了。

她周一来到路维希安。我无情地问她："你是同性恋吗？你能面对你内心的这种冲动吗？"亨利也曾这样问过。

她很平静地回答了我的问题。"珍相当男性化。我已经正视了自己的感情，我完全清楚这些感情，但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找到一个人能让我将这份感情托付的。"然后她躲躲闪闪地岔开了话题，"你的衣服穿着多么迷人啊。看这件裙子——玫瑰色，老式的底部裙撑，小小的黑色天鹅绒夹克，带花边的衣领，以及胸前的饰带——太完美了，简直太完美了。我也很喜欢你穿着的方式。有那么一点点裸露，仅仅脖颈这一带。我喜欢你的绿松石戒指，还有珊瑚耳环。"

她的双手在颤抖，整个人都在颤抖。我为自己的无情而感到羞耻。我感到非常不安。她告诉我说，那天在餐馆里她多想看看我的双脚，可当时又没有办法让自己从容地看上两眼。我说我也不敢看她的身体。我们谈谈这个，又扯扯那个。后来她看了我的双脚，穿着凉鞋的双脚，她认为我的脚长得很漂亮。

我说："你喜欢这双凉鞋吗？"她说她一直以来都很喜欢凉鞋，也都穿着凉鞋，直到后来她穷得买不起凉鞋了才没穿。我跟她说："那跟我到房间里来，我还有另外一双，你试试看。"

琼坐在我的床上，试了试那双凉鞋。这双鞋对她来说有

点儿太小了。我看见她穿着棉袜，这一点让我感到很痛苦。我又给她看我的黑披风，她觉得那也很漂亮。我叫她穿上试试，然后我看到她美丽的胴体，丰满而又结实，让我为之而倾倒。

我不能理解为什么她会那么不安，那么羞怯，乃至那么惊恐。我说我会为她做一件披风，跟我那件一样的。有一次我碰到了她的胳膊。她把胳膊缩了回去。我吓到她了吗？还会有人比我更敏感，比我更担心吗？我无法相信这一切。我当时很担心。我非常想触摸到她，想得近乎发狂。

她坐在楼下的沙发上，衣领开得很低，露出了她的乳沟，我真想上前亲吻一下。我心烦意乱，浑身颤抖着。我开始慢慢明白为什么她会那么神经过敏，也开始担心她心里的想法了。她聊着天，不过我发现她在避免谈到更深的话题——我们都不能说的一些话题。

我们第二天在美国运通公司见了面。她来时穿着那套定制的衣服，因为我说过我很喜欢那一套。

她说过只想要我送她我喷的那种香水和那条深红色的手帕，其他的什么都不要。可我一再坚持说她答应过，让我为她买双凉鞋。

我先把她带到女盥洗室。然后打开包拿出一双薄袜子。我请求说："穿上这双薄袜。"她照做了。同时我打开了一瓶香水。"喷上一点。"侍者一直站在边上，看着，等我给她小费。我理都没理她。琼的袖子上有个洞。

我很开心，琼也兴高采烈的，我们同时还聊着天。"我昨天晚上想给你打电话的。还想给你发电报。"琼说道。她很想告诉我，在火车上她很不高兴，为自己笨拙、紧张和空洞的谈

话而悔恨。她有很多很多话想对我说。

原来我们两人同样害怕让对方不高兴，让对方失望。她到了晚上就去咖啡馆待着，好像吸了毒一样，满脑子想的都是我。人们说话的声音离她很远很远。她过度兴奋，无法进入梦乡。天啦，我对她都做了些什么啊？她一直以来都很泰然自若，总是可以侃侃而谈，从来没有人可以让她不知所措。

当我意识到她在向我表白的时候，我几乎高兴得发疯。那么，也就是说，她爱我？琼！在餐馆里她就坐在我边上，纤弱、羞怯、天真、惊惶失措。她说着些什么，然后又恳求我原谅她的愚蠢。我无法忍受这一点。我对她说："我们都迷失了，但有时只有在我们最迷失的时候，最不像自己的时候，才会说出最内心的话。我也不再想那么多了。我跟你在一起时几乎不能思考。你也和我一样，等待着一个完美的时刻，但是用世俗的方法来想，是根本想像不出什么是完美的。我们俩都无法说得恰如其分。我们都神魂颠倒了。那就让我们神魂颠倒吧。这样也很可爱，很有趣啊。琼，我爱你。"

我不知道还要说些什么，然后在长椅上，在我俩中间，铺上了她一直想要的那条深红色的手帕，放上我的珊瑚耳环，绿松石戒指。这些都是雨果送我的，他送我这些东西时我感到很痛苦，但是在琼的美丽面前，在她那令人难以置信的谦卑面前，我想给的却是一腔热血。

我们去了凉鞋店。在店里那个招呼我们的丑女人讨厌我们，讨厌我们的喜形于色。我紧紧地抓住琼的手。我在店里呼来唤去，就像个男人一样，坚定、固执、说一不二。他们提到琼的脚比较宽时，我叱骂了他们。琼听不懂他们的法语，不过她

能看出来这些人很令人厌恶。我对她说："有人对你心怀恶意时，我简直就想使他跪倒在你面前。"

我们选定了一双凉鞋。她不再要其他什么了，其他的东西都不具有我的代表性和象征意义。我穿什么她就想穿什么，有史以来她还从来没有模仿过任何人。

我们一起走在街上，肩并肩，臂挽臂，手拉手，我说不出话来。我们走过尘世，走过现实，忘掉了自我。她在闻我的手帕时，也吸入了我的体香。在我用衣服来装点她的美丽时，我拥有了她。

她说："有很多事情我想跟你一起做，和你在一起，让我陶醉。"琼，她不接受没有象征意义的礼物；琼，她帮人洗衣挣钱给自己买点儿香水；琼，她不害怕贫穷和单调，并且不为贫穷单调而改变，不为朋友的放荡而改变；琼，她会远离那些严肃的人，因为她知道，在她讲述她那无穷无尽的趣闻轶事时，这些人只会离开，让她在那些有趣的谈话后显得更加神秘。私下里说，她是我的。

雨果渐渐地了解了。真实仅存在于他和我之间，存在于我们的爱之中。所有其他的，都只是梦。我们的爱很完美，我对他很忠实，在夜间我极度地开心。

但是，我还是要亲吻琼，我必须亲她。

如果昨天她希望这么做的话，我会坐在地板上，头枕在她的膝上。但她没有希望这么做。然而在火车站，在我们等待火车时，她乞求拉我的手。我低声叫着她的名字。我们站在一

起，紧靠在一起，脸几乎碰在一起。火车离开时，我冲着她微笑，然后转身离开。

车站站长想卖给我几张慈善车票。我都买下来了，然后又把买下的票给了他，还祝愿他能中大奖。因为他从我这里得到了好处，从而使琼也受到了照顾，琼没有钱买这些慈善车票。

我和琼聊天时用的是暗语，我们喃喃细语，能够互相理解对方的言外之意、措辞的细微差别、抽象的概念以及象征意义。我们一回到雨果和亨利的话题，就有一种令人恐惧的热情。亨利看上去心神不安，雨果也是一脸的愁容。我和琼在一起时，我们仿佛就能给自己带来一种魔力。奇迹！简直就是奇迹！奇迹总是伴随在琼的左右。

昨天晚上，在琼走之后，我满脑子想的都是琼，从而无法忍受雨果在那里看报纸，无法忍受他跟我谈什么信托，谈他这一天的工作有多成功。他了解——他确实了解——但他并不真正享有这种炽热的感情。他挑逗着我。他很幽默，很可爱，也很热情。可我已经无法回到过去，回到只欣赏他一个人的那个时候了。

我躺在长椅上，吸着烟，想着琼，想着在火车站的时候，那几乎让我晕厥过去的一幕。

这种紧张让我们俩都很震惊。她很高兴离开。她不像我那么容易屈服。她真的想摆脱这种状况，摆脱我给予她生活的这种状况。她不喜欢我的力量，尽管我很高兴听从于她。

今天我们见面，待了半个小时，讨论了亨利的未来，她让

我照顾亨利,还把她那带猫眼的银手镯送给了我。她的财产屈指可数,却还把这个送给我。我起初拒绝收下,后来一想到我戴着她的手镯,戴着她的一部分,心里就充满了喜悦。我戴着她的手镯,就像带着她。对我来说,这只手镯非常珍贵。

雨果注意到这一点,他极度憎恶这只手镯。他想从我这里把它拿走,取笑我。他掰我的手时我用尽全力紧握着手镯不放,任由他弄疼了我。

琼担心亨利会敌视我。她担心些什么啊?我跟她说:"我们俩之间存在着一种神奇的力量。我只通过我自己的眼光来认识你。亨利知道什么!"

然后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在银行遇见了亨利。我发现他很憎恨我,这让我很吃惊。琼说过他心神不定,坐立不安,因为他一旦嫉妒起女人来,比嫉妒男人还要厉害。不可避免的,琼被逼得几近发狂。亨利,原就认为我是个"稀有"人类,现在更憎恨我。雨果,一个并不常憎恨的人,现在也憎恨起了琼。

今天琼告诉我说,他和雨果聊起我时都尽量地保持自然坦诚,以示我们之间一切正常。琼跟亨利说:"阿娜伊丝仅仅是因为厌烦了她的生活,所以我们俩才走到了一起。"这种说法对我来说很可笑。这是惟一一件让我听她说起来感觉很丑陋的事情。

我和雨果都完完全全地屈服于对方了。我们不能没有彼此,不能忍受意见不合,不能忍受冷战,不能忍受疏远,我们

都不能单独散步，不喜欢没有对方陪伴的旅行。不管我们有多么个人主义，有多么憎恶亲近，我们还是屈服了。我们将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精神吸收进我们的爱之中。我们的爱情就是一种自我。

我想亨利和琼之间未必会达到这种妥协，因为他们俩的个性都太强了，所以他们还处于敌对状态之中。爱就是冲突。他们一定是彼此谎言以对，彼此不信任。

琼想回纽约去，回去好好地做一些事情。这让我很高兴，很满足。她害怕让我失望。

在天鹅绒般柔软的灯光的亲密包围下，我们一起吃了顿午餐。我们摘下帽子，喝着香槟。琼不喜欢吃甜的或没有味道的食物，她可以仅靠葡萄柚、牡蛎和香槟过活。

我们聊天时，语句不必完整，说得也很抽象，只有我俩能明白。她言下之意是告诉我，亨利企图了解她的思维逻辑，而她又是怎样从中逃脱出来的。

她坐在那里，喝了很多香槟。她跟我聊起印度大麻和它的功效。我说："我不用吸印度大麻就知道吸药后的状态了。我不需要吸毒，我自己就是携毒者。"她听到这些有点儿生气。她觉得我头脑还很清醒，并没有达到那种状态。我的意识一定没有消失，因为我是名作家。我是个诗人，是诗人就必须清醒。我不是仅仅沉醉于琼的美丽中的诗人。

我开始注意到琼的故事当中有些前后不一致，有些幼稚的谎言，这是她的缺陷。她缺乏一致性和逻辑性，这让她的故

事漏洞百出。我把这些片断组织起来时,就可得出一个结论,可以判断出她总是很恐惧,总想逃离。她的生活缺乏逻辑,一旦有人尽量改变她,她就迷失了。她自己一定也发现是这么回事了,而且还发生过好几次。她就像个男人,喝醉了酒,让自己堕落下去。

我们谈论起了香水,香水的成分,香水的配料,香水的意义。她不经意地说道:“周日,我离开你之后,给雷买了些香水。”(雷是个女孩,她曾经跟我提起过)那个时刻,我没有多想。我只记得香水的名字,非常贵的一款香水。

我们继续谈论着。我的眼神让她为之悸动,正如她的脸庞让我神迷一样。我告诉她说,她的手镯紧紧攫住我的手腕,就好像她的手指在抓着我一样,在野蛮地束缚着我。她也想要我的披风能够包裹住她的身体。

午餐过后,我们一起散步,然后和她一起打车去买回纽约的船票。首先我们坐进计程车去她的旅馆。她拿出一个牵线木偶,考特·布鲁格,是珍做的。考特·布鲁格有着紫罗兰色的头发,紫罗兰色的眼睑,堕落的眼睛,普尔西奈拉式的鼻子,一张宽大而又邪恶的嘴巴,红红的脸颊,一个好斗而又挑衅的下巴,残暴的手,木制的腿,戴着一顶西班牙式的宽边帽,穿着一件黑色的天鹅绒夹克。它站在舞台上。

琼把它放在计程车的地板上,放在我们前面。我看着它一直笑。

我们去了一家轮船代办处。琼的钱甚至都不够买三等舱位的,她尽量节省开支。我看见琼俯身趴在柜台前,用手托着脸,看上去很迷人。柜台后的那些男人的眼神几乎快把她吞

噬掉，那些臭男人厚颜无耻地看着她。她也以一种温柔的、充满诱惑的、诡异的笑容面对他们。我看着她在恳求他们。当时我仅仅意识到我对那些臭男人充满了妒意，并没意识到琼的羞耻。

我们走出来时，我对琼说，我会给她这笔钱的，只要她需要。可是这笔钱完全超过了我能承受的范围，我根本付不起这笔钱。

我们去了另一家轮船代办处，琼在那里勉勉强强地编出些疯狂的谎言，然后才说出自己的意图。我看见柜台后的那个男人已经魂不守舍了，琼的漂亮的脸庞，温柔而又柔顺的说话方式、付钱方式和签字方式都让他为之着迷。我站在一边，看见他问琼："可以赏个脸，明天跟我参加鸡尾酒晚会吗？"琼正和他握着手。"三点？""不，六点。"琼冲他笑了笑，就像她冲我笑时一样。后来我们离开时，她向我匆忙地做了解释。"他对我来说很有用，也很有帮助。他会为我做很多事。我不能不答应。我并不想去，可是我不能说不。"

"你必须得去，既然你已经答应了。"我生气地说道，然后又为自己这句话的愚蠢和不加掩饰而感到厌恶。我挽起琼的胳膊，几乎呜咽着对她说："我忍受不了了，我忍受不了这一切。"我对这种说不明道不白的事很气愤。我想到妓女，认为妓女是正当的，因为她们拿自己的身体来换取金钱。而琼是不会出卖自己身体的。但是，她会哀求别人，我从不会这么做，她会做出允诺，我也从不会像她这么做，除非我要实现自己的允诺。

琼！我在梦里都会为之落泪的女人。她是知道这一点的。

因此她把我的手拿到她温暖的胸前，我们就这么走着，我能感觉到她的胸部。她总是不穿内衣。她似乎无意识地将我的手放在她的胸前，好像在安慰一个生气的小孩。她说着许多事，但并不切中要害。“你愿意我说不吗？对那个男人残忍地说不？我有时是很残忍，你知道的，可我在你面前就残忍不起来了。我不想伤害他的感情。他对我来说很有帮助。”我也说不明白是什么让我如此生气，所以我什么也没有说。这不是一个接受或拒绝鸡尾酒晚会邀请的问题，我不得不回到问题的根源，那就是为什么她需要那个男人的帮助。这让我想起她对我说过的一句话：“然而我总是很倒霉，总是有人要替我买香槟。”当然。她从来没有想过要偿还她背负的巨大欠债，然后还一直吹嘘自己的性感和不容侵犯。简直就是个色诱别人的女人！她为拥有这动人的身体而感到骄傲，但又不懂得自重，在轮船公司柜台前，她那淫荡的眼神已经让自己掉了价。

她告诉我说，她和亨利又为买黄油而大吵了一架。因为他们没有钱，而且……“没钱？”我很惊讶，“可是周六我才给了你 400 法郎啊，够你和亨利买东西吃的了，而今天才周一啊。”

“我们花掉了一些钱，我们不是欠了……”

我想她指的是付旅馆的房租。后来我突然想到香水，那瓶价值 200 法郎的香水。为什么她不跟我说：“我周六买了香水、手套和袜子。”她暗示说他们要付房租时并没有看着我。后来我记起了她说过的另一件事。“有人对我说过，如果我有了钱，我会在一天之内将它花得精光，恐怕别人都不知道该

怎么花才好。我自己都说不明白我是怎么花钱的。”

这就是琼爱幻想的另一个方面。我们在街上走着，她胸口的温柔并不能平息我所有的伤痛。

我回到家，在雨果的臂弯里，心里感到很沉闷。我对他说：“我回来了。”他非常高兴。

昨天四点我在美国运通公司等琼时，门卫跟我说：“你朋友今天上午在这里，后来跟我说再见，好像再也不会回来似的。”“可是我们说好了在这里不见不散的啊。”是不是我再也见不到琼向我走来——不可能。那跟死亡有什么区别。我昨天想的那些事有什么要紧的。琼就是不讲道理、不负责任的一个人——这是她的天性。我不能改变她的天性。我对金钱问题太挑剔了。我拘泥于细节，而且狂妄自大。我无法改变琼什么，这些都是她幻想的本性。她自己是个无所谓的人，而我是瞻前顾后的、讲究道德的人，尽管我的思维方式不遵守传统道德。我不能让亨利生气。我完全接受了她，不再反对她，只要她能回来，跟我再呆最后一个小时。

我为了她刻意穿戴一新，正是这种特别的衣服在我和其他人之间制造了一种距离，这衣服是我个人的象征，只有她才能了解。我戴着黑色的头巾，穿着有黑色花边宽腰带和黑色衣领的旧的玫瑰色连衣裙，穿着有梅第奇衣领的旧的玫瑰色外衣。我走起路来引人注目，我比以往更孤独，因为别人的反应有的带有敌意，有的是在嘲笑。

后来琼来了，穿着黑色天鹅绒，披着黑色披风，带着羽毛

帽子，比以前更白皙、更神采奕奕了，她带来了考特·布鲁格，这是我的意思。她的脸、她的微笑，都透露着无穷的魅力，还有她那没有笑容的眼睛……

我带琼到了一家俄国人开的茶坊。俄国人唱着歌。琼想知道他们是否真的那么有激情，就像他们的声音和他们激情的表演那样，也许他们内心并没有像我和琼所有的这种激情。

我给琼点了香槟和鱼子酱。只有在这一刻人们才知道香槟和鱼子酱意味着什么。它们就像琼和俄国人的歌声一样令人难以忘怀。

一群丑陋不堪、缺乏想像力、死气沉沉的人坐在我们旁边。我们对他们视若无睹。我看着琼，她穿着黑色天鹅绒。琼向死亡一步一步逼近。亨利不能随她而去，因为他还要为生活而奔波，但我会毫不犹豫地和琼一起。我紧随她而去，和她一起向想像力的消亡屈服，向她丰富的奇异经历屈服，向考特·布鲁格——那低着头的、紫色的头发像低垂的柳枝的玩偶与我们之间的游戏低头，这是件很开心的事。

这一切都结束了。走在街上，琼难过地说道："我一直以来都想抱着你，亲吻你。"我将她让进计程车。她坐在那里，即将要离开我，而我则站在一旁，陷入痛苦之中。"我想吻你，"我说。"我也想吻你，"琼说道，然后她把嘴递过来，我吻了过去，而且还吻了很久。

琼走后，我真想好好睡上几天，可是我仍然有些事情要去面对，那就是我与亨利间的关系。我们叫亨利来路维希安。

我想为他准备一个安静而又温馨的房间，当然我也知道我们要谈谈琼。

我们散步，渐渐平静下来，然后聊起来。我们俩都执意要抓住琼。他并不嫉妒我，因为他说，我为琼带来了一些奇异的变化，琼生平第一次认识到了她身为女人的价值。他好像期望我能对琼的生活有所影响。

当亨利发现我很了解琼，而且打算与他坦诚相对时，我们也就畅所欲言了。不过我也犹豫了一下，想到了我这样是否是对琼的不忠。后来亨利也注意到，就琼而言，虽然不能过多地考虑她想法的真实性，但这却是我们之间交流的惟一基础。

我们俩都知道需要在想法上达成一致，将我们俩不同的逻辑联系起来，在理解琼的问题上统一起来。亨利爱琼，而且始终如一。他想完整地拥有那个充满力量的、性格多变的琼。由于他对她的爱，他不得不忍受这么多的痛苦，以至于最后借助于写作来宣泄。他已经写了一本关于琼和珍的书，相当激烈而又效果显著。

他还在怀疑这是不是同性恋。不过他听我说的一些事情和琼以前跟他说过的一模一样时，他惊呆了，因为他相信我。我说："毕竟，要对这种神秘做一个解释的话，那就是：女人之间的爱是寻求避难所，是寻求和谐的做法。男人与女人之间的爱，会有反抗和矛盾，而两个女人不会互相评价，互相残忍对待，不会互相奚落。她们往往会倾向于多愁善感、互相理解和共享缠绵。这样的爱意味着抵死缠绵，这我得承认。"

昨天晚上，我熬夜读亨利的小说《莫洛克》，一直读到一

点，他也在读我的小说。他的小说充满力量，是巨人的作品。我不知所措地告诉他，他的小说对我的影响有多大。这位巨人安静地坐在那里，读我那显得无聊乏味的小说，他有很强的理解力，极高的热情，谈论着小说的精妙之处，读到一些段落时会拍案叫绝，也会冷嘲热讽。这是一种怎样的力量啊！

我给了他琼所不能给予的：诚实。我打算承认：琼的确令人振奋，鼓舞人心，这样的性格把其他女人都反衬得非常无趣。我愿意过她的生活，但保留自己的同情心和直觉。琼可能会毁掉亨利这个人，但亨利这个作家会因遭受的严酷考验而更加丰满，比起未经大风大浪的亨利要丰满很多，而另一方面，我不会毁掉雨果，因为雨果是一张白纸，和琼一样，我也有些反常。对我而言，只爱一个男人或只爱一个女人是一种束缚。

比起琼来说，我的矛盾冲突越来越剧烈，因为琼并没有意识到去注意她的生活。其他人帮她关注她自己的生活，她又否认别人说的、写的。我有冷静的潜意识，要比我其他的一切坚定得多的意识。

爱德华多说："去看看心理医生吧，接受一下心理治疗。"但这看起来似乎太简单了。我是想自己来发现答案。

我并不需要药物，不需要人为的刺激。不过我却希望能与琼来共同体验这些药物和刺激，来洞穿诱惑我的心魔。我探索生活，我想要的一些经历却不能体验，因为我内心深处有一股力量，这股力量压制了我这个想法。我遇到了纯洁的、在堕落边缘的琼，正是这种纯洁让亨利几乎发疯。她纯洁的脸令人敬畏，就像有天下午在矮床的角落里看见的琼一样，

是那么晶莹剔透，超凡脱俗。

亨利跟我说过，琼非常粗俗。我知道她缺乏自尊。粗俗给予她亵渎的快乐，但琼并不是一个恶魔。生活才是恶魔，附了她的身，它们之间的结合是紧密的，因为她对生活的贪婪也是巨大的，这让她品尝了最苦涩的滋味。

亨利来访以后，我无法忍受这所房子，我跟雨果说我必须离开。我还大吵大闹。“你根本没有病——你只不过是累了。”雨果，像往常一样，能够理解我，还同意了我的做法。这所房子让我窒息。我无法了解别人，无法写作，也无法休息。

周日雨果带我出去散步。我们发现了几个很大很深的兔子洞。他嬉闹着让我们的狗班柯把鼻子伸进洞里去挖洞。我心里一沉，就好像爬进洞里，闷得喘不过气来。我记起以前做过的几个梦，梦到我被迫在地上爬行，就像一条蛇，爬过坑道和缝隙。这些坑道和缝隙很小，而且越来越小，我在梦里的这种焦虑越来越强烈，直至最后我从梦中醒来。我站在兔子洞前，冲着雨果愤怒地叫喊，让他停下这一切。我的这种无名怒火让他感到很困惑。那只不过是个游戏，是个和狗一起玩的游戏。

既然这种窒息感越来越清晰，我决定离开。晚上，躺在雨果的怀里，我的决心又动摇了。但我已经做好万全的准备，不顾及其他，不太像通常的“我”。我不用操心外貌，也没有带多少衣服，匆匆忙忙地离开了，去寻找自我，去寻找我心中的雨果。

在瑞士，索劳普旅馆。我给雨果写道："相信我，我说要摆脱所有本能，这只不过是一时情绪而已。人有很多种本能是摆脱不了的，因为它们已腐朽，已霉变。亨利的错误在于对劳伦斯不想陷入不必要的穷困表示轻蔑。琼和亨利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让我们也陷入贫穷、饥饿和单调之中，让我们也分享他们的苦楚。这是享受生活最软弱的方法：让生活来鞭策你。我们通过克服穷困创造了一种独立，这种独立前途一片光明，而他们俩是永远无法体会的。亲爱的，等你从银行退休后，我们将享受一种自由，这种自由也是他们俩永远无法拥有的。我厌恶俄国人在痛苦中打滚的生活方式——要去控制痛苦，而不是在痛苦中打滚。"

"我到这里来是要寻找我的力量，我找到了。我正在战斗。今天早晨，我看到一群滑雪人的侧影，年轻，高大，穿着厚实。他们穿着沉重的靴子，缓慢地走着，步履维艰。这让我看到其中蕴含着一股强大的力量。对我来说，失败只不过是暂时的。我必定能够征服困难，生活下来。请原谅我给你造成的痛苦。至少我这么做，这种痛苦不再是毫无意义的。"

我躺在床上，半睡半醒，在装睡。我建立的这种平静城堡可以抵御各种念头的入侵，可以抵御高度兴奋，就像一种关机状态。我睡在这种状态之中，各种念头迫切地闪入我的脑海。我开始慢慢地理解。然后我想到：琼，是你毁掉了现状。你的谎言不是自欺欺人，这些是你想无拘无束生活的条件。你比我们更加努力，想要摆脱幻想而生活。你跟你丈夫

说你母亲已经过世，也从不知道谁是你的父亲，说你是个私生子时，你想要的，是要重新开始，没有过去，活在自己虚构的生活之中……

我在寻求帮助琼摆脱这种混乱状态的方法，不是用男人那率直的头脑，而是用女人所特有的灵巧与委婉。

亨利说过："琼一提起你的慷慨大方，就热泪盈眶。"我明白也正是因为如此他才爱着她。在亨利写的小说中，很明显可以看出，琼的慷慨并不施向他——她不断地折磨着他——她的慷慨给予了珍，因为琼深深地被珍迷住了。那么她对亨利都做了些什么呢？她羞辱他，不给他饭吃，破坏他的健康，她折磨他的身心——不过，亨利生命力顽强，存活了下来，还写了本书。

去伤害别人，明白伤害带来的痛苦，又知道伤害的最终必要性，我是不堪忍受这些的。我没有琼的勇气。我极度努力不去羞辱雨果，我对雨果的感受不会置之不理。在我的生命中，仅有两次暴怒使我忘掉了同情。

我的一个姑妈曾教给我的厨子如何做胡萝卜蛋奶酥，厨子又教给我的女佣伊米莉亚。每逢盛宴时，伊米莉亚就会准备胡萝卜蛋奶酥。她为亨利和琼也准备了。亨利夫妇被路维希特的奇异给吸引了，无论是我的艳丽的奇装异服，外国血统，还是我家的茉莉花香，或是那烧树根的壁炉，都令他俩心醉神迷。蛋奶酥看起来像异国小吃，他俩吃起蛋奶酥来就好像俄国人吃鱼子酱一样。他们还吃了马铃薯泥（用起泡沫的

鸡蛋可以使这种马铃薯泥更蓬松）。亨利是个彻彻底底的中产阶级，感觉不太自在，好像没有吃好一样。他吃的牛排是小牛排，比较多汁，切成很匀称的圆形，我确信他根本不认识那是牛排。琼也不知道那是什么。后来亨利跟我们很熟了以后，鼓起勇气问，我们是不是天天都这么吃，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是否有影响。我们笑着告诉他蛋奶酥的起源，而琼则把这份神秘隐藏起来。

一天早晨亨利来到我家，他饿坏了，前一天吃得一定很差，也没喝上咖啡馆里的咖啡，我尽量为他提供了一顿丰盛的早餐。我蹲下来，点起了壁炉里的火。伊米莉亚端来一个绿盘子，有热咖啡，热气腾腾的牛奶，煮得半熟的鸡蛋，上等的面包和饼干，还有最新鲜的黄油。亨利坐在壁炉边油漆过的餐桌旁。他当时所能说的只是，他有多想拥有这涂有深褐色颜料的墙角，有多想要这镀了锌的台子，这淡绿色的咖啡，还有这浮满奶皮的牛奶。

我并没有因此而感到不高兴。我想那是因为他不太会享受，仅此而已。我在垃圾堆中也许会消沉，不过每次我都会从中走出来，来享受这壁炉边光亮盘子里的热咖啡。每次我都会从中走出来，来享受丝袜和香水。对我来说，奢侈品并不是一种必需品，美丽的东西和好的东西才是必需品。

琼是个爱说谎的人。她不断地讲一些有关她生活的故事，可这些故事又不合逻辑。我开始尽量把这些故事联系在一起，连成一个整体，可后来我对她讲的一片混乱的故事也

束手无策了。我当时还不太明白，每个人对于琼来说，都是她生活中所发生事件的一把密钥，就好似艾伯丁的故事中的普鲁斯特一样，我根本无法弄清楚琼的生活是怎么一回事。亨利的小说中有很多这种类似的故事。琼毫不犹豫地将这些故事重复地用于她自己身上。她沉迷于自己所编织的传奇式生活。在她这个爱幻想的小孩子面前，我很恭顺，也放弃了自己的一些想法。

昨夜旅馆里一个婴儿不安的哭声把我吵醒，然后我的头就好像一部大功率的机器一样转个不停，这简直让我筋疲力竭。早晨一个非常丑的女仆进来帮我打开百叶窗。一个男人，有着一头蓬松的红发，在清扫大厅的地毯。我打电话给雨果，央求他来看我，要比他以前答应我的还要提前来。他的信写得很温柔也很哀伤。但是在电话的那头，他却很理智。“如果你不舒服的话，我立刻赶来。”我说：“没关系的，我周四回家好了，我再也不能在这里继续呆下去了”。十五分钟以后他又打来电话，这时他完完全全能够明白我的痛苦，说他会在周五到这里，不再等到周六早晨了。我对自己这突如其来而又很可怕的需要雨果的想法感到绝望。这会让我有所行动的。我坐在床上，颤抖着。我想，我一定是病了。我的头脑已经完全不听使唤了。

我非常努力地给雨果写了一封冷静而又明确的信，以此来安慰他。我也同样努力地让自己在来到瑞士后能镇静下来。雨果能够理解。他给我写道：“……我能了解你是生活在



一种高度紧张状态中。你已经经历过很多种生活，其中有跟我一起分享的几种——一生中相对比较富足的生活，你只是想在余下的日子里来经历一下中间层次的生活。”

“你可知道，在你满嘴文绉绉的时候，是显得多么自信而有力？而我就像一个没有马达的机器。你代表着最重要的一切——生气勃勃，精力充沛，旋转不停，蒸蒸日上，轻舞飞扬，翱翔飞行……”

琼坚决反对亨利坦然的纵欲主义。她的想法实在是复杂难懂。另外，对琼来说，亨利就代表了一种善良。她紧紧抓住这份善良。她担心亨利被宠坏了。亨利的直觉是敏锐的——那不是令人作呕的神的暗示，而是一个普通的人的感觉，就连他那刻意的书写也不是采用妖魔化的方式，而是为了真实反映人性。不过琼的人性是不健全的，她仅仅有两大强烈的人类感情：对亨利的爱和她那极度无私的慷慨大方，其余都是荒谬的、悖理的、无情的。

她保持着一种狂人般的叙述方式，亨利和我都对她的疯狂感到害怕，她比那些可怜虫、自私鬼和从容不迫的恋人更让人长见识。我不会像亨利那样痛斥她，我会爱她，纵容她，使她名垂千古。

亨利从第戎寄来一封绝望的信。可怜的亨利说到在西伯利亚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说在西伯利亚时期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更有趣。我给他发去一封电报：“辞职吧，回到凡尔赛来吧。”我还给他寄了钱过去。我天天惦记着他。

我从不让亨利碰我。我想尽量找出这其中真正的原因，结果我所能给出的理由是（用亨利自己的话来说）：“我仅仅是不想被亵渎。”

琼，你也是这样子的吗？还是亨利曲解了你的欲望？你会认为亨利去妓院很可笑吗？你会沉陷于这种复杂、模糊、可怕的感情之中吗？他指望我能理解他，因为，我和他一样都是作家，我应该知道，这对我来说应该很清楚。可让他大吃一惊的是，我仅仅把你说的话告诉了他：“这根本就不是一回事。”有个世界他永远无法进入——在这个世界里，有我们令人费解的谈话，我们的吻，我们的心醉神迷。

亨利不安地感觉到他并不了解你的另一面，他的小说遗漏掉的你的另一面。你从他的指间溜走了！

雨果却是个丰富多彩的人。他能去爱，去原谅，去给予，去理解；而我，是个幸运的人。

明晚就到家了。我即将结束我的旅馆生活，即将结束那孤独寂寞的夜晚。

二月□



在路维希安。我回到了家，回到了温柔热情的爱人身边。我随身携带了亨利写来的又多又重的信。我在书房里钉上了

亨利的两大页语句，各处精选出来的，还钉了他生活的全景图，打算用于未来的一本小说中。我要用这些语句糊满墙面。这里即将成为“爱之屋”。

雨果在《约翰·厄斯金》中找到了我的日记，趁我不在时还带着最后一丝好奇之心读了这些日记。日记里的每一处他都能看懂，但他还是遭受着折磨。我还会有同样的经历，是的，雨果明白这一点。

他还趁我不在时，找到了我的黑色蕾丝内衣，亲吻了它，试图找寻我的气味。

在去瑞士的火车上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当时，为了让雨果放心，我当时没有描眉毛，只是淡淡地擦了层粉，淡淡地擦了点口红，没有涂指甲。我对自己的这种不修边幅感到开心。我随意地穿了件自己喜欢的黑色天鹅绒大衣，尽管衣肘处有些破旧。我感觉自己挺像琼。我的爱犬鲁比坐在边上，黑色大衣和夹克都粘满了它的白毛。整个路途中一个意大利人竭尽全力吸引我的注意力，最终，几近绝望地走到我跟前，递给我一把刷子。这让我觉得很有趣，我就笑了。我刷完以后（他的刷子上又粘满了白毛），向他道了谢。他紧张地说道：“可以赏个脸陪我喝杯咖啡吗？”我拒绝了，如我所想的一样，我要是再描了眉毛，化了妆，还不知道会发生些什么呢？

雨果说我写给亨利的信是他看过的最暧昧的东西。我在

信中如此真诚率直。我好像和琼完全相反，但事实上我还是令人难以捉摸。他认为我会暂时打扰并搅乱亨利的生活方式——他的粗野，他的“撒尿与性交”，这种生活方式对他来说很安全。

我在写给亨利的信中说道，我对他的成熟和多情表示感激，我想把我头脑中能想到的一切都给他。我开始很冲动，很直率，可一旦我谈到最后的给予，谈到把我的琼也给出去时，谈到我对她的想法时，我就沉默不语了。我用许多技巧和令人难以捉摸的手腕来引起他的兴趣，以此来保留对我来说最珍贵的东西。

我坐在一封信前，或者说是我的日记前，渴望着诚实，但是也许最终我才是这些人中的大骗子，比起琼，比起艾伯丁，我才是最大的大骗子，因为我看起来显得很诚恳。

他的真实姓名叫海因里希——我有多喜欢这个名字啊！他是德国人。可对我来说，他更像斯拉夫人，不过他对女人有着德国人的多愁善感和罗曼蒂克。对他来说，性就是爱。他那病态的想像是德国式的想像。他钟爱丑陋的东西。他不介意尿液的味道，不介意甘蓝的味道。咒骂、污秽、婊子、暴徒、肮脏、粗暴，都是他的所爱。

他写信给我都是写在废弃了的“便签纸”的背面——写给我说“醉生梦死”的 50 种方法，其中有毒品的信息，还有一些书的名字，几段访谈，或像这样列出：“参观香榭丽舍大道边陈列桥河岸上的缅因咖啡馆——那也是渔夫的聚居地。

品尝‘浓味鱼羹’,(红色地牢)咖啡馆。天堂,皮加里街,红点,扒手,暴徒流氓,等等。佛瑞德·佩恩的酒吧,皮加里街14号(可看到楼下的艺术画廊,集结了来自英美的兔女郎)。雷根司咖啡馆,圣奥诺雷街261号(拿破仑和罗伯斯庇尔曾在这里下过象棋)。”

亨利写来的信能给我一种不可多得的满足感。我很乐意给他回信,但是他的信多得让我都来不及回复。一般他写两封我差不多才回一封。有对普鲁斯特的评论,有一些描述,还写到他的心情,他自己的生活,他那不知疲倦的性生活,他能立刻投入性行为的方法等等,这些都正合我意,但我接受不了。难怪他觉得普鲁斯特是个奇迹,难怪我从未像他那样生活——因为在思考中,我的生活节奏慢了下来。

我向亨利写道:“昨晚我拜读了你的小说。其中有几个段落很不错,相当精彩。尤其是描述你做梦的一部分,描述与韦尔斯卡那奔放的一夜,最后与布兰克的生活达到了高潮的那部分……其他3部分都很单调,很呆板,很庸俗地描述现实,像记流水账一样。还有其他一些事情——那个老情妇,科拉,还有内奥米,都还没有出生。感觉很草率、很仓促地一带而过。你写得越来越遥远。你的写作应当赶上生活的步伐,因为你已积聚了太多的野性……

“我绝对有把握,我知道应该省略些什么,就像你知道我的书中应该省略些什么一样。我想这本小说值得好好删改一下。你允许我这么做吗?”

我向亨利写道："请你理解，亨利，我是完全不服从自己的意愿的，我是靠冲动、情绪、狂热而生活着的。琼能理解这一点。我们疯狂地走过巴黎时，我脑中没有任何想法，忘却了他人，忘却了时间，忘却了地点，忘却了其他的事情。我在旅馆房间里读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时，我脑中就没有任何想法，我哭哭笑笑，无法入睡，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不过后来，请你理解我，我努力地让自己振作起来，不再沉溺于其中，不再继续痛苦煎熬。那我为何要如此努力呢？因为我害怕会完完全全跟琼一样。我反感这种完全的混乱状态。我疯了般地希望能与琼生活在一起，但我也希望以后能够理解并明白自己已经走过的生活。

"你问的是一些矛盾且不可能的事情。你想知道琼做的是什么梦，她有什么冲动，有什么欲望。你是永远不会知道这些的，永远不会从她口中得知的。是的，她是永远不会告诉你的。但是，当我用特殊的语言告诉她我们的感情是怎么一回事的时候，你知道我有多开心吗？我不是仅仅活着，仅仅跟随自己的幻想；我也生活在现实之中，我也会理解。我和琼坐在一起时，她也会感到迷惑，因为那一刻的美妙不仅使我一个人陶醉；我是靠着诗人的意识生活着的，而不是心理分析学者的老套公式。我们两人靠着想像力都达到了一种边缘状态。而你，抵抗我们的这一世界，还希望我能撕下所有的帐幕。你想将你那脆弱的、深奥的、模糊的、朦胧的、充满欲望的直觉混入你所能抓住的事物之中。你并没有用陀思妥耶夫斯

基的逻辑来推理。你为生活在混乱之中而感到幸运。那么,你为什么想了解琼多一些呢? ”

琼没有自己的观念和梦想,是他人给了她一些观念和梦想,是她的本质激发了别人给予她这些观念和梦想。雨果气愤地说琼只不过是个空盒子,我才是个满满当当地的盒子。但如果盒子很漂亮、很令人鼓舞的话,谁又想要这些观念、梦想和内容呢?我因琼这个空盒子而受到鼓舞。在白天,我一想到琼,就让我飞离正常的生活之外。既然我已经了解了琼,这个世界对我来说就不再空洞了。

琼拥有美丽的胴体,灿烂悦耳的声音,深不可测的眼眸,令人心醉的仪态,姣好的面容,婀娜的身段,她简直就是我们想像的化身。我们是什么呢?我们只不过是她的创造者。她才是存在。

我每隔一天就能收到亨利的来信。我立即回信。我把打字机送给了他,自己却手写。我日日夜夜牵挂着他。

我梦到有一天我会过上一种很特别的生活,这种生活简直就可以写满一整本专用日记。昨晚,在读完亨利的小说之后,我无法入睡。已是午夜时分,雨果还在睡觉。我想起床到书房给亨利写信,写有关他的第一本小说。可那样的话我会吵醒雨果。有两扇门都开着,不过这两扇门都会吱吱嘎嘎发出响声。雨果上床的时候看起来很疲惫。我静静地躺着,逼迫

自己入睡,那些字句仿佛飓风一般在脑子里一一闪现。我想可能早晨醒来我还会记得这些字句。可后来我全忘光了,连半个都不记得。如果雨果不必去工作的话,我也许会吵醒他,他可以到第二天早晨再睡。我们整个的生活都因他在银行的工作而打乱了。我一定不让他在银行再干下去了。有着这种想法,我把精力都用到小说上,对小说进行了改写,我讨厌已写成的这本小说,因为一本新书在我脑中已有了轮廓——一本写琼的书。

我被雨果所"拥有"的事实和我对雨果的爱之间的矛盾已经让我无法忍受。我会竭尽全力地去爱他,不过是以我自己的方式。我只想在一个方面有发展,这也不可能吗?

今晚我很开心,因为亨利又过来了。这种印象总是一如既往:你对他的作品充满压力和痛斥时,他会温柔地向你走来——温柔的声音,越来越弱的声音,温柔的手势,温柔、纤细而又白皙的双手——这样你不得不佩服于他对女人孜孜不倦的好奇心和浪漫情怀。

亨利是这样描写亨利大街交接处(这是琼带珍和他们一起居住的地方)的:

床成天都没有理过,经常穿着鞋爬到床上,床单一团糟。用脏衬衫当毛巾。很少把衣服拿出去洗熨。水槽因太多的垃圾而堵塞。在浴缸里洗油腻的盘子,盘子边框都已发黑。盥洗

室冷得像冷冻室一样。劈碎家具来取火。很少有光亮，从不擦窗户，空气死气沉沉。地板上总是散落着巴黎大街上的灰泥、器具、涂料、书本、烟蒂、垃圾、脏盘子、锅。珍整天在这一片狼藉中穿来穿去。琼，总是半裸着，抱怨房间的寒冷。

这一切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呢？琼的另一面我永远无法知晓。而另一面，属于我的那一面，充满着不可思议和光彩夺目的美丽与优秀。这些细节仅仅向我显示出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我自己也有两面性，现在正希望自己过着凄惨的生活，像动物一样。

我向亨利写道："你说：'纪德有思想，陀斯妥耶夫斯基则有另一种才能，而且陀斯妥耶夫斯基的这种才能至关重要。'对你对我来说，最顶峰的时刻，最开心的时候，不是我们的思想都能起支配作用的那一刻，而是我们都不能自制的时刻，你和我都同样不能自制，在爱中不能自拔。我们对于琼都不能自制……"

"跟我说些什么吧。你预感到了不祥。你的想像中充满了可怕的印象。你有没有告诉贝莎，说你跟琼生活在一起就像随身携带一具尸体？你真的介意琼的神经质和病态吗，还是你只是在咒骂束缚你的一切而已？"

我有着剧烈的思想斗争，一方面想维持与亨利的关系，我不想放弃亨利；另一方面，又想将我与琼之间的秘密永远

藏在心底。

昨天在咖啡馆，他把我们的故事撕得支离破碎。这深深伤害了我，也让我很生气。我回到家，给他写了一封长长的、疯狂的信。如果他把这封信给琼看的话，我可能会失去琼。亨利无法让我爱琼少一些，但他可以让琼的出现更虚幻、更缺乏个性，以此证明根本没有琼这个人，这只不过是一个幻象，我们创造的一个幻象，亨利的头脑和我的诗所创造出来的一个幻象，他完全可以这么做，让我备受煎熬。他谈到琼的一些改变。珍，那个纽约的女人对她的影响。这对我无疑是一种折磨。

然后他说道："你蒙蔽了我。"我什么也没有说。他会恨我吗？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对我的出现做出了那么热情的反应，他的整个身体都能意识到我的存在。我们热情地靠在一起，看我为他带来的那本书。我们都非常高兴，他甚至都忘记了喝咖啡。

我被琼的美丽和亨利的才华套住了。以一种不同的方式，我向他们两人奉献一切，我身体的一部分向他们两人各自飞去。不过我疯狂地爱着琼，没有理智地爱着。亨利给了我生的活力，琼却给了我死的诱惑。我必须做出选择，可我又无法选择。对我来说，把我对琼的感情全给了亨利的话，这就似乎是把我的身体和灵魂都给了他。

我向亨利写道："也许你还没有意识到，今天，你是第一次让我从梦中惊醒，让我感到震惊。你有关琼的笔记，有关她

的故事都再也伤害不到我。没有什么比让我听到珍对琼的影响更让我害怕的了。当我一想到她的言谈举止,想到有其他人围绕着她,想到其他所有人也都爱着她的美丽,我有多害怕啊!甚至考特·布鲁格都是珍的作品。我和琼在一起时,她曾说过:'你可以创造出属于我们两个人的作品。'我准备把我创造的一切都给她,从我的房子、衣服、珠宝到我的写作、我的设想,乃至我的生活。我愿意只为她一个人工作。

"请理解我。我仰慕她。无论她是怎样我都接受,但她必须存在。如果根本没有琼(就像我见到她的第一晚写下的那样),我会没命的。请不要告诉我,现实生活中根本没有琼。请不要告诉我,你知道的。你一直和她生活在一起。"

"直到今天我才感到害怕,我们在一起思考时会发现些什么啊!你提取的是一种什么毒药啊,或许这种毒药也正存在你体中。你也害怕,是吗?你感觉到困惑和受骗吗,就像对你自己大脑的创造一样?你害怕用拙劣的言词来反抗的只是一种幻觉吗?请告诉我她不仅仅是一个美丽的幻象。有时我们聊天时,我能感觉到你在尽量抓住她的真实。甚至对我们来说,她都是不真实的,对你来说,你是拥有她的人,对我来说,我是她吻过的人。"

雨果读了我的一本旧日记,约翰·厄斯金时期,苏榭大街,他因为同情我而几乎哭了出来,他意识到我生活在死亡之屋里。我无法让他从中解脱过来,以至于他差点想自杀,好把我让给约翰。

我从亨利那里收到更多的来信，他未完成的书的片断、语录，他听德彪西和拉威尔作品时做的短笺，这些都写在破旧地方小饭店的菜单背面，这是一种现实主义叙述的洪流，这些与想像都是成比例的，想像似乎变得越来越渺小。他不会为作品牺牲太多，他总是精力旺盛地写作，可最终从不对这些作品进行整理发表，他写信比写书还多，调查比实际创作还多。然而他最后一本书的形式杂乱无章，有一连串的联想，追忆往事部分写得非常棒。他吸收了普鲁斯特的叙事技巧，减少了其中诗和音乐的成分。

我再次研究了淫秽、色情的部分，研究了他的“狗屎、妈的、笨蛋、私生子、胯部、婊子”的世界。今天听了交响音乐会，这足以证明我超然的心情。我不断地穿越现实主义的区域，发现这些区域一片贫瘠。我再次回到诗的世界。给琼写信——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我想不出要写些什么。我非常努力地想像着远方的她，想像着她留给我的印象。后来我回到家中，伊米莉亚跟我说：“有塞诺丽塔的一封信。”我立刻跑上楼，希望那是亨利写来的信。

我想成为一名不错的诗人，像亨利和约翰他们在现实主义领域那样的地位。我想与他们抗争，侵略和歼灭他们。让我对亨利有所困惑的和吸引我的是那想像的火花，洞察的火花和梦想的火花，它们瞬时即逝，极富深度。消除那位德国的现实主义者，也就是那位“狗屎”的象征，就是万布莱·鲍尔德对他说的，这样你成为了一位精力充沛的意象主义者。他时常会说一些微妙深奥的东西。不过他的温柔是危险的，因为在他写作时，他不是带着爱来写，他写作是用来讽刺、攻击、

奚落、摧毁、反抗的。他否定一切。愤怒让他很激动。我总是持乐观的态度。愤怒会毒害我。我要学会爱。

有些时候我会记起他的一句话，然后我突然感觉自己的欲望在膨胀，好像有人在疯狂地爱抚我一样。我幸福的自言自语着。也就是在这样的时刻，我才好像是活着。

昨天我和爱德华多度过了紧张而又痛苦的一天，希望能再回到从前。他是我爱过的第一个人。他的欲望并不强烈。我现在知道，他的虚弱让我备受煎熬。那种痛苦深深埋藏起来。尽管两年前再次见面时我们又欲火重燃。可最终这种痛苦还是再次深深地埋藏了起来。

直到遇到约翰·厄斯金后，我才知道我体内都有着很强的雄性因子，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我爱强壮的男人。我曾经那么喜欢虚弱或胆小、精致的男人，但爱德华多的含糊不清、优柔寡断、虚幻缥缈的爱，和雨果受惊吓的爱都让我备受折磨，困惑不堪。我的动作很优雅，不过还是像个男人。应当更娇柔一点，在其他爱慕者的热情中得到满足的，可我还是坚持自己的选择，坚持这种本能的灵敏，我发现男人的这种灵敏要比我的弱很多。我对自己作为女人的这种主动而感到很痛苦。如果是个男人，我会对自己的这种性渴望感到很高兴的。

现在雨果也很强了，不过我担心已经太迟了。我体内的雄性因子在疯长。现在即使爱德华多想和我同居（昨天他备受阳痿和嫉妒的折磨），我们也不能这么做了，因为我要比他强很多，而这是他无法忍受的。在对琼的示好中，我已经发现

生活中雄性因子给我带来的快感，也发现了可怕的死亡快感，可怕的崩溃快感。

昨晚和雨果坐在壁炉旁，我开始哭泣，女人再次分裂为女人——男人，乞求能够获救，乞求奇迹发生，乞求诗人的力量来拯救自己。但是能满足女人的野性的力量却埋藏于兽性的男人体内，埋藏于像亨利这样的活生生的人体内，尽管我并不想获得他的爱。我宁愿向前选择我的琼，自由地，好像一个男人。可是我的身体会逐渐死去，因为我有一个性感的、活生生的肉体，在女人之间的爱中是没有生命可言的。

雨果静静地搂着我，带着一份崇拜，带着温暖的男人的爱。成熟的爱——他是我们之中年纪最大的。

我想给琼写封措辞优美的信，这个念头让我根本无法下笔。这是一封哀婉动人而又不恰当的信：

"我不敢相信，你再也不会从花园的黑暗处向我走来。我有时在我们相遇的地方等候，希望能再次体会到看着你从人群中走来的那份喜悦——你，如此与众不同而又独一无二。

"你走之后，这所房子让我感到窒息。我只想一个人独处，和你的倩影呆在一起……

"我在巴黎有间工作室，小小的，摇摇晃晃的地方。我每天都尽量逃到那里几个小时，至少几个小时。可是没有你，我想过的是怎样的另一番生活呢？我有时不得不想像你在那里，琼。我有种想法，我想成为你。以前除了想成为自己，我还从没想过要成为别人。现在我想融入你，我想靠近你，消失在

你的怀中。我穿着那件黑色天鹅绒大衣时感到最开心,因为那件衣服旧旧的,衣肘处有些破了。

“每当我看到你的面孔，我就想释放自己，分享你的疯狂,这种想法我一直把它当作一个秘密深藏在心底,现在再也掩藏不住了。我充满了一种强烈的、令人战栗的快乐。只有当人们面对死亡和崩溃时,才能感受到这种快乐,这种快乐远远比活着的快乐、创造的快乐要可怕得多,深邃得多。”

三月□

昨天在霍登咖啡馆亨利跟我说,他给我写了封信,可后来又撕掉了。因为那是一封疯狂的情书。我默默地听着这一切,丝毫不吃惊。我已经预感到会这样。我们彼此间有如此多的激情,但我无动于衷,非常沮丧。我害怕这个男人,好像他体内蕴藏着所有我害怕却又必须去面对的现实。他的纵欲的本质影响着我。他那包裹在温柔之下的凶猛,他那突如其来的严肃,他那严肃而又丰富的思想。我有点恍惚。看到他那纤细而又白皙的双手，他那看起来躯体有点支撑不住了的头,他那突起的前额,晃动着的脑袋,包含了如此众多的内容,以至于我爱恨交加,敬而远之。我在对琼的爱中沉醉了。我对这个男人有着热情,他可以分裂为两种独立的本质。他想抓我的手,我表现出没注意到的样子,敏捷地把手缩回,做出一个飞的手势。

我非常想要他爱我。我一直梦想着他能爱我，梦想着这样的男人能对我产生性欲，现在我却拒绝了。这一时刻本可以沉湎于声色口腹之乐，没有爱，没有戏剧，可我不能这么做。

他误会了。他谈到琼最初排斥他的观点，后来接纳这些观点，并最终表达出这些观点，仿佛这些都是她自己的想法时，我笑了。“我们每个人都会发生类似的事情。”他挑衅地看着我说道，好像我的笑表示一种轻蔑。我相信他一定想打一架。在他明白我的暴力、严酷、残忍、无情之后，我怡然自得的样子惹恼了他。他发现我像条在咖啡馆里变换颜色的变色龙，也许在自己家时会失去保护色。我不适合他的生活。

他的生活——底层人的生活，充满肆虐、暴力、无情、恶行、色诱、放荡。我贪婪而又充满厌恶地读着他的短笺。有一年之久，我处在半隐居状态，有足够的时间让自己的想像肆意滋长。夜晚，亨利的话向我疯狂地席卷过来。他那猛烈而又带有侵略性的男子气概纠缠着我。我的嘴，我的子宫都能够感受到。这个男人在我身上将我压得喘不过气来，直到我差点喊出声来。

在海盗咖啡馆，亨利谈到一天晚上，当看到我独自跳了几分钟的伦巴舞时，他这才发现我真正的天性。他还记得我小说中的一个段落，想拿到原稿，重新拜读一遍。他说那是他最近读过的最好的作品。他还谈到我可能爱幻想。他对我的第一个印象就是我站在门阶上的样子——“好可爱”——后

来坐在大大黑黑的扶手椅里，“像个公主。”他想破坏我很诚实的“幻象”。

我把他的短笺对我的影响写了下来，还读给他听。他说我有着强烈的想像力，只会那么写，因为我还没有摆脱我过去写的东西的影响，而这种脱离会抹杀想像力和热情，他就是一个例子。

我用紫色的墨汁在银色的纸上给亨利写了张便笺：“那位女人将永远坐在那张高高黑黑的扶手椅里。你永远不会拥有我。过多的生活抹杀了想像力。我们不会生活在一起，我们只用写信、交谈，来鼓起生活的风帆。”

作家可与他们所需的人做爱。亨利符合我的形象要求，而且他越来越敏感，越来越富有诗意。他说他能够想像出琼对他说：“我不会介意你爱阿娜伊丝的，因为她是阿娜伊丝。”

我进入了他们的想像。这是一种强大的力量。

我已经认识到浪漫主义要比现实主义来得更长久。我发现男人会忘记他们曾拥有过的漂亮女人，会忘记妓女，但却忘记不了令他们倾心的第一个女人，他们从未拥有过的这个女人。浪漫地激起他们兴趣的女人可以抓住男人的心。在爱德华多身上我就看到了这种执著的思慕。雨果也将无法从我制造的创伤中痊愈。亨利在爱过琼之后再也不会真正去爱了。

当我谈论起琼时，亨利说道：“你讲事情的方式好可爱哦！”

“也许这是一种逃避事实的方法。”

他跟我说的恰恰就是我前一段时间写下的：我向生活屈

服了，还给自己的行为找出了冠冕堂皇的解释。我将支离破碎的片断创造性地编织了起来。

“你和琼是想让我永不衰朽。”我说道。

“那是因为你看上去如此脆弱。”

我梦到一种崭新的忠实，来自他人的鼓舞，我幻想中的生活，还梦到我的身体只属于雨果一个人。

我说谎。那天在咖啡馆里，我和亨利坐在一起，看着他的手在颤抖，听着他的声音，我很感动。给他读我写的便笺，这是一种疯狂的行为，不过他使我激动。我喝着咖啡，回答着他的问题，眼睛却凝视着他的脸庞，这也是一种疯狂的行为，因为我从不敢看哪个男人。我们并没有触碰到对方。我们都来到了万丈深渊的边缘。

他说：“雨果是很善良，不过他还是个男孩，只是个男孩而已。”当然，亨利有着更老的心境。我，也有着更老的心境，我总是等待雨果，但又有点急不可待，有时也会不忠。我尽量让自己的身体摆脱这种想法，可我还是被这种想法俘虏了，因此我回到家时，让自己解脱出来，给他写了那张便笺。

与此同时，我把他写给我的情书读了不下十几遍，即使我不相信他的爱，不相信我自己心中的爱，那晚的噩梦还是紧紧抓住了我。我像着了魔似的。

“当心，”雨果说，“不要陷入你自己的幻象之中。你给别人慢慢灌输思想的火花，将你的幻想强加给别人，那么当别人迸发出光彩时，你可能就会被卷入进去。”

我们走在森林里。他和班柯在玩。他在我身边看书。他的直觉告诉他：亲切一点、温柔一点、睁只眼闭只眼。和我在一起，这是一种最巧妙、最聪明的方法。这种方法会赢得我的芳心，让我备受折磨。我每时每刻都在想着亨利，脑中一片混乱，担心他会寄来第二封情书。

我在昏暗的、洞穴似的海盗咖啡馆遇见了亨利。他并没有收到我的便笺。他给我带来了另一封情书。他几乎喊了出来："你现在蒙上了一层面纱。真实一点吧！你那天的话，那天的信。你那天是那么的真实。"我拒绝这么做。后来他谦恭地说道："噢，我明白了，我知道自己太放肆了，不该对你有什么渴望。我只不过是个土包子，阿娜伊丝。只有妓女才会欣赏我这种人。"他口无遮拦地说了很多难听的话。我们无力地争论着。我们回忆起当初：我们起初时心的交流。"有吗？我们有过这样子吗？"亨利说着，颤抖着。后来他突然俯下身子，以一个长长的吻吞噬了我。我想让这个吻永不结束。他说："来我的房间。"

我蒙上的这层面纱让人窒息，亨利极力地想要撕掉我的面纱，撕去我对现实的恐惧。我们走进他的房间，我根本感觉不到地面，我只能感觉得到他的身体紧紧地贴着我。他说："当心楼梯上的地毯，有点破了。"我并不看地上，我只能感觉到一种升天的感觉。他手里拿着我写的便笺。"读给我听，"我在楼梯下面说，"读完我就要走了。"可是我还是跟随着他。他的房间，我不会看的。他抱起我的时候，我的身体融

化掉了。他的手很温柔，还有那意想不到的穿透力，一直刺到我的心中，不过并不粗暴。这是一种多么奇特而又温柔的力量啊！

他，也低喊道："这一切，都如此地不真实，如此地出乎意料。"

我看到了另外一个亨利，或者说也许是那天走进我家的同一个亨利。我们聊着，就像我曾经期望中的那样聊着天，这么安逸，这么真实。我躺在他的床上，穿着他的衣服。他看着我。

"你还想要——还要更多吗？"

他那排山倒海似的话语、便笺、语录都不见了。我感到很吃惊。我并不了解这个男人。我们爱的不是对方的写作。那我们现在爱的是什么呢？我无法忍受壁炉台上画框中的琼的脸。甚至在照片中，她也是这么不可思议，把我和亨利都迷得神魂颠倒。

我给亨利写了一些狂热的便笺。我们今天无法见面。这一天很空虚，我深陷其中。那么他呢？他感觉怎样呢？我被这种想法侵袭着，我什么也感觉不到，我的心在犹豫不决，我只能明白这种感觉。

这一整天有很多时候我不相信亨利对我的爱，我感觉到琼占据了我们两个人，我心里想："今天早晨他醒来时会意识到他只爱琼一个人。"有些时候我又疯狂地相信，我们会过上一种新生活：世界上只有亨利和我，我们摆脱了琼。

他是怎样将这个现实强加于我的？我本打算要从想像中走出来，可是他把我带到他的房间，在那里我们活在梦幻之中，而不是现实之中。他想把我置身何处就把我置身何处。沉浸在他奉承、倾慕、幻想，忘却了其他的生活。这一时刻他有着新的热情，就像作为催眠剂的童话故事一样。我躺在那里，子宫剧烈地反应着，他并没有注意到。我们的姿势很人性化，不过房间里有琼的脸，她诅咒着我们。我很痛苦地记得，他的一张便笺上写着："生命中最残酷的时刻——琼，跪在大街上的时刻。"我嫉妒的到底是琼还是亨利呢？

他要再见我一面。我坐在他房间的扶手椅里等他时，他跪下来吻了我，他比我想像中的陌生很多。他凭借他丰富的经验，占有了我。他也在用心地占有我，我默不作声。他在我耳边低语，说我的身体该怎样做。我照做了，我体内的一种新的本能油然而生。他紧紧攫住了我。这个男人这么有男子气；而我也露出厚颜无耻的本性。我躺在他的铁床上，黑色内衣被褪下并被蹂躏着，这一切让我感到很吃惊。我身体紧密的隐私处一瞬间被这个男人闯入，这个自称自己是"世上最后一个男人"的人。

对我们来说，写作不再是艺术，而是一种呼吸。我们第一次做爱以后，我做了一些记录，以一种褒奖的语气，写出了人类的不可否认的事实。亨利还在昏睡状态中，我就在回味那难堪而又欣然的喜悦。可是第二次做爱后，我一个字都没有写。这份快感令人难以捉摸，又十分强烈。走在街上，这种快

感在我体内膨胀着。

这份快感在蒸发，在燃烧。我隐藏不住这种喜悦。我是个女人，有个男人已将我降服。哦，一个女人找到自己可以顺从的男人时，这是怎样的一种喜悦啊！躺在强壮的臂弯里，女人味十足，这又是怎样的一种喜悦啊！

我坐在壁炉旁，雨果看着我。我喝醉酒似的，大声地侃侃而谈。他说："我从没见你如此美丽。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感觉到你有如此强大的力量。你萌生了一种怎样的自信啊？"

他对我有了强烈的欲望，就像那次约翰从我家走后一样。我当时也顾及不了羞耻了。雨果向我逼近时，我本能地按照亨利在我耳边低语的那样照做了。我用双腿盘住雨果，他兴奋地惊呼道："亲爱的，亲爱的，你在干什么？你这样让我更疯狂了。我以前还从没有感觉到这样的快感！"

我欺骗了他，我蒙蔽了他，然而世界并没有因此而塌陷下来。疯狂战胜了一切。我再也无法将自己拼凑到一起的东西再次拼凑起来了。我仅仅只是哭着、笑着。

我和雨果听完一场音乐会后，像情人一样离开了，雨果是这么说的。这一天是我和亨利在海盗咖啡馆彼此承认了感情后的第二天。雨果非常的殷勤，也很温柔。他那天放假。我们在蒙帕纳斯酒店用的晚餐。我之前找了个借口，说去看望一个朋友，而拿到了亨利写给我的第一封情书。情书就在我的钱袋里。我正惦记着这封情书，就在这时雨果问我："想吃牡蛎吗？咱们今晚点些牡蛎吧。这是个特别的晚上。每次我

和你一起出来时,感觉就好像是和情妇一起出来一样。你就是我的小情妇。我爱你甚过以往。”

我想看亨利的情书,就借故离开了。我去了盥洗室。我在那里看了那封情书。情书写得并不意味深长,可我却被打动了。我不知道当时还能感觉到其他什么。我回到座位上,飘飘欲仙。这就是亨利从第戎回来时我们见面的地方,这就是我意识到他回来了我就高兴的地方。

还有一次是我和雨果去剧院。我当时在想着亨利。雨果知道,他还表现出一贯的温柔的焦虑,表现出愿意相信我的样子,我也打消了他的疑虑。后来还是他提醒我要在八点半的时候给亨利打电话的呢。

因此在演出以前我们去了家咖啡馆,雨果还帮我查找亨利办公室的号码。我还跟他开玩笑,说他会听到些什么。我和亨利并没有聊很多:“收到我的情书了吗?”“收到了。”“收到便笺了吗?”“还没有。”

看完那场演出之后我一宿都没睡好。一大早雨果就起床给我拿来药,一片安眠药。“怎么了?”雨果问我。“感觉怎样?”他还把胳膊递给我,安慰我。

第一次我从亨利的房间回来时,不知所措。我发现我无法像平常那样活泼地说话。

雨果坐下来,拿出他的日记本,在上面疯狂地写着,写关于我的,写“艺术”,写我做的一切都是对的。他给我读这些的时候,我难过至极。还没读完,他就哽咽起来。他不知道是

为什么。我在他跟前跪下。“这是什么，亲爱的，这是什么？”我说着这句可怕的话：“你凭直觉感觉不到吗？”——由于他的忠诚，他那缓慢的理解力，他当时根本不明白我那句话的意思。他坚信，亨利只不过是一个作家，他只能在想像中让我心潮澎湃。正是因为他相信是这么回事，所以他也坐下来写，也用写作来逗我欢心。

我很想哭出来：“你太年轻了，如孩子般真诚。”天啦，我老了，我是世上的最后一个女人。我明白了一个荒谬的悖论：我在把自己交给亨利的时候，学会了怎样给雨果更多的爱，就像这样，我将我们的爱情从痛苦和死亡中维持了下来。

事实是，这是我可以生活的惟一途径：脚踩两只船。我需要两种生活，我是两个人。当我晚上回到雨果身边，回到家中的平静和温暖之中时，我心满意足地回来，好像这才是适合我的惟一的条件。我带回到雨果身边的是一个完整的女人，摆脱了所有“占有”的狂热，治愈了不安定的因素，也把曾经威胁我们婚姻的好奇心抛之脑后，通过行动来治愈了一切。我们的爱存活了下来，因为我活着。我维持着这份爱，滋养着这份爱。我忠实于我们的爱，以我自己的方式，不是以他的方式。如果他读过我写的这些，他一定会相信我。我平静地写着，神志清醒地写着，等他回家来，就像人们在等候自己挑选的爱人——与己白头偕老的爱人一样。

亨利还把我做了记录。他记下了我说过的所有话。我们都在彼此记录着对方，每人以自己不同的感受记录着。作家

的生活是另一番生活。

我坐在他床上，身上盖着玫瑰裙，抽着烟，他看着我，说永远不会把我拉进他的生活，拉进他曾跟我说过的地方，还说在路维希安的勾引比较适合我，对我来说也是合适的，我应当拥有这些。“否则你将无法生活。”我凝视了他那肮脏的房间，惊呼道：“我想是这样的。如果你把我放进这个房间，小可怜，我得一切从头再来。”

第二天我给他写了张便笺，那是他目前为止收到的最象人话的一张便笺：并没有煞费脑筋，只不过是一些描述他的声音、他的笑声和他的双手的话。

然后他给我写道：“阿娜伊丝，我今天晚上收到你的便笺时惊呆了。我以前所说过的话没有一句可以比得上你的这些话。对你来说，你已获得胜利——你让我无言以对——我是说比如用写作来表达这些事情。你能够很快地吸收，然后反复思考，一针见血地把矛头指向事物，盯住它，穿透它，再用你的智慧来武装它，你根本不知道我是多么地惊奇于你的这种能力啊。这种体验让我目瞪口呆。我感到非常兴奋，我感觉到一阵活力，然后感觉到一阵疲乏、茫然，甚至惊愕、怀疑，感觉到一切的一切。回到家里我还不停地说到春风———一切都变得柔软温和起来，空气轻拂我的双颊，我无法大口大口地呼吸。直到我收到你的便笺，我开始惊慌失措。我担心你会否认一切。不过当我读时——我慢慢地读，因为每个字对我来说都是一个启示——我回忆起你面带笑容的脸庞，回忆起你天真无邪的快乐，这些都是我一直以来在你身上苦苦寻觅的，此前还从未想过。在路维希安，当我们的观念发生冲突时

就能看到你那睁圆的、严肃的双眼，和你撅起的双唇，这些几乎把我吓倒，或者至少是对我造成了一定的威胁。

“是你让我非常的开心，从而没有自我分裂——你让我成为艺术家，而不是此前那个野蛮、饥渴、永不知足的情人。从没有哪个女人准予我一些我所需要的特权——只有你，为什么你总是能无忧无虑地、大胆地大声呼喊，甚至还带着笑声——是的，是你鼓励我向前走，做我自己，敢于冒险。我因此而崇拜你。这就是你真正的权威所在，这就是为什么说你是个特别的女人的原因所在。你多么地有女人味啊！现在我一想到你，就会暗暗地笑出来——我不介意你的柔弱。你面带桃红。我依稀记得你穿的衣服的颜色和质地，它的艳丽和宽大轻盈如在眼前一般——如果我有机会来享受这一刻，这正好是我想看见的你穿的衣着。

“请记下你有多么期待我今天所写的东西啊——我对你的讽刺、憎恨。

“我可以呆在这里，整夜地给你写信。我时不时地可以看到你就在眼前，低着头，长长的睫毛耷拉在脸颊上。我感觉很卑微。我不知道为什么你可以将我一呼既出——这让我很迷惑。好像从你开门，微笑着向我伸出手的那一刻起，我就被你迷住了，我就是你的了。琼也感觉到了这一点。她当时马上说，你迷恋上了我，要不就是我迷恋上了你。但是当时我自己还不知道这就是爱。我毫无保留地、热情地谈论着你。后来琼遇见了你，她也爱上了你。”

亨利经常拿圣洁开玩笑。我想到他的嗓音，想到他的表情，想到我从他那里得到的认可。我想到他值得敬畏的感知神性的能力。当我最自然，最有女人味地从床上起来，给他递来一根香烟，拿来一杯香槟，梳头穿衣时，他还是会说："我觉得和我呆在一起的不是你自己。"

他常常相当安静地，几乎可以说是冷清地过着日子。他脱离现实地活着。不过，他一开始写作，就激动起来，开始戏剧化地表现起来，开始全身沸腾起来。

我们的较量是：他用他的语言写作，我用我的语言写作。我从不用他的话。我觉得我的记录更是无意识的，更是出自本能的。我的记录并不是写表面的东西，不过，我也不知道，因为他明白我的记录，明白我眼神的分量。我思想的难以捉摸与他不留情面的剖析形成对照。我对奇迹的信念与他沉重的、真实的叙述形成对照。当他抓住奇迹时，"你的眼睛似乎在期待着奇迹发生"，我心中升起一阵莫名的高兴。他会来完成这些奇迹吗？

他会写下这样的便笺吗："阿娜伊丝：绿梳子上缠绕着黑发。擦不掉的口红。华丽的项链。那么的脆弱。那么的容易受伤。"

第二个下午，因为误解，他在咖啡馆等我，我在他家等他。男侍者在打扫他的房间。他叫我到客厅对面的另一间房间里等，一间暗褐色的小小的房间。我坐在一张很朴素、很家常的椅子上。那个侍者进来，拿来另一张椅子，是一张铺着红

色天鹅绒的椅子。“这更适合你”，他说。我感动极了。对我而言，就好像是亨利给我拿来一张铺着天鹅绒的椅子。我等的时候心情愉快。后来我有点累了，就在亨利的房间坐了下来。我打开一个题名为“第戎笔记”的文件夹。第一页就是他给我写的一封信的复印件，而这封信我还没有收到。后来他走进来，我说道：“我真不相信我们的爱。”他让我安静了下来。

在他的力量面前我感觉很卑微。他的肉体和思想一样强大，或许肉体比思想更强大。他征服了我。他搂着我时带有一种恐惧。“你看起来这么的脆弱，我很担心自己会伤害到你”。我躺在他的床上，一丝不挂，也感觉到自己很小，艳丽的珠宝还发出丁当的响声。不过他感觉到了我的力量，这种力量一触即发。

亨利，我脆弱的身体躺在你的臂弯里时，你要想想我的身体，这是你很少触摸的身体，因为你习惯于激烈的肉体，不过你还是能感觉到身体运动的快感，就像交响乐的起起伏伏一样，它不是静态的沉重，而是你臂弯中舞蹈的精灵。你不会伤害到我的，你就像一个雕刻家在塑造着我。爱神使我变成真正的女人。

“亨利，我敢断言，告诉你实情让我感到很高兴。一天，你再次征服我之后，我会回答你的所有问题。”

“是的，我知道，”亨利说，“我确信会这样。我会很耐心地等，我可以等。”

我觉得很滑稽可笑的事情和它的人情味一起触动着我：亨利爬着找我的黑色吊带丝袜，丝袜已经掉到床后面去了。

他看到我的十二法郎的项链时显露出敬畏的表情："你戴的这条项链这么华丽，这么珍贵。"

我看到他一丝不挂时，对我而言他看上去毫不防备，我的体贴也就油然而生。

后来他很疲惫，我很快乐。我们甚至还谈到了我们的技巧。"我喜欢"，亨利说，"在我开始之前，我喜欢把书桌收拾得整整齐齐的，只有便笺在我周围，很多很多的便笺。"

"是吗？你是这么做的?"我兴奋地说，好像这是个最有趣的表达。这是我们的技巧，我们很高兴谈论这种技巧。

我猜想，亨利，你把你自己和琼之间的事完全暴露给我对你来说是很痛苦的，不是打动人心的表白，而是充满痛苦地得到。你常常也会有所保留，也会感觉到你在亵渎神圣的性行为，在冒犯你自己和别人的隐私生活。

我也常常想帮助你，因为我们对事实都有着共同公正的热情。但是，这很痛苦，亨利，这真的很痛苦。我每天都努力地在日记中保持诚实。

在某种意义上说，在说起我的诚实时，你是对的。无论如何，这是一种努力，带着普通人的或女性的退却。退却并不是女性的、男性的，或是一种欺骗。这是完全毁灭前的一种恐惧。我们无情分析的是什么，它会死吗？琼会死吗？如果你对我们的爱做出滑稽可笑的模仿时，我们的爱会突然在一瞬间消失吗？亨利，拥有的知识越多就越危险。你热爱纯粹的知识，这就是人们为什么讨厌你的原因。

有时我相信你对琼无情的分析一定遗漏了些什么，遗漏的是你对她的感情，这是学识以外的，或者说尽管你有学识，还是会遗漏掉这一点。我经常看到你为自己所毁坏的而落泪伤心，看到你也想停下来，开始仰慕她；你确实也停下来了，然后片刻之后，你又重新开始剖析，像个外科医生拿着手术刀一样。

在你揭示这一切，揭示琼的一切之后你想要做什么呢？真相。你在寻求这一切的时候有多么残忍！你毁灭并痛苦着。奇怪的是，我并不支持你，我反对你这么做。我们注定会持两种真实观。我爱你，又反对你。你，也是如此。因此我们会更加坚强，我们两人，都会因爱恨交加而更加坚强。当你讽刺，打算说出并开始指责时，我恨你。我想回复你，不是用软弱的、愚蠢的诗句，而是用奇迹，和你的现实一样强烈。我想用世界上超自然的、神奇的力量来与你的外科手术刀进行斗争。

我既想反抗你，又想服从你，因为作为一个女人，我崇拜你的勇气，我崇拜这份勇气引起的伤痛，我崇拜你自己内部进行的斗争，我完全能够意识到这种斗争，我崇拜你极度的真诚，我崇拜你的力量。你是对的，这个世界就是要用来讽刺的。不过，我也知道，你可以热爱你所讽刺的一切。你内心深处有着火一样的热情！这是我感觉到的你内心深处的东西。我并没有觉得你是大学者、揭露真相的人、观察家。当我和你在一起时，我感觉到你激情的涌动。

这一次你没有从我们性爱的幻想中醒来，解释说这只是滑稽的时刻。不会，你这次不会这么做。因为我们躺在一起

时，你审视我擦不掉的口红掩盖了我嘴唇的轮廓时，发现它像手术后蔓延的血液（你亲吻着我的嘴唇，口红不见了，口红的痕迹就像水彩画中颜色一样不见了，消失了）。你这么做的时候，我抓住了那一瞬间稍纵即逝的奇迹（奇迹，啊，我躺在你身下的奇迹）。我将这份奇迹也带给了你，我在你身体周围感受着这份奇迹，接纳了这份奇迹。我感觉你爱我时我的感情是那么的丰富，感情不再愚钝，而是那么的新颖。亨利，不要以为这与其他时刻有所雷同，是我们的，是你的，是我的，是你和我一起的，不是其他男人或女人一起的。

还有什么比你的房间更真实的吗？铁床、硬硬的枕头、惟一的玻璃杯。我很高兴，你激起了我身体内翻腾的快感，因为这些，房间里的一切都在闪闪发光，仿佛美国国庆日的彩灯一般。房间内充满了炽热，这种炽热是因你而向我涌来。我坐在你床边，你跟我说话时，整个房间就像要爆炸一般。我听不到你在说什么，你的声音让我的身体起了反应，就像是另一种抚摸，另一种穿透。我对你的声音无力阻挡，声音从你那里直接冲向我。我若堵起耳朵，它就会另觅途径穿进我的血液，让我的血液沸腾起来。

平直的、看得见的攻击对我不起任何影响。我看到了你的土黄色衬衫挂在衣架上。这是你的衬衫，我可以看见你穿着它——你，穿着我讨厌的颜色。但是我看到的是你，而不是土黄色衬衫。我看着这件衬衫，内心有点激动起来，这的确就是你这个人。这是你这个人的幻象，向我显示了令人吃惊的细腻。这是你的土黄色衬衫，而你现在是我世界的轴线。我在你富有的周围旋转。

“贴我近一点，再贴近一点。我许诺你这一定会很美好的。”

你遵守了诺言。

听着，我不相信是我一个人感觉到我们在享受一种全新的快感，因为这对我来说是全新的。在你的作品中，我并没有看到你表露的那些感情，也没有看到你对我说的只言片语。我读你的著作时，我想知道，我们将要重复哪一段情节？

你有你的想像，我有我的想像，它们混杂在一起。如果我常常可以看到你看见的世界（因为她们是亨利的妓女，所以我也爱她们），那么你有时也会看到我的一切，就像我自己看一样。

面对亨利的询问，我总是显得神秘莫测。

我穿衣服时，笑着说起我的内裤，那是琼很喜欢的，琼总是衣服里不穿内裤的。“这是西班牙产的。”我说道。

亨利说：“你说这些的时候，我想到的是，琼怎么会知道你穿这样一条内裤的呢？”

我说：“你不觉得我是在尽量让这句话听起来更单纯一些吗？不过同时，你也别想那样直逼问题的根本所在，否则你将永远得不到真正的答案。”

他忽略了半纵欲、半占有所带来的感官刺激，忽略了濒临边缘状态的危险地所带来的快感，因为这些并没有明确的高潮部分。

亨利和琼都破坏了生活逻辑，也破坏了我的生活。这样也很好，因为这种模式就不存在了。现在我活着。我不是按照

一定模式而活着的。

永远困惑着我的是我想成为男人的这个事实。当一个女人的想像和情感超出了正常的界限，她通常会被她无法表达的感情所包围。我想占有琼。我认为自己与那些能进入她的男人一样，可是我无能为力。我可以给予她我的爱的快乐，但我并不能给她性交中的至高的快感。这是怎样的一种折磨啊！

亨利写来的信："……可怕地、可怕地活着，痛苦着，完全感觉到我需要你……不过我必须看到你：我看见你漂亮而又美好，与此同时，我一直在给琼写信，然后又都撕掉，可是你一定要理解，你要理解。阿娜伊丝，请支持我。你是我周围的一切，就像明亮的火焰。阿娜伊丝，以基督的名义，如果你能了解我现在的感受。

"我想与你更亲密一些，我爱你。在你进来坐在我床上时我就爱上你了——第二个下午，那整个下午都似笼罩在温暖的薄雾之中——我再次听到你叫我名字的方式——用你那奇妙的腔调。只有来到我身边——与我越靠越近时，你让我产生了一种复杂的感情，我不知道该如何接近你。我向你允诺，这一定会很美妙的。我非常喜欢你的率直——这几乎是一种谦卑的乞求，我永远不会伤害这一点。今天晚上我想到，我应该已经娶到一个像你这样的女人，或者说，爱的初始总会激发这样的想法吗？我不用担心你会想要伤害我。我发现你也有股力量——是不同种类的力量，更让人难以捉摸。不，

你不会有所损坏的。我讲了一大堆废话——关于你的脆弱，我总是感到有点困惑，但这是最后一次。这些困惑将统统消失，你有令人愉快的幽默感——我喜欢你的这一点。我总想看到你笑，笑属于你。我一直在想一些我们俩应当一起去的地方——巴黎各处小小的、不出名的地方。只要一说起——这里我和阿娜伊丝去过——这里我们一起吃过饭或跳过舞或喝醉过。啊，有朝一日看到你真的醉了，那会是件令人愉快的事！我几乎不敢想到这些——可是阿娜伊丝，当我一想到你是怎样压在我身上……当所有的伪装都退去时你会是个什么样子，我只要一想到这些就会发疯。

"昨天我想到了你，想到你站起来时双腿架在我身上的样子，想到房间摇摇欲坠，想到在黑暗中我对你展开的一轮轮攻势，想到我当时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我充满快感地颤抖着，呻吟着。我在想如果周末看不到你，就得这么地度过，那该是多么无法忍受啊！

"如果需要的话，我周日要来凡尔赛——不管三七二十一——我必须要见到你。不要怕怠慢了我。只要能站在你身边，心满意足地看看你就已足够。我爱你，就这些。"

我和雨果坐在车里，我们开车去参加一个上流晚会。我一路唱着歌，好像我的歌声在开车一样。我鼓胀起胸部来模仿鸽子的咕咕叫声。我卷起法语的大舌头"rrrrrrrrrr"。雨果笑了。后来，我们跟一位侯爵和侯爵夫人一起走出了剧院，一些妓女向我们周围涌来，离我们很近。那位侯爵夫人紧闭

双唇。我想，他们是亨利的妓女，所以我对她们很热情，也很友好。

一天晚上我建议雨果我们一起去“红灯区”，仅仅去看看。“你想吗？”我说，不过在我心里我是打算去过一下那样的生活，不仅仅是去看看。他很好奇，兴高采烈的样子。“想，想。”我们给亨利打了电话，向他询问了有关信息。他建议我们去布隆迪大街32号。

在去的路上，雨果犹豫了，不过我在旁边一个劲儿地笑，还怂恿他继续朝前。计程车把我们带到一条窄窄的小街上。我们不记得号码了。不过我看到有个门口写着红色的“32”，我感觉我们已经站在了一跃而下的跳板上。现在我们在演一场戏。我们和以前不同了。

我推动旋转门，走进去谈定了价钱。不过我发现这不是一个房间，而是一间咖啡馆，里面坐满了人，还有裸体女人，我回来叫雨果，一起走了进去。

到处是嘈杂声和使人眼花缭乱的灯光。我们周围围着很多女人，叫我们，尽力吸引我们的注意力。老板将我们引到一张桌子前。这些女人还在喊叫，向我们做着手势。我们必须选出一两个。雨果笑了，不知所措的样子。我看了她们一眼，选了位艳丽的、丰满的、粗声粗气的，有西班牙人长相的女人，然后我绕过喊叫的人群，走到队列的尾部，叫了一位并没有极力吸引我注意力的女人，个子小小的，柔弱的，还有点羞怯。现在她们就坐在我们跟前。

那个小小的女人楚楚动人，也很温顺。我们聊着天，哦，是那么彬彬有礼。我们讨论了每个人的指甲。她们谈论着我

那不多见的有光彩的指甲油。我让雨果仔细看看我选的人好不好。他看了看，说我选的最好不过了。我们看着这些女人跳舞。我只是时不时热情地看上两眼，有些地方对我来说是完全空白。我看到丰满的臀部，大大的屁股，还有下垂的胸部，一时间这么多的身体在我眼前晃动。我们期望会有个男士出场，来表演一出。“对不起”，老板说，“不过这两个女孩会让你们很开心的。你们可以大开眼界”。这不是雨果的夜晚，不过他还是接受了这一切。我们谈定了价钱。这两个女人在笑。她们猜想这是我的夜晚，因为是我在问她们能否表演一下女同性恋的姿势。

一切对我来说都很陌生，而对她们来说都已很熟练。我只是感觉到很自在，因为她们是有所需要的人，人们可以为她们做些什么。我把所有的香烟都分发掉了，我真希望我有一百盒香烟，有很多的钱。我们上了楼。我喜欢看着她们赤裸裸时走路的样子。

房间里的灯光很柔和，床也很低，很宽大。这两个女人兴致很高的样子，她们都沐浴了出来，欣赏的趣味却都被这些无意识的行为而损伤了。我们看着那个丰满的女人身上系着一个男性器官，是一个玫瑰色的、滑稽的仿制品。然后她们漠然地、专业地摆着姿势。阿拉伯人的姿势，西班牙人的姿势，巴黎女人的姿势，租不起旅馆房间时的做爱姿势，在计程车里的做爱姿势，当性伴侣昏昏欲睡时的做爱姿势……

雨果和我旁观着，有点儿嘲笑她们的结合。我们没有学到什么新鲜的玩意。这一切都是不真实的，直到后来我提出让她们摆出女同性恋的姿势才真实起来。



身材纤小的那个女人喜欢这种姿势，比起男人的方法，她更喜欢这类姿势。那个丰满的女人向我展示了女人身体的一个隐秘地方，一种新型快感的源泉。我有时也会感觉到这个地方，不过从来没有确切地知道在哪里——那就是女人最敏感的部位开合处的小小核心部位，就是男人经过的位置。我和雨果都俯身看着她们，被那个小女人那一时刻的可爱所吸引，她让我们看到的是她那被征服的、颤抖着的身体。雨果开始有了性欲。我不再是个女人，我是男人。我要触摸琼的那个核心部位。

我能明白雨果的感情，我说："你想要这个女人吗？去吧。我发誓我不会介意的，亲爱的。"

"现在我跟任何人都可以。"他回答道。

那个小女人静静地躺在那里。后来她们起床，开着玩笑，这一时刻就这么过去了。我想要……吗？她们解开我的夹克衫；我说不，我不想要什么。

我不能碰她们。只有一瞬间的美丽——那个小女人上下运动着，她的手在抚摸另一个女人的头。只有那一瞬间激发了我的欲望，让我热血沸腾。如果我们更疯一点的话……不过那个房间对我们来说似乎不太干净。我们走了出去，飘飘若仙似的，充满了快乐，兴高采烈。

我们去了尼戈舞厅跳舞。一阵恐惧结束了，雨果像被解放了似的。我们能够了解彼此的感情，走在一起，胳膊挽着胳膊，彼此很宽容。

雨果对那个小女人有了性欲，我并不嫉妒她。不过雨果想到："如果当时是个男人又会发生些什么……" 我们都知

道会怎样,我们知道的就是那个夜晚很美好地度过了。我可以将充斥着我的快感给雨果一部分。

回到家里,他对我的身体垂涎三尺,因为我的身体比他以前见过的更可爱了,我们一起沉湎于声色之乐,有了新的体验。我们将幻象变成了现实。

我去海盗咖啡馆见了爱德华多。我们互相倾诉了一番:他,讲的是住在他膳宿公寓里的一个女人;我,讲的是亨利。我们坐在柔和的灯光下。爱德华多害怕他会在我的生活中被遗忘。"不会的,"我说,"有很多空间。我爱雨果,甚过以往,我爱亨利和琼,也爱你,如果你希望这样的话。"他笑了。

"我给你读读亨利写来的信,"我说,因为他担心那是我的"想像"(他想,也许根本不存在亨利)。我正给他读着,他阻止了我。他无法忍受这一切。

他给我讲了有关心理分析的事,这可以显示出他有多爱我,现在有多了解我。亨利的爱在我周围形成了一个光环。我安心地坐在胆怯的爱德华多的面前。我看着他向我靠近,尝试更亲密地轻轻地抚摸着我的手和膝盖。他似乎变得更加温柔体贴了。为了这一刻,我期待了许久,不过我已将这些远远地抛在脑后。

"在我们离开之前," 他说,"我想……" 他开始吻我。"这是爱德华多。"我低声说道,很顺从。这个吻很可爱,我有点感动,也有点着迷。可是他并没有继续这种欲望,他是想要测试一下我的反应,然后才……我们离开了咖啡馆,拦了辆

计程车。他沉浸在爱抚的快乐之中。“太不可思议了，”他喊出来，“终于！不过这对我来说意味着太多，于你可能并没有什么”。是这样子的。我有点感动，只是因为我已习惯于渴望那样漂亮的嘴巴。

看我都做了些什么啊！看看爱德华多痛苦的样子啊！我那帅气的爱德华多，济慈和雪莱，诗篇和藏红花——这么久看着他清澈碧绿的眼眸，这么久看着男人和妓女的言行。十三年来，他的脸，他的心，他的想像，都围绕着我旋转，只有他的身体是呆滞不动的。现在他的身体复活过来，他喃喃地喊着我的名字。“我什么时候可以再见到你?我明天一定要见到你。”吻，落在眼上，落在脖颈上。世界似乎完全颠倒过来。明天将是世界末日，我想着。

可是明天，因为我坐在那里，并没有期待些什么，所以爱德华多又回到了疯狂的状态，我第一次感觉到，命中注定，这是一种迫切的心理判决的需要。我们走在明媚的阳光下，走到他熟悉的一家旅馆，我们欢快地爬上楼梯，进了一间黄色的房间。我叫他拉上窗帘。我们厌倦了梦想，厌倦了想像，厌倦了悲剧，厌倦了文学。

在楼下他付了房钱。我对那个女人说：“三十法郎对我们来说太贵了。下一次能给我们优惠一些吗？”

走在街上我们都爆笑出来：下一次！

奇迹实现了。我们走着，已耗尽体力。我们都很饿，就走进海盗咖啡馆，吃了四个大大的三明治（曾经有一次我坐在

爱德华多的面前无法吞咽）。

“我欠你的太多了！”他说道。我在心中回答道：“是你欠亨利的太多了。”

今天我忍不住感觉到，我的某个部分在一旁观看着我的生活，并为此感到吃惊。我毫无经验地陷入生活之中，又很幼稚，不过我感觉到有什么在挽救我。我感觉能胜任生活。这就像一场特别演出的场景一样，亨利引导着我，不，他等待着，他看着我。我移动起来，我行动起来，我做了意想不到的事，自己都感到吃惊——那一时刻，我坐在床沿上的那一时刻，亨利提到了那一时刻。我一直站在镜子前梳头。他躺在床上说：“我还没有满足呢。”我冲动地、敏捷地走近床边，挨着他坐下，将我的脸和他的脸贴得很近。我的外衣滑了下来，内衣带子也滑了下来，这整个姿势以及我所说的话，都很自然、很顺从，以至于他说不出话来了。

我感觉到亨利在跟我聊天和给我写信的时候，在寻求另一种语言。我感觉到他避免使用那些轻而易举就溜到他唇边的话，而在使用另一种语言，一种更微妙的语言。有时我感觉自己在将他带进一个复杂的世界，一个崭新的地域。他不像约翰那样地走着，他是在践踏着，不过是有意识地践踏着，从第一天起我就能感觉到他心中的这种意识。他走入普鲁斯特的交响乐里，走在纪德的冷嘲中，走进让·考克多的鸦片情节中，走进瓦莱里的沉默；他走进联想，迈进虚空；体验兰波的灵感。我和他一起走。今晚我爱他，因为他以一种优雅的方式

给了我整个世界。

我前进时，不能也不必要急驰而下。我甚至不会向雨果要求一个空闲的夜晚。正因为如此，我对亨利产生了全新的、深刻的感情。

爱德华多问："他想写作，想工作，这不是毁灭他而是鼓励他，这样你高兴吗？"

"我高兴。"

"当你开始想要破坏性地、残酷地将自己的力量凌驾于男人之上时，你将面临的是真实的考验。"

这一时刻会到来吗？

我把我作为一个情迷心窍的女人所写的虚构的日记告诉了雨果，这更使他坚信：一切都是虚假的，只有我们的爱才是真实的。

"可你怎么知道就不会真有这么一本日记呢？你怎么知道我就没有向你撒谎呢？"

"你可以这么做。"他说道。

"你现在真的是思维敏捷。"

"给我糟糕的现状，让我与之抗争。"他向我说道，"我的想像让现状变得糟糕透了。"我让他看了我写给琼的信，他发现明白真相后有种解脱的感觉。最好的谎言就是半真半假的讲述，我就告诉了他半真半假的事情。

星期天，雨果要去打高尔夫。我穿着正式的服装，还将为亨利打扮时的快乐与为白痴般的银行家们和电话巨头们打扮时的痛苦做了对比。

后来，在一间小小的、阴暗的房间里，破旧得像一间深嵌进去的凹室，很快，就可感觉到亨利的声音和他的唇。这种感觉就像沉入温暖的血液中一样……我无法用语言来形容这一切，这对我来说是全新的。

亨利第一次和我做爱时，我意识到一个可怕的现实——那就是雨果在性生活方面对我来说有点儿不太适应，所以我的快感不是纯粹的快感，总会带有一点点疼痛。难道这就是我一直不满足的奥秘所在吗？我写这些时，也在颤抖着。我不想细想这个，不想细想它对我生活的影响，不想细想我的性饥渴。我的性饥渴是不正常的。和亨利在一起，我才感到满足。我们达到一个高潮，我们谈着、吃着、喝着，在我离开之前他还会对我再卷土重来一次。我从来不知道可以这么充分——他不再是亨利，而我只不过是女人——甚至离开时我都没有分手的感觉。

我满足地、快乐地回到雨果的身边，我跟他交流了这些。他说："我跟你在一起时还从没有这么快乐过。"好像是我已不再想吃了他，不再要他。毫无疑问，我在我的巨人——亨利面前就会卑微很多。他在我面前也卑微起来。"你明白的，阿娜伊丝，我以前从没这样爱上一个女人。所有其他的女人都比我低上一等，我把你看作是我的平级"。而他，好像也充满了巨大的快感，这种快感是他和琼在一起时从没有体会到的。

对我来说，最后一个待在亨利的旅馆房间里的下午，就像待在一个炽热的熔炉里。以前，我只有心和想像会达到这种炽热的程度，现在是我的血液达到了炽热状态。一种神圣的完整。我走出来，走在柔和的春天的夜晚里，感觉一片茫然，甚至想到了死。

亨利激发了我真实的本能，因此我不再感到不自在，不再感到饥饿，不再感到不适应我的世界。我已经找到了我适合的地方。我爱他，不过我也不是对我们之间的一些因素熟视无睹。这些因素会产生摩擦并最终导致我们的分离。我只能感觉到眼前的一切。眼前的一切是充实的、非常好的。就像亨利所说的："一切都太美好了，太美好了。"

现在是十点半。雨果参加了一个宴会，我在等他回来。他通过迎合我的心意来安慰他自己。他以为我的想法总是在控制之中。他不知道我能有多么的疯狂。我打算保留住这个故事，直到他老了，到他也释放了自己的本能之时。现在告诉他有关我自己的真实故事只会让他崩溃。他的成长过程总是自然而然地，要慢很多。在他四十岁的时候，他会明白我现在所明白的。到那时候他能够毫无痛苦地意识到一些事情，也接受一些事情。

我总是很担心雨果，好像他是我的孩子一样。这是因为我太爱他了。我希望他能再老上十岁。

上次亨利问我："我没你期望中的那么野蛮，那么充满激情吧？是不是我的作品让你期望更多？"

我感到很吃惊。我提醒他，在我们见面之后我给他写的第一句话似乎是："千言万语无法表达，文学作品无法形容。"我当时的意思是，我们已经萌生了真正的感情，他写作中的强烈的纵欲主义是一回事，我们在一起时的纵欲是另一回事——它是真实的。

即使亨利，过着敢作敢为的生活，也不是完全自信的。毫无疑问，我和爱德华多在一起时都过分的温柔，缺乏这种自信甚至到了一种可怕的地步。我们上次见面时培养的正是这种脆弱的自信，我和爱德华多都在尽力弥补我们不愿意给对方造成的伤害，都在尽力完善和愈合这个奇怪的命运的安排。我们只是躺在一起，因为这是我们应该一开始就做的事。

我的朋友娜塔莎责备我的样子像个白痴。为什么给亨利缝窗帘？为什么送鞋给琼？"那你呢？那你呢？"她不明白我有多么受宠。亨利给了我整个世界，琼给了我疯狂。天啦，我发现我爱着两个人时有多高兴啊！这两个人对我都很慷慨，他们慷慨的方式我都无法解释给娜塔莎听。我能跟她说亨利给了我水彩画，琼把她惟一的手镯都给了我，还有更多。

在海盗咖啡馆，我用合适的语句，微妙地告诉爱德华多我们不该再继续下去，我觉得不该再继续这种事情，那只不

过是过去的一个胡闹。是很美好，不过我们之间没有天然的吸引力。

爱德华多很痛苦。他对不能拥有我的最基本的恐惧现在变成了现实。我们为什么不能等到他恢复呢？恢复？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成熟，有男子气概，健康，有能力征服我？我已经知道他无法征服我，永远不能。我没有告诉他这个事实。噢，看着他帅气的头垂下，看着他陷入痛苦之中，我萌生了怜悯之心。与亨利发生性关系的事实现在横在我们中间。他求我："来我们房间，再来一次，仅仅单独待在一起。请相信我的感情。"我说："我们不能这么做。让我们维持现在这一时刻吧。"

我不想去。我有不祥的预感。不过他想把问题说清楚。

我们的房间今天很灰暗，也很阴冷，外面下着雨。我竭力击退向我袭来的凄凉的感觉。如果在我的生命中，我曾经有所行动的话，那就是今天。我一点也不激动，不过我没有承认。后来他感觉到了这份不满，我们像劳伦斯的书中提到的那样发生了关系。我开始第一次理解书中的主人公们，可能甚过劳伦斯的理解，因为他描写的只是男人的感情。

那么爱德华多感觉到了什么呢？他为我感觉到的要比为其他女人感觉到的多得多。他刚刚体验到了完整，尝到了做男人的滋味。

我不能毁了他。我继续温柔地说："不要强迫生活。让事情慢慢地顺其自然。不要痛苦。"

不过他现在才能明白。

这对我来说完全像个噩梦。我的本能呼唤着亨利。我今天见到他了。他和他的朋友福瑞德·珀利斯在一起，福瑞德·珀利斯是个温和、优雅的男人，有着诗意的眼眸。我喜欢福瑞德，不过我感觉跟亨利更亲密一些，亲密得让我无法看他。我们坐在他们在库利西新公寓的厨房里。亨利容光焕发。我们聊了很久之后，我说我要走时，亨利将我带进他的房间，开始吻我。福瑞德就站在离我们很近的地方。福瑞德是个有贵族气质、感情脆弱的男人，很可能被伤害。"我不让你走，"亨利说道，"我们关上门吧。"我狂热地沉浸于那一时刻。我想我当时不能自制了，因为我心中激发的感情每时每刻都缠绕着我，占据着我，我对亨利有了越来越多的渴望。

我回到家里。雨果在看着报纸。一切都显得那么羸弱、狭小、无趣。不过我有亨利，我想到他来的时候狂热地所说的一切。我想我从没有像现在这么自然过，从没有活在自己的真实本能里。我今天并不在意福瑞德看见了我的疯狂。我想面对整个世界，大声地向整个世界喊出："我爱亨利。"

我不明白为什么我如此信任他，为什么今晚我想将一切都给他——我的日记、我的生活。我甚至希望琼能够突然到来，这样我就能感受到失去亨利给我带来的痛苦。

我去享受了按摩。女按摩师很纤小，也很漂亮。她穿着一件浴袍。她向我弯下身子时，我可以看见她的乳房，小小的但很丰满。我感觉她的手在我的身体上，嘴唇离我的唇很近。有

那么一瞬间我的头离她的腿很近，我很容易就可以亲吻到她的双腿。我狂热地悸动起来。我又立刻意识到自己欲望的落空。我所能做的好像也并不能令人十分满意。我可以吻她吗？我觉得她不是个女同性恋。我感觉她会羞辱我。那一刻过去了。但是这半个小时我遭受了多么剧烈的折磨啊！想成为男人，这是怎样的折磨啊！我对自己感到很吃惊，也意识到了对琼的感情的实质。就在昨天我还批评我和雨果称之为标准性爱的可恶，说它是失去个性的，是没有选择性的，现在我能理解它了。

我向亨利写道："迫害已经开始了——他们都很痛苦，受到伤害，我应当保卫劳伦斯。他们悲伤地看着我。我不耐烦地期待着有那么一天，我可以保卫你的作品，就像你保卫布努埃尔的电影作品一样。

"我很高兴我在福瑞德面前没有脸红，那天是我爱的高峰，亨利。我想高呼：'今天我爱亨利'。也许你希望我假装不经意的样子，我不知道。请给我写信，作为一个现实中的人，我需要你的来信。我认识的一个男人想吓唬我，我跟他谈起你的时候，他说：'他欣赏不了你'。他错了。"

我向亨利写道："真的很奇怪，亨利。以往，我从其他各种地方一回到家，就会坐下来写日记。现在我却想给你写信，跟你说话。我们的'约会'这么不符合自然规律——在两次约

会的中间阶段，比如今晚，我就疯狂地需要见到你。我向雨果提议我们明天晚上和你一起出去，可他没听见。

“我喜欢听你说：‘做得太好了’。我说：‘做得太棒了’。对我来说，这一切都很协调，我被生活所唤醒——天啦，亨利，只有在你身上我才能找到同样的膨胀的热情，同样的快速上升的血液，才能找到这种成熟。以前，我几乎认为是哪里出了错。其他每个人好像都能随时克制自己。当我发现你对生活的激情在燃烧，并即将点燃我时，我感到眩晕。亨利，雨果去里昂的那晚我们要做些什么呢？今天我一直希望现在能在你的住所替你缝制窗帘，你陪着我聊天。

“你觉得我们在一起时快乐吗？因为我们感觉到我们都‘步入仙境’了，尽管你和琼在一起时也有这种感觉，感觉你被引入一种越来越朦胧的状态，越来越神秘的境界，越来越陷入困境的感觉。”

我在那个灰暗的车站接到了亨利，我的血液即刻间沸腾起来，我发现他也有同样的感觉。他跟我说他几乎走不到车站，因为想要我的欲望使他寸步难行。我拒绝去他的公寓，因为福瑞德在那里，我建议去安茹旅馆，爱德华多曾带我去过。我看到他眼神里的猜疑，不由得暗自好笑。我们去了旅馆，他让我跟接待员谈。我向她要了三号房，她说那要三十法郎。我说：“二十五吧”。我从板上拿下了钥匙，我开始上楼。亨利在半路上拦住了我，开始吻我。我们到了房间，他带着他那温暖的笑声说：“阿娜伊丝，你简直就是个魔鬼”。我什么也没有

说。他那么急切，以至于我都没有时间脱衣服。

到这里我困惑了，因为缺乏经验而对那几个小时的剧烈和野性感到茫然。我只记得亨利的贪婪，他的精力，他发现我屁股很漂亮——哦，以及流出的蜜汁，激发的阵阵快感，久久的拥抱。同样！我渴望的程度，我的盲目，我最后的言行，以及我最后获得的解脱。他触碰到了我的敏感部位，他制服了我，淹没了我，以一种强大的力量在我的身体内部扭动着他的火舌。他喊着："告诉我，告诉我你感觉怎样"。我说不出。我的眼里、脑里都充溢着血，言语都淹没掉了。我想野性地尖叫，不用言语地尖叫——口齿不清地叫喊，没有理性，发自我最原始的本能，就像蜜汁从我的身体中涌出一样。

这种含泪的快感，让我说不出话来，我被征服了，也沉默了。

天啊，我就知道有这么一天，知道有这么女性顺服的时刻，知道我也会有这种毫无保留的、全盘托出的才能。

不过我说谎了。我加以美化了，我的这些话还不够深刻，不够粗野。它们掩饰了一些东西，隐瞒了一些东西。直到我讲到我是如何坠于纵欲之中时，我才肯罢休，这种纵欲隐秘、壮丽、狂热，就像我创作作品时的神秘一样，令人眼花缭乱、心醉神迷、兴奋不已。

在我们那天见面之前，他给我写了封信："所有我能说的就是，我为你痴狂。我努力写封信，可都写不了。我不耐烦地等待能见到你。星期二是如此的遥远，不仅仅是周二——我想知道何时你才能来过夜，何时我才能拥有你更长时间。只能见你几个小时，然后投降于你的魅力，这让我很痛苦。我见

到你时，所有想说的话都消失不见了。时间这么宝贵，言语就显得不再那么重要了，不过你让我很开心，因为我本可以和你说话的。我喜欢你的智慧，喜欢你飞翔前的准备，喜欢你那像老虎钳一样的双腿，喜欢你那里迸发出的激情。是的，阿娜伊丝，我想卸下你的面具。我对你大献殷勤。我想热烈地、长时间地看着你，撩起你的衣服，抚摸你，仔细地观察你。你知道吗？我几乎不敢看着你。你太神圣了。我不知道该如何告诉你我的感觉，我活在永久的期待之中。你来了，时间像在梦中溜走一样，只有在你走时，我才完全意识到你的出现，不过这也太迟了。你让我麻木。在路维希安我尽量地想描绘出你的生活，可我做不到。你的书？那看起来也是不真实的。只有在你来了，我看着你时，画面才变得清晰起来。但是你很快地又离开了，我不知道该想些什么。是的，我清楚地明白了普希金传奇。在我的心里你就坐在那个宝座上，颈上带着宝石，穿着凉鞋，戴着大戒指，涂了指甲，有着特别的西班牙人的声音，过着一种谎言般的生活，确切地说，不是谎言般的，而是童话般的生活。我是有点醉了，阿娜伊丝。我自言自语道：‘她是第一个让我觉得和她在一起时完全真诚的女人’。我记得你说：‘你可以欺骗我，我不会知道的’。我走在大街上时，想到这句话，我不能欺骗你——可是我又想欺骗你。我是说，我做不到永远忠实——这不是我。我太喜欢女人，或者说喜欢生活——到底是喜欢哪一个，我也不清楚。不过，笑声，阿娜伊丝……我喜欢听到你笑。只有你才有着快乐的感觉，有明智的宽容——不，还有更多，你好像是在怂恿我背叛你。我喜欢你这样。是什么让你这么做的呢——是爱吗？哦，去爱，同

时又很自由，这是很美好的。

“我不知道我期望你做些什么，不过这是一种奇迹的方式。我想要求你所有的事——甚至是不可能的事，因为你鼓励我这么做。你真的很有力量。我甚至喜欢你的欺骗，你的背叛。这对我来说好像很有贵族风范（从我嘴里说出贵族风范，听起来是不是不太合适）。

“是的，阿娜伊丝，我在想我如何才能背叛你，可我不能。我要你，我想脱掉你的衣服，让你堕落一点——啊，我不知道我在说些什么。我有点醉了，因为你不在这里。我希望能惊喜地拍着我的手，阿娜伊丝！我想拥有你，占有你，跟你发生关系，我想教你很多东西。不，我不欣赏你——上帝不让我这么做！也许我甚至有点想羞辱你——为什么，为什么呢？我为什么不跪下来崇拜你呢？我做不到，我可笑地爱着你。你喜欢这样吗？亲爱的阿娜伊丝，我有很多面。你现在看到的只是好的方面——或者至少你让我相信你看到的是好的方面。我至少想要你一整天。我想和你去些地方——占有你。你不知道我有多么的贪得无厌，或者说多么的卑鄙，多么的自私！

“我跟你在一起时保持举止文明，可我想要你。我不是天使，我想主要是我有点醉了。我爱你。我现在要睡觉去了——太痛苦了，让我无法保持清醒。我永不满足，我想让你做一些不可能的事。要让你做什么，我也不知道。或许你会告诉我。你的头脑比我敏锐得多。我喜欢你的每一寸肌肤，阿娜伊丝——它让我疯狂。你叫我名字的方式！天啦，这太不真实了。听着，我醉了。一个人呆在这里让我感到很痛苦。我需要你。我能跟你说一切吗？可以吗，我可以吗？快点来我身边，

跟我做爱吧。跟我一起，用你的双腿裹住我，让我兴奋起来。”

我感觉仿佛在读他最无意识的感情。他的话让我感觉到整个生命都在拥抱着我。我感觉崇拜生命是我最高的挑战，我想屈服，想向整个生命妥协，亨利就是我的整个生命。他激发了我新的感情，新的痛苦，新的恐惧和新的勇气！

在那天之后我就没有收到他的来信。他感到巨大的安慰、满足和疲劳，就像我说的那样。

那么以后呢？

昨天他来到路维希安。一个崭新的亨利，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个通常认识的背后的另一个亨利，超出他描写的那个亨利，超出所有文学知识的那个亨利，我的亨利，那个我现在非常爱的，疯狂地爱着的，甚至有些危险地爱着的男人。

他看上去很严肃。他收到琼给他的一封信，用铅笔写的、随意的、疯狂的一封信，像个小孩写的——很感人，也很简单，只是呼喊出了她对他的爱。“这样的一封信可以抹去一切。”我感觉是时候要释放我的琼了，是要把我的琼给他的时候了。“因为”，我说，“这封信会让你更爱她的。琼很漂亮。有时我觉得你可能会嘲笑我的描述，嘲笑这句话的天真。今天我知道你不会。”

我给他读了我在日记中写下的琼的一切。然后怎样？他深深地被感动了，心碎了。他相信了。“这才应当是描写琼的方式。我写的那个是不完整的、肤浅的。我得到了她，阿娜伊丝”。但是，等等——他作品中遗漏了温柔和体贴，他写下的

只是仇恨、暴力。我仅仅是插入了他遗漏的部分，不过他并没有遗漏掉，因为他根本没有感觉到这些，或者不知道这些，或者不理解（就像琼想的一样），只是因为太难表达了。目前，他的作品只因暴力而起，不见了温柔和体贴的踪影，打击让他开始悲叹和诅咒。现在他坐在那里，我完全信任他，信任这个有感情的、渊博的亨利。他成功了。

他说："这样的爱是很美好的，阿娜伊丝。我并不憎恶或鄙视它。我看到了你们彼此给予对方的是什么。我看得很清楚。读读看，读读看——这是对我的启示。"

我读了，读的时候颤抖着，一直读到我们的吻。他很能理解。

他突然说道："阿娜伊丝，我刚刚才意识到，我所给你的爱是粗鄙的、平淡的。我知道了琼每次回来时……"

我阻止他说下去："你不知道你给了我什么！不是粗鄙平淡的！例如，今天……"我因那极度混乱的感情而噎住了。我想告诉他，他给了我很多很多。我们都因同样的恐惧而感到压抑。我说："你现在看到了一个美丽的琼。"

"不，我恨她。"

"你恨她？"

"是的，我恨她，"亨利说，"因为看了你的笔记，我才知道我们都受她愚弄了。你被她愚弄了。她的谎言有一种致命的、破坏性的倾向。她的谎言很阴险，只是想破坏我在你眼中的形象，以及破坏你在我眼中的形象。如果琼回来，她会破坏我们俩的关系。我担心会这样。"

"亨利，在我们之间有一个纽带，这个纽带是琼所无法理

解，无法明白的。”

“心意。”他低声说道。

“也正因此，她会恨我们，是的，她会用她自己的工具来与之战斗的。”

“她的工具就是谎言。”他说。

我们都很深刻地意识到琼对我们的影响力，意识到将我们绑缚在一起的新的纽带。

我说：“如果我有办法把琼带回来，你愿意我这么做吗？”

亨利畏缩了，他突然东倒西歪地向我走来。“啊，不要问我这样的问题，阿娜伊丝，不要问我。”

一天我们在谈论着他的作品。“也许你在路维希安这里是无法写作的，”我说，“这里太平静了，没有什么能够激发你写作。”

“那会是个不同的作品。”他说，他想到了普鲁斯特，普鲁斯特对阿尔贝蒂娜的处理手法一直萦绕在他心头。

我们距离他写那封疯狂的信有多远啊！昨天他还让人很放松，他还是那么的完整。他有多吸引人啊！琼很少信任他。他还会回来，否定他所有的感情吗？我取笑他。“也许我写的都是不真实的——不真实的琼，不真实的我。也许那都是虚伪的”。“不！不！”他知道的。那是真正的激情，真正的爱，真正的冲动。

“第一次我发现这其中有很多美好的东西。”亨利说道。



我担心还不够真实。我吃惊于亨利的感情。

“我不是那个白痴吗？”我问他。

“不是，你明白的，你只不过想明白得更多，”亨利说。“你明白的就在那里，是这样的。是的。”他边说边思考。他经常重复一个短语，来给他自己时间思考。他紧密的脑门后面闪过的是什么？这让我很感兴趣。

陀思妥耶夫斯基放纵的语言让我们俩都感到很放松。对于琼来说，他是个预言性的作家。现在，我们在一起，有着同样的热情，同样的温度，同样的放纵，我处于极乐的状态中。这就是生活，谈话，这些都是属于我的感情。我现在自由地呼吸。我感到很舒适。我是我自己。

离开亨利之后，我去见了爱德华多。“我想要你，阿娜伊丝！再给我一次机会吧！你属于我。今天下午，当我知道你和亨利在一起时，我有多痛苦！我以前从来不知道什么是嫉妒；现在嫉妒感强烈得几乎把我杀死”。他的脸十分苍白。他总是笑，像我一样。现在他笑不出来了。我还不习惯看到我给别人带来的痛苦；或者，可以说，不习惯看到爱德华多所遭遇的痛苦。这让我心烦意乱。是的，我很沮丧，也很冷淡。我坐在那里，看到爱德华多因痛苦而扭曲的脸庞，我真的只感到同情，其它没什么感觉。“你要跟我一起来吗？”

“不”。我找出所有不伤害他的借口。我把一切都告诉了他，只是没有说我爱亨利这个事实。

最后，我获胜了。我让他送我到一辆计程车里，我要去车

站接雨果。我让他亲吻我，保证周一来看他。我很脆弱，不过我不想给他的生活带来伤害，让他无心工作，剥夺他新生的自信。我对他陈旧的爱存活了下来。我提醒他说我会毁了他，虽然我厌恶毁灭，我还告诉他说我已经找到一个我不能毁灭的男人，那是个适合我的男人。我努力地让他恨我，但他说："我想要你，阿娜伊丝"。占星术说：我们性格互补。

重要的是对生活的反应。琼和亨利的反应都很强烈，我也是。雨果迟钝一些，更冷淡一些。今天他从混沌中走出来，终于理解了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的《群魔》（又译为《附魔者》）。我让他写下他的想法，那些想法都很精彩。他最疯狂的时刻是很深刻的。

他代表着真实。他是明星沙托维，能够爱，能够忠实。那我是什么呢？那个星期五，当我躺在三个男人的臂弯里时，我是什么呢？

我向爱德华多写道："听着，我亲爱的堂兄，我正坐在回家的火车上给你写这封信。今天上午我一直痛苦地颤抖着。这一天对我来说似乎很沉重，我无法呼吸……你一直有着美好的生活、感情和行动力量。在你最顶峰的时刻，我最爱你，不过不是肉体上的爱，这对我来说是个悲剧。命中注定我们永远没有情感的共鸣。现在是亨利拥有着我的身体。我亲爱的堂兄，我今天是最后一次根据理想来指引自己的生活。我

以前的理想是用我的一生来等你，我等得太久了，现在我要根据本能来生活，本能将我带到了亨利的身边。请原谅我，这是因为你没有足够的力量来抓住我。你会说以前是因为我不太可爱你才不爱我的吗？不会。说你缺乏力量是不真实的，就像说我有所改变也是不真实的一样。生活无道理可讲。它是疯狂的，充满了痛苦。今天我没有见到亨利，明天我也不会见到他。我空出这两天，来回忆我们曾拥有的时光。我是个宿命论者，是的，就像我今天一样，我没有什么卑贱的或痛苦的想法，比如这样的念头：我是因为空虚的缘故才玩弄你。哦，爱德华多，我亲爱的，我承认痛苦不是来自于什么动机，而是来自于真实的生活——真实的痛苦，由于对生活的背叛，这种痛苦以不同的方式伤害我们两个人。不要寻找原因——爱是毫无原因、毫无理由、毫无解释、毫无答案可言的。”

我回到家，躺在沙发里。我发现很难呼吸。应爱德华多的请求，我今天一大早见了他一面。他用了两天的时间来嫉妒亨利，意识到自恋的他最终还是被另一个人所迷住了。“一个人从自我中脱离出来有多美好啊！这两天来我不断地想到你，睡也睡不好，总是梦到我猛烈地冲向你。哦，如此猛烈，以至于你的头都掉了下来，我就把它放在怀里。阿娜伊丝，我要整天地拥有你。你答应我，整天。”我当时想做的是从咖啡馆里冲出来，我这么告诉了他。他的恳求、他的软弱、他的暧昧的激情都激起了我的旧爱和我的怜悯，列治文山的爱，有着模糊的期望，思考的老习惯。当然我想要爱德华多。

我担心他会再度将自己陷入自恋之中，因为他无法忍受痛苦。“想想我爱你爱到骨子里，阿娜伊丝”！我晕晕乎乎地感动了，不过我最想做的还是从他身边逃离。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会顺从他，跟随他。

我读《失踪的阿尔贝蒂娜》时感到很心痛，因为亨利在上面做过标记，阿尔贝蒂娜就是琼。他的嫉妒、他的疑虑、他的敏感、他的悔恨、他的恐惧、他的激情，他的每次情绪的膨胀我都能感受到，对琼的强烈的嫉妒也向我袭来。当这份爱在亨利和琼之间达到平衡的时候，我甚至都感受不到妒意，而对亨利的爱更强烈时，我就感到很痛苦、很害怕。

然而我昨天晚上梦到了琼。琼突然间回来了。我们把自己关在一个房间里。雨果、亨利，还有其他人都等我们换好衣服一起去吃晚餐。我想要琼，我求她脱下衣服。渐渐地我看到了她的身体，我惊呼对它的羡慕。不过在噩梦中我看到了一点缺陷，有点奇怪的畸形。但是，整体来说她还是引起人欲望的。我求她让我看看她的双腿之间。她慢慢地张开双腿……突然她坐了起来，将我压在身下，趴在我身上。我感觉到有个男性器官碰到了我。我问她，她耀武扬威地回答道：“是的，我有一个小的。你不高兴吗？”“可是你在亨利面前怎么把它隐藏起来呢？”我问道。她笑了，不怀好意地笑了。整个梦都有一种杂乱无章的感觉，什么动作都没完成，一切都有点晚，每个人都在等待，坐立不安，有一种挫败感。

然而我嫉妒亨利和她所经历的一切痛苦。我感觉自己

从所有的智慧和理智中下沉，我的本能在嚎叫，就像丛林中的动物一样。我记起了和亨利在安茹旅馆的那些下午，我感到很痛苦。那两个下午在我的身体和心灵上都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我昨天从爱德华多那里回到家，在雨果的臂弯里寻求慰藉。当时我的感情中有着对爱德华多的焦虑，也有着对亨利的思慕，同时又躺在雨果的怀里——却只亲亲他的嘴，亲亲他的脖子。我当时发现一种甜蜜而又深邃的感觉，这种感觉好似要征服生活中所有的黑暗和卑贱。我觉得自己好像是个麻风病患者，而他的力量非常强大，只需一个吻，瞬间即可治愈我。我昨天夜里非常真诚地爱他，这种真诚超出了狂热驱使我渴求的高潮。普鲁斯特写过，那种幸福是没有狂热时的幸福。昨天夜里我明白了幸福是什么，也认识到了什么是幸福。我可以真正地说，只有雨果曾经给予我这种幸福，我狂热的身体和心灵的跳跃是不能打败这种幸福的。

现在，我活在生命中最多彩的时期，可我的健康程度却再度让我失望。所有的医生都说得一样：没病，没什么问题，只不过有点虚弱，精力不够旺盛。我很少有心跳的感觉了，也冷淡了。我很容易感到疲劳。今天我因亨利而感到疲劳。在克里奇厨房的那个时刻多么珍贵啊，和福瑞德在一起也一样。他们两点钟吃着早餐。书堆得高高的，一些是他们想让我读的书，一些是我给他们带来的书。后来在亨利的房间里，我们单独在一起。他关上了门，我们的谈话融化在抚摸之中，融

化在熟练而又强烈地达到核心部位的做爱之中。

我们的谈话是关于普鲁斯特，这导致了亨利的坦率。“完全诚实地讲，我想离开琼。我也的确是最喜欢她。她在这里时，我是病态的、压抑的、绝望的。和你在一起——嗯，你很轻松。我厌腻了那些经历和痛苦。也许我在折磨着你，我也不知道，我折磨着你吗？”

我回答不出这个问题，虽然我清楚地知道他对我来说是一片黑暗。那么为什么呢？因为他激起了我的本能？这个词“厌腻”吓坏了我。这好像是流入我的第一滴毒药。为了消除他的厌腻，我配合以我可怕的精神饱满和新奇，这给了一些没有什么价值的事情以强烈的新奇感。这意外流入的第一滴毒药像在预示着死亡。我不知道我们的爱会从什么样的裂缝中突然渗出，然后耗尽。

亨利，今天我为错过的那些时刻——你和福瑞德聊天聊到黎明的那些时刻而感到悲伤，那时你正口若悬河，才华横溢，欢欣鼓舞。我很悲伤你也错过了我美好的时刻。昨天晚上我坐在壁炉旁，前所未有地那么说着话，雨果感到目眩，我自己感到非常的、惊人的充盈。我讲了很多故事，说了很多想法，这些肯定会把你逗乐的。那是有关谎言的，不同种类的谎言，特殊原因下的特殊谎言的故事，以此来增强生活的情趣。一次爱德华多做过多分析的时候，我就讲了一个虚构的俄国情人的故事。他全神贯注地听着。这样我就告诉了他做荒唐事的必要，告诉他情感丰富的必要，而这是他所缺乏的，因为他在情

感上是贫乏的。当我完全陷入困境,不知所措,感到迷失的时候,我会虚构出一个自己认识的聪明的老人,跟他交谈。我告诉每个人他的事,他的容貌,他说过的话,他对我的影响(有些人有时会需要这种影响)。到这天结束时,我会因为跟这个聪明老人在一起的经历而充满力量,感到很满足,好像这些全是真的一样。如果我已经虚构的朋友还不尽如人意时,我会再编出一些朋友。我多么喜欢自己的这些经历啊!它们填补了我,让我充实起来,还让生活添色不少。

今天我遇见了福瑞德。我们一起走向特里尼蒂的时候,雨过天晴,太阳从雨后的云朵里钻了出来,蒙蔽了我们的眼睛。我引用了他作品中关于一个晴朗的上午市场的那段话,这段话触动了他。他告诉我,说我很适合亨利,我能给他以琼所不能给予的。不过他也承认,只要琼在那里,亨利就完全在琼的掌握之中了。琼更强大一些,我正变得爱亨利胜过爱琼。

福瑞德感到很吃惊,吃惊于亨利能同时爱上两个女人。"他是个很大很大的男人," 他说,"在他的心中有这么多的空间,有这么多的爱。如果我爱上你,我就无法再爱上其他的女人"。我在想:我就像亨利。我能爱雨果,爱亨利,同时还爱着琼。

亨利,我能理解你同时抓住了琼和我,一个并不排斥另一个。不过琼可能感觉不到这些,你也一定不理解她既抓住你又抓住珍的事实。不,你需要做出一个选择。

我们要体验彼此所能给予对方的一切。在琼回来之前,我

们要尽可能经常地躺在一起。我们的幸福几近垂危,是的,不过我们还在快速地、彻底地蚕食它,每一天我都充满了感激。

给琼写的一封信:“今天早晨我醒来时,对你充满了极度的、强烈的欲望。我做了个奇怪的梦。你躺在我怀里,纤小、温柔、顺从,现在你强有力,盛气凌人,是个领导者,能立刻又像蛀虫一般,不屈不挠。琼,你是什么呢?我知道你给亨利写了封情书,这让我感到很痛苦。我发现至少有一种快乐,那就是我可以坦率地跟亨利谈起你。我这么做是因为我知道他会更爱你。我把我的琼给了他,我把我们在一起的那些日子里我对你的描写也给了他……现在我可以对亨利说:‘我爱琼。’他并不反对我们的感情,他并不憎恶我们的感情。他感动了。那琼,你呢?你没有给我写信,这意味着什么呢?我是你的一个梦吗,我是不真实的吗,我不能给你温暖吗?现在什么样的崭新的爱情,什么样的崭新的狂喜,什么样的崭新的冲动才能够打动你?我知道你不喜欢写信。我不要求你写长长的信,哪怕只写只言片语,只写你感受到的。你曾希望过要回到我这里吗?回到我的房间吗?你为我们曾经那么着迷过而感到后悔吗?你曾希望过要再重新不同地、更自信地度过那些时刻吗?琼,我不愿意再写下所有的一切了,就好像我又感觉到你会跑下楼,离开我,就像那天你逃走一样,或者说差不多就那样。

“我把我的那本有关劳伦斯的书给你寄去,还寄去了那条披风。我爱你,琼,你知道我有多么强烈地、多么不顾一切地爱着你。你知道的,没有人可以说什么或做什么来动摇我对你的爱。我已经把你考虑在内了,我们是一个整体。你无需

担心会被撕去假面具,你只需被爱着就好。”

我向福瑞德写道:“如果你想对我好的话,就不要再讲反对琼的话了。今天我意识到,你对我的保护只会将琼更深地刻入我的心槽。你知道我是怎么认识到这一点的吗?昨天,你记得的,我带着一种感激听你说着那些话。我并没有为琼说些什么。今天早上我给琼写了一封情书,我被一种无私的保护的本能所感动,就像我在惩罚自己,不该听那些赞扬我的话,这些话会减少琼的价值。我想,亨利也有着同样的感受,同样的做法。不过我能够理解你所说的,你的感受,以及你的为人,我因为这些而喜欢你,非常喜欢。”

爱德华多跟艾伦迪医生,他的心理医生说过:“我不知道阿娜伊丝是不是爱我,她是愚弄我还是愚弄她自己,或是拿她的感情开玩笑。”

“她是爱你的,”艾伦迪说道,“从她跟你在一起时全神贯注的样子,我就能看出来。”

“但你根本不了解她,”爱德华多说,“你不知道在多大程度上是她对别人的同情,在多大程度上是她的自我牺牲所至。”

爱德华多对我说道:“发生了什么,阿娜伊丝?在你叫我放你走的那一时刻,你的直觉是什么?你意识到了什么?”

“就像我给你写的一样——我意识到了你征服我的重要

性，是为了给你你所缺乏的自信，是一种旧爱的悸动，我们错误的旧爱……”天啊，我是多么让人难以捉摸啊。

所以他以一种自我保护的方式来进行理性的思考。“那么，你也有种乱伦的感觉”。他脆弱的信心（如果我征服了阿娜伊丝，我就征服了一切）是这么令人同情。我满足了他的需要。我并没有服从自己的本能，没有服从自己确定无疑的想法，那就是我只想要亨利。当我想到我已经做得很好而且也完全公平的时候，我感觉好像我做了邪恶的事，而且是以一种狡猾阴险的方式。我向爱德华多暗示了有关他激情的疑虑，他的激情是在心理分析中培养出来的，有点矫揉造作，受心理分析的激励。这种感情有科学从中作祟。我第一次反对分析——也许分析确实帮助爱德华多意识到了自己的激情，可是这基本上不能给他增加什么力量。我感觉那只是昙花一现，那只是被痛苦地压榨出的激情，像从香草中挤出那么点稀少的香精一样。

我看到了我和亨利在人际关系上的相似点。我看到当我们相爱时我们忍受痛苦的能力，看到我们容易受骗的本质，看到我们希望获得琼的信任的渴望，看到我们为了保护琼，不让她受到别人憎恨而做出的快速反应。他会谈论着如何打琼，可他从来不敢打。这只不过是一种愿望的实现，用来支配被他所支配的感情。《蒙帕纳斯的蒲蒲》中提到，一个女人服从于打她的男人，因为那个男人就像一个强大的统治机构，可以保护她，但是亨利的笞打会是徒劳的，因为他根本不是

个女人的保护神。他让自己受到保护。琼像个男人一样为他而工作，因此琼可以说：“我像爱着孩子般地爱着他”。是的，这减弱了她的激情，是他让琼感受到了自己的力量。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因为这在他们俩的心中都已深深地打下了烙印。亨利要终生用他作品中的毁灭和仇恨来维护他的男子气概，但每当琼出现的时候他都会低下头。现在只有仇恨能够触动他。“生活是肮脏的、肮脏之极”。他呼喊道。喊着这些话，他吻了我并把我唤醒。我已经沉睡了百年，幻觉就像蜘蛛网一样一直悬挂在我的床上，但是那个俯身于我床上的男人很温柔，他没有写下这些时刻。他甚至没有去扯下这些蜘蛛网。我怎么信服世界是肮脏的呢？“我不是天使。你只看到了我好的一面，但是等等……”

我过去梦想把所有这些读给亨利听，把我写的有关他的一切都读给他听。然后我笑了，因为我能够听到亨利在说：“多奇怪啊，为什么你的心里充满了感激之情呢？”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直到后来我看了福瑞德写的关于亨利的文章：“可怜的亨利，我为你感到难过。你没有感激之情是因为你没有爱。一个人要想充满感激之情必须首先知道如何去爱。”

福瑞德的话加强了我对亨利的仇恨，这伤害了我。我是相信这些话还是不相信这些话呢？我读他的小说，读到他对比阿特丽斯——他第一个妻子攻击时采取的野蛮行为，我感到十分惊愕，这些话能对我的惊愕做出解释吗？同时我也想到是我错了，想到人们必须互相斗争、互相仇恨，想到仇恨是有益的。但是我把爱想得太简单了，爱还可以包含仇恨。

我跟雨果说起“亨利”时总会说成“约翰”，不时发生这种口误。两者之间根本没有什么相似之处，我不理解为什么脑中会把他们联系起来。

“听着，”我对亨利说，“不要将我游离在你的书之外，游离在微妙之外。请将我写进你的书里。然后我会知道发生了什么。我期望读到很多这样的内容。”

“但同时，”亨利说，“是福瑞德，他写了精彩的三页，有关你的三页。他为你而倾倒，他仰慕你。我嫉妒他写的那三页。我希望我也写下了那些。”

“你以后会写的。”我自信地说道。

“比如，你的双手。我从没有注意过。福瑞德却很重视它们。让我看看你的双手。是不是真的像他所描写的那么美丽？是的，的确是。”我笑了。“也许你欣赏的是其他的呢。”

“请讲。”

“温暖，比如。”我笑了，但是亨利的话却带来了很多细微的伤口。“福瑞德听到我谈起琼时，他说我不爱你。”

然而他不会将我放开。他在信中呼喊着我。他的臂弯，他的抚摸，他的做爱都是贪婪的。他说，和我在一起，什么样的思考（普鲁斯特的话，福瑞德的话，或我的话）也不会阻止我们生活下去。那么什么是生活呢？他告诉我当他按娜塔莎的门铃时（她不在那里，我在），便立即对我产生了欲望，那时没有想到妓女。我说出的关于琼的每句话都很公平，忠实于她，像个傻子一样。当我理解并能分享亨利对琼的感情时，我又怎能在亨利对琼的爱这个问题上来欺骗自己呢？

他在我的怀里睡着了，我们融合在了一起，这一时刻是真正平静的时刻，安全的时刻。我睁着眼睛，但并没有思考。我一只手埋在他的灰色头发里，另一只手放在他腿上。“噢，阿娜伊丝”，他说，“你是那么的狂热，狂热得让我发狂。我已经无法再等待。”

一个人如何被爱着，永远是那么重要吗？一个人获得的爱有必要达到彻底、完美的地步吗？福瑞德会说起我，我能爱是因为我爱别人甚过爱自己吗？雨果三次去车站接我，因为我误了三次火车，是雨果获得的爱吗？还是有着朦胧的、诗意的、微妙的理解力的福瑞德？还是我跟亨利说“毁灭者并不总是毁灭的。琼并没有最终毁灭你，你的核心是作家，作家是有生命的”的时候，我爱得最深呢？

“亨利，告诉福瑞德，我们可以明天去拿窗帘。”

“我也要去。”亨利说，突然间很嫉妒的样子。

“可是你知道的，他想见我，想跟我说话。”亨利的醋意让我很高兴。“告诉他在我们上次见面的地方见我。”

“大约四点。”

“不，三点吧。”我正想到，上次我们见面时，在一起的时间不太够。亨利的脸让人费解。我从来都无法透过他脸上的表情来知道他有怎样的感受。是的，在他脸红兴奋的时候，或者严肃难过的时候，或机警反省的时候，脸上都会有些变化。一双蓝色的眼睛，像科学家般善于分析，或者是充满感情的泪汪汪的眼睛。当他两眼泪汪汪的时候，我会感动得不行，因

为我记得他孩提时的一个故事。周日他的父母（他父亲是个裁缝）经常带他外出，拜访朋友，整天带着他，从白天到深夜。他们坐在朋友家里，打牌，抽烟。房间内烟雾缭绕，弄疼了亨利的眼睛。他们会把他放到客厅隔壁房间的床上，用湿毛巾敷他那红肿的眼睛。

现在他的双眼又因校读报纸而感到疲劳，我希望能将他从中解脱出来，可我做不到。

昨天夜里我无法入睡。我又想像着在娜塔莎的公寓里和亨利一起站着做爱，我真想再体验那一时刻。他教我用双腿盘住他。我并不熟知这种体验，因此这让我很迷惑。后来，一阵快感袭击我的神经，因为这样可以释放出一种新的欲望。

“阿娜伊丝，我能感觉到你，你的火热一直延伸到我的脚底。”在他的身体里，也有这种火热，这种火热就像闪电一般。他总是吃惊于我的湿润和热情。

虽然，女人角色的被动性常常让我烦恼，让我窒息。我宁愿主动来接受他的欢愉，主动疯狂起来，而不是等待他的欢愉。是这个驱使我成为女同性恋的吗？这让我很害怕。女人们都会这么做吗？琼想要亨利的时候会主动向亨利发起进攻吗？她会与他进行性交吗？她会等待他吗？他引导着我没有经验的双手。和他在一起时，他就像森林里的一团火。他能唤醒我身体的新的部位，并让它火热起来。他非常有煽动性。我在自己无法遏止热情时离开了他。

我刚刚一直站在卧室开着的窗前，深深呼吸着阳光，呼

吸着雪花莲，呼吸着番红花，呼吸着报春花，呼吸着鸽子咕咕的声音，呼吸着鸟儿啼啭的声音，呼吸着微风和凉爽的气味，呼吸着淡淡的色彩和花瓣般的天空，呼吸着多节的灰棕色的老树，呼吸着嫩枝向上长出的新芽，呼吸着湿湿的棕色的土壤，呼吸着拔起的树根。这些气味闻起来令人感到心情愉快，所以我张开嘴巴呼吸着，这就像是亨利的舌头，我可以感受到它的温度，他躺在我怀里睡觉时我可以感受到他的气息。

我期望着能看到福瑞德，可是却是亨利来到了约会地点。福瑞德在工作。我睁大双眼看着亨利，看着这个昨天还躺在我怀里睡觉的男人，我心里非常冷漠。我看着他褪了色的帽子和衣服上的破洞。要是其它时候这一定会感动我，不过今天我意识到这是在装穷，是有意的，有目的的，出自对紧握钱包的中产阶级的一种鄙视。他不可思议地谈论着塞缪尔·帕特曼，尤金·乔拉斯，谈论着他的工作、我的工作和福瑞德的工作。后来法国绿茴香酒起了反应，他跟我讲了昨天晚上工作后和福瑞德一起坐在一间咖啡馆里的事，讲了妓女们跟他聊天的事，讲到福瑞德严厉地看着他，因为他那天下午刚刚和我在一起过，不应该又和那些女人闲聊。她们太丑陋了。“可是，福瑞德错了。”我说道，这让亨利感到很吃惊，“那些妓女让我得到了满足，我能理解一个男人需要女人的慰藉，而这个女人在对他的情感或感情上没有任何要求。”亨利又补充道：“你不必给她们写信！”我笑了，他也意识到我完全听懂了他话中的意思。我甚至能够理解他讲的是雷诺阿作品中的身体。瞧！不过我脑中浮现的是愤怒的福瑞德仰慕我的画面。亨利说道：“那是我对你最近的一次不忠。”

我不知道自己这么希望亨利能够忠实，因为我开始意识到“爱”这个词今天让我很辛苦，爱或不爱。福瑞德说过亨利并不爱我。我明白自己需要从这种精神错乱中解脱出来，我自己渴望能这么做，单单女人是无法达到这种状态的。女人是浪漫的。

我想像着不想要亨利的爱。我想像着对他说：“听好，我们都是成年人了。我厌倦了幻想和情感。不要提‘爱’这个词。就让我们随心所欲地聊天，想性交的时候性交，不考虑爱的因素吧。”这些话都很严肃。就在这一刻我感到自己老了，有点玩世不恭了。我也厌倦了这种需求。今天有那么一个小时，我感到自己不是无感情的动物。我可以在一瞬间把整个传说毁灭，彻头彻尾地毁灭，毁灭一切，只留下最根本的：我对琼的激情和我对雨果的崇拜。

也许是我的脑子出了毛病。那就是所说的真实感吗？昨天的感情和今天早上的感情都去了哪里，直觉告诉我是亨利来见我而不是福瑞德来见我，这又是怎么一回事？亨利醉了，而我，并没有意识到，还在给他读着他的力量是怎么“毁掉”我的日记，这些又都是怎么一回事？他沉浸在黄绿色法国绿茴香酒中，当然不明白这一切都是怎么一回事。

这种滑稽的场景深深刺伤了我。我向他问道：“福瑞德喝醉时是什么样的呢？”

“兴高采烈的，是的，不过总是瞧不起那些妓女。她们能感觉到。”

“相反你却很友好？”

“是的，我对她们喋喋不休，像个马车车夫。”

这些话让我一点儿都高兴不起来。这让我内心感到很冷，很漠然。有一次，我开玩笑说也许有天我会给他发封电报，说："我们不要再见面了，因为你不爱我。"回到家，我想，明天我们就不会见面了，要不就是即使我们见面，我们也不再躺在一起了。明天我会告诉亨利不要再为爱烦恼了，可是余下的时光呢？

今晚雨果说我神采奕奕。我无法抑制笑容，我们应该举行一个宴会，是亨利让我的严肃无影无踪。在他多变的心情下，我的严肃无法持久，他一会儿由乞丐变为上帝，一会儿由色情狂变为诗人，一会儿又由疯子变为现实主义者。

当他伤害我时，由于我那该死的谅解，我也就不再哭泣，不再反击了。无论我知道些什么，知道关于亨利和那些妓女的事，我都不能很好地反抗。我理解了，同时又都接受了。

亨利心中有这样一个世界——即使他想要偷窃，想要杀人，想要强奸，我也不会感到吃惊。目前为止我已经明白了一切。

昨天在约会地点，我第一次看到亨利幸灾乐祸的样子。他来主要是要伤害福瑞德，而不是见我。他说"福瑞德在工作，工作一定让他感到很苦恼"时，一副洋洋得意的样子。福瑞德不在，我不想选定窗帘，可亨利执意要选。不知道是我想像的还是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但是看起来他就是为自己的冷漠而感到自豪。"我发觉做坏事可以尝到很多快乐……"斯塔夫罗金说过。对我而言，我不知道他快乐在哪里。曾经有一次，我和福瑞德在一起时，想给亨利发封电报，说："我爱

你。”现在，我想去看看福瑞德，想去为他抹去伤痛。亨利的快乐让我感到很吃惊。他说：“我常常喜欢从别人手里借笔钱，然后花一半的钱用来给这个人发封电报。”当他醉醺醺讲这些故事的时候，我看到他闪过一丝残暴，这是一种心底隐藏的残忍的快乐。琼给珍买香水而亨利却挨着饿，要不就是在亨利和他的朋友们身无分文，非常想喝点什么的时候，琼却把一瓶陈年马德拉烈性甜酒藏在箱子里，从中获得快乐。其实让我感到吃惊的不是这些行为，而是伴随这些行为的快感。亨利折磨着福瑞德，很明显，琼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就像她在亨利父母家和珍缠绵在一起时那样。这种残忍的爱把他们绑缚在一起，难分难舍。他们可能都乐于羞辱我，毁灭我。

我感觉我的过去就像个无法承受的重担，压负着我，像一个诅咒，诅咒着我做每一件事的来龙去脉，诅咒我说的每个字。有时过去会战胜我，亨利会退入幻想之中。我被可怕的谨慎、不自然的纯洁包围着，完全将自己关在世界之外。今天我就是列治文山的小女孩，我在乳白色课桌上涂鸦。

我不敬畏神，然而恐惧却让我夜晚很清醒，那是对魔鬼的恐惧。如果我相信有鬼，我一定信仰上帝。如果魔鬼与我无缘，我一定是个圣徒。

亨利，他将我从赐福中解救出来，将我从完美的恐怖的寂静中解救出来，使我进入地狱。

昨天见到了爱德华多，这让我心里的寒意更加具体化了。我听他解释了我的感情，那听起来似乎很有道理。我之所

以突然对亨利很冷淡，是因为我见识到了他对福瑞德的残酷。残酷一直是我生命中巨大的矛盾冲突。我在孩提时就见识到了残酷——爸爸对妈妈的残酷，还有他对我和哥哥虐待狂似的惩罚——每当妈妈和爸爸吵架，我对妈妈的同情就达到了歇斯底里的程度，这种同情让我后来变得很麻木。我长大后，就残酷不起来，残酷在我这里变得很微弱。

看到亨利的一个小小的方面，让我意识到他其他方面的残酷。还有就是，福瑞德激起了我心中深藏的回忆，对孩提时期的回忆，爱德华多将此形容为退化，再次退化到孩子的状态，这可以让我避免进一步走向成熟。

我本想信赖某个人，甚至想被人引导。爱德华多说我该去做精神分析治疗了。他一直想这样。通过和我谈论事物，他能帮助我，但只有艾伦迪医生能引导我，像一个父亲（爱德华多喜欢用父亲的形象诱惑我）。但为什么我却极力要求让爱德华多做我的心理分析师？那只是拖延真正的工作。“可能我喜欢和你谈。”我说。

“要取代另一种关系，什么是你不想要的？”

不知为何，这次谈话对我来说效果显著。我在歌唱。雨果去银行上班了，爱德华多继续他的分析，他看上去异常英俊。整个晚餐中，我为他的前额、他的眼睛、他的侧像、他的嘴唇、他的狡黠的表情而动心，他的表情意味深长。后来当他要我的时候，我感受到了这一非常的英俊。我感受它，好像呼吸空气，好像咽下雪花，好像沐浴于阳光中。我的笑声使他由紧张变得轻松起来。我告诉他，他的脸和他的绿眼睛的魅力。我想他，要他。一个偶然的爱人，却是一个糟糕的心理分析师。我

嘲弄他，因为他和他的病人做爱。

当我跑上楼去梳头时，我知道第二天我会冲过去见亨利。他所做的，和我的幻想相抗的行为是把我推到他房间的墙上，吻我，在我耳边密语说他今天想要我，什么样的姿势，什么样的方式。我服从了，他给我的快感让我疯狂，我们冲过了幻影般的障碍。现在我知道自己为什么爱他。甚至福瑞德在离开我们时，也显得不太悲伤。我向亨利表示说我不想要福瑞德给我完满的爱，并且我知道他已为此感到厌倦，我也同样如此。我感到智慧和幽默的浪潮，没有什么能终止我和亨利的关系，除非是我们自己不想再做爱了。第一次，我想我明白了快乐是什么。我很高兴自己昨晚能笑得那么酣畅，今天早晨又在唱歌，很高兴自己不可抗拒地来到亨利的身边（我离开时爱德华多仍然坐在这里，拿着放了亨利窗帘的包）。

就在这之前，我哥哥乔奎因和爱德华多在我面前谈论了亨利（乔奎因读了我的日记）。他们认为亨利是个最具毁灭性和创造性的力量，他选择了我是想测试一下自己的力量，我也屈服于这种文学的魔力之下（我喜爱文学是真的），他们认为我要被解救出来——我忘了怎样被解救，但是不知怎的我有点不由自主。

我躺在那里的时候很高兴，因为我决定今天要拥有亨利，我笑了。

爱德华多送给我一本漂亮的紫色封面的日记本，日记本上还题着字，我在日记本的第一页写下了亨利的名字。忘了艾伦迪医生对我的医治，忘了那使人僵化的分析，仅仅活着。

四月□

当亨利听到电话里雨果那动听的、有活力的、忠实的、振奋人心的声音传来时,很气愤,他为女人的不道德而生气,为像我这样的女人的不道德而生气。他自己有过很多次不忠,很多次背叛,可一个女人的不忠就会深深伤害到他。他处于这样的心情,我感到很苦恼,因为我忠实于我和雨果间的联结,并深有感情。我们的爱以外的任何事物都改变不了或减弱不了这份忠实。相反,我更好地爱着他。因为我爱他,没有丝毫的伪善,但是这种自相矛盾深深困扰着我。我没有更加的完美,或者更像雨果,这一点将受到鄙视,是的,可是这只不过是我人性的另一面。

亨利会理解我之所以将他抛弃是出于对雨果的考虑,不过这么做也是因为我是个伪君子。尽管有件事是肯定的:如果有一天我被迫要在雨果和亨利之间作个选择的话,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雨果。我以雨果的名义给予自己自由,像是从雨果那里得到礼物,只会增加我对他的浓烈而充满力量的爱。非道德或者说一种更复杂的道德,它只针对最终的忠实,而忽略了直接的、细节的忠实。我和亨利一样,也很气愤,不过我气的不是女人的不完美,而是生活自身的肮脏,也许后者显示的程度要远远超过亨利所咒骂的。

亨利昨天威胁说要把我灌醉，这只有在我读到福瑞德写给西莱恩的斑驳的、明确的信时才会奏效。我们的谈话就像万花筒般散开、溅开。亨利去厨房时，我和福瑞德聊着，就像我们从一座堡垒向另一座堡垒搭起一座桥梁一样，我们阻挡不了什么。话语，就像一个队伍，冲过桥梁，而这座桥梁通常是被竖吊起来的，甚至因爱的孤独而生了锈。后来亨利来了，他不断地和世界交流着，仿佛永远坐在盛宴的首席。

我们三个坐在小厨房里，寸步不移，相互之间几乎都能触碰到。亨利移过来把手放在我的肩上，然后吻我，福瑞德没有看我们亲吻。我坐在那里，屈从于两种爱之下：有亨利的热情、亨利的声音、亨利的双手、亨利的唇；还有福瑞德对我的感情，触及到一种更微妙的领域，以至于在亨利吻我时，我想到的是要把手伸到福瑞德那里，把两者的爱都抓住。

亨利迸发出宇宙般的慷慨："我把阿娜伊丝给你，福瑞德。你明白我是怎样的人了吧。我想让每个人都来爱阿娜伊丝。她太棒了。"

"她是太棒了，"福瑞德说道，"你根本配不上她。"

"你这个混球。"亨利喊道，像个受伤的巨人一般。

"还有，"福瑞德说，"你并没有把阿娜伊丝给我。我拥有我自己的阿娜伊丝，与你拥有的阿娜伊丝不同。我得到的阿娜伊丝不是向你要来的。在这里待通宵吧，阿娜伊丝。我们需要你。"

"是的，是的。"亨利也嚷道。



我坐在那里，像个偶像，是福瑞德在责备这个巨人，因为这个巨人没有崇拜我。

“诅咒它，阿娜伊丝”，亨利说，“我不崇拜你，但我爱你。我能给你爱德华多所能给的一切，我不会伤害你。当我看到你坐在那里，那么的脆弱，我就知道我不会伤害你。”

“我不要崇拜，”偶像说道，“你给我的——嗯，你给我的甚过崇拜。”

福瑞德给我端来一杯酒时手在颤抖着。酒在我的身体里搅动起来，我的身体也随之颤动。亨利出去了一会儿。我和福瑞德沉默不语。福瑞德说过：“不，我不喜欢盛宴。我喜欢像这样的晚宴，两三个人共进晚餐。”现在我们俩沉默着，我感到自己屈从了。亨利回来了，他让福瑞德离开，留给我们独处的空间。福瑞德走后几乎还没有拉上门，我和亨利已经沉溺于彼此的肉体之欢中。我们一起坠入粗暴的世界。他咬我，把我弄得连骨头都发出响声。他使我躺在那里，双腿大张，他一个劲地做着，我们的欲望都变得狂热起来。我们的身体开始抖动。

“噢，阿娜伊丝”，他说道，“我不知道你怎么学会的，你学会了做爱，你会做爱了。我以前从没有说过这个，没这么强烈地说过，不过现在听好，我疯狂地爱着你。你已经得到了我，你得到了我。我为你而疯狂。”

后来我说的什么话引起了他突如其来的疑虑。“这不仅是做爱，是吗？你爱我吗？”

第一个谎言。嘴唇交融在一起，呼吸也混合在一起。我们的身心完全融合在一起，我说我爱他。

但是我说的时候，我明白那不是真的。他的身体能够激起我的欲望，能够回应我的身体。我一想到他，就想伸开双腿。现在他躺在我怀里睡着了，睡得很熟。我听到手风琴的声音。这是在克里希的周日的夜晚。我想到了《蒙帕纳斯的蒲蒲》，想到了旅馆房间，想到了亨利抬高我腿的方式，想到了他对我臀部的热爱。在这一时刻我不是我自己，而是个流浪者。手风琴声让我的心膨胀起来，亨利的白色血液充斥着我的身体。他躺在我怀里睡着了，我却并不爱他。

我以为我和福瑞德默默地坐在那里时，我会告诉他说我不爱亨利。我告诉他，我爱着亨利的奇思，爱着亨利的妙想。亨利有能力做爱，有能力泛滥，有能力咒骂，有能力膨胀，有能力激发，有能力毁灭，有能力制造痛苦。我欣赏的是他心中的恶魔，是不可毁灭的理想主义者，是性受虐狂者。这种恶魔找到了一种让他遭受痛苦的方法，因为他忍受着自己的背叛、自己的粗野所带来的痛苦。可每当他在一些东西面前卑微起来，例如在我的房子面前卑微起来时，这就会触动我。“我知道我是个粗人，我不知道在这样一所房子里该怎样举止得体，所以我假装鄙视这所房子，但是我爱它。我爱它的美丽和精致。每次我走进这所房子，感觉它是那么的温暖，感觉自己投入了色列斯的怀抱，我迷惑了。”

后来雨果开车把我接回了家。他说：“昨天夜里我醒来，我想到有一种爱，这种爱比做爱要伟大得多，美好得多。”因为他病了几天，我们都没有做爱，不过还是睡在彼此的怀里。

我感觉自己好像要从脆弱的壳里爆发出来一样。我感觉到我的乳房沉重而又丰满，但是我并不难过。我想，亲爱的，今晚我是这么地华丽，但是这是为你而华丽，不单单是为了我自己。我现在每天都对你说谎，可是看啊，我把自己得到的快感又都给了你。我得到的越多就越爱你。我越克制自己，对你来说我就越可怜，亲爱的——有着那样的程式，如果你跟随我，就不会有悲剧发生。还有更明显的程式——那就是：我爱你，因此我为你而遁世，继而放弃生活。在你面前将是一个沮丧的尼姑，因你无法满足的需求而受到毒害，这种需求会杀了你的。但是今晚请看看我，我们一起开车回家。我知道了什么是快乐。但是我并没有将你拒之门外，来进入我膨胀的身体吧，来品尝其中的滋味吧。我支撑着生活，你知道的。你无法做到看着我的裸体却对我没有丝毫的欲望。在你看来，我的胴体是清白的，是完全为你所拥有的。你会在亨利咬过我的地方亲吻着，并从中寻找快乐。我们的爱是永恒不变的。只有了解你才会伤害到你，也许我是个恶魔，能离开亨利的怀抱又投入到你的怀抱，不过绝对的忠实对我来说是空无意义的。我不能按照这种严格的忠实来生活，真正成为悲剧的是，我们生活在一起，如此亲密，你却觉察不到我的不忠。这些秘密成为可能。你只会知道一些我愿意告诉你的事，我身上不会留下任何我所做过的事的痕迹。但是谎言，也就这么存在着，我所编的谎言。

福瑞德的出现制止了我，好像我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到我

延伸到整个地球，这个我本该遗弃的地球。和福瑞德在一起，我可以活在一些微妙复杂的事物里。但是我不想折磨我自己——我要从我自己中飞离出来。仍然，我不是在让自己真实的本性变形，而是显现出存在于我身体内的纵欲倾向。亨利回应了我身体内的力量，这种力量以前从没人回应过。他的性耐力与我的一致。当我开始跳跃时，我渴望的是亨利。我做错的是，不该在约翰身上来寻找亨利的影子。

我的思想，就像橡皮筋，被拉到最紧绷的状态。人们和亨利在一起时不会谈些很有深度的话题。他不是普鲁斯特，闲晃着、徘徊着，处于运动之中。他生活中充满了感情迸发。我喜欢亨利的正是他具有这种的感情迸发。我可以在迸发出一阵感情之后呆呆地坐上一整天，沿着感情的河道慢慢地开着我的江轮。亨利已将我的感情挥霍殆尽。

爱德华多说我从没有过真正地、完完全全地奉献出自己，但当我明白我是如何屈服于雨果的高贵和完美，屈服于亨利的纵欲主义，屈服于爱德华多自身的美丽时，这似乎是不可能的。有个晚上，我们去听音乐会，我愣愣地站在他面前。他已经学会了不笑，这是我要学会的。他的肤色很有魅力。他有着西班牙人的金白色，但又有着北方人的光亮，黑里透着红。他眼睛的颜色是那种富于变化的绿色，非常酷。嘴巴和鼻孔在预示着什么。我有这种感觉，觉得我和爱德华多一起走过世界，我们的脑袋会碰撞在一起，仅仅我们的脑袋相遇并碰撞在一起，其他的我一无所有。我喜欢他的头脑，就像

圣所，因不断地了解和分析而变得丰富起来。他看起来毫无意志，因为他服从自己的潜意识，总是说不出是为什么，就像劳伦斯一样。

亨利已经注意到一个问题，而这个问题是雨果和爱德华多都没有注意到的。我躺在床上，他说："你看起来总是在摆着姿势，以一种近乎东方人的方式。"

我们做爱时他让我大声喊出来，我做不到。我无法告诉他我的感受。他教我一些新型的姿势——新的延伸、新的变化。

有一天，爱德华多问我是否愿意尝试琼的方式：投入绝对的肆无忌惮之中，撒谎（主要是自欺欺人），改变人的本性，这样才能毫无障碍，就像残酷使我无能一样。昨天，在享受性欲的欢愉时，我没有咬亨利，而他想要我咬他。

爱德华多害怕看我的日记。他害怕这种控诉，我不会明白这一点的。他向他的心理分析师坦白了这种心理。

我对自己所遗漏掉的部分完全有意识——空白，尤其是梦想、幻想，也漏掉了谎言——这部分绝对有必要修饰一番。所以我没有把它们写下来，因此日记也是个谎言。日记中所省略的部分也从我的头脑中省去了。在写日记的时候，冲出笔尖的都是美好的事物。我将其它的部分游离我的日记之外，驱赶出我的身体。我愿意像个侦探一样，回来收集我所遗漏掉的部分，例如，可怕的、神圣的雨果的轻生信。我想到了他可能已经注意到的方面。当我从亨利的房间里回来，沐浴

时，他可能已经发现掉落到地板上的几滴水，发现我内裤上的污点，发现我手帕上擦下的口红。我对他说“你为什么不试试来两次呢?”（正如亨利所做的）时，他可以有所置疑，他可以置疑我过度的疲劳，可以置疑我眼睛下的黑眼圈。

我的日记是保密的，但我又常常坐在壁炉旁，坐在他的脚下写日记，他不会越过我的肩膀来看的。爱德华多让雨果躺下，闭起双眼，对一些单词——“爱”、“猫”、“雪”、“嫉妒”——做出反应时，雨果做出的反应令人吃惊地慢且含糊。只有嫉妒这个词是做出了立即的反应。他似乎拒绝显露出这一点，拒绝意识到这一点。这很好，这是他的自我保护，这是我那不寻常的自由的基础，尽管他有那强烈的嫉妒。他不想明白这些。这引起我心中的怜悯，这种怜悯有时会让我发狂。我宁愿他来惩罚我、打我、监禁我，这样也许会减轻我的痛苦。

我约见了艾伦迪医生，谈了谈爱德华多。我看到一个英俊、健康的男人，有着清澈、智慧、预言家的眼睛。我当时很警觉，预期他会说些教条主义、公式化的东西。我希望他能说这些，因为如果他这么说的话，这会是又一个我不能依靠的男人，我不得不继续征服自我。

我们首先谈到的是爱德华多，他是如何积攒力量的。我已经注意到一个关键的不同，这让艾伦迪感到很高兴。不过现在我们谈到一个难点。“你知道，”艾伦迪问道，“你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女人吗?爱德华多被你迷住了。你是他的偶像。他把你看作是母亲、姐姐，难以得到的女人。征服你也就意味



着征服他自己，征服他的神经症。”

“是的，我知道。我希望他能被治愈。我不想告诉他，说我在肉体上并不爱着他，这样会剥夺他新生的自信心。”

“那你是怎样爱着他的呢？”

“我总是精神上依恋着他。现在还是，但不是肉体上的依恋。有另外一个男人，一个更野性的男人，他才真正强烈地占据着我的心。”

我跟他讲了一点有关亨利的事。他很吃惊我能这么分割我的爱。他问我，我和爱德华多进行性体验时我真正的感受到底是什么。

“我完全被动，”我说，“我感觉不到快乐。我害怕他会意识到这一点，而把这归咎于他自己，再没有比这糟的了。如果我现在说‘听着，我爱着亨利，所以不能爱你’，那样都会比这句话还糟。因为如果继续这样的话，这就会类似于一种竞争，好像我允许了这种竞赛和比较，并最终抛弃了他，这似乎对我更危险。不过，”我笑着问道：“男人知道他们什么时候给予能使女人快乐，什么时候应该不给予吗？”

艾伦迪医生也笑了。“百分之八十的男人从不知道。”他说，“有些男人很敏感，但是更多的男人很自负，他们愿意相信自己能给予女人快乐，许多其他的男人是真的不知道。”（我想起了亨利在旅馆里的问题：“我满足你了吗？”）

然后我说：“与其继续这种滑稽性的行为，不如告诉他，我病了，神经过敏，我身体不太舒服呢？”

“当然，你可以这么做。”艾伦迪说道，“你分割爱情的方式有点奇怪，好像你缺乏信心。”

现在他谈到了敏感点。几分钟以前在我谈到肉体与精神的爱情的分别时他还犯了一个错误。他得出一个俗套的结论，认为我是在青春期的时候目睹过爱情残忍的一面，并感到厌恶，从而转向虚空。不过现在他的结论接近事实：缺乏信心。我父亲不想要个女孩。他说我长得很丑。我写字或画画时，他总不相信那是我的作品。我从不记得他给过我一个拥抱或是一句称赞，除了我九岁时几乎死掉的那次。我脑海里记得的总是他生气的样子，打我的情景，以及他那严厉的蓝眼睛。我还记得父亲在巴黎，在这里给我写一张以“我漂亮的女儿”开头的便笺时，我感觉到的是不自然的高兴。我从没有从他那里得到过父爱。我和我母亲都遭受着这种痛苦。我记得在我病好之后我们到达阿卡雄，到他度假地时的场景。他的表情显示他不需要我们。他意指不要母亲，我也就认为他不要我了，然而当他遗弃我们时，我却歇斯底里地悲伤。我在纽约上学的整个期间，我渴望有个父亲。我又一直害怕他的严厉和冷淡，然而我在巴黎与他断绝了关系，严厉和不动感情的人是我。

“所以，”艾伦迪说，“你把自己孤立起来并学会了独立。你不是信任地将自己完全投入一份爱中，而是在寻找很多份爱。你甚至从年纪大些的男人那里寻找残酷，好像没有痛苦你就无法享受爱一样。你根本不确定……”

“我只确定我丈夫的爱。”

“但你需要不只一份爱。”

“一直是他的爱，和一份年纪大些的男人的爱。”

我感到很吃惊，一个小孩的信心一旦被动摇和毁坏，就

会对他的整个一生有着如此大的影响。父亲不充分的爱和遗弃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为什么从那以后我激起的所有的爱都不能抹去那样的阴影呢?

爱德华多希望我和艾伦迪医生谈谈，为了我要写的东西。我很愿意这么做,不过要按照我自己的主张,那就是,我并不常常去找他,这样可以给我空出很多时间,来掌握材料和作品中的灵感,这样也能让我不那么依赖他。不过,昨天当他对我说:“你看起来心理恢复了平衡，我想你不需要我了。”我突然感到再次被抛弃时的痛苦。我的工作让我心理平衡了下来,我也利用了自己的痛苦,可是我还是愿意信赖一个人就像我信赖自己的日记一样,可总是有些东西不让我这么做。我和爱德华多在一起时,不能谈论亨利。我只能谈论自己的病情,和亨利在一起时,我又不能谈精神分析。他不是个精神分析医生,他是个伟大的作家,是个无意识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和福瑞德在一起时,我可以是个超现实主义者,但又不是个写有关劳伦斯研究的女人。

艾伦迪说:“在这些方面你对爱德华多已经做得很好了,很少有几个女人能做得这么好,因为,通常女人都是把男人看作敌人,当她们能够羞辱男人或毁灭男人时她们是很开心的。”

乔奎因说在他读完我的日记之后才知道,亨利所给予我的不仅仅是性体验，他确实满足了雨果所不能满足我的需求。他还认为我迷上了亨利,认为我沉湎于一些经历之中,这

些经历对我的天性来说并不真实。

艾伦迪也暗指，正常来说我不该爱上亨利这样的人，我爱他的理由已经不存在了。因此我开始强烈地与科学为敌，我感到是对自己本能的一种忠诚。

心理分析会让我变得更加真实。我已经意识到自己的一些感情了，比如我害怕被伤害。亨利打电话来时，我会受到他声音里每个音调的影响。如果他在报社里很忙，如果那里有其他人在，或者说他听起来很不经意的样子，我都会立即感到悲伤。

今天亨利醒来时自言自语道："和天使般的、研究文学的女人狂欢！"然后他告诉我说他自周日以来已经给我写了两封信，这两封信都在娜塔莎家，我当时兴高采烈。我鄙视自己的过分敏感，这种过分的敏感需要很多保证来安心，不过正是这种过分的敏感让我明白其他人的敏感性。雨果的伟大的爱已经给了我信心，我不断地渴求被爱、被理解，这也一定是不正常的。

也许我是在通过征服年纪大些的男人来恢复自己的信心，或者是我在自找苦吃？当我看到亨利那冷冷的蓝色的眼睛看着我时，我心里作何感想呢（我父亲有着冰冷的蓝色的眼睛）？我希望他的眼睛融化为对我的渴望。

现在我和福瑞德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张，我们都无法忍受对方的眼睛。他写了一些关于我的事情，那么确切，那么敏锐，以至于我感觉到好像自己人性最隐秘的领域被人侵入了

一样。他写的关于亨利的事也着实吓了我一跳，好像他很能了解我的恐惧和疑虑一样。他写的东西简直不可思议，我在读完那些内容后几乎说不出话来。他正在读我的日记，他说："你不该让我读这些，阿娜伊丝。"我问为什么。他看上去目瞪口呆，垂下头，嘴巴颤抖着。他就像是我的灵魂，那他为什么目瞪口呆呢？难道我日记中显现出的东西与他相类似，得到了他的认可？他是我的一部分。他能够了解我的整个生命。我要把我所有的日记都拿给他看。我不害怕他，他对我是那么的温柔。

亨利很好地跟我聊着，冷静得象个圣人。我躺在他怀里时他说："我爱你。"我说："我不相信你。"他意识到我是以淘气的口吻说的。他坚持问："你爱我吗？"我含含糊糊地回答了。当我们肉体上交织在一起时，我无法相信我们仅仅是肉体上挨得那么近。我从狂热的状态中清醒过来时，我们平静地聊着，他能够那么严肃地谈论我们的爱，这让我很吃惊。

"周日晚上你走之后我又睡了一会儿，然后我出去散了散步，我感到很高兴，阿娜伊丝，我还从没有那么高兴过。我意识到一个可怕的事实，就是我不想琼回来。我非常需要你——完全需要你。有时我甚至感觉到，如果琼回来了，让我失望了，我几乎很高兴我会不再喜欢她。周日晚上我真想给她发封越洋电报，告诉她说我不再需要她了。

但我的智慧告诉我不要相信。他也知道，因为他又补充一句："我在琼的手里会变得很软弱，阿娜伊丝。如果，当她回

来时，她想让我做什么，我就会做什么，你一定不要觉得我让你失望或辜负了你。”这让我很吃惊，因为这就像是在我第一次投入激情时，特别强烈地投入时，却感觉到一种变化无常，感觉到这种状况下的悲剧，我就撤回来，使我们的关系不那么重要。在约翰·厄斯金身上我耗尽了承受悲剧的能力，我当时痛苦到了极点。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还能再次承受这么多的痛苦，我相信亨利的感情也是类似的。我想深深地享受眼前的时光，什么也不想。亨利俯身向我靠过来，一脸的焦渴，舌头开始在我的双腿间游走，显示出无比的热情和活力。

“你是惟一一个让我忠实的女人，我想要保护你。”

当我看到亨利房间里琼的照片时，我恨琼，因为在这一时刻我爱着亨利。我憎恨琼，不过我知道我也在她的掌控之内，等她回来时……

“我跟你在一起时有一种超乎爱情之外的感觉，这种感觉是我跟琼在一起时所没有的，那就是我们是朋友，我和琼不是朋友。”

一个人永远无法逃离自己的本性，虽然昨天亨利说：“你的善良有裂痕。”裂痕。怎样的一种安慰啊。裂痕。我可以逃离这些。一些反常驱使我在自己被迫扮演的角色之外，总是想像着另一个角色，从来没有停止过。亨利想看我的日记时，我颤抖了，我知道他怀疑我会经常背叛他。我倒想这么做，但我做不到。自从他来到我身边，我就本能地对他有种妓女般的忠实：我只有跟他在一起才有快感。我最大的恐惧就是雨果在同一天也对我有性欲，可这常常发生。昨夜他热情洋溢、欣喜若狂——而我，对他很顺从，却带有欺骗性，那是一种模

拟的享受。他认为那是一个特别的夜晚。他也得到了很大的快感。

我似乎充溢着渴望唾手可得的肉体的快感,也需要这种快感,可我指的是这个吗？如果我为路边的某个女人所着迷,或为跟我跳过舞的某个男人所着迷,我真的能满足这种欲望吗？有欲望吗？下次这种感觉再向我袭来时,我便不再反抗了。我必须知道。

今晚我又败于自己对亨利的渴望。我想要他,我想要琼。琼会杀了我的,她会把亨利从我身边带走,她会恨我。我想在亨利的怀里。我希望琼能发现我在亨利的怀里:这是惟一能让她遭受痛苦的机会。在那之后是亨利在她的手中遭受痛苦。我想给她写信,求她回来,因为我爱她,因为我想把亨利让给她,作为我能给她的最好的礼物。

每天晚上雨果脱去我衣服的时候，就好像这是第一次，我还是他的小处女。我的感情一片混乱,说不清,道不明。我的梦什么也没告诉我,只是告诉我,我害怕再次被逼到自杀的地步。

一个人并不仅仅通过活着,通过爱就能痊愈,否则我就可痊愈。雨果有时可以治愈我。我们今天走在野外,走在樱桃树下,坐在草地上,晒着太阳,像两个非常年轻的情侣一样聊着天。亨利治愈了我,他用他那有活力的臂膀,用他那巨人的

臂膀圈住了我。因此有些日子我相信自己已经康复了。

雨果要出外旅行,他疯狂而又悲伤地吻着我。我周围都是他的痕迹,一些小东西,这些东西会显示他的习惯、他的缺点、他的非凡的善良:一封他忘了寄的信,他破旧的内裤(因为他从不为自己买东西),他那记录要做的工作的笔记,一只高尔夫球——这会让我想起他昨天说过:"甚至高尔夫对我来说都无快乐可言,因为我宁愿和你呆在一起。这就是我那该死的工作的全部"——一只牙刷,一瓶打开着的润发油,一只吸了一半的香烟,他的衣服,他的鞋。我几乎没有和他吻别,在他走后那扇绿色的门还没有关紧,我就对伊米莉亚说:"把我那条玫瑰裙和蕾丝内衣洗干净。我要出去见个朋友,可能要在外待上几天。"

我忘不了昨天对爱德华多那么好,他一定至少长了两英寸。同一天晚上我想融化在雨果的身体里,被他紧紧搂在怀里,圈在他的善良里。在这样的时刻,激情和狂热似乎不那么重要了。我忍受不了看着雨果嫉妒的样子,不过他确信我的爱。他说:"我从没有这么地爱你,我跟你在一起也从没有像现在这样高兴过。你就是我的整个生命。"我知道我爱着他,而且尽我所能地爱着他,我也知道他是惟一一个永远拥有我的人。然而我已预见了以后三天我和亨利在克里希的生活。我对雨果说:"你每天给我发封电报吧。"我可能并不在家里读电报。

我已经走掉了。我的睡衣、梳子、脂粉、香水都在亨利的房间里。我发现亨利是那么的深邃，以至于让我不知所措。

我们有节奏地走向克里希广场。他让我意识到街道的存在，人的存在，现实的存在。我就像个梦游者在走着，他却在嗅着街道的味道，他在观察着，眼睛睁得大大的。他给我指了指站在高蒙特宫殿旁边的那个妓女。在这个世界里惟一明显的角色就是一个人的自我，他不知道生活在这样的世界里是怎么一个状况，可是我和爱德华多都知道。我们坐在几个咖啡馆里，用劳伦斯的观念来谈论着生活和死亡。

亨利说："如果劳伦斯还活着的话……"是的，我知道这句话的后半句是什么。我会爱上他，他也会爱上我。亨利可以将我书房变得更有视觉冲击力。约翰的照片，约翰的书，劳伦斯的照片，还有劳伦斯的书，亨利的水彩画和亨利的手稿。我和亨利坐了一会儿，揶揄着我们生活的现状。

爱德华多说亨利的写作或生活都没有固定的模式，确实是这样的。如果有固定的模式，他就会是个分析家。如果他是个分析家，他就不会是一种混乱的力量。

当我跟亨利谈论约翰·厄斯金时，他对我的冒渎感到很吃惊。约翰，是雨果完全的相反面。我平静地说："看上去是在冒渎，然而，看这有多自然啊：我爱约翰的某个特质，可正是这种特质在束缚着雨果，使他成为现在的他。"

我们和福瑞德直到凌晨两点还坐在克里希的厨房，吃

着，喝着，猛抽着烟。亨利不得不起来，用冷水洗眼睛，洗他那德国小男孩恼怒的眼睛。我忍受不了这样，我说道："亨利，让我们一醉方休，喝到你报社的工作结束为止吧。你再也不要做那个工作了。我这样觉得。"

这好像伤害到了福瑞德。他不知不觉情绪变得很糟糕。我们说了晚安。我进了亨利房间。

我们享受着在一起的感觉，脱着衣服，聊着天，把我们的衣服都放在椅子上。亨利赞美我那红色的日本产的丝质睡衣，这件睡衣在这样朴素的房间里，在粗糙的地毯上显得很不协调。

第二天我们发现福瑞德并没有在那里睡。"不要把他太当真。"亨利说。我们下午五点一起吃了茶点，然后我缝制灰色窗帘，亨利钉窗帘杆，后来亨利做了一顿丰盛的晚餐。我们喝了安茹红酒，非常高兴，一大早我就回到了路维希安。

当我回到克里希时，福瑞德在家，很忧愁的样子。我们一起吃了晚餐，可是都沉默不语，我感到很不愉快。福瑞德摆脱了他的坏情绪来逗我，还大喊道："我们做些什么吧，我们去路维希安吧。"

我们出发了。

我感觉到自己家的魔力在让我平静下来。我们都坐在壁炉旁，就在这一时刻，房子在散发着魅力，火熔化了人的紧张情绪。我能完美地坐着，就好像自己是壁画的一部分。它们的赞美和爱对我来说很甜美。我把保密抛之脑后。我打开铁盒子，给它们看我早期写的日记。福瑞德拿了第一卷，然后看着它哀叹着，笑着。我把红色的日记都给了亨利，那都是写的关

于他的，我还从没有这样写过其他人。我越过他的肩膀看着。

我和亨利站在高站台上等火车。雨水洗刷了树叶，泥土像男人手下耕作和播种的女人一般，在散发着香气。我们的身体挨得很近。

那一时刻我并没有想到我和琼也以同样的方式彼此靠着对方。我现在想到这些是因为昨天，有史以来第一次，他伤害了我，虽然我对他的挖苦和奚落有了心理准备。我知道他喜欢找缺点，从他写的有关琼的事情中就可以看出来。我们在看我的红色日记。他看到一个部分，里面写着福瑞德曾说过我很美丽。“你看，”亨利说道，“福瑞德认为你很美丽。我却不认为。我认为你很有魅力，是这样的。”我挨着他坐着。我困惑地看着他，然后突然一头栽到枕头上，哭起来。他把手放在我脸上时，摸到了眼泪，他很吃惊。“哦，阿娜伊丝，我从没想过这对你来说会意味着什么。我讨厌自己刚刚残酷地说了那些话。不过你要记得，我也跟你说过，我觉得琼也不美丽，最有力的女人并不是最美丽的。可一想到我把你弄哭了，想到我会那么做，可我真的从来没有想过会把你弄哭。”

他现在坐在我跟前，我躺在床上，头埋在枕头里，头发乱七八糟的，眼睛不停地流着泪。在那一时刻我记起了画家们是怎么形容我的，我把这些都告诉了他。我突然开始踢他，开始抓他，像只猫一样。这些把他逗笑了，在这一切都结束后，我们竟然感到比以前更亲近了，直到后来我在火车里嘲弄地说着话——因为他告诉我说，自从他见到我的第一天起他就觉得我很美，不过因为福瑞德如此坚持说我也很美，他才开始认为我并不美。也因为琼这么说过——我说：“你也太没有

品位了！”

可是他对我说过的有关我日记的一切美好动听的话现在都变得暗淡起来。我的信心有所动摇。美丽是个多么相对的东西啊，各个男人对美丽都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我这么想着，可这安慰不了我。这样受到伤害显得很异常。然而我将这次伤害纳入自己的心底，并说："我要承受住，我要把它遗忘，不再关心这个。”几个小时以来我自己的勇气都有所动摇，直到那天夜里我们都在脱衣服时，亨利说："我想看着你脱，我还从没有看过。”我坐在他的床上，羞怯心从中作祟。我做些别的事来转移他的注意力，不让他看着我脱衣服，然后我溜到床上。我想哭。此前，他说过："我觉得自己是个很丑陋的男人。我从不想照镜子。”我找一些有趣的话来避开这个话题。我告诉他我喜欢他哪些方面。我并没有跟他说："我从没有像这些天以来那么需要爱德华多的美丽。”

第二天三点半，在艾伦迪的营业厅里，我非常需要他。

我去亨利那里，发现他在工作。他以一个快乐的吻迎接了我。我们一起工作着。我坐在他邻近的一张桌子旁，检查那些将要插入我书中的段落。我心中充满了他作品中的力量。他饿了时，我主动提出要帮他准备晚餐。"让我来扮演一下天才的妻子的角色。”我穿着我那华贵的玫瑰裙进了厨房。

亨利的声音让我有腾云驾雾般的感觉。我想到他所说的："我写你的时候，要把你写得像个天使。我不能跟你上床。”



"可我做得并不像个天使啊。你知道我不像。"

"我知道,是的,我知道。过去的这些天来你让我筋疲力尽。你是个欲望天使,不过你同样还是个天使。你的纵欲并不能让我觉得你就不是个天使。"

"我会因此而惩罚你的," 我说道,"从现在开始我会做得像个天使。"

两个小时以后福瑞德来工作了,亨利当时正在厨房里亲吻我。我想假装反抗,可就连他在我颈上的一个吻都能将我融化。我说不可以,但是他把手放在我的双腿间。他像个公牛一般向我冲过来。

我们安静地躺着时,我仍然爱着他,爱着他的双手,他的手腕,他的脖子,他的嘴,他身体的温度,以及他思想的突然跳跃。后来我们坐着吃饭,聊琼,聊陀思妥耶夫斯基,然后听到鸡鸣声。我能和亨利坐着谈我们对琼的爱,谈她浮夸的时刻,这对我来说是个最大的胜利。

和亨利在一起那长长的、宁静的几个小时是最有感觉的。他坐着工作时会陷入一片沉思的安静之中,有时会低声轻笑两下。他是一个守护神、一个纵欲无度的男人和一个德国学者的化身。他前额上有硬硬的突起,这些突起看起来好像要爆炸一样。他的身体突然变得脆弱起来,弓了起来。

他坐在那里,我感觉到我能看到他的思想,就好像我能看到他的身体一样。它像迷宫一样曲曲折折,富于想像,感觉灵敏。我对他脑中包含的一切以及向他袭来的阵阵冲动都充满了爱慕之情。

他躺在床上,身体弓着,贴着我的背,胳膊搂在我的胸

前。在我孤独的情况下，我知道我已经找到了一刻绝对的爱。他的伟大填满了我的伤口，并让伤口愈合起来，让我的欲望压制下来。他睡着了。我有多么地爱他啊！我感觉自己像个泛滥的河流。

“阿娜伊丝，我昨天夜里回到家时，以为你在这里呢，因为我闻到了你的香水味。我想念你。我当时意识到，你在这里时我从没有告诉过你，有你在这里是多么的美好。我从没有说过这些。看，这一满抽屉里都是你的衣服、袜子。我想让你在这里的每一处都留下你的香水味。”

我想他爱着我，有那么点敏感，有那么点多愁善感，是琼激发了这种激情。我只是在收集他的想法、他的沉思、他的回忆、他的信心。我支持亨利这个作家，他也给了我另外一份爱。

现在我一个人在路维希安，脑海中依然印着他的身体贴着我的背睡觉时的情景。我希望今天会是最后一天。我总是希望最重要的时刻能是最后的时刻。琼会回来，像旋风一样将我们吹散。亨利会受到她的折磨，而我则会被她迷得精神恍惚。

在我的日记里，在这里，我将记下的是亨利曾说过的一些话。我当时听到这些话就像收到宝石、熏香、香水这样的礼物一样。亨利说了这些话，我非常认真地听着以至于我都忘了要说些什么。我是奴隶，用孔雀的羽毛给他煽风。他谈到了上帝，谈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谈到了福瑞德的作品的精细。他把福瑞德精细的作品与他自己生动的、蛊惑人心的、有力的作品之间作了区分。他可以很谦卑地说：“福瑞德的精细是我所缺乏的，还有他的博学，那是阿纳托尔·法朗士的品质。”

我说："可是你没看到吗？他缺乏激情，就像法国也缺乏激情一样。而你富有激情！"

我们走在林阴大道上。我一想到这里，就想去吻这个男人，他的激情在这个寒冷的智力世界里就像火山岩一样地喷发出来。我想放弃我的生活、我的家、我的安全、我的作品，来和他生活在一起，为他而工作，成为他的妓女，成为他的什么都可以，哪怕是惨遭他致命的伤害。

深夜他跟我谈到一本书，这本书我没有读过，是亚瑟·玛臣的《梦之山》。我全神贯注地倾听着。他温柔地说："我就像父亲一般在跟你说着。"

在那时我知道自己又像个女人，又像个小孩。我的一部分还像个孩子，喜欢吃惊，喜欢被教导，喜欢被指引。我听着时，就像个孩子，而亨利就像个父亲一般。那常浮现于脑海的一个博学的、精通文学的形象清晰起来，这个女人再次变得年幼起来。我记起了其他一些短语，例如"我不会伤害你的——不会伤害你，"记起了他那对我不寻常的细致和保护。我感觉自己有种背叛的感觉。亨利作品的奇异让我为之倾倒，我成为一个小孩。我能够想像另一个男人对我说："我不能跟你做爱。你不是一个女人，你还是个孩子。"

我从完全纵欲的梦中醒来，然后我很气愤地想处于支配地位，想像个男人一般地工作，来支持亨利，让他的书出版。我比以往更想做爱，想断言自己是个好色的女人。一天亨利说："听着，我相信你会有十个情人，而且完全操纵着他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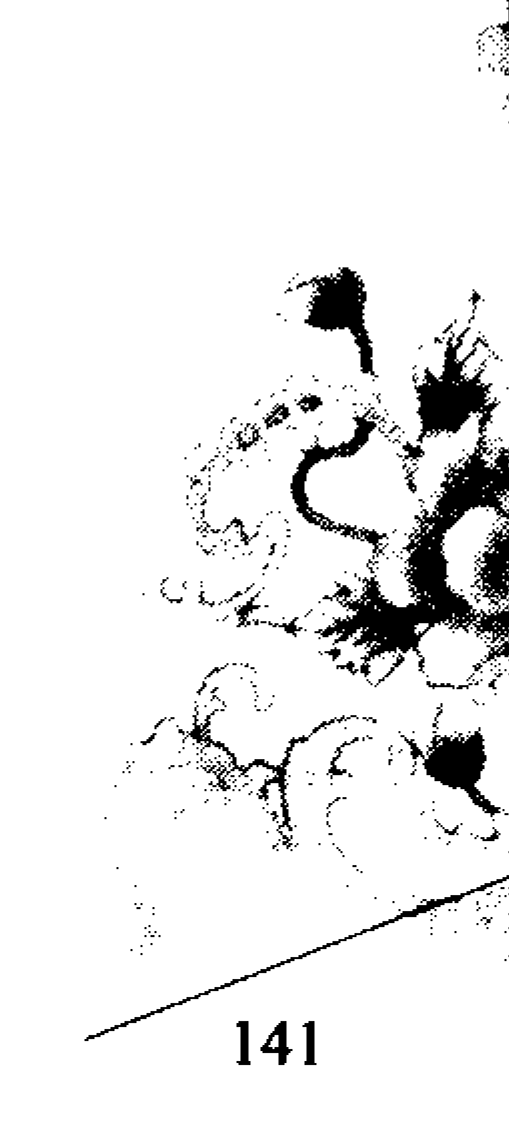
你是永不满足的人。”又有一天他说:“你的纵欲让我不能相信你。”

他已经看清楚了这个孩子!

他惹人讨厌,令人发怒。我从克里希逃走了,我想我把我的秘密和我一起带走了。我真希望亨利并没有完全掌握这些秘密。我害怕他眼光中那不可思议的分析。我从他的床上溜走,在他睡觉的时候逃离了。我跑回家,熟睡了几个小时。我必须要让这个孩子窒息。明天我可以再去见亨利,面对他,作为一个女人。

这样就剩下一件模糊的、毫无意义的事情了。现在由于心理分析,它显得很重要。心理分析让我觉得好像我是在手淫,而不是在性交。和亨利在一起,是在生活,在行动,甚至是在受苦。我不喜欢和艾伦迪在一起,不喜欢他把干干的手指压在我的下身。

当我刚刚谈到害怕对爱德华多太残酷时,他说了我说的话:“可是人在利用自己的弱点,人们可以利用这些弱点。”我已经这么做了,然而,在我那幼稚的对年纪大些的男人的钦佩之情和我对约翰和亨利的爱慕之意中,我没看到有什么好处。我在这里面看不到什么,只能看到它在干扰我成熟的前进的步伐,看到我自己个性的消失。就像亨利说的:“看你睡觉是件很美好的事。你就像个玩具娃娃,别人把你放在哪里你就躺在哪里。即使在睡着的时候你都不会手脚伸开躺着,不会占太多的地方。”



艾伦迪的问题向我尖锐地袭来："我们第一次谈话时你感觉怎样？"

"我觉得我很需要你，我不想自己一个人来思考我的生活。"

"你一心一意地、不正常地爱着你的父亲，因此你憎恨理智，是理智导致他遗弃了你，这也许会给你造成一种模糊的对性的反感。这种感觉在你跟约翰在一起时就会在你潜意识的状态下得到证实，你希望他是被阉过的。"

"那为什么事情发生的时候我并不高兴，还有点失望呢？为什么我爱了他两年呢？"

"也许你爱他，更多的是因为发生了些什么。"

"可是自从他缺乏冲动的激情后我已经瞧不起他了啊。"

"那是因为这种矛盾的需要，你需要支配男人，又需要被他征服，还需要比他更胜一筹。你以前真的爱他，因为他并不支配你，因为你在激情上比他略胜一筹。"

"不，那是因为我现在已经找到了一个男人，这个男人征服了我，我也很开心。"

艾伦迪问了几个有关亨利的问题。他最后指出我在社交方面要比他占优势。他还指出，我选择让自己陷入这种状况，而且我知道这个"妇女杀手"会战胜我，因此我是自寻痛苦。我已经爱上了比我软弱的男人，并且我会从中遭受痛苦。同时，我又极其恐惧痛苦，这驱使我把自己的爱分隔开来，因此每个人都成了反对另一个人的避难所。痛苦时刻追随着我，我想爱一个更强势的男人，可我又做不到。

他说我有这种自卑感归因于我生理上像个孩子般脆弱，男人只喜欢健康的、丰满的女人。爱德华多跟我谈过丰满的古巴女孩，第一个吸引雨果的女孩也很丰满，每个人都评论我的苗条，我母亲曾引用过一条西班牙谚语："皮包骨头。"在我去哈瓦那时，担心自己会因为太瘦了而不高兴。这一问题一直困扰着我，就在亨利赞美娜塔莎的身体时，这还伤害到了我，因为娜塔莎的身体对他而言很丰满。

艾伦迪说："你知道吗？有时候一个人产生性自卑，那是由于意识到自己的性冷淡造成的。"

我在十八九岁以前确实是对性很冷淡，甚至在那个时候，我还很浪漫，但还没有真正地性觉醒。不过后来！"如果我还是性冷淡的话，我会这么为性而魂不守舍？"

艾伦迪说："尤其是这样。"

我们沉默了一会儿，带着亨利所给予我的极度的快乐，我正想着，我还没有感受过真正的性高潮。我的反应好像并没有引向一种真正的高潮，而是散布在一阵阵发作之中，这一阵阵的发作并不集中，而有点儿过于分散。我跟雨果在一起时偶尔能感受到一种性高潮，我手淫的时候也会感到这种高潮，不过也许那是因为雨果喜欢我并拢双腿而亨利总让我张开双腿的缘故。但是，我是不会把这些告诉艾伦迪的。

艾伦迪从我做的梦中总结出我一直有被惩罚、被羞辱或被遗弃的欲望。我梦到了残酷的雨果，可怕的爱德华多，还梦到阳痿的约翰。

"这源于你太爱父亲的一种罪恶感。后来我确信你是爱

你母亲多一些。”

“是这样的。我非常爱她。”

“现在你寻求惩罚。你喜欢这种痛苦，痛苦会提醒你记得从你父亲那里忍受的折磨。你做的一个梦里，有个男人强行进入你，你恨他。”

我感到很压抑，似乎他的问题一针见血。我非常需要他，可是分析又无济于事，比起此时分析的痛苦来说，活着的痛苦也就不算什么了。

艾伦迪让我休息一下，然后告诉他我在想些什么，可是我在想的就是对我生活的分析。

艾伦迪说：“你要跟我密切配合，参与到我的工作之中。难道你不想在男人的工作中超越他们？通过你的成功来羞辱他们？”

“确实不想。我不断地帮助男人做他们的工作，为他们牺牲。”我鼓励他们，也钦佩他们。不，艾伦迪完全错了。

他说：“有些女人是男人的朋友，而不是他们的敌人，也许你就是其中之一。”

“不只这样。我最初的梦想是要嫁给一个天才，伺候他，而不是成为一个天才。当我写劳伦斯的书时，我希望爱德华多能和我合作。即使现在我也知道他可以写出一本更好的书来，但是只有我有这种精力和冲动。”

艾伦迪说：“你知道戴安娜情结吧，也就是女人妒忌男人的性能力。”

“我已经感觉到这一点了，是的，在性上。我一直希望能够拥有琼和其他漂亮的女人。”

有些观点是艾伦迪所放弃的，好像他意识到了我的敏感之处。每次只要他涉及到我的信心方面，我都会很痛苦。他涉及到我的性能力、我的健康或我的孤独感时，我也会很痛苦，因为没有一个男人能让我完全信任的。

我倚靠在椅子上，感到痛苦、绝望。艾伦迪已经伤害到了我。我哭了，带着羞愧和自怜哭了。我感到很软弱，我不想让他看见我哭，就把脸别了过去。后来我站起来，面对他，他的眼睛很温柔。我希望他把我看作是个高人一等的女人，我希望他崇拜我。当他说“你受了很多苦”时，我很喜欢这种感觉。

我离开他后，像做梦一样，感到很放松、很温暖，好像我刚穿过梦里的地方。爱德华多说我就像坐在自己鸡蛋上的一只母鸡。

艾伦迪说：“你上次为什么那么心烦意乱？”

“我觉得你说的很多都是对的。”

我仅仅喜欢跟他讲我和亨利在一起的日子，讲完亨利之后，他的分析让我觉得很反感。开始时我还很温顺，后来我感到越来越有抵触情绪。我向艾伦迪承认我并不讨厌他，可是，我又以一个女人的方式很喜欢他能够成功地让我哭出来。“这证明你比我强。我喜欢这样。”

然而，随着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我开始感觉到他提出一些难题，而这些难题我很容易就能克服，他再度唤醒我的恐惧和疑虑。我讨厌他这样。他解读我的梦的时候，做

了些记录，他是以一种男性率直的方式记下这些的。现在我发现他是在探寻我内心的男性因素。我爱亨利是因为我把我和他的爱与他对琼的拥有视为一体了吗？不是的，不是这样的。我想起那天夜里，亨利教我躺在他身上，我当时并不喜欢那样。当我被动地躺在他身下时，我感到更开心。我想到和女人在一起时的不确定，想到自己想要扮演的角色的不确定。我做过一个梦，梦里是琼有着男性器官。同时，我向艾伦迪坦白，我想像过，对我来说做个女同性恋可能会有一种更自由的生活，因为我会选择一个女人，来保护她，为她而工作，爱她的美丽，同时她也会爱我，就像别人爱上一个男人，爱他的才华，爱他的成就，爱他的性格一样（我记起了《孤独之井》中的斯蒂芬，他并不漂亮，甚至还在战争中留下了伤疤，玛丽却深爱着她）。这会减轻我为缺乏女性能力而遭受的痛苦，这会消除关系到我的美丽、健康或性能力的一切，这会让我感到很自信，因为一切都依靠我的才华，我的独创能力，我的艺术才能，我深深相信自己具备这些能力。

同时我意识到亨利也是因为上面提到的这些而爱我的，我渐渐习惯了这样。亨利，也有点重视我的肉体美丽，不过要次于前面提到的那些。我可以通过对继续生活下去的纯粹的勇气来治愈自己，我可以自己来治愈，我并不真的需要你，艾伦迪！

只要他叫我闭上眼睛放松并说话时，我就会继续讲我自己的分析。我心里想到：“他对我讲的多数我都知道。”可是事实不是这样的，因为他让我弄清楚了内疚的观念。我突然

明白为什么在我和亨利彼此爱上对方的时候，我们俩都给琼写了情书。他还让我弄清楚了惩罚的观念。我把雨果带到布隆迪大街并唆使他做出不忠的行为，以此来惩罚我自己的不忠。我通过赞美琼来惩罚自己对她的背叛。

我逃避艾伦迪更深层次的问题。他有点摸不着头脑了。他找不出什么是确定的。他提出许多假设。他也试图发现我对他的感情，我告诉他说我对他的书很感兴趣。我恶作剧似的意识到他是在期望我能对他感兴趣，可当我知道这是个游戏时，我就不喜欢玩了，不过我确实很感兴趣。我也告诉他，我不再介意他是否仰慕我。这对我而言是个很大的胜利。

向他坦白我的疑虑，这让我觉得很丢脸，所以今天我讨厌他。当我站在他面前准备离开时，我想："此时我比以往更没有自信心了。这真让人难以忍受。"

第二天我是多么高兴地迷恋于亨利啊！

房子在沉睡中，狗也很安静。我感到了孤独的沉重。我希望我是在亨利的公寓里，哪怕是在擦干他洗的盘子。我看见他的衬衫没有扣上扣子，因为别人给他的这件废弃的衬衫对他来说小了点。我看着他那磨损的翻领，看着他的领带，每当他和我说话时我总喜欢把手放在他领子下，用指头摸弄着他的领带。我看着他脖子上金黄色的头发，我看着他把垃圾桶拿走时脸上的表情，偷偷摸摸而又有点羞愧的表情。他也为自己的整洁感到不好意思，他的这种爱整洁驱使他洗盘子，整理厨房。他说："琼反对我这么做——她说这样不浪漫。"



我记得，他便笺中提到过，琼影响他，使他变得不爱整洁了。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我心中存在着这样两个角色：一个是亨利做什么她就做什么的女人，另一个是她也能像梦想中的琼一样做什么的女人。一种模糊的亲切感将我吸引到亨利的身边，亨利正在认真地洗着盘子。我不能嘲笑他，我应该帮助他，可是我的想像力却游离到了厨房之外。我爱这间厨房仅仅是因为亨利在里面。我甚至还希望雨果能够在外面呆得久一点，那样我就可以住在克里希了。这是我有史以来第一次希望能发生这种事情。

"是这样子的，" 亨利说道，"我将琼的残酷和邪恶夸大了，因为我对邪恶感兴趣。那仅仅是麻烦而已。世界上没有真正邪恶的人。琼并不真的邪恶。福瑞德是对的，她只是在拼命地想变得邪恶而已。这是我在见到她的那晚她告诉我的第一件事。她想让我认为她是个荡妇。我被邪恶所鼓舞，邪恶让我很着迷，就像邪恶让陀思妥耶夫斯基很着迷一样。"

琼为亨利做出了牺牲。它们是牺牲吗，还是琼用来增强她个性所做的事？我对此表示怀疑。她做的这些牺牲并不是不引人注目的。是的，非常耀眼的牺牲，引人注目的牺牲。我也有过不引人注目的牺牲，无论是大是小的，但我更喜欢琼的卖淫、以色为诱惑骗取男人金钱。其中，亨利忍饥挨饿。她对亨利的所谓服侍并不可靠，也不切实际，甚至根本不存在。她劝说亨利离开工作岗位。她想为他而工作（我私底下想像着卖淫，我想她说是为了亨利只不过是找个借口而已）。因此

琼找到了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她已经为亨利做出了巨大的牺牲，所有这一切都是琼的个性引起的。

我对亨利说："为什么你对她的缺点如此气愤呢？为什么你对这种冠冕堂皇的理由写得那么少呢？"

"琼这么说过。她不断地说着：'你忘了这个，你忘了那个，你只记得过失。'事实是，阿娜伊丝，我认为善良是理所当然的。我期望每个人都能善良，是邪恶让我神魂颠倒。"

我记得自己曾做过无效的努力，试图摆脱自己的幻想。一天下午在亨利取笑我之后我又回到亨利那里，心里充满了坏的想法。我告诉他说，我第二天晚上要跟一个女人出去。在圣拉西尔我看到一个妓女，我非常想和她说话，并想像着自己和她一起出去。现在，我又出现在亨利的公寓里，琼也许也会这么做的，我原本可以讲一个不寻常的事件，也许亨利后来很想听的事件，但是我立刻意识到他正在写作，他处在一种很认真的情绪下，我已经打扰到了他。他一直希望我能坐下来，和他坐在一起，帮他组织书的构思。我的情绪也就消失殆尽了，我甚至感到深深的懊悔。

琼也许也会中断亨利的写作，使他陷入更多的体验中，推迟这些体验的领悟，让他在命运的流转中闪光。亨利也许会咒骂她，然后说道："琼是个有趣的人。"

所以我回到了路维希安的家并睡了一觉。第二天亨利问我："你昨天晚上都做了些什么啊？"我那时希望自己能告诉他些什么。我当时脸色很奇怪。他想他可以以后在日记里看到我昨天晚上都做了些什么。

我想知道读过我整本红色日记会有什么样的感受。亨利



在读的过程中并没有说得太多，不过他偶尔摇摇头或笑一下。他确实说过，我的日记写得非常坦白，对性心理的描写也强烈得令人难以置信。我并没有矫饰，我把他描写得很好，美化他但又很真实。我说的有关琼的也都很真实。他期望能读到我与爱德华多在一起的事情。我对琼的梦想以及其他页的描写让他又产生了性欲。“当然，”他说道，“你是个自恋者。这就是这本日记存在的目的或理由。写日记是种疾病，但这也没什么，这很有趣。我不知道还有比这更有趣的日记了。我不知道有哪个女人还会写得这么坦白。”

我对他说的话表示抗议，因为我觉得一个自恋者一定只爱他自己，而这似乎对我……

亨利说，不管怎样这都是自恋的表现，可是我发现他却很欣赏我的日记。他拿福瑞德取笑我，还说他害怕我会出于同情，像迷恋爱德华多一样迷恋福瑞德，说他会嫉妒的。他说这些话的时候亲吻着我。

雨果回来了。对我来说他看起来就像是个小儿子。我感觉自己老了，憔悴了，但又温柔而快乐。我在这个巨大的疲惫的肉床上休息。亨利让我神魂颠倒的每件事都是那么的强烈。

如果我睡着了，那是因为我超负荷了。我睡觉是因为和亨利在一起一小时相当于我生命中的五年。一句话，一个爱抚都回应了我一百个夜晚的期待。当我听到他笑时，我说：“我听到了拉伯雷。”像吞下面包和葡萄酒一样，我吞下了他的笑声。

他没有再咒骂，而是在追赶和缩小他与琼之间的美妙的距离。他不再遭受痛苦、怨恨、戏剧性事件和疯狂的折磨。他以一种我以前从没听他说过的语气说着，好像是要将这句话铭刻在心一样，他说："我爱你。"

我在他的怀里睡着了，我们忘了第二度融合在一起。他睡着了，手指还浸在蜂蜜里，以这种方式睡觉我一定不会再觉得有痛苦了。

我以平稳的步伐走在街上。世界上只有两个女人：我和琼。

"今天我真的很讨厌你。我反对你。"

艾伦迪："可为什么呢？"

"我觉得你将我仅剩的一点点自信都拿走了。我觉得很丢脸，因为我向你坦白了很多，我很少向别人坦白的。"

"你担心别人对你的爱会少吗？"

"是的，非常担心。我的周围有一层保护壳，我需要被爱。"

我告诉他，和亨利在一起时我就像个孩子，对他充满崇拜之情。我有多害怕这样会让亨利对我失去性欲啊。

艾伦迪说："相反，男人喜欢你对他的这种依赖。"

"可是我担心他对我的爱会因此而减少。"

艾伦迪对我缺乏自信的程度感到很吃惊。"当然，对精神分析医生来说，这是很清楚的，甚至从你的表情上就能看出来。"

"从我的表情上？"

"不错。我发现你的举止和仪态非常引诱人，而只有那些没有自信的人才会有这种引诱人的举止。"

接着我们都笑了起来。

我告诉他说，我想像着在巴黎在我的舞蹈表演会上看到了我的父亲，可是经证实那个时候他是在圣强德禄兹。这让我感到很震惊。

"你希望他在那里。你想让他赞美你，同时你又很恐惧。但是因为你从孩提时就想引诱你父亲而且并未成功，所以你渐渐有了很强烈的罪恶感。你希望你的身体令人赞叹，可是当你成功时，有些事又让你停了下来。你告诉过我说你自那以后就没再跳过舞。"

"是的，没跳过。我甚至为此感到很难过。不跳舞了也是由于我身体不好。"

"我很肯定，如果你在写作方面有所成就的话，你也一定会放弃写作，以此来惩罚你自己的。"

其他有才能但是长得丑的女人都是自鸣得意，很有自信也很高贵的，我既有才能又有魅力（艾伦迪这么告诉我的），却一味地哭泣，因为我看起来长得并不像琼那样能激发激情。

我尽力向他解释这一点。我爱着亨利同时又与他一起分享一个琼，琼是我最大的竞争对手，这样我已经将自己置于最糟糕的境况下了。既然我确定亨利会选择琼（如果我是个男人，我也会选择她），就会让自己面临一个最终的死亡打击。我也知道如果琼回来的话，在我和亨利中她也不会优先来选择我，因此我只会两者都失去。我是在冒险，所有的一切都将我推向这里（艾伦迪告诉过我，说这是一种自我虐待）。我又开始了寻求痛苦。如果我现在出于自愿放弃亨利，那么

只会少一些痛苦。

我感到自己有两种冲动：一种是受虐和听天由命的冲动，另一种是寻求解脱的冲动。我渴望能找到一个男人，他能将我从亨利和这种境况下解救出来。艾伦迪听着，对此念念不忘。

一天晚上在亨利的厨房里——只他和我两个人——我们漫无目的地谈论着。他讲到我的红色日记，告诉我哪些是我应当留心的错误，然后说道："你知道让我感到困惑的是什么吗？写雨果的时候，你写一些美好的事情，但同时这些事情又让人难以信服。你没有写任何让你产生崇拜之情或爱慕之意的话。这听起来有点牵强附会。"

我立刻感到很悲伤，就好像是艾伦迪在向我提出质疑一样。

"阿娜伊丝，我提出这些问题不是为了我自己。"亨利继续说道，"不过听着，我现在不是站在我个人的立场。我自己也喜欢雨果，我认为他很优秀，不过我仅仅尽力来了解你的生活。我想像你嫁给他是因为你那时候个性还没有完全形成，要不就是因为你母亲和你哥哥的缘故。"

"不，不，不是因为这个。我爱他。要是为了我母亲和我哥哥，我就会嫁在哈瓦那，嫁给上流社会，嫁给有钱人，我不会那么做的。"

"那天我和雨果出去散步，我尽量地了解他。事实是，如果我在路维希安只看到他的话，我会说这里有个很好的男人，我会忘记这一切。"

"雨果是个不善于表达的人，" 我说，"要了解他需要花

时间。”一直以来我那陈旧的、秘密的、极大的不满都会像毒药一样涌现出来，我不停地说着有关银行的一些蠢事来贬低他——度假中的他有多么的不同啊。

亨利咒骂着：“可是你要比他占优势，这是显而易见的。”永远是这令人讨厌的语句——也会从约翰那里听到。

“只是在智力方面。”我说道。

“在所有方面。”亨利说，“听着，阿娜伊丝，你回答我。你不过是在做牺牲。你并不真的快乐，是吗？你不时地想逃离雨果？”

我不能回答。我低下头哭了起来。亨利走过来看着我。

“我的生活一团糟。”我说，“你在尽力让我承认一些事情，这些事情我甚至都不想向自己承认，就像你在日记中看到的一样。你能感觉到我有多么地想爱雨果，又在以什么方式爱着他。比如，想到我在这里，和你在一起是什么样子就会让我崩溃。我有多满足啊，亨利。”

“现在只有和我在一起，”亨利说，“你才会这么快地绽放开来，这样你很快就会耗尽我所能给你的，然后转移到其他人身上。你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这是没有限制的。我已见过你是如何在激情中遨游的，如何在这么广阔的生活中遨游的。听着，如果其他人做你做过的这些事情，我会说他们愚蠢，可不知怎的，你做这些，我就觉得是非常正确的。例如，这本日记是这么丰富，简直太丰富了。你说我的生活丰富，可那只不过是充满了事件、变化，充满了沧桑和人事，真正丰富的是以那么少的素材就能写出那么多页的作品。”

“可是想想，有更多的素材我又能写出什么呢？”我说道，“想想你说的关于我的小说，你说忠实是这个时代的错

误，这深深刺痛了我。这就像在批判我自己的生活一样，然而我不能犯罪，去伤害雨果就是个罪行。除此以外，他爱我，从没有别人像他这样爱过我。”

“你没有给其他人真正的机会啊。”

雨果在栽培花木的时候我记起这个想法。现在和他在一起就好像我还是活在自己的二十岁之中，使我感到年轻，这是他的错吗？我的天啦，我能问雨果亨利向琼提出的那些问题吗？他已经满足了她。我满足雨果了吗？人们说过他心里只有我。为了爱，他有巨大的牺牲自己的勇气，这让我感动。甚至昨天夜里，他还谈论起不能与其他人交织在一起，说我是他惟一亲密过的人，和我在一起他很开心。今天早上在花园里他陷入狂喜之中。他想让我在那里，在他旁边。他给了我爱。还有什么呢？

我爱他的过去，可是剩下的时光都已流失了。

给亨利讲述了我的生活之后，我陷入绝望之中，就好像我是一名罪犯，一直在蹲监狱，最终释放出来，想要诚实努力地工作。可是一旦人们发现我的过去，他们就不会给我工作，并认为我会再次成为一名罪犯。

我与自己，与我的牺牲和同情，与束缚我的一切断绝关系。我要重新开始。我想要热情、快乐、喧哗、酗酒和一切邪恶的东西，但是我的过去在无情地显现出来，就像个文身一样。我必须形成一个新的外壳，穿上新的服装。

我在车里等雨果时，在一个香烟盒上写字（在萨尔坦斯

香烟盒的背面有一点玫瑰色的空白处）。

雨果已经发现：我并没有安排花园的园丁，并没有安排泥瓦匠来修破裂的水池，并没有做账目，并没有去试穿晚礼服，我搞乱了所有的日常事务。

一天晚上娜塔莎给我打来电话。我本打算要在她的工作室度过这几个夜晚的。她问我："在过去的十天里你都在做些什么啊？"我不能回答她，否则雨果会听到的。"为什么娜塔莎给你打电话啊？"他问道。

后来，在床上。雨果在看书。我在写日记，几乎在他的眼皮底下写，他无法想像我写的东西有多么不忠。我在把他往最坏处想，这是我有史以来把他想得最坏的一次。

今天我们整理花园时，我觉得自己就像又到了列治文山一样，全神贯注地看着书，发着呆，雨果从我身边走过，希望能看我一眼。天啊，今天有那么片刻时间，我迷恋上了他，灵魂和早期那纯洁的肉体都迷恋上了他。当我想到自己初期的爱，想到那些回忆时，我的一部分自我就开始无限地成长起来。现在这个女人赤裸裸地躺在大床上，看着她那年轻的爱人向她俯身过来，却一点也不想要他。

自从我和亨利谈完话之后，在我承认了很多事情之后，比向自己承认的事情还要多之后，我的生活有所改变，并变形了。以前模糊而又不可名状的不安现在变得令人无法忍受地清晰起来。这就是这份不安伤害我的地方，它伤害了最完美、最坚固的结构——婚姻的中心。当这有所动摇的时候，我的整个生活也跟着瓦解。我对雨果的爱已经变成兄弟般的友爱。我恐惧地看着这一变化，这是一个并不突然，却是在表面

上慢慢出现的变化。我不看那些迹象。最重要的是，我担心我会承认自己并不想要雨果的激情。我指望这份安逸，有了这份安逸，我可以分配自己的身体。但这不是真的，永远不会是真的。当我冲向亨利的时候，满脑子都是亨利。我感到恐惧，因为我已经意识到我束缚自己已达到最大限度了。雨果将我隔离开来，培养了我孤独的爱。我现在还遗憾在那些年里，他给予我的只有他的爱，其他的什么都没有，如果有，那就是我变成了我自己。饥饿而又危险的那些年。

我应该结束我的整个生命，可我又做不到。我的生命不像雨果的生命那么重要，亨利也不需要我，因为他有琼。可在我心里，那些雨果不了解的和想不到的念头，还将继续。

五月□

我还从没有像今晚这样看得这么清楚，觉得我写日记是种恶习，是种疾病。我在七点半的时候回到家里，十分疲惫，因为我和亨利度过了一个很好的晚上，又和爱德华多度过了三个小时。我没有力气再走向亨利。我吃了晚餐，像做梦似的吸着烟，溜进卧室的时候，有种被包围的感觉，觉得在陷入自我之中。我从梳妆台下上次藏日记的地方拿出日记本，把它扔到床上。我觉得这种方式就像吸鸦片的人在准备烟管一样，日记就像是我的一部分，分享着我的口是心非。我那极度的疲劳哪里去了？有时候我也会停下来不写，感到非常无精



打采，然后又鬼使神差似地继续写着。

我信任艾伦迪。我给他详细地讲我的孩提时代，从我早期的日记中引用一些关于父亲的经典描述——我对他的热情现在看来是可以理解的，还有我的内疚感，我觉得我什么都不该得到。

我们讨论了经济问题，我告诉他说因就诊费的缘故使得我不能经常去看他。他不但把费用减少了一半，还说我可以为他工作，来付部分的费用。我很高兴。

我们谈起身体方面的因素。我有点偏瘦，再多长几磅肉会给我一些安全感。艾伦迪针对心理治疗会给我加药吗？我坦白我的恐惧，那就是我的胸部比较小，也许是因为我身体内有着男性因素，因为我身体的一半可能还处于青春期。

艾伦迪说："它们完全没有发育？"

"是的。"我们谈兴正浓的时候我说道，"你是一名医生，我可以让你看看它们。"然后我给他看了。他嘲笑我的担心。"完全有女性特点的，" 他说道，"虽然小但是轮廓很好——很可爱的轮廓。再长几磅，是的。"我的自我批评是多么的不适当啊！

他注意到我有些不自然，就像被云雾遮蔽，蒙上一层纱一样。对我而言这没什么新鲜的，除非我不知道这可以这么清晰地看出来。比如，我的两种声音最近变得越来越明显：一种声音，据福瑞德所说，就像是一个孩子在它首次交流时一样，既害羞又不响亮。另一种声音，低沉很多，当我很有信心

的时候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艾伦迪认为我已经形成了一个完全不自然的个性，就像一个护罩。我把自己隐蔽了起来。我形成一套做事的方式，富有魅力，和蔼可亲，令人愉快，我用这套方式把自己隐藏了起来。

我请求他在身体上帮助我。我向他显示我的胸部，这是一种真诚的行为吗？我是想要测试我对他的魅力吗？他称赞我难道我不高兴吗？他显示出对我更感兴趣难道我不高兴吗？

是艾伦迪还是亨利在咒骂我？

亨利那全新的爱让我极度亢奋，我从不知道可以这么快乐。他想保持一定距离，不想让自己处于我的掌控之中，不想把自己加入到我情人的"名单"中，不想变得认真起来。可是现在！他想成为我的丈夫，能时时刻刻拥有我。他给我这个十一岁的小孩写情书，我深深打动了他。他想保护我，给予我。

"我从没想过如此脆弱的小东西可以有这么强大的力量。我曾说过你不美丽吗？我怎么可以这么说呢？你很美丽，你太美了！"现在他亲吻我的时候我不再反抗了。

现在我们躺在床上时我可以咬他了。"我们吞食着对方，就像两个野蛮人一样。"他说。

我不再害怕赤裸裸地展示自己。他爱我。我们因我的长胖而发笑。他让我改变了发型，因为他不喜欢那种朴素的西班牙风格。我把头发扎到后面，扎得高高的，在耳朵之上。我

觉得很清爽，我看起来年轻多了。我并不是想成为倾国倾城的美女，那是无用的。我觉得别人爱我是爱上我本身，爱上我的内在，爱上我写的每个字，爱我的羞怯，我的忧伤，我的挣扎，我的缺点，我的脆弱。我爱亨利，也是如此。他走向其他女人，我甚至都恨不起来。尽管他很爱我，他还是有兴趣见到娜塔莎，见到莫纳·佩瓦，也就是那个舞女。他对人类有着恶魔般的好奇心。我以前认识的男人中从没有一个有这么多面性，有这样的频繁变化。

和亨利一起拥有像今天这样的一个夏日和一个夜晚——我别无所求。

亨利给我看了他下一本书的前几页。他吸取了我的小说，并且就是我的小说的奇异的模仿，其中部分是因他的嫉妒和愤怒而写出来的，因为某天上午在我离开他之后，福瑞德把我叫进他的房间并且想亲我。我没有让他亲，但是亨利听到一片寂静就想像着那时的场景，想像着我的不忠。这几页让我很得意——它们写得很完美，很出色，很尖锐，并以一种奇异的口吻述说着。这几页中还有诗，透露出神秘的温柔。他在心中为我开辟了一个特别的角落。

那天夜里我们一直聊到黎明，他希望我至少用十页纸写那晚，写这个有日记本的女人身上发生的事。我回到家里，陷入对他的回味之中，就像身处一个温暖的夏日。日记就显得次要了，比起亨利，一切都变得次要了。如果他没有琼，我会献出一切与他生活在一起。他的每个不同的方面都紧紧地抓

住我：他修改我的小说，令人吃惊地认真，很感兴趣，进行冷嘲热讽，充满钦佩之情，还有着十足的理解力；亨利，缺乏自信心又格外地谦虚；亨利，这个吸干我的魔鬼，写着魔鬼般的便笺；亨利，对福瑞德隐瞒他的感情，而对我显示一种极大的温柔。昨天夜里他躺在床上，半梦半醒，还在喃喃地说道："你真棒，没有哪个男人能真正配得上你的。"

他使得我对自己更诚实起来。然后他说道："你给予我这么多，而我却无以回报。"

他也缺乏自信。在一些社交场合，如果这些场合有一点点的时髦，他会变得很不自在。他并不确定我的爱。他相信我是很耽于肉欲的，因此我无疑会离开他投入另一个男人的怀抱，然后再投入另一个男人的怀抱。一想到这里我就笑，是的，我当然想一天能做五次爱，可那一定是我最大限度地深陷爱河之中。这一定是个障碍，是个麻烦之处。我一次只能爱一个男人。"我希望你能停在我这里，"亨利说道，"我不喜欢你滥交。当你对蒙帕纳斯感兴趣的时候，我非常的担心。"然后他开始亲吻我。"你已经得到了我，阿娜伊丝。"他又是对我进行顽皮的、几乎是孩子气的抚摸。我们互相摩挲着鼻子，要不就是他咀嚼我的眼睫毛，或者用他的拇指在我脸上蹭来蹭去，然后我看到的是一个侏儒般的亨利，一个小小的脆弱的亨利。

福瑞德确信亨利在伤害着我。可是亨利再也无法伤害到我了，甚至他的不忠都不会伤害到我。此外，我也不再那么需要温柔了。亨利让我变得坚强起来。起初当我发现他不喜欢我的香水是因为它的味道太淡了时，我还有点不悦。福瑞德喜欢蝴蝶夫人，可是亨利喜欢刺激的、味浓的香水。他一直要

求决断，要求力量。

这就和他让我改变发型是因为他喜欢狂乱的头发是一回事。当他说出“狂乱”这个词时，我有了反应，好像这就是我一直想要的。狂乱的头发，他那粗短而又结实的手穿过我的头发。我们睡觉时他嘴里含着我的头发。当我把手放到脑后握紧，想抓起头发时，他以一种希腊人的方式大声喊道：“我喜欢这个样子。”

我在克里希时感觉很自在，对我而言雨果并不是必需的。我只需向他展示我的疲倦，因几个失眠夜而导致的疲倦，一种快乐的疲倦。一大清早我溜出亨利的公寓时，克里希的工人们都已醒来。我带走我的红色日记本，但那仅仅是个习惯，因为我并没有带走什么秘密。亨利读过我的日记（这一本还没读过）。我也带走了几页福瑞德的书，它们就像水彩画一样精致，或带走几页亨利的书，亨利的书就像火山。我原有的生活模式被打乱了。我的思绪也乱了，心里躁动不安，预感到有事情还将发生。载我回到路维希安的家的火车晃出我脑海里一个个思绪，宛如掷骰子一样。

我写日记的习惯被打断了，因为这是与我自己的一次亲密接触。现在这种习惯不断地被亨利的声音所打断，他的手放在我的膝盖上。

路维希安就像是一个雕刻着花瓣的金色的珠宝箱，围墙上可以看到新生的叶子，新开的花，还有那整整齐齐耙过的小道，老树，古老的常春藤上，还有槲寄生的树枝上都挂着花

名。我要用亨利来填满整个路维希安。我走上山时，想起他严肃、孤僻地看着那些舞女。我按门铃时，唤起一阵模糊的记忆，想到他对我的书做了一处滑稽的修改。在卧室里我脱下那玷污的内裤，记起他说过的一些话，说我会在夜晚尽情地享受。我嘴里仍然留有他性器官的味道。我想让整个世界都充满亨利，充满他那魔鬼般的便笺，充满他抄袭来的东西，充满曲解，充满他拙劣的模仿，充满他的胡言乱语，充满谎言，充满他的奇思异想。日记，也要用亨利来填满。

然而我告诉他，是他毁灭了我的日记。他一直取笑我写日记，我也仅仅从中找到呆板单调的享受。吃完晚饭我躺在床上，玫瑰色连衣裙皱皱的，且弄脏了。写日记是种疾病，我被治愈了——我已经三天没写日记了，就连那晚我们疯狂地谈了一整夜的话我都没有写下来。当我们听到鸟叫声，透过窗户向外看时，发现已经黎明了。我已错过那么多个黎明。除了和亨利一起躺在那里，其它的事我都漠不关心。不再写日记了。这样他的取笑也就消失不见了。哦，不，那多遗憾啊，他说。日记一定不会结束，他会错过这些日记。

日记没有结束。我找不出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可以来爱我的亨利，除了他不在这里让我抚摸和吮咬的时候，我都用他来填满整页整页的纸。今天早晨当我早早地离开他的时候，他还在熟睡中，我多么想亲他一下啊。当我静悄悄地收拾我那黑色手提箱时我感到十分绝望。四小时后雨果就到家了。

亨利说，在我的小说里可以发现那个和雨果说话的我与那个和约翰说话的我的不同，这让他感到很好奇。和雨果在一起，我的行为举止很年轻、很天真，几乎到了一种虔诚的地

步。和约翰在一起,我显示出成熟和机敏,即便现在也是一样。我对雨果的行为,我能做出理想的解释——因为他渴望我这么做,而我对亨利所做的完全相反。亨利说,在读完我的书之后他再也不能深信我了。他的世故帮他捕捉到了每个无意识的启示,每句暗讽的话。我觉得这本书可能会伤害雨果,然而亨利感觉到了我的想法,最终,他还赞扬了雨果。这是真的。亨利甚至帮我废弃了一些会削弱雨果性格的段落,但我再也不会写雨果了,因为我为他而写的以及写的关于他的内容都是理想的、幼稚的。我写他就像别人写上帝一样,带有传统的对上帝的信仰。对我而言,他的品质是很宝贵的,但并不是最令人鼓舞的。现在所有这一切都结束了。我一直不断努力,要提升自己对雨果的爱,在放弃继续努力的过程中,我将自己不成熟的最后的痕迹也随之抛弃了。

记起了那个下午,亨利在看完我孩提时代的日记后来到了路维希安,他期望能找到一个十一岁的小女孩,他仍然为这些日记感动。但是我的邪恶却嘲笑了这个小孩形象,并且很快就让他激动起来,对我说一些疯狂的事并与我做爱。我想击败这个小孩,我不想成为多愁善感的人,我不愿退化。这就像是个决斗。我内心里的这个女人是很强壮的。亨利说,他看着我就感觉到很陶醉。我告诉他,我不想让他成为我的丈夫(为什么呢,我也不知道)。我嘲笑他的热情,可就在他走的那一瞬间,又想让他回来,又想凶猛地爱抚他。他那德国人的严肃认真和多愁善感将我深深打动,我本不想显示出自己的激动。亨利(德语海因里希)!我多么喜欢他那忌妒的质疑,他那愤世嫉俗的猜疑,他的好奇心。巴黎的街道属于他,

咖啡馆和妓女们也属于他。现代写作也属于他，比起其他人来说他更擅长现代写作。每一种力量，从风暴初起到剧烈变革，都属于他。

我也喜欢他的缺点，其中一个缺点就是吹毛求疵。这是一个疯狂的反驳的习惯。但是既然我们能够互相理解，以至于他都无法想像我们会为一些事吵得很凶，这样的习惯又有什么关系呢？当我想到他在谈论琼时，我看到的是一个受伤的男人。这个在我怀里的男人并不会对我造成伤害，因为他需要我。他甚至说："这真的很奇怪，阿娜伊丝，但是和你在一起我感到很放松。大多数女人都会让一个男人感到疲倦而又紧张，正因为此，我感觉自己处在最佳状态。"我给他一种亲密无间的感觉，就好像我是他的妻子一样。

雨果躺在床上，躺在我身边，我仍然写着亨利。一想到亨利一个人坐在克里希的厨房里，就让我无法忍受。不过雨果这些天来长大了很多。我们一起笑这件事情。既然我们两人都能摆脱恐惧，我们就能安逸地生活着。他这些天来一直和银行的一个男人出外旅游，一个单纯、朴实而又快乐的男人。他们一起喝酒，互相交换淫秽的故事，一起在餐馆跳舞。雨果最终被男人激发起来。他喜欢这样。我说："去吧，多出去旅游旅游，我们都需要这样。我们无法一起去旅游，我们无法和对方一起去旅游。"

我想起福瑞德观察过亨利亵渎美味的一些行为：在鞋底上划燃火柴，在肥鹅肝酱饼上撒盐，喝变了味的葡萄酒，吃德

国泡菜。可是我却喜欢他这么做。

昨天亨利收到琼发来的一封电报:“我想你。我必须很快与你在一起。”亨利很生气。“我不想琼回来,折磨我而又伤害你,阿娜伊丝。我爱你。我不想失去你。几天前你一离开,我就开始想你。‘想’不是一个字,是对你的渴望。我想要你。你是那么的珍贵,那么的难得。我现在了解你的一切。我看清了这个小孩,这个舞女,这个耽于肉欲的女人的面孔。是你使我很开心,非常地开心。”

我们绝望而又狂乱地来到一起。我一直哭泣着,达到了不能自已的程度。我想与他焊接在一起。

“不是我,” 他说道,“是你在你自己美好的自我以外创造的某样东西。”我逼迫他承认我爱的是他本人,是我非常了解的亨利,可是我知道琼的力量会凌驾于我们俩之上。我对他说:“琼的力量凌驾于我之上,但是我爱的是你。这是不同的。你明白吗?”

“那就是我爱你的方式,”他回答道,“你也有力量,有着另外一种力量。”

“我担心的是,琼会分开我们,不仅仅是肉体上的,而是完完全全地分开我们。”

“不要向琼屈服,”亨利说,“保持你那奇妙的头脑,坚强一些。”

“我也可以对你说这些,” 我回答道,“然而我知道你的整个头脑都没用。”

“这次会不同的。”

这是威胁,我们已经谈论过了,此时,在福瑞德走进房间

的时候，我们都安静了下来。我们计划着在我去度假之前可以和亨利待上几天。福瑞德走了，亨利又吻起我来。天啦，那是什么样的吻啊。我一想到那些吻就难以入睡。我们躺在一起，挨得很近。亨利说我就像只猫一样盘绕在他周围。我吻他的喉头。每次从他解开的衬衫中看见他的喉头时，我都说不出话来，对他充满了欲望。我在他耳边嘶哑地低声说道："我爱你，"说了三遍，用一种让他害怕的语气说着，"我非常地爱你，以至于我甚至都想把其他的女人送给你！"

我今天无法写作，因为昨天的情绪在花园那柔和的气氛下能够时时地向我袭来。这些情绪在空中，在气味中，在阳光下，在我的身上，就像我穿的衣服一样。这样子来爱简直让人受不了。我需要他时时刻刻在我身边——甚于在我身边，需要他在我体内。

我恨琼，可是她确实很美丽。我和琼曾融合在一起，好像就应该如此一样。亨利一定拥有我和琼两个人，我也想要亨利和琼两个人。那琼呢？琼想要一切，因为她的美丽需要这一切。

琼，从我这里拿走什么都可以，惟独不能拿走亨利，请把亨利给我留下。他对你来说不是必需的，你并没有我今天这么地爱他。你可以爱许多男人，我只会爱几个。对我而言，亨利是很难得的。

我给亨利勇气来让他凌驾于琼之上，让琼感到茫然。他自己充满了力量，这种力量是我的爱所赋予他的。每天我都

说我不能再多爱他了，可是每天我都发现自己对他的爱更多一些。

亨利，和你在一起又度过了美好的一天，总是这么早就结束这一天。我还没有缺乏爱。昨天当你坐在那里，灯光洒在你浅灰色的头发上，你温暖的血液透过你那北欧人的皮肤显现出来时，我爱着你。你的嘴巴张开，那么性感。衬衫也敞开着。你那结实的手里拿着你父亲的信。我想起你在街道上的童年，想起你严肃的青春期——但总是很色情——许多书。你知道裁缝是如何像阿拉伯人那样坐着忙于自己的工作。你在五岁的时候就学会了如何裁剪出一条裤子。你在两周的假期内就写了你的第一本书。你用钢琴为成年人弹奏爵士乐，让他们跳舞。有时你会被派去找你那在酒吧里喝酒的父亲。你可以从摆动式门下溜过去，你是那么的瘦小。你使劲拉着他的衣服。你喝了啤酒。

你憎恨亲吻女人的手。你嘲笑这样做。你穿着破旧的衣服，看上去依然那么出众。我现在了解了你的身体。我知道你可以做出怎样的恶行来。对我来说，你就是你，这是我在你的作品中读不到的，也是从琼或从你的朋友那里听不到的。每个人都会想到你的喧闹声，你的力量，但是我听到的、感觉到的是你的温柔。谈论起你的时候，我必须使用其他语言里的话来形容，用我自己的话说，我想到了：有耐性，冷酷，有男人魅力（西班牙语）。

无论你在哪里，我就想在哪里。一直躺在你身边，即使在你睡着的时候也可以。亨利，亲我的眼睫毛，把你的手指放在我的眼皮上，咬我的耳朵，把我的头发向后拢去。我已经学会

了如何快速地解开你的衣服。所有的一切都在我嘴里吮吸着，你的指头，这种热情，这种狂热，我们满足的呼喊。你的身体向我的身体每袭来一下我们就呻吟一声。身上的每个细胞好像吃了兴奋剂一样，好像这个世界到处都是欢乐的海洋。

我们三个人坐在长沙发椅上看着一张欧洲地图。亨利问我："你还在长胖吗？"

"是的，不断地长胖。"

"噢，阿娜伊丝，别长胖。"福瑞德说道，"我喜欢你现在的样子。"

亨利笑了。"可是亨利喜欢雷诺阿作品中的身体。"我说。

"是这样的。"亨利说道。

"可是我喜欢苗条，我喜欢处女般的乳房。"

"我真应该爱上你，福瑞德。这是个错误。"

亨利不笑了。我明白他现在嫉妒的表情。可是我和福瑞德继续开着玩笑："福瑞德，和亨利呆几天之后，我就和你呆上两天，呆在旅馆里，那样我就可以带亨利去那里了。他喜欢被带到我以前曾经去过的旅馆住两天。"

"我们可以在床上共进早餐，用蝴蝶夫人香水。一个别致的旅馆，是吗？"

后来亨利说道："开玩笑可以，可是阿娜伊丝，不要折磨我。我很嫉妒，感到非常的嫉妒。"我想笑出来，因为我已经忘了雷诺阿作品中的身体，忘了处女般的乳房。

亨利给我打电话时，我感觉他的声音穿透在我的血管里。我希望他对着我说话。我吞噬着亨利，呼吸着亨利。亨利在阳光下，我的斗篷就是他那搂着我腰的胳膊。

在克里希宫殿咖啡馆里。午夜。我让亨利在日记本里写点什么。他写道:“我想像着现在自己是个名人,有人拿着我自己写的书让我签名。因此我用结实的手写着,带有那么一点点傲慢。早安,爸爸!不,我不能现在写在你的日记本上,阿娜伊丝。将来有一天你会把它借给我,其中有几页是空白的,一直到最后一页——我会写个索引——一个恶魔般的索引。亨利。克里希地区。关于这本书的一切,除了你之外没有什么是神圣的了。”

为了鼓励他,我说道:“关于这本书是没有什么神圣的,你甚至可以只写一边或者颠倒过来写。”

他戴着一顶贝雷帽,看上去有三十岁。

昨天晚上雨果不得不去参加一个银行集会时,我意识到自己可以去亨利那里,在一个柔和的夏日的夜晚去他那里,我想喊出来。一个人在出租车里,我唱着歌,摇摆着我的快乐,低声喊着:“亨利,亨利。”我紧紧地并拢双腿,不让他的血液侵入。到了亨利那里时,他看透了我的心思。我的心思从我的身体和脸上流露出来。温暖的白色的血液。亨利疯狂地做爱,没有其他语言。

我兴高采烈地去见了艾伦迪,首先告诉他我为他写的文

章。我发现写这篇文章相当难，难得让我几乎气馁。他告诉我一个更简单的方法。然后我告诉他我做了个梦，梦里我叫他来到乔奎因钢琴演奏会，因为我需要他在那里。在梦里，他站在走廊上，高高耸立在其他人之上。通过读他的书，我对他的评价已提高了很多。我问他，他是否真的能来演奏会。我知道他非常繁忙，不过他还是接受了。

我给他讲了我那“潮湿的梦”，还告诉他我梦到一个国王的尤物。他说潮湿象征着受精，对国王的爱是我想通过对其他男人的爱来战胜恋父情结。他认为，目前我处于顶峰，几乎不需要他。我告诉他，我都不敢相信心理分析会这么快奏效。我对它的作用大肆称赞一番。他对我的行为举止也影响着我，他让我快乐起来。我再次观察他那凯尔特人的眼睛。然后他对我的婚姻进行了有力的分析，根据各处收集来的点点滴滴进行了分析。

“可是，”艾伦迪说道，“现在来测试一下绝对成熟度：激情。你就像个母亲一样在塑造着雨果，他就是你的孩子。他无法激起你的激情。他这么熟悉和了解你，以至于他的激情也许已经转化为其他感情了。你们一起经历了一些阶段，可是现在你们将疏远开来。你自己也已经和其他人经历了激情。温柔、理解和激情通常不是连接在一起的。不过，温柔和理解是那么的难得。”

“可是它们都是不成熟的。”我说，“激情才是这么强有力的。”

艾伦迪笑了，悲哀地笑了，我想。然后我说：“好像这种分析也适用于爱德华多的感情。”

“不。爱德华多是真的爱你，我相信，你也爱他。”

艾伦迪错了。我离开他的时候，仍然活泼而又勇敢，我和爱德华多谈了谈。“听着，亲爱的，”我说，“我想我们真的爱着对方，不过是兄弟姐妹般的友爱。我们不能没有对方，因为我们之间有这么多的了解可言。如果我们已经结了婚，那一定会像我和雨果间的婚姻一样。你一定也是工作着、进步着，过得很开心。我们会对彼此很关心体贴。我们也想要拥有激情。可是当我看着其他男人的时候，我不会看你。你可以对一个你不了解的女人有激情，而不会对我有同样的激情。相信我，我是对的。不要受到伤害。我觉得跟你很亲近。你需要我，我们互相需要对方。我们会在其他地方寻找激情。”

爱德华多意识到我说的部分是对的。我们在咖啡馆里坐着，挨得很近。走路时，我们也挨得很近。我们又悲伤又快乐，这种感觉很温暖。他闻着我的香水味，我看着他帅气的脸庞。我们互相渴望着对方。但这只是个幻想，只是因为我们都太年轻了，而且是夏天，是因为我们身体贴着身体地走着。

雨果来接我回家，因此我和爱德华多吻了一下，仅此而已。

在乔奎因的演奏会上，爱德华多坐在我旁边，是那么的美好。我的爱人亨利坐在一个我看不到的地方。当幕间休息我们都站起来时，艾伦迪站在走廊上，我们的目光相遇了。目光中带有悲伤和严肃，这让我很感动。当我像猫一样轻轻走动时，我知道我是在诱惑着艾伦迪、爱德华多、亨利和其他人。有一个眼光炯炯有神的、英俊的意大利小提琴演奏者，还有我的父亲，他换了个座位，换到我前面去，还有一个西班牙画家。

一层是身体上的自信，一层是羞怯的魅力，一层是孩子气的失望，因为每当母亲看到父亲参加演奏会时都会呈现这样的画面。可怜的乔奎因心烦意乱，紧张不安，但是他演奏得很棒。

亨利被人群所吓倒，我紧紧地按着他的手。他看起来陌生而又疏远。我以雕像般的宁静面对我的父亲，我觉得我内心里的这个孩子还是有点恐惧。艾伦迪高高耸立在人群之上。我想走到他跟前，就像在梦里一样，走到他边上。他会给我力量吗？不会的。他自己有时都会很脆弱。每个人都有胆怯的一面，都有缺乏自信的一面。我有着多重情绪和感觉。这个沉重的不知内情的人在我赤裸的身体之上。那天鹅绒的披风在抚摸着我，宽松的衣袖成了沉重的负担，灯光发出催眠的光亮。我意识到自己摇曳的步态，意识到有手在摇晃着我的手。

爱德华多醉了。因我的话，我的香水（黑水仙）而感到沉醉。当他遇见亨利的时候，神气起来，骄傲起来，貌美起来。在车里他的腿在找寻着我的腿。乔奎因用他的披风把我遮住。当我走进圆环咖啡馆的时候，所有人都看着我。我知道自己已经将他们愚弄了，我将一个更渺小的我隐藏了起来。

雨果像父亲一般给予我保护，并付了香槟的钱。我渴望着亨利，他可以驱散那些让我感到窒息的一层层障碍，可以敲醒因为对这个世界充满恐惧而有些精神恍惚的沉默者。

我对亨利说："你激情澎湃，可你却少了点柔情与女人的

亲近，你还不知道理解。”“确实是这样子的，”他说，“对我而言，女人就是一个敌人，一个毁灭者，她会从我身边拿走一些东西，不是一个我能与之亲密地生活在一起的人，也不是一个和她在一起能让我感到开心的人。”

我开始明白我和亨利彼此挥霍的珍贵，开始明白这是他给予我而没有给予琼的。我开始理解在我贬低温柔的爱和友谊的时候，艾伦迪显出的若有所思的笑容。

他所不知道的是，我必须完成我生命中未完成的部分，我必须得要回目前为止我所错失过的一切，以此来自我完善，并完成我自己的故事。

可是因为这个缘故——我感情的独立，我无法满足自己的欲望。我本能地对拥有我的男人忠实。现在是完全对亨利忠实。我今天尽力使雨果高兴，尽力取悦他，可我还是做不到，我不得不装出这么做的样子。

如果现在世界上没有琼，我也就不再感到不安了。一天早晨我哭着醒来，亨利曾经对我说过："我真的在你的身体中寻找不到什么快感，那不是我所热爱的你的身体。"我又感受到了那一时刻的悲伤。可是，上次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他还说了一些疯狂的话，说我的腿美，说我非常懂得该如何做爱。可怜的女人啊！

雨果和亨利在跟我做爱的时候都喜欢看着我的脸。可是现在，对于雨果来说，我的脸就是个面具。

在演奏会上，艾伦迪对雨果说我是个很有趣的人，说我总是敏感而又迅捷地做出反应。我几乎治愈了。不过那天晚上，就在我隐藏一些真正自我的隐秘部分的时候，我再次有

了想让艾伦迪感到茫然的感觉。这一定是一直以来都有着一些隐秘的部分。对亨利我隐藏了一个事实，那就是我很少感到最终的性满足，因为他喜欢我把腿张开，我却需要并拢双腿。我不想减少他的快感。还有就是，我有一种分散的快感，这种快感即使没有那么强烈，可也要比性欲高潮要持续得久一些。

听完演奏会之后亨利给我写了封信。我昨天夜里把信放在我的枕头底下："阿娜伊丝，我因你的美丽而感到目眩！我失去了思想，感到很沮丧。我心里想，我一直都瞎了眼，瞎了眼。你站在那里就像个公主。你是西班牙公主！你看起来对我已经彻底绝望了。是怎么回事呢？我看起来很傻吗？也许是吧。我想跪倒在你的面前，亲吻你的裙边。你已经向我显示了这么多个阿娜伊丝——还有现在这个！——好像以此来证明你千变万化的多重性。你知道弗伦克尔对我说过什么吗？'我从没期望会看见这么漂亮的女人。这么柔弱、这么美丽的女人是如何写出关于D.H.劳伦斯的书的呢？'哦，那让我非常开心！一小簇头发从王冠处露出来，光亮的眼睛，漂亮的肩，还有那些我喜欢的袖子，有帝王风范，具佛罗伦萨画派风格，着了魔似的！在胸部以下我什么也没看见。我太兴奋了，以至于都无法观察你，离开你。我多么想将你永远地带走啊。和西班牙公主一起私奔——哦，天啦。我非常兴奋地找到了神父。我认为自己找到了。他的头发就是线索。奇怪的头发，奇怪的脸，奇怪的家族。天才的预感。啊，是的，阿娜伊

丝，我在静静地接受一切——因为你属于另一个世界。我心中找不出什么来介绍你的兴趣。你的爱？现在这对我来说似乎很荒谬。这是一个神的恶作剧，是神给我开的一个残酷的玩笑……我想要你。”

我对艾伦迪说：“今天不要分析我了，我们谈谈你吧。我对你的书怀着满腔的热情，让我们谈谈死亡吧。”

艾伦迪也表示赞成。后来我们谈论了乔奎因的演奏会。他说我父亲看起来像个年轻人。亨利让他想到一个著名的德国画家——特别的温柔，也许具有两面性？是个潜意识的同性恋者？现在我感到很吃惊。

艾伦迪说我的文章写得很好，可为什么我不想他来分析我呢？当我一开始依靠他的时候就想要赢得他的信心，想要分析他，找出他的弱点，来征服他，哪怕是一点点，因为他已经征服我了。

他是对的。“不过，”我抗议道，“在我看来这好像是一种同情的迹象。”他说是的，因为那就是我对待一切我所爱的事物的方式。虽然我想被征服，我也竭尽全力地来征服，可当我已经征服的时候，我的事情又会苏醒，激情也随之消失。那么亨利呢？现在讲为时过早。

艾伦迪说，虽然我好像是在亨利身上寻找统治、残酷、残忍（我已在他的作品中找到了这些），可我真正的直觉告诉我这个男人有温柔的一面。虽然亨利对我是这么的温柔，这么的谨慎，而我表现出很吃惊的样子，可我现在真的很高兴。

我又再次征服他了。

我对雨果很残忍。昨天我不希望他回家来。我感到一阵很可怕的敌意。我还显示出了这一点。晚上亨利和他的朋友弗伦克尔也在我家。在雨果大声读一些又长又单调的东西的时候,我阻止了他,我还很唐突地转变了话题,连弗伦克尔都注意到了这一点,但弗伦克尔喜欢雨果,对他评价很高。有一次在雨果把一些书和手稿放在地板上之后,挪动了一下椅子,亨利的手稿恰恰就压在一条椅子腿下。这让我感到坐立不安,我最终站了起来,温柔地把它捡了起来。

有那么一个滑稽的时刻,就在弗伦克尔谈论着亨利沉睡的方式以及他能睡多久的时候。我很淘气地看向亨利,说:“是吗?是真的吗?”

我的亨利就像只大熊一样,在听弗伦克尔解释着复杂抽象的观点。弗伦克尔的观点很有热情,就像亨利所说的,弗伦克尔就是一个观点。一年以前这些观点还会让我高兴,可是亨利,这个男人已经对我做了些什么。我只能将自己的感情与查特莱夫人对梅洛斯的感情对比起来。我在想到亨利的作品或亨利本人的时候,子宫内不可能没有翻腾的感觉。今天我们只有接吻的时间,子宫内翻腾的感觉融化了我一个人。

雨果告诉我,他的直觉让他确信我和亨利之间没什么。昨夜在我偷偷地把亨利的信塞到我枕头底下的时候,我想知道这些纸张是否会发出响声,雨果是否会听到,他会不会在我睡着的时候看这封信。我很兴奋,我是在冒险,我想为自己

的爱做出大的牺牲：我的丈夫，路维希安，我美丽的生活——都为了亨利。

艾伦迪说："完全将你自己托付给一个人——依靠他，信赖他，充满自信，不要害怕痛苦。"

我想我已经这么做了，是对亨利这么做的。可是我还是感到很孤独，感到被分裂的感觉。

他昨夜将我留在圣拉茜尔站。我开始在火车里写，用钢笔那蚂蚁般的活动来平衡七里格靴子，来走过我的生活。这些蚂蚁般的字带着碎屑来来回回地奔走：如此之重的碎屑，比蚂蚁本身要大很多。"你的紫红色墨水够吗？"亨利问道。我不该用墨水，应该用香水。我应该拿黑水仙，拿蝴蝶夫人，拿茉莉，拿金银花来写。我会写下美丽的文字，这些文字会散发出女人蜜汁和男人白色血液的浓烈的味道。

路维希安，停下！雨果在等我。时光倒退。过去：开往长滩的火车。雨果穿着一件高尔夫球服。他的腿伸在我的腿旁边，这引起了我的注意。我带了碘酒，因为他突然牙痛。我穿着一件蝉翼纱衣服，硬挺而又干净，头上戴着一顶女用阔边帽，帽沿儿上垂着樱桃，显得又大又软。周日的人群在快速奔走着，晒得黑黝黝的，衣衫褴褛，丑陋不堪。我带着自己真正的初吻回来了。

再次在火车里——这次是遇见了亨利。当我带着钢笔，带着日记向这个方向走去的时候，我感到非常安全。我看到自己手套的破洞和袜子上的一个补丁，所有这一切都因为亨

利必须吃饭。我很高兴自己能给亨利安全感,给他食物。有些时候,当我看着他令人难以理解的蓝色的眼睛时,我会有这种强烈的幸福感,感到自己已耗尽了。

我和爱德华多在一起度过了整个下午。我们在皇后烤肉店吃了顿丰盛的午餐,这个地方会让人食欲大开。我们进行了有预谋的心理分析的对话。新鲜的草莓。爱德华多热情起来,感动了,充满了渴望。所以我说:"我们去看电影吧。我知道有一场我们应该去看的电影。"

他很固执。可是在我心里没有同情或软弱,我也一样固执。爱德华多心里想着安茹旅馆。我血管里还流淌着亨利的血液。整个吃午餐期间我想的都是:我多么想带亨利到那个地方啊,给他吃那些盛大的、童话般的宴会才会吃到的饭菜。爱德华多很生气,一种冷漠的生气。他说:"我要带你去圣拉茜尔站。你就可以做五十次了。"

可是我在六点钟和亨利还有个约会。我们一起走了一会儿,然后分开,两人都很不高兴,几乎没有说一句话。我看着他漫无目的地、孤独地走着。我穿过街道,走进了春天一样的环境。我走到卖项链、手镯、戒指的柜台,这些东西总能使我眼花缭乱。我就像个被蛊惑的原始人一样站在那里。这些东西闪闪发光:有紫水晶,有绿宝石、贝壳粉、爱尔兰绿。我想赤裸裸的,全身都戴满凉凉的水晶珠宝,珠宝和香水。我看到两个很宽的扁钢手镯,还有手铐。我成了手镯的奴隶。它们很快就戴到了我的手腕上。我付了钱。我还买了胭脂、香粉、指甲

油。我没有想爱德华多。我去了理发店，在那里静静地、呆板地坐着。我写着，手腕上戴着扁钢手镯。

后来，亨利问了我一些问题，我拒绝回答。我采用了女人的诡计。我对自己的忠实保守秘密。我们走过巴黎的街道时胳膊挽着胳膊。危险的一个小时。今天我已经感受了伤害爱德华多的奇怪的快乐。现在我又想和亨利呆在一起，以此来伤害雨果。在亨利去克里希的时候，我无法忍受一个人回家的感觉。我被我们所不能满足的欲望折磨着。现在是他害怕我的疯狂。

今天艾伦迪无情地向我提了很多问题。我无法逃避。每当我尽力转换话题的时候，他都会回答我的问题，然后又回到我所逃避的问题上来。我跟他讲了有关爱德华多的事，跟他讲了就在同一天我想对雨果残酷一些，跟他讲了有关手镯的事，这些把他搞得稀里糊涂。现在很明显亨利是受宠的一个。但是自从艾伦迪提出假设，假设我爱爱德华多，他自己就迷失了，虽然他很清楚地明白在我内心有想征服别人和想被别人征服的斗争。我寻求亨利的支配能力，他确实在性生活方面支配着我，可是我却被他的作品和他丰富的经历所蒙蔽了。

艾伦迪根本理解不了这些手镯。我买了两只手镯，他说，这和我伤害爱德华多和雨果所获得的满足感是相矛盾的。我一实现残酷的目的，就想征服自己。一只手镯是为了雨果，另一只是为了爱德华多。

这，我都不相信。我选了两只手镯，有一种完全服从于亨利的感觉，也有一种从温柔中解放出来的感觉，这种温柔将

我与雨果和爱德华多束缚在了一起。当我给亨利展示这些手镯的时候,我伸出两个手腕,就像一个人要被手铐铐住一样。

在演奏会上,当我想像着艾伦迪在悲伤和困惑的时候,他正在思考。确切地说,他在想什么呢?他有经济上的烦恼,工作上的担忧,还是感情上的困扰?

"感情上的。"我快速地说道。

"你觉得我妻子怎样?"

"我发现她并不漂亮,这让我很高兴。我也问过你的女佣,问你家是不是你妻子装饰的,因为我喜欢那些装饰。我想我是在她和我之间作比较。我很抱歉,刚说了你妻子不漂亮的话。"

"如果这就是你心里所想的,那也并不算刻毒啊。"

"可是我也觉得自己在演奏会那晚很漂亮。"

"你当然是个美女,不是吗?"

"是的。"

"你是在重复着孩提时的经历。我的妻子现在四十岁了,你是把她和你母亲等同起来,你想知道自己是否可以从她那里将你的父亲(或我)赢过来。我妻子代表了你母亲,这就是你为什么不喜欢她的原因。在你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一定很嫉妒你的母亲。"

他讲了很多有关女人有种被征服的需要,他相信我还不完全知道放弃的快乐。首先是生理上的,因为亨利已经将我深深地唤醒了。

我开始找他的公式的缺陷,他把我的梦和观点快速整理汇集,我也感到很恼怒。当他保持沉默的时候,我就分析自己

的行为和感情。当然,他可以说我是在尽力找他的缺点,尽力想与他平等,因为他得到了我对他妻子的信心。在这一时刻,我觉得他显然要比我更强,我想通过做一些独立分析手镯的事情来使之平衡。因此我是半顺从、半反叛的。

艾伦迪着重强调了我心中欲望的矛盾。他感觉到他也正在接近通向我性心理的关键所在,我意识到他也像个熟练的侦探。

为了考验雨果,我曾一两次提到过"晚间休息"的想法——一周一次,也许那个时间段里我们两个人都可以单独出去。因为一种朦胧的嫉妒感,所以他和亨利一起出去的时候,他并不感到快乐,这是可以理解的。

最终我们同意我可以与亨利和福瑞德去看电影,他可以和爱德华多一起出去,所以到最后时刻爱德华多去不了。我提议将我自己的约会也推迟。雨果不愿听从我的提议,所以他说无论如何他也要出去,这对我们俩来说都好。他用一种正常的语调说着。我不太确定他是否被我独自的请求所暗暗伤害了。他坚持说自己没有。他被伤害了或者没被伤害,这都是不可避免的。他觉得渐渐地他就会很好地利用自己的自由了。

"你认为自由仅仅意味着我们要分开吗?"他不安地问道。我否认了这一点。我的确已经从性生活上脱离了他,如果现在在我内心还有妒意的话,也并不能归因于对他生理上的激情,而是纯粹的占有欲。自从我不再完全意义上地将我的

身体给他，他就完全拥有了自由的权利，而且拥有更多的权利。如果他也去别处寻找快乐，就像我和亨利在一起寻找快乐一样，这样只会公平一些。如果艾伦迪说的是对的，那么我们两个人都必须在我们的爱之外寻找激情。很自然的，这要花费我的努力才行。我可以将雨果留给我自己。他还没有放纵的想法，是我建议这样的。娜塔莎会说我是个傻瓜。

我能对自己的幸福做些什么呢？我如何能保持住幸福，将幸福隐藏起来，掩埋起来，埋在我永远不会丢失的地方？当幸福像雨一般掉落在我身上的时候，我想跪下来，用饰带和丝绸将它收集起来，让它再次向我袭来。

我和亨利衣着整齐地躺在床上，盖着粗糙的毛毯。他谈起他自己极大的快乐。"今晚我不能让你走，阿娜伊丝，整个晚上我都想要你。我感觉你属于我。"可是后来，在我们一起坐在一间咖啡馆里，挨得很近的时候，他说他缺乏自信，他有疑虑，那本红色日记让他感到很悲伤。他读到了我对他的性能力的描写。"那是全部吗，是那样子的吗？"他想要知道。他对我而言仅仅如此？那么这很快就会结束，一份短暂的迷恋和渴望他想要我的爱，他需要对我的爱有安全感。我告诉他自从我和他在克里希度过那几天之后，我就已经爱上他了。"起初，是的，可能纯粹是肉欲上的。现在不是。"

在我看来，我爱他爱得已经不能再爱了。我爱他，同样也

对他充满欲望。我的欲望是无限的。我在他怀里度过的每个小时都有可能是最后的一小时,我疯狂地沉湎于其中。在任何时刻,在我再次见到他以前,琼都有可能回来。

琼是怎样爱着亨利的?——有多爱,爱得深吗?我痛苦地问着自己。

当人们发现亨利温柔而又羞怯的时候,会感到很吃惊,我很开心。我也同意他的作品是很残忍,可是我的亨利是脆弱的、敏感的。他多么谦逊地试图让雨果喜欢上他,当雨果对他友善的时候他又有多么高兴啊。

昨天夜里雨果去电影院,感受了这次经历的新奇,在歌舞表演时他和一个马提尼克女孩跳舞,当他听到音乐响起时对我充满了怀旧之情,就好像我们彼此离得很远一样,他回到家里,渴望着能拥有我。

在亨利以一种温柔的、舒服的方式进入我的身体之后,雨果就让人很难忍受。在这样的时刻,我感觉自己会疯掉,会说出一切。

亨利有一张莫纳·佩瓦——那个舞女的照片,就钉在盥洗台之上,挨着琼的两张照片,一张我的照片,还有一些他的水彩画。我给他一个铁皮箱,里面装着他的信和手稿,在盖子的里面他粘了一张乔奎因演奏会的节目单。在他的门上他钉了西班牙语备忘录。

我将我粉盒的盖子取了下来——"只爱我"型,卡仑牌,巴黎和平大街出品。他把这个盖子放在他的衬衫口袋里。他还会带上一条我的深红色手帕。

昨天夜里他说道:"我现在很富有,因为我拥有了你。我觉

得我们之间总是有很多事情要做，总是充满了变化和新奇。”

他大概还说道：“除了这一刻连接在一起，我们会永远联系在一起，对彼此充满兴趣。”一想到这里，我的心就紧张起来，我感觉我需要来触摸他的衣服，他的胳膊，才能知道他在那里，暂时是我一个人的。

我飘飘若仙，舒服地享受着回忆亨利的快乐——有些时候他的脸看起来是怎样的，有俏皮的嘴巴，标准的发音，偶尔有些沙哑，结实而又有力的手，他穿着雨果丢弃的绿色外套时看起来是什么样子，他看电影时的笑声。他的每个行动都能让我身体内起反应。他不比我高多少。我们的嘴在同一个高度。他一兴奋的时候就会搓揉自己的双手，重复说着话，像只熊一样地摇着头。他工作的时候，脸上会有一副严肃而又高雅的表情。他在人群中时，我还没看到他就能猜出他是否存在。

今天我很高兴地意识到，亨利已将我以前的严肃驱赶走，而且效果很明显，他用他文字上的玩笑，疯狂的宣言，他的反驳，他情绪的变化，他怪诞的幽默来做到了这一点。我能看出自己是个可笑的人，因为我不断地努力，想要理解别人。我们听说理查德·奥斯本已经疯了。“好哇！”亨利说，“我们去看看他吧。我们先喝点酒吧。这酒很难得，是上品。这种事情并不是天天发生的。我希望他是真的疯了。”起初我还有点不安，但很快我就感受了幽默的趣味所在，我让他再讲一些幽默。亨利也教我怎样幽默。我以前也幽默过，是以我自己的方式，不过是很简单的幽默，而他的幽默程度很深，我非常喜

欢他的幽默,到了一种近乎歇斯底里的程度——就像早晨到了黎明时分我们还在聊天一样。我和亨利倒在床上,筋疲力尽,可是他还在极度兴奋地说着那错扔进厕所里的滤网,说着黑色蕾丝内衣和珊瑚,等等,从这些谈话中,他后来创造了和我的小说类似的独特的仿制品。

另一天夜里我们聊起略写不重要的材料的文学写作技巧,正由于此,我们都服了一剂生活的浓缩药。我几乎愤怒地说道:“这是一种欺骗,这就是导致很多失望的原因。一个人看书,期望生活中能充满兴趣和热情。当然,生活并不是如此。生活中也有很多暗淡的时刻,有这些时刻也是自然的。你,在你的作品中也同样耍了这种把戏。我期望我们所有的谈话都是疯狂的,不寻常的。我期望你总是喝醉,总是一副不省人事的样子。”后来我们在一起住了几天之后,我们就处于一种深刻的、恬静的、自然的和谐之中。

“你失望吗?”

“这和我所期望的并不一样,是的,没有我期望的那么轰轰烈烈,可是我满足了。”

我已经失去了青春时期的平静得像塞纳河般的节奏。然而当我和亨利一起坐在克里希宫殿咖啡馆里的时候,我们都享受着这一流动在我们之间的爱,它深刻却并不狂热。

是琼赋予了狂热。不过这仅仅是一种肤浅的狂热。真正的、不可磨灭的狂热存在于亨利的作品中。当我读他最近写的这本书时我几乎惊呆了,我对他充满了钦佩之情。我尽力想着有关这本书的事情,想告诉他这本书有多感动我,可是我却做不到。这太巨大了,太有力了。

我和亨利之间的一切都是这么的甜美。有充满博大的温柔，以及我对自己真实感情的欺骗。我被他那天夜里的行为打动了，我也尽量地通过给予他更多的快感来偿还这一切。我想亨利的方式把我自己都吓了一跳：它是那么的摆脱不了。我必须尝试展开自己的思想。

我和亨利谈论起琼的时候，我现在只会把她当作是一个我欣赏的“人物”。作为一个女人，她威胁到了我的所有物，我不能再爱她了。如果琼死的话——我经常会想到这个——要是琼死了的话，那该多好啊，或者如果她不再爱亨利的话。可是，她不会不再爱亨利的。亨利的爱一直都是她所回归的避难所。

无论何时我去亨利的公寓，他都是在给琼写信，或在他的书中重新写着有关琼的文章，或在普鲁斯特或纪德的作品中标出适合琼的部分（他处处都能找到琼的影子），我有一种难以忍受的恐惧：他又是琼的了。他已经意识到自己只爱琼一个人。每一次我看见他把书或信放下，然后完全地充满爱意和渴望地转向我的时候，我都觉得很吃惊。最后的测验——琼的电报让我完完全全放下心来。但是每当我们谈论起她的时候，我都会感受到同样可怕的忧虑。这不能再持续下去。我不会与局势相斗争。只要琼一回来，我就会让出亨利。可是事情没这么简单。我不能为了逃避痛苦，就像在这些页里写到的一样，将生活如此紧密地交给亨利。

今天艾伦迪是个超人。我永远不能描述出我们的谈话。在整个过程之中他有那么多的直觉，那么多的情感，直到他说最后一句话，都是这么通人情，这么真实。

在一种自信、一种鲁莽的心情之下，我想到：我不希望艾伦迪崇拜我，除非在他确切地了解我之后。我的第一个努力就是要完全真诚。

我首先跟他说，我为上次说他妻子的那些话而感到很惭愧。他笑了，说他已经忘了，还问道："还有其他什么让你担忧的吗？"

"没什么特别的了，不过我想问你，我强烈地沉迷于肉欲是不是一种反对过多自省的反应？我一直在读塞缪尔·普特南的作品，他写过'走出自省的最快速的办法就是对身体的崇拜，这样会导致性生活频繁。'"

我不记得他当时确切的回答了，不过我感觉他把"沉迷"这个词和狂乱地寻求满足感联系在了一起。为什么努力呢？为什么不满足呢？

这里，我觉得我有必要告诉他我最大的秘密：在性行为的过程中，我总是无法经历性欲高潮。

他第一天就猜到了会如此。我们谈论性已经赤裸裸地、大胆地毫不加掩饰，这与我的个性并不相符，是不自然的。这显示出一种变化无常。

"可是你知道性欲高潮是什么样的吗？"

"噢，非常了解，偶尔我也会感受到，尤其是在手淫的时候能感受到。"

“你什么时候手淫？”

“一次，夏天在圣强德禄兹的时候。我当时很不满足，有着强烈的性欲望。”我感到很羞耻，承认当我一个人单独待两天的时候，我一天要手淫四五回，在瑞士度假时也经常这样，还有在尼斯也这样过。

“为什么只有一次？每个女人都会这么做，而且是经常性的。”

“我觉得这在道德上和生理上都是不对的。我当时感到非常沮丧，而且后来感到很耻辱。”

“那是胡说。手淫在生理上来说是无害的，让我们感到苦恼的只是我们对手淫的这种罪恶感。”

“我过去担心这会减弱我的精神力量，会有损我的健康，我的道德观也会崩溃。”

在这里，我加入一些其他的细节，他安静地听着，尽量与我所讲的东西协调起来。我跟他讲了很多我都没有向自己完全承认的事情，讲了我都没有在日记中写出来的事情，讲了一些我想忘记的事情。

艾伦迪把这些片断拼凑起来，谈论着我的部分性冷淡。他发现我也把这看作是一种劣势并且把它归因于我虚弱的体格。他笑了。他把这个归因于心理因素，说这是一种强烈的内疚感。百分之六十的女人都像我一样有着同样的感受，并且从不承认这一点。最重要的是，艾伦迪说，我是否知道这对男人来说没有多少不同，而且他们根本察觉不到这些。他总是把我称之为劣势的现象改变为一种自然的现象，或者改变为很容易解除其诅咒的事物。我立刻感到一种大大的解脱，不再恐惧，不再保守隐秘。

我跟他讲了琼，讲我想成为一个荡妇，讲我对雨果和爱德华多的残酷，还有他们同样爱我或者后来爱我更多一些，这让我感到很吃惊。我们也讨论了我的直率，讨论我大胆的有关性的谈话，我是怎样将我真实的、天生的谦逊颠倒过来并展示出一种不自然的淫秽的（亨利说他不喜欢我讲一些淫秽故事，因为那些并不适合我）。

"可我这个人充满了不一致的地方。"我说，我感到一阵莫名的苦恼，这苦恼是艾伦迪所带给我的——因为他的正确分析，我感到有点儿解脱，可不知为什么我又感到有点儿悲伤，一种被人发现了的感觉。

"是的，除非你能够完全自然地，根据你自己的本性做事情，否则你永远都高兴不起来。荡妇会激起男人的激情，让他们苦恼，折磨他们。他们想占有她，甚至是杀了她，但他们不会深深地爱着她。你已经发现有人深深地爱着你。现在你也发现你对爱德华多和雨果的残酷已经唤醒了他们，他们更想要你。这就导致你想把这一切当作一场游戏，而这游戏对你而言并不合适。"

"我一直都鄙视这种游戏，我也从不能对我所爱的男人隐瞒什么。"

"可你对我说过深刻的爱并不能满足你。你渴望给予，然后能够收到更强烈的感情。我能理解，但这只不过是一句话。你可以时不时地耍个戏法来提高激情，可是深刻的爱才是适合你真正自我的爱，这种爱自身就可满足你。你越像你自己那样做事情，你就越能接近完成你真实的需要。你仍然非常害怕被伤害，你想像的虐待能显示出这一点。你这么害怕被

伤害，以至于你带头先伤害别人，我并不因为你符合你自己的形象而感到失望。”

这些就是他说过的话，我只是粗略地重新叙述了一下，只记得一半。他放松那种强烈的紧张感并给我自由，这种感觉将我征服了。他的声音是那么温柔而又富有同情心。在他说完话之前我就哭了起来。我非常感激他，想告诉他我欣赏他，直到说出来。在我哭泣的时候他沉默不语，后来问了我一个温柔的问题：“我没有说了什么伤害你的话吧？”

我想将这最后几页都写满我昨天的快乐。亨利对我狂风暴雨般的亲吻。我弓着身体，这样能够更好地和他的身体连接在一起，他的肉体刺入了我的肉体之中。如果今天要在我和琼之间作出一个选择的话，他告诉我说，他会放弃琼。他会想像着我们已经结了婚，并一起享受着生活。“不，”我说，半开玩笑半严肃地说道，“琼是惟一的一个。我将使你比琼更大更强。”这有一半是事实，别无选择。“你太谦虚了，阿娜伊丝。你根本还没有意识到你已经给予了我什么。琼是一个会因其他女人而变得黯然失色的女人。我和其他女人在一起时，就会忘记琼所给予我的一切，但是你却超然突出。我在拥有你之后可以有一千个女人，可是她们无法使你黯然失色。”

我听他说着。他兴高采烈的，所以有些夸大其词，可是又很可爱。是的，有那么一瞬间我知道，在琼的罕见和我的稀有之间，天平在这一时刻偏向了我。我看着自己在亨利眼中的

映像，我看到了什么呢？日记中的小女孩，在对她的哥哥讲故事，毫无理由地哭泣着，写着诗——人们可以与之聊天的女人。

六月□

昨天夜里我和亨利去看了电影。在电影中的故事变得悲惨，让人伤心的时候，他抓住我的手，将我们的手指紧紧地扣在一起。我分担着电影故事给他带来的每一次压力。在坐计程车去接雨果的路上，我们在车里亲吻着。我无法自制，失去了理智。我和他去了克里希。他完全地进入我，以至于我在回到路维希安的时候，在雨果的怀里睡着了，我仍然感觉那是亨利。整个夜里我都以为是亨利在我身边，在梦中我蜷缩着身体缠绕在他左右。早晨我发现自己紧紧地缠着雨果，很长时间之后我才意识到那不是亨利。雨果相信我昨天夜里是那么的钟情，可是我在心里爱的是亨利，吻的是亨利。

自从艾伦迪完全赢得我的信任之后，我就开始很坦率地与他谈论着性冷淡。我承认：在我和亨利进行性交并发现快感的时候，我担心会怀孕，我想我不该这么频繁地出现高潮。但是几个月前一个俄罗斯医生告诉我说，不会那么轻易就怀上孩子的。其实，如果我想要个孩子的话，我得让自己经受一

次手术，后来担心怀孕的恐惧就消除了。艾伦迪说，在七年的夫妻生活之后我对这一点还不能让自己安心，这个事实证明，我并没有真正地把这件事重视起来，我只是把它作为不能放开性交的一个借口。这个恐惧消失之后，我就能更亲近地检视自己感情的真实本质了。我表达出了自己对我称之为女人被迫被动的不安。仍然，可能有三分之二的时间我都让自己处于被动，等待男人的所有行动，就好像我不想对我所享受的事情负责一样。“这样就会削弱你的内疚感，”艾伦迪说道，“你拒绝主动，如果另一方主动的话，这样你就会少一些内疚。”

在之前和艾伦迪聊过之后，我感到自己有些变化。我和亨利在一起时变得更主动了。他注意到这个，还说道：“我喜欢你现在和我做爱的方式。”我也感到一种强烈的快感。

我对琼最感到吃惊的是，亨利告诉我她的主动，她占有亨利的方式，以及她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对他采取行动。当我偶尔尝试着主动的时候，我就会感到很苦恼、很羞耻。我现在偶尔能感觉到自己的精神麻痹，这有点类似于爱德华多的，不过对男人来说要更严重一些。

艾伦迪迫使我承认，自从上次分析之后，我已经完全信任他，也开始喜欢他了。那么，这很好，这对成功的心理分析来说是必要的。在会诊之后他可以用这个词“性冷淡”，而没有让我感到不快。我甚至还笑了。

他注意到的另一件事是我穿得越来越朴素了。我已经觉得不太需要穿新颖的服装了。我现在几乎可以穿普通的、线条简单的衣服。服装，以前对我来说是我内心缺乏自信的一

个外部表达。艾伦迪说，我不确定自己的美丽，所以穿一些引人注目的衣服来使自己区别于其他女人。

“可是，”我笑着说道，“如果我变得开心而又平凡了，服装的艺术将严重受影响，之所以存在服装艺术，完全归功于一种自卑感。”这种不合理的创造的基础！如果我正常了，那么创造者的情况又会怎样？或者我会仅仅获得力量，这样来更完全地摆脱自己的本能吗？我可能会逐步形成不同的和更有趣的疾病。艾伦迪说重要的是要胜任生活。

我的幸福悬而未决，现在要发生些什么取决于琼的下一步行动。同时，我在等待着。我克服了要开始写另一本日记的迷信引起的恐惧，这本日记里充满了亨利。如果我不得不在一本新日记的首页写：“琼回来了。”我就知道我已经失去了我的亨利。留给我的就只有一本小小的、跳跃着紫色的快乐的书，这一切，都被这么快地写了下来，这么快地生存了下来。

爱减少了生活的复杂性。当亨利走向我坐着等他的咖啡馆的桌子时，或打开我们家的门时，都会让我感到很吃惊，看到他足够让我欣喜若狂。收到别人的来信，即使是赞扬我的书，都没有收到他的一张便笺更能让我激动。

他喝醉酒的时候，会变得感伤起来，那是一种富有人性的、简单的感伤。他开始想像着我们在一起生活的样子，想像着我是他的妻子：“你卷起袖子为我忙碌的时候是最美丽的，我们会很幸福的。你会在写作方面退步的！”

哦,德国丈夫,想到这里我就会笑出来。因此,我会在写作上退步,我会成为一个天才的妻子。我以前希望能这样,做很多事情但不做家务,我喜欢这样。我永远都不会嫁给他。哦,不。我知道他很高兴我能给他自由,可是他也非常地嫉妒,不会让我也自由地行动的。

然而当我看见他因我的爱而孩子似的开心的时候,我就不愿耍把戏,来让他担心,欺骗他、折磨他了。我甚至都不想激起他痛苦的妒意。

是福瑞德的角色在不知不觉中破坏我的幸福。他指出亨利的爱的不充分。我不该得到一半的爱,他说。我应得到特别的东西。该死,亨利的一半的爱对我而言能抵上一千多个男人的所有的爱。

我想像了一下没有亨利的世界会是怎样。我发誓在我失去亨利的那天,我会通过最疯狂的放荡来扼杀自己的脆弱,扼杀自己真爱的能力,扼杀自己的感情。在亨利之后我不想要其它的爱了,仅仅是一方面做爱,另一方面孤独、工作,不再有痛苦。

由于很多职责问题,我有五天没有见到亨利,这让我无法忍受。我叫他在两个约会之间来见上我一个小时。我们聊了一会儿天,然后去了最近的一家旅馆房间里。我有多需要他啊。我只有躺在他怀里时,才感到一切似乎是正确的。在和他待上一个小时之后,我继续我一天的工作,做着一些我不想做的事,去见一些我不感兴趣的人。

对我而言，一个旅馆房间，暗示着骄奢淫逸、偷偷摸摸，暗示着短暂。也许我没有见到亨利增强了我的欲望。我经常手淫，放纵似地手淫，并不自责或者后来有什么厌恶的感觉。我第一次知道什么才是吃饭，我重了四磅。我疯狂地饿，我吃的食物给我一种挥之不去的快乐。我以前从没有以这种深深的、肉欲的方式吃过。我现在只有三种欲望：吃、睡、做爱。歌舞表演让我感到很兴奋。我想听沙哑的音乐，看着别人的面孔，轻擦别人的身体，喝烈性贝内弟廷甜酒。漂亮的女人和帅气的男人激起了我身体内强烈的欲望。我想要跳舞，想吸毒，想认识堕落的人，与他们发生性关系。我从不看天真的脸庞。我想侵入生活，被生活所折磨。亨利没有给予我所有这一切。我已经激起了他的爱，又诅咒着这种爱。他可以以一种他人都做不到的方式与我做爱，可是我想要的远不止这些。我要放荡、放荡、放荡，疯狂、疯狂、疯狂。

今天我把我的情绪传染给了亨利，或者把我已拥有的情绪都带给了他，因为这对我来说就像熔岩一般溢出来，当我看到他那么安静、严肃、温柔、不够疯狂的时候，我感到很悲伤。不，不像他的作品那么疯狂，是琼用语句激起了他的愤怒。在他的怀里我有那么一个小时忘了自己的狂热。要是我们能单独待上几天就好了，他希望我能和他去西班牙。在那里，他就会去掉温柔的伪装，变得疯狂起来吗？

会一直是一样的吗？一个人不会永远符合另一个人的状态、阶段、心情。我们都坐在跷跷板上摇摆不定。亨利所厌倦

的，正是我所渴望的，一种崭新的、肉体的、精力充沛的欲望。他想要我的，我却没有那个心情给他。在我们自己的节奏上都是相反的。亨利，我的爱人，我不再想听到关于天使、灵魂、爱之类的话，不再有什么深奥之物。

和亨利在一起呆了一个小时。他说："阿娜伊丝，你让我不知所措。你激起我最奇怪的感觉。上次你一离开，我就爱慕起你来。"我们坐在床沿，把头靠在他的肩膀上。他亲吻着我的头发。

很快我们就并排躺在一起了。他已经进入了我，可是他突然停止运动，变软了。

我笑着说："你今天不想做爱。"

他说："不是那样的。是因为我这些天来一直在想，想了很多有关将来变老的事，如果有一天……"

"你疯了，亨利。变老，在四十岁！你从不会想这些时刻的。为什么，你一百岁的时候也能做爱！"

"这有多丢脸啊。"亨利说着，受伤而迷惑。

我在那一时刻想到的只是他的羞辱，他的恐惧。"这是很自然的事，"我说，"对女人而言也会发生同样的事情，只不过在女人身上没有体现出来而已！她们会隐藏起来。你以前有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只在我不想要我第一个情妇波林的时候发生过，但我非常地想要你。我有种可怕的恐惧，怕失去你，昨天我就像个女人一样地忧虑着：她会爱我多久？她会厌倦我吗？"

我吻了他。

“你看，现在你吻我，就像我是个孩子一般。”

我注意到他是在为自己而感到惭愧。我说了很多，做了很多，就是为了让一切变得自然起来。他想像着自己会从现在起变得阳痿。我安慰他的时候，隐瞒了我自己最初的恐惧和绝望。“也许，”我说，“你觉得当我来看你的时候你就必须要与我做爱，这样我才不会失望。”这让他猛然醒悟，好像这就是最真实的解释。他接受了。我自己反对我们不自然的见面。在我们彼此想要对方的时候见不了面，那是很糟糕的。我更想要他的时候他不在那里。我祈求他不要把这件事太当真。我说服了他。他答应我那天晚上要出去，去看我必须和一些银行人员一起去看的演出。

但是在计程车上我自己不合时宜的恐惧又一次卷土重来。亨利爱着我，但并不是非常非常地爱着。

同一天晚上他来看演出了，坐在楼座上。我能感觉到他的存在。我抬头看着他，温柔地看着他。可是我心情的沉重又让我感到窒息。对我来说一切都结束了，当我信心消失的时候，一切都将消失。不过……

亨利回到家给我写了封情书。第二天我打电话过去说：“如果你没有心情工作的话，就来路维希安吧。”他立刻来了，很温柔地得到了我。我们两人都需要这样，可是这并没有让我兴奋起来，让我有复活的感觉。在我看来，他做爱也仅仅是为了安慰他自己。这对我来说，对我的身体来说有多沉重

啊。我们只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可以待在一起。我和他一起走到了车站。我走回来的时候又重新读了一遍他的信。这对我来说好像有点不真诚。这是文学——事实告诉我这样,直觉却告诉我那样。可是我的直觉仅仅是我陈旧的、神经质的恐惧吗?

很奇怪,我忘了和艾伦迪约好今天要去看他,我也没有给他打电话。我非常需要他,不过我想一个人和生活作战,和生活角逐。亨利写了封信,来找我,来爱我,来和我聊天。空虚。我就像一台停止显示的仪器。我明天不想看见他。我几天前再次问他:"要我给琼寄些钱过去吗?这样她就可以过来了,而不用把钱给你,让你去西班牙了。"他说不用。

我开始想了很多有关琼的事。我印象中的危险的、肉欲的、精力充沛的亨利不见了。我做一切我所能做的来夺回他。我看见了他的恭顺、胆怯、毫无自信。当我几天前开玩笑似地说道:"你将再也无法拥有我。" 他回答道:"你这是在惩罚我。"我意识到,他的不安全感和我的不安全感是相同的,我可怜的亨利。他非常想向我证明他可以多么美妙地做爱,证明他的力量,就像我也非常想知道我激发了潜力一样。

然而我显示的是勇气。当这一场景发生时,让人难以忍受的就像和约翰在一起时的场景一样,我表现出毫不担心、毫不吃惊的样子。我待在他的怀里,安静地笑着、聊着。我说:"是爱破坏了性。"但这比任何其他的事情都要更虚张声势。我忍受痛苦的方式是一种更真实的自我展示。

尽管这样,我还是把亨利的信压在我的枕头底下,用手压着它,我就这么睡着,这样拿我的婚姻和幸福来冒险。

我要去见亨利了，并不觉得高兴。我担心我要见的那个温柔的亨利也像我自己一样。我记得从第一天起，我就期望他能在谈话中、在行动中、在所有事情中带头。

我痛苦地想着琼伟大的任性，自发的专横。我想，不是强大的女人让男人变得虚弱，而是虚弱的男人让女人变得更加强大。我站在亨利面前，有着拉丁女人的柔顺，准备由他来制服我。他已经让我制服了他。他不断地害怕让我失望。他将我的期望夸大了。他担心我还会爱他多久，爱他多少。他已经让思考干扰了我们的幸福。

亨利，你喜欢小妓女，因为你高她们一等。你拒绝约见与你同一水平上的女人。我不作评判就能去爱，我爱你甚过任何妓女，这让你感到很吃惊。那么，由我爱着你，你感到不再开心了吗，还是这不再让你有无穷的优越感了？在更加艰难的爱面前，所有的男人都会退缩吗？

对亨利来说，一切就像以前一样正在流走。当他提议我们去克伦斯达旅馆的时候，他没有注意到我的犹豫。我们一起度过的时光和从前一样丰富，他是那么的令人敬慕。然而我却有种在努力爱他的感觉。也许是他刚刚吓坏了我，我希望他再次阳痿。我没有同样疯狂的信心。温柔，是的，可恶的温柔。我再次收回了自己的幸福，但却是冷冰冰的幸福。我感到有种超然的感觉，我们都喝醉了，然后我们都非常地开心。可是我一直在想着琼。

在喝了很多白酒后开车回家，七月四日的焰火在路灯顶

端爆炸开来。我用野性的吼声吞咽着沥青马路,用闭起的眼睛和天竺葵般的睫毛吞咽着房屋，吞咽着电线杆和架空索道,迷路的猫,树,山,桥……

我给亨利寄去超现实主义者的一段话,补充说道:“我忘了告诉你一些事:那就是我爱你,当我早晨醒来的时候,我用我自己的聪明才智找到了我欣赏你的更多方法。当琼回来的时候她会爱你更多一些,因为我已经爱上了你。在你已经过于丰富的头脑顶端将会萌发出新的叶子。我觉得需要告诉你我爱你,因为我不相信这一点。”

为什么对我而言亨利已经变成小亨利，几乎是个孩子呢?我理解琼离开他的时候说道:“我爱亨利就像爱我自己的孩子一样。”亨利,以前是个巨大的危险的人,令人恐怖的人。现在他不可能是了!

在伦巴歌舞表演中,我和雨果一起跳着舞。他比我高出那么多,以至于我的脸紧贴在他的下巴下,依偎在他的胸前。一个非常帅气的西班牙人(一个专业的舞蹈演员)一直在像个催眠师般地看着我。他越过他舞伴的头顶朝我微笑。我回应了他的微笑,凝视着他的眼睛。我按照他们的方式喝着酒,酒给我带来的反应是肉欲享乐和消遣。他的微笑轻轻地勾画在他的脸庞上。我依偎在雨果的怀里,体验着和这样一个男人交谈的巨大快乐。在我朝他微笑的时候,我在计划着回到那个地方,和他跳舞。我感到一股巨大的好奇心,我已经观察了这个男人,想像着他赤裸裸的样子。他也在观察着我,用他

那精细的动物的眼睛。这种口是心非的感情释放出一种阴险的毒药，在回家的整个路上毒药都在扩散。我现在明白该如何短暂地玩弄一下那些我一直拥有的神圣的感情。下周我不是要和我那安静的“丈夫”亨利一起出去，而是要去看那个西班牙人。女人——我想要女人，可是在勒菲提可卡芭蕾酒馆中的那些有男子气的女同性恋者根本取悦不了我。

我现在也理解了卡门嘴里的康乃馨。我在闻着山梅花。白色的花触碰到我的唇，它们就像一个女人的皮肤。我的唇压着它们，在它们周围温柔地张开又合上。柔软的花瓣的吻。我侵入白色的花瓣。撒了少量香水的肉体，皮肤像丝一般地柔软。卡门饱满的嘴咬着她的康乃馨，我，就是卡门。

亨利对我那么好，这是很糟糕的，他是个好男人，这也很糟糕。他开始意识到我的微妙的变化。是的，他说，第一眼见到我时，我看上去是不成熟的，可当我脱了衣服躺在床上时，我又多么有女人味啊。

几天前乔奎因出乎意料地下楼来，走进客厅，要问我一个小问题，当时我和亨利正在接吻。亨利的脸上还留有痕迹，他感到难为情。我没有感到不安或不好意思。我对这种闯入感到很气愤，我就对亨利说道：“在不该来的时候来，这也正适合他。”

如果亨利意识到我在变得不知羞耻，变得强硬起来；在确定自己的行为，拒绝受其他人影响；如果亨利意识到我现在生活的真正过程，他会改变对我的方式吗？不会的。他有他

的需要，他需要我内心里的那个女人，那个温柔、羞怯、善良、不能伤害别人、不能疯狂的女人。取而代之的是，我每天都离琼越来越近。我开始想要她，想更好地了解她，想爱她更多一点。现在我意识到，他们生活中的每个有趣的活动都是由琼来提议的，没有琼的话，他就是个安静的观察者，而不是个参与者。我和亨利美妙地结合在一起是为了交情，而不是为了生活。我曾期望在克里希的那些日子里（或夜里）会让人很感动。当我们陷入深深的、安静的谈话中，而做得很少的时候，我感到很吃惊。我期待着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场景，发现这个温柔的德国人无法忍受不洗盘子。我找到了一个丈夫，而不是一个难相处的、喜怒无常的情人。亨利，起初对如何来款待我感到很不自在。琼也许已经知道这些，不过后来我很开心而且很满足，因为我爱他。仅仅是在这过去的几天里我感觉到了我以前的那种不安。

我向亨利建议我们出去走走。他拒绝带我去一些奇特的地方的时候，我感到很失望。他看了场电影就很满足了，坐在一家咖啡馆里。然后他拒绝把我介绍给他那些放荡的朋友（为了保护和保卫我）。当他没有带路的时候，我就开始建议走这里或走那里。

一天夜里我们从圣拉茜尔站到一家电影院，然后又到了一家咖啡馆。我们在去接雨果的路上，在计程车里，他开始吻我，我也抱住他不放。我们的吻变得疯狂起来，我说："让计程车司机把我们送到博伊斯吧。"我那一时刻极其兴奋，可是亨利他害怕了。他提醒我时间，提醒我雨果。和琼在一起时，那会有多不同啊！我很悲伤地离开了他。关于亨利真的没有什

么疯狂的事了，除了他狂热的写作。

我努力地讲究生活的外表，我去美发店，去购物，告诉自己："我不能消沉，我必须提高斗志。"我需要艾伦迪，可我得到星期三才能见到他。

我也想见到亨利，不过现在我对他的力量不再有所期待。在海盗咖啡馆的第一天，他说："我是个软弱的男人。"我并不相信他。我不喜欢软弱的男人。我感觉到的是温柔，是的。可是，天啦，在几天之内他就毁灭了我的激情。发生了什么呢？他对自己的力量有所怀疑只是一瞬间的事。那是因为他的性能力是他惟一的力量吗？他只是用这种方法来占有我的吗？这是我内心里的一个变化吗？

到了晚间我开始觉得我有点失望已不是很重要的事。我想要帮助他。我很高兴他的书写完了，很高兴我能给他一种安全感、幸福感。我以一种不同的方式爱着他，我爱他。

对我来说亨利是很宝贵的，因为他本身就是很珍贵的。每当我看到他磨损的衣服，我就会软化下来。当我为出席正式晚宴而穿衣服的时候，他睡着了，然后他走进我的卧室，看着我戴上最后一件饰物。他喜欢我那华美的绿色裙子，他说我走起路来就像个公主。我卧室的窗户开着，在一个豪华花园里，这让他想到《佩利亚斯与梅丽桑德》中的场景。他躺在长沙发椅上。我挨着他坐了一会儿，然后搂抱着他。我说："你该给自己添件衣服了。"我当时想着我该如何拿到买衣服的这笔钱呢。我再也无法忍受看着他手腕周围磨损的衣袖了。

我们一起挨得紧紧地坐在火车里。他说："你知道的，阿娜伊丝，我这个人是很迟钝的，在我们到巴黎的时候我都没有意识到我将要失去你。我一个人走在街上，也许二十分钟以后，我才会突然敏锐地感觉到我再也无法拥有你了，感觉到我想你。"

他曾在一封信中对我说道："我期待着那两天的到来（雨果将去伦敦的那两天），期待着能和你一起安静地度过那两天，期待着占有你，期待着能成为你的丈夫。我喜欢成为你的丈夫。不管你想或不想，我都会一直是你的丈夫。

在晚宴上，我的幸福感让我感觉很自然。我脑海中浮现的是我躺在草地上，亨利就在我的身上。我向着桌旁的那些可怜的普通人眉开眼笑。他们都感觉到了什么——甚至是那些女人们，想知道我在哪里买衣服的女人们。那些女人们总是以为，当她们有了我的鞋子，有了我的衣服，我的美容师，我的化妆品时，她们就会和我一样美丽。她们没有想到，那需要的是魅力。她们并不知道，我并不美丽，我只不过是在适当的时候表现一下。

"西班牙，" 我的晚宴伙伴说道，"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国家，在那里，女人都是真正的女人！"

我在想的是，我希望亨利能尝到这条鱼，还有葡萄酒。

但是雨果也感觉到了些什么。在宴会之前，我们要在圣拉西尔站会合。亨利打算到路维希安来给我的小说提供帮助。当我和亨利一起到达车站的时候，雨果不高兴了。他开始快速地说话，激烈地谈论着奥斯本："那个神童。"可怜的雨果，我仍然能够嗅到森林里草地的味道。

我轻轻地和他一起走着。亨利在哪里呢？他已经在想我了吗？敏感的亨利，他害怕被厌恶，害怕被轻视，害怕雨果会“知道一切”，或者我会在人前以他为耻。我不明白为什么爱他。我让他忘了羞辱和噩梦。他那磨破的衣服下的瘦削的膝盖激起我保护的本能。有一个大大的亨利，他的作品像暴风雨般猥亵而又残酷，他对女人充满激情；又有一个小小的亨利，这个人需要我。为了这个小小的亨利，我节衣缩食，能省一分我就省一分。我现在无法相信他曾经让我感到恐怖，对我造成胁迫感。亨利，这个经历多多的男人，这个冒险家。他害怕我们的狗，害怕花园里的蛇。有些时候我会在他身上看到劳伦斯的影子，只是他是健康的，充满热情的。

昨天晚上我想告诉我晚宴的伙伴：“你知道的，亨利是那么地充满热情。”

上次和艾伦迪的预约我爽约了。我开始依赖他、感激他了。为什么我停了一个星期没有去见他呢，他问。为了自励，为了单独战斗，为了找回自我，为了不依赖任何人。为什么呢？害怕被伤害。害怕他会成为我的一个必需，害怕当我完成治疗之后，我们的关系就结束了，我就会失去他。他提醒我让我变得自信这也是治疗的一部分。可是我通过不信任他来显示出我还在生病的状态中。慢慢地，他会教我在没有他的时候该怎么做。

“如果你现在放弃我的话，作为一个医生我会感到痛苦，因为我没有成功治愈你，就个人而言我也会很痛苦的，因为

你很有趣。所以你看到的，在某种意义上，我需要你，就像你需要我一样。你可以通过放弃我而伤害我。尽量明白，在所有关系中都有依赖存在。不要害怕依赖，这就和支配的问题是一样的。不要尽力将天平倾斜过来，男人必须是性行为中的攻击者。尽管后来他会像个孩子一样，依赖这个女人，需要这个女人就像需要一位母亲一样。你的专横并不是固有的，不过是出于自卫的目的——来抵抗痛苦，抵抗被抛弃的恐惧，被抛弃永远都会让你回忆起你父亲对你的抛弃——你尽量地征服、统治。我注意到你并没有将你的力量用于邪恶或残酷，只不过是用它的效力来满足你自己。你已经征服了你的丈夫和爱德华多，现在又征服了亨利。你不想要软弱的男人，可当他们在你手中变得软弱了之后你就不满意了。请注意这一点：抛弃你抵御的态度，尤其是，抛弃你的恐惧。抛弃。"

亨利给我写了一封若有所思的信，讲了十九岁的小波莱特。波莱特是福瑞德带到克里希和他住在一起的。亨利感到很高兴，因为她在做家务并劝福瑞德娶她，因为她很可爱。这封信袭入我的肉体。我想像着在福瑞德上班去的时候，亨利和波莱特玩耍的样子。哦，我了解我的亨利。我就像只蜗牛一样缩了起来，我不想在日记中写，我拒绝思考，可是我必须大声喊出来。如果这是妒忌，我就再也不会让雨果遭受这种痛苦，不会让任何人遭受这种痛苦。波莱特，在克里希；波莱特，是自由的，可以为亨利做任何事，和他一起吃饭，在福瑞德工作的时候和亨利一起度过夜晚。

一个夏天的夜晚。我和亨利在一家小饭店里吃饭，这家小饭店对着街道敞开着。我们就是街道的一部分。灌入我喉咙的葡萄酒也在灌入许多人的喉咙。白天的温暖就像是一个男人的手放在我的乳房上一样，这种温暖包裹着街道和饭店。葡萄酒将我们都结合在了一起，将我和亨利，将饭店、街道和这个世界结合在一起。那些为库特兹艺术舞会做准备的学生们传来呼喊声和笑声，他们穿着奔放的服装，染着红色的皮肤，插着羽毛，在汽车和马车间穿梭着。亨利说："我今晚想对你做所有事情。我想把你就放在这张桌上，在所有人面前与你做爱。我为你而发狂，阿娜伊丝，我为你而疯狂。吃完晚餐后我们要去安茹旅馆，我会教你一些新颖的东西。"

后来，朦胧中，他突然感到需要忏悔："那天在路维希安我离开你之后，我喝得很醉——你会相信吗，在我正吃晚餐的时候，有个女孩走过来并坐在我旁边。她只是个普通的妓女，就在饭店里我把手伸到了她的裙子下面。我和她去了一家旅馆，我一直在想着你，恨我自己，记着我们的那个下午，我是那么的满足。我有那么多的想法，当时机到来的时候，我无法与那个女孩做爱。她对此表示很轻蔑，以为我无能。我给了她二十法郎，我记得没有多给她让我感到很高兴，因为那是你的钱。你能了解吗，阿娜伊丝？"

我尽量地让自己保持冷静，我机械地说我能了解，可我很困惑，这种伤害用语言无法来形容。现在他觉得有必要继续："只还有一件事情。我必须再告诉你一件事，这样就全告

诉你了。一天晚上奥斯本发了工资，他带我到一家夜总会。我们开始跳舞，然后带了两个女孩回克里希。当我们坐在厨房里的时候，她们叫我们谈价钱。她们要了个高价。我想叫她们走，可是奥斯本付了她们所开的价，她们留下了。其中一个是杂技舞女，她裸体给我们表演了她的戏法，只穿着一双拖鞋。然后福瑞德在三点的时候回到家里，发现我用了他的床，很愤怒，将床单揭下，还把床单给我看，说：'是的，是的，你说你爱你的阿娜伊丝。' 我确实爱，阿娜伊丝。我甚至想过你在看到我的时候可能会发现一种罪恶的快感。"

现在我低下头，眼泪流了出来，但是我继续说我能理解。亨利喝醉了。他看到我受到了伤害，然后我把眼泪抖落。我看着他。地球在摇晃，传来街道上学生们的呼喊声和笑声。

在安茹旅馆里，我们像女同性恋般地躺着，吮吸着。再一次，我们陷入几个小时的骄奢淫逸的生活中。旅馆的牌子，亮着红灯，照射进房间里。热情在升高。我们互相爱抚着……我从亨利那里学会了如何摆弄一个男人的身体，如何激发他的欲望，如何表达我自己的欲望。我们休息了。一辆载着学生的大汽车驶过，我跳起来冲到窗户前。亨利睡着了。我想在舞会上，尝尽一切。

亨利醒来。他发现我赤裸裸地站在窗户前很开心。我们又做了起来。雨果可能在舞会上，我想着。当我给他自由的时候，我知道他打算走。雨果在舞会上，怀里搂着一个女人，而我和亨利在一间旅馆的房间里，红灯透过窗户照射进来，一个夏天的夜晚充满了学生们的呼喊声和笑声。我已经赤裸裸地跑向窗口两次。

现在所有这一切都是个梦。在它发生的时候，我的身体内有种暴雨前的感觉。我的身体记得亨利的抚摸所带来的火热和兴奋。一个故事，我必须一百遍地写下它，不过现在它却给我带来痛苦。出于自卫，我不得不将自己与亨利分开，我无法忍受这样。在亨利无忧无虑地从一个女人走向另一个女人的时候，我坚持了下来。

今天有那么一阵子我变得温和起来。这不要紧，让他去拥有他普通的小女人吧，如果这样会让他开心的话。这种张开手放他走的信心是巨大的。不过不久以后，我又紧张了起来，有了一种报复的欲望，一种奇怪的报复。我让自己迷恋于雨果，带有这种背叛亨利的感情，以至于我体验了巨大的身体上的快感。我第一次对亨利不忠。

对耽于肉欲的人类来说，是多么微妙的力量在起作用啊。一个小小的伤痛，一时间的憎恨，我可以完完全全地、狂乱地享受着雨果，就像我享受亨利时一样。我无法忍受嫉妒。我必须通过平衡心态来消除嫉妒。针对亨利的每一个妓女，我都会向他进行报复，不过是以一种更可怕的方式。他经常说起我们两人的这件事，我，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做了目前为止最鄙俗的事。

在我醉态的背后总会有一定的意识，这种意识足够让我拒绝回答亨利的问题，回应他对我的疑虑。我不会尽力让他感到嫉妒的，不过我也不承认自己愚蠢的忠实，正是用这种方式，女人被推入与男人的斗争中。不可能有绝对的信任，信任别人只是将你自己置于别人的手中，然后遭受痛苦。哦，明天，我该如何惩罚他！

当雨果从伦敦回来的时候我已经很高兴了，我让他吻了我，吻了很长一会儿，将我搂在他的怀里，带我到花园后面，在仿制的桔树丛中。

当他不在的时候，我去见了亨利，带上我的睡衣、梳子、牙刷，但是保持一种平稳飞翔的姿势。我让他说话。“这个波莱特和福瑞德，”他说，“他们在一起时很可爱。我不知道这怎样才会结束。她比她自己说的还要年轻。我们起初还害怕她父母会找福瑞德麻烦。他叫我晚上照顾她。我带她去看电影，可事实是，她让我感到厌烦。她那么小。我们彼此都没有什么话可以说。她很嫉妒你。她读过福瑞德写你的文章。我们今天都在期待着女神。”

我笑了，告诉他我一直在想的事。我可以在他的脸上看出来他对波莱特是多么不感兴趣，虽然他承认这是他第一次漠不关心。“为什么，波莱特是个不重要的人，”他说道，“我狂热地写那封信是因为我喜欢他们的热情，分享了那份热情。”

这成了一个取笑的主题。对我来说，去克里希看波莱特就是个折磨。我害怕她，我想给她带个礼物，因为她是作为一个外来人出现的，在克里希的生活中我们是一个新人，她在那里的生活方式是我想要的生活方式。

她只不过是个孩子，瘦小，并不优美，不过她有时又很有魅力，因为福瑞德让她变得像个女人，因为她在恋爱中。我和亨利喜欢他们孩子般的低声细语，只喜欢了一阵子，后来就

厌倦了，我在克里希度过的剩下几天里，我们都避开他们。

一天夜里我到的时候，亨利胃痛。我不得不照顾他，就像我照顾雨果一样——热毛巾，按摩。他躺在床上，露出一个漂亮的、白白的肚子。他睡了一会儿，醒来后胃不痛了。我们一起看书。我们令人惊异地结合在一起。我睡在他的怀里。早晨他爱抚着我，将我叫醒，嘴里咕哝着一些关于我的表情之类的话。

亨利的另一面，他有一天会批判的一面，目前对我来说是无法想像的。

就在这之前，我去见了一次艾伦迪，见他的时候我已经明白地显示出我退步了。我把他建议我戴的橡胶避孕膜还给了他。我想向他表明我处于对自己“放荡的生活”的悔改醒悟的状态下。这，因为乔奎因病了，得了阑尾炎，让我有一种内疚感。

然后我承认，在性游戏中的一些实践并不真正地吸引我，就像口交，我之所以做是为了取悦亨利。关于这个，我记得在我联系亨利之前的几天里，我无法下咽食物。我有一种反胃的感觉。自从食物和性行为之间有了联系之后，艾伦迪相信我就有了一种潜意识中的对性行为的抵抗。还有，当一些事件重新唤醒我的内疚感的时候，这种抵抗会更强烈地回来。

我意识到我的生活再度停滞不前了。我哭喊着。但是也许因为和艾伦迪的这次谈话，我又可以继续，可以去找亨利，

可以战胜我自己对波莱特的嫉妒心了。我觉得很难完全信任心理分析，很难认为那是我取得许多胜利的关键，我倾向于相信那是由于亨利伟大的人性或我自己的努力，我想这是我自尊和自立的一个迹象。

爱德华多向我指出我是多快就将我信心的真正源泉给忘得一干二净，正是这份信心（由艾伦迪给予我的信心）让一个人相信他自己的力量。简言之，我还不够了解心理分析，还没有意识到我应当将一切都归功于艾伦迪。

我还没有让自己感伤地来细想他所说过的话。其实，我很高兴我不爱他。是的，我需要他，钦佩他，但是毫无欲望可言。我有种感觉，觉得我在等待他因我而心烦意乱的时刻。当他承认在我们相遇的第一天我就对他造成胁迫的时候，我感到很高兴，或者在他谈论着我的性魅力的时候，我也感到很高兴。移情别恋是一种人为的使之兴奋的感情，我对这个有了认识之后，就激发了我对感情比以往有了更多的不信任。如果我怀疑真实的爱的表象，我会更加怀疑这种精神上唤起的依恋。

艾伦迪谈到他找到了我真正的节奏。他从我做得非常形象的梦中就可发现这一点，直到他在研究我之后明白了这些。我基本上是一个有异国情调的古巴女郎，有魅力、单纯而纯洁，还有热爱文学，聪明伶俐。扮演的角色并没有什么不对，只是一个人不必把这些太当真。可是我变得真诚了，而且自始至终都这样时，我又开始感到不自在，不高兴了。艾伦迪

也相信我对性欲颠倒的兴趣是装腔作势。

在他说了这个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我记起来，我待过的最高兴的地方是瑞士。在那里我生活着，洗掉所有外部的角色。当我在瑞士的时候，我带着女用阔边帽，穿着柔软的裙子，化了点淡妆，我觉得自己那样有趣吗？不。不过如果我带着一顶俄罗斯帽子我会觉得自己很有趣！在我的基本价值观里缺乏诚实。

想到这一点我开始有点犹豫不决了。如果心理分析可以通过发现神经质的根源来消灭个人目标和艺术上的贵族气的话，那我们又拿什么来取代它们呢？如果我没有了装饰、服装、个性，那我会成为什么呢？我会成为一名更有魄力的艺术家吗？

艾伦迪说我必须活得更真诚，更自然。我不该超过我天性的篱笆，去创造不一致，以至于偏离角色（就像琼所做的），因为这意味着痛苦。

我在艾伦迪的候诊室里等着。我听到他办公室里有一个女人的声音。我感到很嫉妒。我听到他们笑的时候感到很气恼。他也晚点了，第一次晚点。我给他带来一个充满深情的梦——第一次我允许自己在身体上想到他，好色地想着他，也许我不该告诉他这个梦。这是给予他太多，而他……

当他出现的时候，我糟糕的感情就消失不见了。我给他讲了这个梦。他意识到，这是一大进步。几个月之前我会收回这个梦的。他很高兴现在我们的关系出现了热情。不过他告

诉我这个梦所显示的是，我的幸福更多地来自于他忽略别人而给我所有的关注，而不是来自于关注本身。“我们又来到了这个敏感点。你缺乏自信，需要被专有地爱着。在你的所有梦中你都有巨大的占有欲。紧握爱不放是很糟糕的，这只会是由于你缺乏信心。因此当有人理解你，爱你的时候，你就会非常地感激。”

艾伦迪总是能够使我恢复真诚。他发现我压抑自己的嫉妒和愤怒，并将它们压在我一个人身上。他说我必须将它们表达出来，然后摆脱它们。我是在表现出一种虚伪的善良。我并不真的善良。我强迫自己宽宏大量，慈悲为怀。“暂时，”艾伦迪说，“你想多生气，就多生气地表现出来。”

这个建议带来了可怕的结果。我发现憎恨亨利的一千个理由显露出来，他太容易接受我的牺牲，他对于任何被攻击的事物都有无理的辩护，他赞扬普通的、平凡的女人，他害怕聪明的女人，他辱骂琼——那个高贵的女人。

我醒来，有种感觉，觉得艾伦迪在会诊期间要吻我。这一天似乎也是为之设定的。奢华而又热情的一天。我感到无精打采，要与他分开让我感到很悲伤。

当我到那里并告诉他我不会再来时，他撇开分析与我聊天。我看着他那农民的鼻子，想着像这样一个男人是否也会耽于肉欲呢。我知道要摆出我平常的姿势。不过我感到惊慌失措。在我们谈话结束时他抓着我的手。我有点躲避他。我戴上帽子，披上披风。当我要离开的时候，他弯下身子说：

"吻我。"

两种想像的场面明显地冲突起来：我希望他是好好地抓着我，吻我，无需问我，这个吻太短，太高雅了。后来，我想回去再吻一下。好像是我太羞怯了，他也是，我们本可以有个更好的吻的。他那天显然很帅，耀眼夺目，很漂亮，很有趣，又很坚定。真的是个巨人。

在艾伦迪的吻之后我很开心。同时我知道了亨利的最不经意的吻都可以摇动我身体的本能。我意识到在与他分开五天后的今天看到他，这必然是渴望的一天。这是一种怎样的身体结合啊。我们见面的时候这就像是一个熔炉。然而一天天地，我更加完全地意识到只有我的身体被激发了起来。我和亨利在一起的最美好的时间是在床上。

七月□

可是在雨果周一离开去伦敦的时候，我又冲到了亨利那里。度过了两个狂喜的夜晚。我身上仍然留有他咬过的痕迹，昨天夜里他很疯狂，都伤到了我。深层次的谈话破坏了我们的做爱。

他很嫉妒。他带我到蒙帕纳斯，一个帅气的匈牙利人坐在我旁边，大胆地设法接近我。亨利后来谈到，他真想把我锁起来，希望将我作为隐私锁起来。当他看见我在蒙帕纳斯的时候，他觉得我在人群中显得太柔软，太娇弱了。他想要保护

我，藏起我。

他自己一直在思考是否要放弃琼。和我在一起时，他感觉到了全部，他知道我已经更爱他了。我们夜里清醒地躺着，谈论着这件事，可是我知道他不能也不应该想到要放弃琼，放弃他的激情。我，要是他，就不会放弃她。我和琼并不是互相使对方黯然失色，我们互相补充。亨利需要我们两个人。琼是兴奋剂，我是避难所。和琼在一起，他知道了绝望，和我在一起，他知道了和谐。当我将他紧紧搂在怀里的时候，我对他说了这些。

后来我有了雨果。我不会为了亨利而放弃雨果的。亨利主要是个一味追求肉欲的男人，这就是为什么琼对他来说是必需的，而我不能对亨利说这些。这样会激发一个男人的性爱。我，出于肉欲方面，也爱着他。最终，这种关系无法维持下来。命中注定他会失去我。对一个不太追求肉欲的人来说，我所给予他的是很巨大的，但对亨利来说并非如此。

我们在夜间清醒地躺着，聊着天，虽然我的胳膊紧紧地搂着他，但我的理智告诉我放开他。他求我不要在夏天冒险。他仍然在吻着我，在我们做爱之后，他说我们的火热似乎挤爆了温度计。

我已经征服了一个很难征服的男人。但是我也知道自己力量是有限的，我知道这种有限性让琼和我一起来满足男人的需要。我悲伤而又兴高采烈地接受了这一点。

亨利爱着我，哦，我是他的爱。我已经拥有了我所能拥有的他的一切，他人性的最隐秘的部分，他的这些话，这些感情，这些神情，这些爱抚，每一次都只为我一个人而燃烧。我

已经感觉到他因我的温柔而镇静，在我的爱中欢喜雀跃，感觉到他充满了热情，有着占有欲，充满了嫉妒心。我已经加深了对他的影响，不是肉体上的，而是就像幻觉一样。我们在一起的时刻，他记得最清楚的是什么呢？那天下午他躺在长沙发椅上，我穿好了参加晚宴的衣服，我穿着深绿色的华美的晚礼服，喷了香水，他突然有种活在童话故事里的感觉，在他和我这个公主之间有一层帐幕！这就是他所记得的我温暖地躺在他怀里的情形。幻想和梦想。他欢愉地呻吟着，将血液涌入我的身体，他咬着我的肉体，他手指上还留有我的气味，所有这一切都在童话故事的力量面前消失了。

"你还是个孩子，"他有点迷惑地说道，与此同时，他说道："你确实知道该如何做爱。你是在哪里学到的，在哪里呢？"

然而当他将我与波莱特作对比时，和那个真正的小孩作对比时，他注意到我的姿态有着诱惑力，我的表情很丰富，他喜欢我的想法。"我与你一致，阿娜伊丝。我需要你。我不想要琼回来。"

当一个人了解亨利和琼之间存在的残忍时，再发现他从我这里得到最少的厌倦或疲劳时，会感到很奇怪。他已经有了新的体会和新的温柔。当他谈起我缺乏冷漠时，为了取笑他，我会说我打算从他那里得到呢。我本来希望与他吵架，面对奚落、残忍，学会抵抗、反击，学会大声说话，可是他完全没有给我这样的经历。他打算把我变成一个无情的女人，我已

经摆脱了这一点。我甚至不想被批评。和我在一起他很快就放弃了他草率的判断，就像说波莱特可爱一样。我给这个男人的是耐心和温柔，他回应我的是反击、彷徨或执拗。在我剖鱼或给他打领带时，有时他会对我手指的灵巧感到吃惊，这时我想到劳伦斯，他是那么容易激怒，那么紧张不安，容易怀恨在心，我想我是在有点儿相同的工具上进行的。我仍然能够感觉到他在我掌心留下的吻。我不想洗澡，因为我充满了美好的气味。

几小时后雨果要回家来，生活还像这样以矛盾的模式继续着。我想知道，我会渴望纵欲多久？他在睡觉以前，对我说："听好，我没有醉，也不是感情用事，我告诉你，你是这个世界上最棒的女人。"

当我说我肉体上爱着他时，我并不完全是这个意思。我在许多其他的方面爱着他——当他因电影而发笑的时候，或者在厨房里平静地说着话的时候。我爱他的谦卑，他的敏感，还有他内心的痛苦和愤怒。

他要给琼写一封充满谴责的信。在这个时候我给他带来一个文件，这个文件可以为她的所有行为进行辩护。这就好像是他已经抬起手要打她的时候我不得不阻止他一样。我知道现在琼是个吸毒成瘾者。我已经找到一本书里的描写，这本书可以证实我已经模糊感觉到的事。

亨利受到了打击。他可以这么轻易地上当。琼不断地谈论着毒品，就像罪犯回到犯罪现场一样。她在强烈地否认曾经吸毒（也许两三次）的时候，需要提到这个主题。亨利开始组合起这些片断。当我看到他的绝望时，我感到了恐惧。"你

不必太确定我所说的。我有时也是太仓促地拼凑而成的。”可是我觉得我是对的。

这里，得出了惟一一个合乎道德的判断，这是我曾听他对有关自毁方面得出的惟一一个合乎道德的判断，他说吸毒表明一个人本性中的缺陷。这使他们间的关系变得毫无希望了。

当他开始质疑琼有多爱他的时候，当他开始将她的爱与我的爱做比较的时候，我对他充满了同情。我为琼辩护，说她是以她自己的方式来爱着他的，这种方式是野蛮的、奇异的。但是我不会像琼那样地离开他，这是真的。就像他说的，她最好的爱是留给自己的，正由于此，她成为了一个漂亮的尤物。

亨利有时因我对琼的赞美感到很吃惊。昨天夜里他说："起初你非常想让琼回来。我认为你现在不想了，我的想法是对的吗？"

"是的。"我在从不回答他有关情人的问题之后，也已经承认了其他的事情。一次，我在他怀里，他充满深情地搂着我，说："告诉我，你没有欺骗过我，欺骗我会非常深地伤害我的，告诉我。"我告诉他说我没有欺骗过他。我泄漏了自己的秘密，我明知不应该这么做的，可是我不能有其它的做法。

激怒一个男人可能会是件快乐的事。但是躺在亨利的怀里，这么完完全全地屈从于他，在我看来是更大的快乐——感觉到他的身体松弛下来，看着他幸福地睡着。一天过后，我总是能戴上我女性的防护罩，开始不必要的、可恶的斗争。在明朗的白天，我会给回他一点苦恼、嫉妒、恐惧，因为他想要这些。亨利，这个永远的丈夫。他喜欢和琼在一起时遭遇的痛苦，尽管他也喜欢和我在一起，从痛苦中解脱。

我们谈了个有趣的话题，谈论起我们的开始。那天在我们第一次单独在一起的时候，亨利想吻我，那天我们走进了森林，谈论着琼。

“但是你得承认，最初对你来说只是个游戏。”我说道。

“不是在最初。在第戎的时候是这样的，我有着残忍的、冷酷的想法，想到要利用你。不过那天，在我回到巴黎的那天，看着你的眼睛——哦，阿娜伊丝，在我回来时，在餐馆里你眼神中的期待，是那种眼神俘获了我。可是你的生活、你的严肃、你的背景将我吓跑。我可能会很慢地，如果不是你……”

当我现在一想到这，我就会笑——从红日记本里，从他写作的梦想里解读他。是我打破了外壳，因为我非常想让他来了解我。他告诉我对他来说我是怎样的一个惊喜啊，我毅然地、大胆地听从了自己的冲动——那是因为我可以更快地了解并明白我和亨利……还是因为天真无邪？

我们坦白了对彼此最滑稽的疑虑。我想像着亨利对琼说：“不，我不爱阿娜伊丝。我所做的和你一样，是为了她能为我做些事。”他想像着在这几个月里我轻蔑地谈论着他。我们坐在厨房里，交换着这些过于丰富的想法所带来的恶魔般的结果，一个爱抚就可将这些想法在一瞬间驱散。我穿着睡衣，亨利的手从我的肩上滑落，我们笑了，纳闷着哪些将会被证明是事实。

要将雨果的欲望和亨利的欲望做一个对比，这让我很痛苦。可以让雨果的欲望更强吗？我和他之间的纵欲维持了这么短的时间。他认为自己是个杰出人物，因为他接连占有了我六个夜晚，不过是快速的、冲刺的动作。甚至在发作之后，亨利的温柔是更渗透的，更持久逗留不去的。他的温柔的、小小的吻就像雨点般留在我的身体里，几乎和他剧烈的爱抚逗留的时间一样长久。

"你曾经干燥过吗？"他抚弄着我。我承认雨果不得不用凡士林。然后我意识到这种坦白的充分和重要，我感到不知所措。

昨天夜里我在睡梦中触摸着雨果的性器官，就像我学会该如何触摸亨利的动作一样。我爱抚着它，在手里挤压着它。我半梦半醒的时候甚至以为那是亨利。当雨果兴奋起来，开始要我的时候，我完全醒过来了，感到深深的失望。我的欲望消失了。

我没有热情地爱着雨果，但是温柔也成为很强的纽带。当他想要我的时候，我从不会离开他。我相信这种对亨利的激情很快就会燃尽的。

对于那些不把身体放在首要地位上的男人，就像雨果、爱德华多、甚至艾伦迪那样，我是不可缺少的女人。亨利可以做到没有我，尤其是在看到他已经转变，成为一个整体，不再像堂·吉诃德那样不合逻辑地攻击风车和栏杆时，这一点尤为明显。是我不能完全没有亨利地活着。我也已经改变了，我感到很不平静、很莽撞、很爱冒险。完全说实话的话，我背地

里也希望能够去见其他人，继续过着我现在过的生活，耽于肉欲的生活。我有着性爱幻想。我不想孤独、自省、工作。我想要快乐。

这些天来我忙于一些无聊的事。我为美神效力，希望她可以给我礼物。我保持着光彩夺目的皮肤，做鲜艳悦目的头发，还有保持好的健康。真的，因为亨利我没有买新衣服，不过这不要紧。我已经染了头发，改变并重新整理了一些东西。周一我将冒险去做个手术，来永远改变我那令人感到滑稽的鼻子的坡度。

在共度一个夜晚之后，亨利和我难分难舍。我已经答应周日回家并和爱德华多度过周日的晚上。可是亨利说他要和我一起去路维希安，无论发生什么。我将永远忘不了那天和那个夜晚。女仆们都出去了，我们拥有了这所房子。亨利竭尽全力地仔细检查它，在那里寻找享受。当他向我们大大的、柔软的大床猛扑过去的时候，那张大床令人舒服的感觉感染了他。我加入了他，他迅速地、如饥似渴般地进入了我。

我们谈心，一起看书，跳舞，听吉他唱片。他看了一些紫色日记。他觉得这个地方像童话一般，我也开始感到迷惑，觉得亨利就像是一个特别的人，一个圣人，一个巨大的语言的主人，有着令人眩目的思想。我对他的敏感感到吃惊。当他看着我听唱片的时候，他落下泪来。他拒绝继续看日记，并为这种隐私的揭示而感到心烦意乱——亨利，认为没有什么是神圣的。

爱德华多在四点钟的时候来了，我们任随他按门铃而没有应。亨利喜欢这样，而不是我。“你太有同情心了，”他说，

然后补充道,“现在我知道当你将我置于同样境地的时候,你对我有什么感觉了。”亨利和我躺在床上,爱德华多在按着门铃,走开了,半小时之后又过来试着按了按门铃。

周一一点半的时候亨利离开了我,他认为我在那天晚上要离开去度假。两点的时候我在诊所。我很惊讶自己一个人去了那里,去拿自己的脸做一次大的冒险。我躺在手术台上,清楚外科医生的每一个动作。我立刻平静下来又感到害怕。我没有跟任何人说起过这个。我的孤独感是很强烈的,有了这种孤独感,每到重要的时刻我都感到很踏实。这帮我度过了难关。如果手术失败,我的脸有所损伤的话,我甚至打算完全消失,再也不见我所爱的人。然后这一时刻来到了,当我看着镜子里自己的鼻子,还留有血的痕迹,很直挺——希腊式的!后来,用绷带包扎,肿胀,一个痛苦的夜晚,做梦。我的鼻孔还会再颤抖吗?

早晨护士带我去写信,信纸上印着诊所的名字。这使我有了一个念头。我用颤抖的手给爱德华多写信,说我去了乡下,服了可卡因,然后被带到医院来,因为我昏迷不醒。我考虑着这个想法,写信的时候咯咯地笑。这是为了让生活更加有趣。为了模仿文学作品,这根本就是个恶作剧。

你所想像的东西就是你所想要的东西。如果有可卡因的话,我和琼那个白天和晚间单独在路维希安,会是什么样的呢?

我到了家里,心里想着和亨利在一起的那些时间里的奇迹,还为诊所的事而感到后怕。我的鼻子很大但却很漂亮。

我推迟了去看艾伦迪的时间，直到我后来恢复得可以见人了。他告诉我他已经见过爱德华多了，他很不开心。我也想让艾伦迪相信那个可卡因的故事。

阳光洒到床上，但是我没有冒渎的感觉，因为亨利在这里睡过。这似乎对我来说很自然。房间很整洁，我的箱子已经收拾好，就在入口处。我的包里有奥地利货币和一张去往因斯布鲁克的票。

在我们谈完话之后的那天，亨利很绝望，那次谈话就是为了解决一切。我们决定不一起走。我悲伤地告诉他："你很快就会失去我的，因为你还不够爱我。"可是我们还没有到那一步。

当我的激情蔓延的时候，我对雨果的温柔也蔓延开来。我在我们两个身体之间制造出越来越大的距离，对我来说，他的完美、他的善良越异乎寻常，我的感激之情就越强烈，我就越明白，他才是我们所有人中，最懂得如何去爱的人。当他旅游在外的时候，我一个人坐着，感觉不到他的束缚，可是他已经给了我最珍贵的礼物。当我想到他的时候，我就能看到一个非常宽宏大量的、亲切的男人，他让我免受痛苦，让我远离自毁的、疯狂的行为。

疯狂。对我而言再次有这样的感觉是易如反掌的，我登上去纽约的船上时，就想把自己淹死。在我给爱德华多写那虚构的信时，我说："我很高兴已经从地狱逃脱出来，逃出后二十四个小时可以有梦想。"我是这个意思。我对毒品的吸引

力基于对消灭意识的巨大的渴望。当我几天前离开亨利的时候，我才深深地明白我将要离开他，我可以毫不费力地回到计程车司机那里，叫他把我直接送到塞纳河。

我骗爱德华多的事总有一天会被他知道。我能长久地容忍生活中潜在的危险，这对我的工作有所帮助。工作一直是我惟一的稳定剂。日记是我疾病的产物，也许是疾病的加重和恶化。我写日记的时候提到这是一种解脱。也许这也是一种痛苦的刻骨铭心，是给自己纹身的过程。

只有在我写些事实的时候，亨利认为日记变得很重要，就跟我写欺骗的详细细节一样。

我似乎只遵循最易理解的思路。可同时摇动三或四条线，就像电报线一样，如果我要把它们都敲出来的话，我所揭示的将是天真无邪和表里不一，慷慨大方和精打细算，缩手缩脚和勇往直前这样一个混合状态。我无法说出整个事实仅仅是因为我不得不立即写出 4 本日记。我经常不得不折回脚步，因为我有润色的恶习。

在蒂罗尔的阿森霍夫旅馆里。昨天夜里在床上我寂寞地伸出手，想触碰到那个精力充沛的、耽于肉欲的亨利。他坦白说他从第戎给我写了封热情洋溢的信，然后又撕毁了，因为我的信中曾提及过他的性欲过度。我的意思并不是责备，可他却把它当作是责备，我感到很难过。

哦，直到我又完好无损地睡下，醒来时感到自由和轻松。我必须要写很多信，这个想法困扰着我。甚至对亨利，我也就

只寄了张小小的便笺。山脉，多云，薄雾，棉被，毛毯，还有我，我就像只冬眠鼠一样静静地躺着。鼻子很正常。我将我的日记藏到有灰烬的炉子里。

我醒来，给亨利写了封信。我醒来时记得我做的一个梦：琼到了。她在看亨利之前先来看了我，还是看上去郁郁不乐和漠不关心的样子，和她在我的其他梦中是一样的。我睡着了。她给了我一个吻将我弄醒，可是立即开始告诉我她对我有多失望，还批评了我的长相。当她说我的鼻子太大时，我向她解释了手术的事。然后我又马上后悔自己不该告诉她，因为我意识到她可能会告诉亨利。我告诉她说，我非常了解她比我漂亮很多。她叫我对她进行手淫。我非常巧妙地做了，而且感受到了那种感觉，就好像我是在对自己做一样。她对这种快感感到很感激，离开时还谢谢我。“现在我要去看亨利了。”她说道。

给亨利写的一封信：“昨天夜里我在想我该如何向你显示我对你的爱，我该做些什么。我只能想到的是给你寄钱，让你花在女人身上。我想到了那个女黑人。我喜欢她因为至少我能感觉到我自己的温柔融化了她。请不要去找那些便宜的、普通的女人。然后不要告诉我这些，虽然我确信你已经这么做了。让我相信我已经把温柔赋予你。”

同时我有多么高兴地在这里接待了雨果啊。我已经发现了巨大的快感，甚至是他做爱中的疯狂。不知何故，在像这样的一个地方，我不会想念亨利，因为亨利不属于山脉、湖泊、健康、孤独、睡眠。雨果在这里得意洋洋，他那非常漂亮的腿穿着提洛尔人的短裤。我和他停留在这里，我和亨利在巴黎的生活就好像是我夜晚的梦一样。

雨果和我开始了我们的温柔和抚摸。他离开我一周后，变得成熟起来。我相信我们在一起时是无法成熟的。在一起时我们没有主见，软弱，年轻，太互相依靠彼此了。在一起时我们都活在一个不真实的世界里。我们生活在外部世界里，就像雨果说的，只是因为我们有了这个世界，我们的世界，可以依靠。

他为我完美的鼻子而感到悲伤。"可是我喜欢你那有趣的、小小的鼻梁。我不喜欢看到你有所改变。"最终我让他相信审美的进步。我在想亨利会说些什么呢。

在某种程度上，我担心会收到他的来信。这会带来一阵狂热。我已经退到雨果奉献的安全中了。我在他宽阔的、毛茸茸的胸膛上休息。偶尔我会有一点点的无趣和不耐烦，但是我不会显现出来。我们一起时，每件小事都很开心。人们一直以为我们是度蜜月的新婚夫妇。

我现在想知道的是，我待在雨果的世界里是因为我完全缺乏出去冒险的勇气，还是我还没有爱上一个足以让我想放弃我和雨果的生活的人？如果雨果死了，我也不会回到亨利那里，这一点我是很清楚的。

收到亨利一封长长的信让我感到非常高兴。我意识到他和琼已经让陀思妥耶夫斯基活在我心中,并让我感到害怕。有些时候我一想到亨利已经给予我的一切,仅仅是他所拥有的一切,我就充满感激之情。其他时候,我又对他那放纵的本能感到绝望,因为那让他成为这么糟糕的一个朋友。我记得那天晚上在斯莱科特酒吧里,当那个匈牙利人想把手放到我的裙子底下的时候,亨利显露更多的是受到伤害的虚荣心,而不是爱。"他认为我是什么,一个傻子?"当他喝醉以后什么都干得出来。现在他出于自卑把自己的头剃得像个囚犯一样。他对琼的爱是自残。最终,我所知道的就是他以不只一种方式让我丰富起来,我以后很少会有像亨利这么有趣的情人了。

当我们再度开始我们信件中的争吵时——疯狂的、愉快的、自由的信——他不在这里我感到一种身体上的、持续的剧痛。今天在我看来,亨利要在很多年里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即使他仅仅是我几个月的情人。对他的一个简单印象,他张开他那厚厚的嘴巴,这让我感动。我很快就会想到一盏灯,对他的眼睛会更好一点,我就会挂念起他的假期。在前两个月里他已经改写完了他的第二本书,他还是这么精力充沛,是个多产作家,这让我感到非常高兴。那么我想念的是什么呢?他的声音、他的双手、他的身体、他的温柔、他的粗鲁、他的善良和残暴。就像他说的:"琼永远都不会发现我是个圣人还是个魔鬼。"我也不知道。

同时我找到了很多爱来给予雨果。当我们像对情侣的时候,当我们咒骂成对单人床的时候,当我们睡在一张太小的

床上感到很不舒服的时候，当我们跨过晚餐桌握着手的时候，当我们在船上接吻的时候，我对此感到很惊奇。很容易去爱，而且有很多方式来爱。

当我问亨利是什么让他不再读我那本紫色日记的剩下部分时，他回答道："我也不比你更清楚为什么我读到一个地方时就不再读了。你可能会确信我会为此后悔。我只能说这不是个人的悲伤，事情的结果很糟糕，不是因为邪恶或恶意，而是由于一种固有的宿命，甚至让最值得珍惜和最神圣的东西看起来是那么虚假，不稳定，昙花一现。如果你用 X 来取代一种性格，那会是一样的。事实上，也许我是在取代我自己。"

谁都会为"理想婚姻"的毁灭而哭泣，但我不能再哭泣了。我已经耗尽了我的顾虑。雨果有着世界上最美好的本性，我爱他，但我也爱其他男人。当我写这些的时候他躺在离我一码远的地方，我感到很无辜。

我活在他的王国里。平静、单纯。今夜我们谈论着邪恶，我意识到他活在对我的完全信任中。他从来无法想像……然而我却很容易想像。是他比我更单纯吗？还是当一个人的自我是那么完整的时候就会产生信任？

我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越多，我就越想知道琼和亨利，想知道他们是不是仿制品。我辨认出一样的措辞，一样夸张的语言，几乎是一模一样的行为。他们是文学的幽灵？他们有自己的灵魂吗？

我记得有一阵子我允许自己对亨利感到有一丝的怨恨，

那是在他告诉我他和妓女们在一起的几天后。他要在弗伦克尔家见我，谈谈帮他出版书的可能性。我觉得很不悦，还有点愤世嫉俗。我讨厌被看作是一个银行家的妻子，银行家可以保护作家。我讨厌自己巨大的焦虑，讨厌自己的不眠夜，讨厌自己思索着帮助亨利的方法和途径。我突然觉得他像是个寄生虫，是个贪婪的自我主义者。在他到来之前，我跟弗伦克尔谈过，告诉他那是不可能的，并告诉了他原因。弗伦克尔为亨利感到很难过，而我一点也不难过，然后亨利本人出现了。他为我特意打扮了一番，给我看他的新衣服、新帽子和新衬衫。他还细致地刮了胡子。我不知道这为什么会激怒我，并没有热情地欢迎他。我继续谈论着弗伦克尔的作品，亨利感到有什么不对劲，就问道："我是不是来得太早了？"最后他提及我们去吃晚餐。我说我去不了，雨果还没有像我所期望的那样离开前往伦敦，我不得不乘坐七点半的火车回家。我看着亨利的脸，我很高兴地看到了他非常失望的样子。我离开了他们。

但是我后来立即不高兴起来。我所有的温柔又都回来了，我害怕我已经伤害了他。我给他写了张便笺。第二天雨果走了，我立即去找他。那天夜里我们在一起都非常满足，睡着了，亨利说："这就是天堂！"

八月□

当我看着亨利写的热情洋溢的情书时，我并不激动。我

并不急于要回到他身边。他的缺点摆在最显著的位置。也许我真的已经转回到雨果身边。我不知道。我了解我们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距离,我很难亲切地写信。我感到很虚假,我逃避了这个话题。我写的比我想的还少。我不得不强迫自己去写。这是怎么了?

雨果感到很吃惊,因为我非常不安。我吸烟,站起来,踱来踱去。我无法忍受自己的伴侣,我还没有学会用反省来代替思考。例如,我可以深思施本格勒理论,可是十分钟后我又再度焦虑起来。就像纪德说的,反省可以篡改一切。也许这让我疏远了亨利,我需要他的声音、他的爱抚。他写了一封很棒的信,写在克里希我们度过的那些天,亨利很渴望我,没有我他感到了迷失。

可是有雨果在的时候我是不可能对他有欲望的。雨果的笑声,雨果的投入麻痹了我。最终我给他写了封信,暗示了这些。可是我一寄出这封信的时候,人为的被压抑的感情就将我淹没。我给他写了张疯狂的便笺。

第二天早晨我收到他写来的一封厚厚的信。仅仅触摸到这封信就能让我感动。"当你回来的时候,我打算要给你一个文学化的性交晚会——那意味着做爱、聊天,聊天、做爱。阿娜伊丝,我要打开你的腹股沟。如果这封信被别人错误地打开了的话,请上帝宽恕我。我情不自禁,我想要你。我爱你。对于我,这个有血有肉的机器,你就是食物和饮料。躺在你身上是一回事,可是贴近你又是另一回事。我感到离你很近,我一个人和你在一起,无论是否被承认,你都是我的。每天我等待现在的这一时刻都是种折磨。我在缓慢地、痛苦地数着一天

又一天，但是请你尽可能让它早些实现。我需要你。天啦，我想在路维希安见到你，见到你站在窗下，在金黄色的光亮下，穿着你那尼罗绿色的裙子。你的脸色苍白，一种冷酷的苍白，就仿佛演奏会那晚一样。事实上我爱你。我爱你的腰，爱你金色的苍白，爱你臀部的曲线，爱你内心的热情，爱你的体液。阿娜伊丝，我是这么地爱你，这么地爱！我都开不了口了。我坐在这里给你写信伴随着亢奋的勃起。我能感觉到你温柔的嘴贴近我，你的腿紧紧地攫住我，我又看见你在这里，在厨房里，提起你的裙子，坐在我身上，椅子在厨房的地板上猛烈的撞击，发出砰然声。”

我以同样的口吻回了一封信，附寄上我疯狂的便笺，发了封电报。哦，面对亨利对我的入侵，我简直无力阻挡。

雨果在看着书。我俯身靠近他，倾诉着我对他的爱，一种深刻悔过的爱。雨果气喘吁吁地说："我发誓我再也无法在除你之外的任何人身上找到这种快乐。你是我的一切。"

我又度过了一个不眠夜，有着极端令人头疼的苦恼，想起琼明智的话："顺其自然吧。"次日我慢慢地打着包，梦想着亨利。他是我的食物和饮料。我怎么可以从他身边走掉，甚至是几天的时间？如果雨果不会像那样地笑，像个孩子般地笑，如果他温暖的、覆着毛皮的手不会不断地向我伸开，如果他不会弯下腰给一条黑色的苏格兰小猎犬吃巧克力，如果他不会将那张姣好的、轮廓分明的脸转向我，说："猫咪柳，你爱我吗？"

同时在我身体内跳跃着的是亨利。我感觉到了他的喷射，他的撞击，他的推进。周一晚上是那么难以忍受的遥远。

他的信的长度，二十页，三十页，都是他伟大的象征。他滔滔不绝地刺激着我。我渴望只是一个女人。不写书，不直接面对这个世界，只是靠着文学的血液而活着，作亨利的后盾，满足他，不用自作主张和创造。

登山者。香烟。茶。啤酒。收音机。我的头飘离了我的身体，悬在空中，空中弥漫着提洛尔烟斗散发出的烟雾。我看见了青蛙眼，稻草般的头发，像打开的笔记本一般的嘴，猪鼻子，像撞球般的头，有着火腿色手掌的猴子般的手。我开始笑，就像喝醉了一样，说着亨利说过的话——“耶稣基督”“性交”等。雨果很生气。我沉默了，失去知觉了。我的头又飘了回来。我哭了。雨果，他一直在调整他自己，使他与我的快乐相和谐，现在他注意到了这出乎意料的变化，感到很困惑。

我对现实生活可怕的扭曲有了进一步深切的体验。在离开去奥地利之前，我在巴黎待了一天。我租了间房间休息，因为我前天夜里没有睡觉。我租的是个小阁楼房间，有天窗。我躺在那里，有种感觉，觉得所有的关系都破裂了，我谨慎地、完全地离开了我爱的每一个人。我记得雨果在火车里的最后一瞥，记得乔奎因苍白的脸和友爱的吻，记得亨利最后的温顺的吻，记得他说的最后一句话——“一切都好吗？”他说这句话时感到很困惑，还想说一些更深刻的话。

我确实离开了他们，就像我还是个孩子时，离开了我在巴塞罗那的祖母。我可以死在这个小小的旅馆房间里，被剥

夺了爱和财产,没有在旅馆登记簿上登记。然而我知道如果我在那个房间里呆上几天的话,靠着雨果给我用于旅行的钱,可以开始一种完全崭新的生活。这种唤醒我的对崭新生活的恐惧,更甚过对死亡的恐惧。我从床上跳起来,跑出那个房间,那个房间就像是一张网,在我的周围逐渐长大,抓住我的想像,侵蚀着我的记忆,以至于我会在五分钟内就忘记了我是谁,我爱谁。

是三十五号房,次日早晨我可能会从这间房里叫醒一个妓女,或一个疯女人,或者更糟,也许,这一切完全没有改变。

今天我很高兴,便通过虚构的忧伤故事来自娱自乐。如果亨利将死去的话,我会有什么感觉?我在巴黎的角落听到了手风琴的声音,我过去常常在克里希听到。不过,我想要去经历。我抓着亨利不放的原因和琼抓着他不放的原因是一样的。

那么艾伦迪呢?

无疑地我又需要他的帮助了。

在巴黎。我无需任何人的帮助。只是再次去车站看亨利,吻他,和他一起吃饭,听他说话,中间穿插着很多吻。

我想让他充满嫉妒,可是我又很忠实,所以努力钻研过去,捏造了一个故事。我伪造了一封约翰·厄斯金写给我的信,然后把它撕碎,又再度粘起来。当亨利到达路维希安的时候,炉火正在吞没约翰的信的所有剩下部分。后来在晚间我给亨利看了没有遭到烧毁的片断,按照推测这部分是插入日

记的部分。亨利非常嫉妒，以至于在他新书的第二页他就向约翰的作品进行了一番狂轰滥炸的抨击。幼稚的游戏。同时我像个奴隶一般的忠实——在感情上、思想上、肉体上。我缺乏过去，现在看来很好。这保存了我的热情。我像个处女一般走进亨利，没有经验，不习惯，但有信念，有热情。

亨利和我就是一个整体，我们躺着焊接在一起有四天之久。不是用身体，而是用激情。天啦，让我感谢谁吧。没有什么药物可以比这更有效的。这样一个男人，他已经将我的生活吸入了他的身体，就像我也把他的生活吸入我的身体一样。这是我理想化的生活。亨利，路维希安，孤独，夏日的热，颤抖的气味，吟唱的微风，以及在我们之间的龙卷风和优美的平静。

首先我穿上复古的玛雅人服装——戴上花、珠宝，化了妆，艳光四射而又高高在上。我很生气，充满了愤恨。前一天晚上我才从奥地利回来，我们还睡在旅馆房间里。我想他已经背叛了我。他发誓说没有。这无关紧要。我恨他因为我爱他，从没像这样爱过任何人。

他进来的时候我站在门旁，手放在臀上。我看到一个原初的自我。亨利走近，感到茫然，直到他走得离我很近，我笑着跟他说话时，他才认出我来。他简直不敢相信。他以为我疯了。然后在他完全清醒过来以前，我把他带到我的房间。在那里，在壁炉里燃烧着的是约翰的巨幅照片和他写来的信。它们都在燃烧着。我笑着。亨利坐在长沙发椅上。“你吓坏我了，阿娜伊丝，”他说道，“你是这么不同，这么奇怪，这么具有戏剧性。”我坐在地板上，坐在他两膝之间。“我恨你，亨利。那

个有关珍妮（奥斯本的女朋友）的故事……你向我撒谎了。”

他如此温柔地回答了我，以至于我相信了他。如果我不相信他的话，也不要紧，世界上所有的背叛都不要紧。约翰消失了，现在才是美好的。亨利叫我脱衣服，全部都脱落下来，只留下那件黑色的蕾丝小披风。他叫我就穿着这一件，他躺在床上，看着我。我站在镜子前取下康乃馨和耳环。他透过蕾丝透视着我的身体。

第二天我在房间里跑来跑去，做着饭。突然我爱上了做饭，为亨利做饭。我非常细心地做了顿丰富的饭菜。我喜欢看着他吃，喜欢跟他一起吃。

我们坐在花园里，都穿着睡衣，呼吸着空气，摇晃的枝条抚摸着我们，听着鸟儿歌唱的声音，殷勤的狗舔着我们的手。亨利的欲望一直延续着，我又和他做爱了。

夜间，书本、聊天、激情。当他把他的激情涌入我的身体内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变漂亮了。我给他展示了一百张面孔。他看着我。这就像排着队列经过一样，一直到今天早晨的高潮，然后他离开了我。离开我时他看到一张燃烧的脸，悲伤而又性感，摩尔人式的脸。

昨天夜里下了场暴风雨，大理石般大小的冰雹。海水冲走了很多树。亨利坐在扶手椅里，问道："我们现在要读施本格勒吗？"他坐着，像只猫一般咕噜咕噜地说着。他像只老虎一般打着呵欠，在整个丛林呼喊着满足的声音。他的声音在腹部震颤着。我把头放在他的腹部，听着，就像放在一个风琴

上一样。我躺在床上。我只穿着一条蕾丝裙，没有穿其他的衣服，因为这在他看着我时能给予他很大的快乐。“现在，”他说，“你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安琪儿。”我无法忍受我们之间的空间。我坐在地板上，他摸着我的头发。他在我的眼睛上留下了意味深长的吻。他很温柔，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

下午，肉欲已耗尽。可是他低头看了看，向我展示他再次勃起的欲望。他自己也感到吃惊：“我爱你，我甚至都没有想到要做爱。可是只要你触摸到……”我坐在他膝盖上。然后我们投入吮吸的醉态之中。……我们都滚到地上直到我再也无法忍受，我静静地躺着，说不。可是当他帮我脱掉我的裙子，从后面抱紧我时，我跃到他身上，一切都再次激动起来。接下来是睡眠，迷失的、无梦的睡眠。

“到了纵欲的时刻，”亨利说，“你几乎比琼更性感。因为当你把她抱在怀里的时候，她可能是个美妙的动物，但后来，就没什么了。她甚至冷淡、无情，而你的性后来会渗透到你的思想，进入你的头脑。你思考的一切都充满温情，你就是源源不断的温情，惟一的原因可能是你有着女孩的身体，又有种力量来保持幻想。你知道男人在占有女人之后的感觉，他们想把她踢下床。而和你在一起，在占有之后和在之前的感觉都是一样的高昂。对你我永远都不会嫌够，我想要你，然后和你一起回到纽约。”

我们谈论着琼。我取笑他与琼绝交的努力，那是出于他自己的意愿。我们两人都反对琼，我们两人相处和睦，处于恋爱之中，有着深刻的结合，然而她更强大一些。我比他知道得更清楚。他已经承认了这么多，以此来反对她，支持我。但是

我明智地一笑，还有根深蒂固的疑虑。在过去的这些天里，这些小时里，我被给予了很多，现在我别无所求，在这些时间里是这么丰富，以至于我一生的回忆都无法将之耗尽，无法让它们消失。

“这是个不寻常的花园，” 亨利在路维希安说道，“它很神秘，具有特殊意义。一本中文书里曾提及一个天上的花园，一个王国悬于天地之间：这就是那个花园。”

所有这一切都悬有一种高兴的可能性，那就是他的书《北回归线》就要出版了。当我一个人的时候，我能听到他在说话。就像劳伦斯的蛇一样，他的思想来自于地壳底下。有人曾经将他比喻为一个艺术家，那个有着“女人画家”之称的艺术家。

我更清楚地了解了他。他对一些女人，会显示出坚韧和无情；对其他女人，则显示出一种天真的浪漫。起初琼对他来说就像个天使一般，出自舞厅的背景，他呈现的是一种傻子的忠实（琼在九年的时间里声称自己只有两个情人，直到现在他还相信是这样的）。我现在发现他是个男人，一个被奇迹所奴役的男人，一个相信女人任何事的男人。我发现女人们想得到他（这是他所认真爱过的女人们的事实）。在性行为中是女人们采取主动的。在他和琼相遇的第一晚，是琼把头靠在他肩膀上，然后邀请他吻她的。他的坚韧只是表面的，可是就像所有懦弱的男人一样，他在有些时刻也会采取一些最懦弱的行为，由他自己的软弱来促使他这么做，这让他成了

一个懦夫。他以一种最残酷的方式离开了一个女人，因为他不能面对这种关系的破裂。

他的纵欲也支配了最卑鄙本性的流露。只有通过了解他本能的暴力，一个人才能相信任何男人都可以这么残忍。他的生活以这样一个湍急的节奏奔流着，就像他说的有关琼的，只有天使或魔鬼才能跟上这种速度。

我们已经分开了三天。这不大自然。我们已经养成了一些小习惯，一起睡觉，一起醒来，在浴室内唱歌，调整我们的喜恶来适应对方。我这么渴望着那难得的亲密。那么他呢?

我对雨果或者爱德华多都有一种强烈的感觉，感觉生活是不可思议的。我的乳房肿胀起来。在做爱的时候我把双腿张开，而不是像以前紧闭双腿。我已经享受了吮吸，直到这么做几乎可以达到一个高潮点。我最终消除了幼稚的自我。

我把雨果从我身边推开，加深了他的欲望，增加了他怕失去我的恐惧。我冷笑着跟他说话，奚落他，叫来女人来吸引他的注意力。我没有理由来悲伤或遗憾。男人们看着我，我也看着他们，将自我敞开。不再有面纱。我想要很多情人。我现在不满足。当我哭泣的时候，我想用做爱来摆脱哭泣。

亨利在一个炎热的夏日的下午来到路维希安，将我放在桌子上，然后放在黑地毯上。他坐在我的床边，看上去变了形。这个散漫的男人，很容易摇摆不定，现在他集中思想来谈论他的书。在这个时刻他是个傲慢的男人。我坐着，对他感到惊奇。在这一时刻之前，他因喝了点酒而激动起来，挥洒着他

的财富。他静坐的那一时刻看起来非常美丽。我将自己调整到他的情绪下，不过很缓慢。我可以整个下午都在做爱。我也喜欢我们大段谈话中的过渡。我们的谈话是美妙的，相互影响的，不是争辩，而是对对方迅速地启发。我可以让他对没把握的想法恍然大悟。他扩展了我的观念，我激发了他的灵性，他让我的思路流畅。在我们之间总是有一些动作。他是贪婪的，抓住我就像抓住一个战利品一样。

我们躺在这里，将他的思路整理得有条有理，决定他小说中现实的事件该放在哪里。他的书在我的心里膨胀着，就像我自己的书一样。

他脑中的活跃、惊奇、好奇、热忱、超道德、敏感和流氓习气将我迷得神魂颠倒。我喜欢他给我写的最后一封信："不要再期望我神志清醒，不要让我们这么敏感。这是一个在路维希安的婚姻，你对此无法争论什么。我离开时还留有你粘在我身上的一点东西。我走着去游泳，在一片血的海洋中游泳，在你的安达卢西亚的血液——蒸馏的血液、有毒的血液中游泳。一切我所做的，我所说的，我所想的，都联系到了我们的婚姻。我把你看作是我们家的女主人，有着一张严肃的脸的摩尔人，有着白色身体的女黑人，我的眼睛看遍你的皮肤，女人，女人，女人。我无法想像没有了你我怎么继续生活——这些间歇就是死因。当雨果回来的时候你怎么办呢？我仍然还在那里吗？我无法想像，你会和他一起做爱，就像和我一起时一样。紧闭双腿？意志薄弱？甜蜜地、背叛地顺从？少女的温顺？和我在一起时，你是一个真正的女人。我几乎被这吓坏了。你不仅仅是三十岁——你有一千岁。

“此时我回到家里，仍然郁积着激情，就像葡萄酒在向上涌。不再是一种肉体的激情，而完全是对你的渴望，一种贪婪的渴望。我看了有关自杀和谋杀的文章，我能够彻底地明白这一切。我感到自己有杀人和自杀倾向。

“我仍然听到你在厨房里歌唱……一种不和谐的、单调的古巴人的哀号。我知道你在厨房里很高兴，你煮的饭菜也是我们曾一起吃过的最好的饭菜。我知道你会烫着自己，而且从不抱怨。我坐在餐厅里听着你发出沙沙的响声，让我感到最大的平静和快乐，你的裙子就像女神因陀罗镶嵌上一千只眼睛一样。阿娜伊丝，以前想到我爱你，并不像现在这样确切无疑。所有的这一切之所以这么美好是因为它很短暂，而且是偷偷摸摸的吗？我们是为了彼此而爱，我们彼此向一同去爱吗？我的得失和你的损益是一样的吗？相信这样继续是疯狂的吗？单调的时刻何时何地开始？我研究了你那么多，才发现可能的缺点、弱点、危险区。我没有找到它们——一个也没有找到。那就意味着我在恋爱中，我是盲目的，盲目的，盲目的。永远盲目！

“我想像你在一遍又一遍地播放着唱片——雨果的唱片。当爱变成习惯。双重生活，双重体验，双重高兴和痛苦。你是如何被它犁耕的。我了解这一切，可是我无法做什么来阻止它。我确实希望是我不得不来忍受它。我知道你现在眼界大开。一些你再也不会相信的事，一些你再也不会重复的手势，一些你不会再次经历的悲伤、宽恕。在你的温柔和残酷里有一种纯洁的犯罪热情——不是悔恨或复仇，不是忧伤或内疚。摆脱这些活着，没有什么可以将你从深渊中挽救出来，除

了一份大大的希望，一份信念，一份你体验过的喜悦，只要你想再经历这些，你都可以重复体验到它们。

"电闪雷鸣时，我躺在床上，做着疯狂的梦。我们在塞维利亚，然后到非斯，然后到卡普里岛，再然后到哈瓦那。我们不断地旅行，但是总是有一台打字机和一本书，你的身体总是贴着我，你的眼神从不改变。人们在说我们会很悲惨，我们会后悔，可是我们很幸福，我们一直在笑，我们在歌唱。我们在说着西班牙语、法语、阿拉伯语和土耳其语。我们被准许进入任何地方，他们在我们的道路上撒满了鲜花。我说这是一个疯狂的梦——但是我想实现的正是这个梦。生活和文学结合起来，爱情和精力充沛的人结合起来。你，有着反复无常的心灵，给我一千个爱，总是不管有什么样的暴风雨都要抛锚。无论我们在哪里，哪里就是我们的家。我们在哪里停下，早晨就从哪里继续。我们一次又一次地获得新生。你坚持自我，得到了你所渴望的丰富多彩的、各式各样的生活。你越坚持自我就越想要我，越需要我。你的声音变得越来越嘶哑，越来越深沉，你的眼睛越来越忧郁，你的血液越来越黏稠，身体越来越丰满。一种骄奢淫逸的卑屈以及残暴专横的必要性。现在比以前更残酷了——有意的、故意的残酷，对经历的贪得无厌的兴奋……"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我生命中最深刻的体验告诉我——我所做的这一切并不是为了思想的深邃，而是为了肉体的欢愉。纵欲毁了我。很少有深刻和严肃的东西让我看起来不紧张，可正由于此，亨利被迷得神魂颠倒，显然他已经陷入热恋之中。

这是最重要的时刻吗？要是琼现在回来，将高潮的体验留在我和亨利的心里就好了，再也不会达到这种高潮，再也不会削弱这种高潮。

亨利说："我想在世上留下一道疤痕。"

我给他写了封信，写了我对他的书的感受。然后写道："永远不会有黑暗，因为在我们两人间总是有动荡、重新开始和惊喜。我从来不知道什么是停滞不前。即使反省也不是一个静止的经历……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么想想我在你身上找到了什么？准是一座金山。亨利，我爱你，你的知识、你的见解以及你的一切，我都爱。除了肉体上的依恋外，我的意念与想象也充满了爱的力量。琼可以回来，我们的爱可以毁灭，然而没有什么可以切断已经存在的融合，我用这样的方式爱着你……我今天想到你说过的话：'我想在世上留下一道疤痕。'我会帮你的。我想留下女性的疤痕。"

今天，我会跟随亨利，一直到世界的尽头。将我从这个疯狂的念头中挽救出来的唯一缘由是我们两人都身无分文。

这很清晰：亨利内心缺乏一种感情（不是缺乏激情或情感），他强调做爱和交谈可以暴露出这一点。当他说起其他女人的时候，他记起她们的是缺点，是感官上的特征，或是争论，剩下的不是没有特征就是特征不明显。我还不明白，但是感情就是束缚。亨利不是作为一个人被人来崇拜，而是作为一个天才的怪物引人注目。他可以是仁慈的，但是只是不加选择地如此。他出于慷慨大方，把我留在他抽屉里的一双袜

子送给了波莱特，那是我最好的一双袜子，而我却穿着缝补过的袜子，这样我才能省出钱来给他买礼物。他把我从奥地利给他寄的钱花在了一个女人身上，给她买了唱片。然而在奥斯本离开去美国的时候，亨利从奥斯本那里偷了500法郎给他的女朋友。他把他一半的牛排给了我的狗，然而他却把计程车司机找给他的剩余零钱留下了。这些在琼的身上也出现的突然的无情的行为让我感到迷惑，我期待着忍受这些无情，虽然亨利发誓说他永远不会对我有这些行为。目前为止在他对待我的方面我还没有看到任何这些恶行，只有那无止境的细致。他对残酷的事实口无遮拦——他完全明白我的缺点——但同时他又屈服于魅力和温柔之下。为什么我这么信赖他、信任他、不畏惧他？也许这就是个错误，就像雨果信赖我就是个错误一样。

我渴望着亨利，只有亨利。我想和他一起生活，和他一起无拘无束，和他一起受苦。他信中的每句话都萦绕在我心头。然而我对我们的爱又充满了疑虑。我害怕自己的冲动，一切所有我创造的一切都在危险之中。我用我作家的灵魂跟随亨利这个作家，当他在街上徘徊的时候我进入到他的感情，分享他的好奇、他的渴望、他的妓女，我想着他所想的。我们心中的一切已密切结合在一起。

亨利，你没有在向我撒谎，你就是我所觉得的那样。不要欺骗我。我的爱太新奇了，太投入了，太深不可测了。

当我和雨果今晚在山顶上散步的时候，我看见巴黎笼罩在一层热烈的薄雾之下。巴黎。亨利。我不是把他看作是一个男人，而是一个生命。

我虚伪地对雨果说道："天气太热了。要不我们叫福瑞德、亨利和波莱特来玩个通宵吧？"

这是因为，我今天上午收到了他新书的第一部分，惊人的一部分。他现在在尽全力地写作，还很激昂。现在每个字都用得恰如其分。这个男人是完整的、强壮的，他以前从没这样过。我想有几个小时的时间来呼吸他的存在，满足他，让他冷静下来，用那泥土和树木般沉重的呼吸来充实他，这些呼吸搅动着他的血液。天啦，这就像每一时刻都处于性欲高潮一样，在每一次做爱之间只有短暂的停顿。

我想让亨利知道：我可以让女人嫉妒的贪婪服从于对作家的热情投入。我能在奴役中感到一种自豪。他的作品中充满了华丽，这种华丽将他接触到的一切都美化了。

昨天夜里亨利和雨果交谈了，他们互相欣赏对方。雨果的慷慨大方显露出来。当我们在卧室里的时候，我补偿了他。吃早餐的时候，在花园里，他看了亨利最近写的篇幅。他的热情燃烧起来。我利用了这份热情，建议我们把家对亨利开放，对那个大作家开放。他握着我的手，权衡着我消除疑虑的话语——"亨利作为一个作家引起了我的兴趣，仅此而已"——他同意了我所想要的一切。我到门口送他走。他为被爱着感到很高兴，而我也为自己的谎言、自己的行为感到吃惊。

亨利的通宵来访并没有让我从伤感中走出来。那两天的发展是错综复杂的，就像琼一样，“能够崇拜、奉献，但也能够为了得到她所想要的而无情起来。”亨利这么说过，他陷入了多愁善感中。

就在雨果去工作以后，亨利说：“他感情是那么脆弱，人们不该伤害这样的男人。”这激起了我心中的愤怒。我离开桌子进了我的房间。他过来看着我哭泣，他很高兴看到我哭泣，这表明我不是无情的。可是我变得紧张而又恶毒起来。

雨果晚上回来的时候，亨利又开始专心地听他说话，听他讲他的语言，听他很严肃很沉闷地讲着。我们三个人坐在花园里。

我们的谈话开始是没有条理的，直到后来亨利开始问了一些心理学的问题（在白天有些时候，可能是出自对琼的嫉妒。我说了一些激起亨利嫉妒艾伦迪的话）：我在前一年读到的东西，我和艾伦迪的谈话，我自己对这一问题的沉思等等。所有这些我都清晰而又生动地脱口而出，连我自己都很吃惊。

突然亨利打断了我的话，说道：“我不相信艾伦迪的观点或者你的想法，阿娜伊丝。为什么呢，我只见过他一次。他是个粗鲁、世俗的人，昏昏沉沉，眼神里充满了许多怪念头。而你——为什么呢，你把许多事情清晰而又美好地呈献给我——是那么透彻清楚——这看起来简单而又真实。你思路非常敏捷，又很聪明。我对你的聪明感到疑惑。你制定了一个很棒的模式，一切都在它的位置上，这看起来清楚得令人信

服。那么与此同时,你在哪里呢?不是在你观点清晰的表面上,而是你已经深深地陷了下去,陷入更黑暗的区域,以至于人们只会认为你把你的所有想法都说了出来,把你自己的一切倒得干干净净。但是还有很多很多层——你是无底的,深不可测的。你的澄清不过是欺骗。你是个思想家,给我造成了太多的混淆,太多的疑虑,太多的干扰。"

这就是他攻击的大致内容。他非常愤怒而又激动地说了这些话。雨果平静地补充道:"你觉得她给了你一个有条理的模式,然后她自己会从这种模式中跳出来,再嘲笑你。"

"的确如此。"亨利说。

我笑了。我意识到他的批评整个加起来是在奉承,我很高兴自己已经激怒了他并让他感到困惑,可后来一想到他马上就与我争论,我就感到一阵辛酸。是的,争论是不可避免的。在我尽力让自己变得坚强起来的时候,他和雨果还在继续聊着。这对我而言是怎么也想不到的。亨利对雨果的钦佩也是令人感到困惑的,毕竟他也这么说过。

我记得我说过,现在这两个迟钝的人,一个是沉闷的德国人,一个是不浮华的苏格兰人,他们已经团结起来对付我的思维敏捷。好,我要更加敏捷,更加背叛。亨利视他自己与雨果——我的丈夫为一体,就像我视自己与琼为一体。我和琼都愿意愉快地鞭挞着这两个男人。

怎样的一个夜晚啊!一个人中了毒,含着眼泪悲伤过度,仍然冒着怒火,这样该如何入睡呢。去吧,亨利,去同情雨果吧,因为我将欺骗他千百次。我会欺骗这个世界上最伟大、最优秀的人。忠实的理想是个笑话。记得我今晚上所教

给你的：心理学是在努力重建生命的基础，这种基础不是理想，而是对自我的真诚。抨击吧，抨击你想抨击的一切。我会反击回去的。

我充满对亨利的恨和爱上床睡觉了。雨果后来用爱抚弄醒了我，他想与我做爱。我半梦半醒，毫无情绪，把他推了过去。后来我为自己的行为找了个借口。

早晨我醒来时沉闷而又脆弱，亨利坐在花园里。他继续说着话，他很担心前一天晚上。我只是在听着。他告诉我说，他以他通常的方式那么做的。他所说所做的事并不是出自本意。"不是出自本意？"我重复道。是的，为了掩饰对我的爱，他已被弄得神魂颠倒。他并不像他说的那么钦佩雨果，远非如此。事实是我长篇激烈的演说把他说得站不起来。他想抱着我。他从没见过我那样深入在一个问题之中。我的大多数想法对他来说就像是捷径。他已经走出了一种情感上的倾慕，战胜了对艾伦迪的嫉妒，也战胜了一种对告诉他新鲜事物的人的敌意。我已经把世界向他打开了。

我突然想到他可能在做着一个又一个的滑稽行为，想到现在出于某种原因，他在玩弄着我。我这么告诉了他。他平静地说道："那么帮助我，神，阿娜伊丝，我从未对你撒谎。如果你不相信我的话，我就情不自禁了。"

他的解释听起来很不充分。需要掩饰什么？我要为雨果的盲目负责。难道是他更喜欢困境？难道我们上一周的沟通、融洽、信赖，导致他现在会有反常的对不和谐的渴望？"不，阿娜伊丝，我不想吵架。可是我失去了信心。你说艾伦迪……"噢，艾伦迪。所以我已经伤害到了他，惊动了他。嫉妒心在激

励着他。我说："我回答你的问题，让你在嫉妒中找寻快乐。"

然后他说了一些感动我的话。是这么开始的："一个男人想要的(一个男人想要什么！)，是要相信一个女人可以爱他，爱到没有其他的男人可以引起她的兴趣。我知道这是不可能的。我知道每一份欢乐都带有它自己的悲剧。以后我们可以再次敞开心扉吗？我是在说实话吗？"

"听着，" 我笨拙地说道，"一个男人想要的就是我已经给予你的，它有着你永远想像不到的完全、彻底。"

"太奇妙了。"他温柔地、茫然地说着。我们第一轮争辩告一段落。

相对于他最初的行为，他的解释显得更加荒谬，这样的一幕是嫉妒还是他首次表述人际关系时的不当？我第一次站在一种比我自己的本性要更复杂的人性面前。可能是我们彼此对信任的代价越来越感兴趣了。他很高兴看到我像个乐器一样，发出所有范围内的声音。从人的角度，我已经失去了些什么。也许是真诚。我用自己的机敏来代替那种盲目地向他吐露一切。

后来，他哭着告诉我说他父亲是饿死的，我坐在那里，很麻木，没有流露出丝毫的同情。我愿付出一切来知道他是否把我给他的钱拿出一些给他父亲了，而他自己忍饥挨饿。所有我需要知道的就是：他会向我说谎吗？我能够既爱他又向他说谎。我看着自己笼罩在谎言之中，这些谎言看起来就像服装，并没有刺痛我的灵魂，好像它们并不真的是我的一部分一样。就像那四天里所做的一样，我爱亨利，我用我赤裸裸的身体爱着他，赤裸的身体已经褪去了衣物，也忘记了谎言，

也许亨利不是这样的。但是爱，在这一切之中，就像沙丘里的草茎一样轻轻摇晃。当然，撒谎，也会造成精神错乱。在我走入我谎言的洞穴的那一刻，我跌入了黑暗之中。

我没有时间来写下谎言。我想开始写。我猜想我自己并不想正视它们。如果前后一致对作家来说是不可能的话，至少真实是可能的，或者关于一个人伪善的真实是可能的。阿道司·赫胥黎在《针锋相对》中说过，作家就是"精神原生质的海洋，能够在所有方向流动，能够吞没它道路上的每件物品，能够流入每个缝隙中，能够填满每个模子"。这是真的，就像艾伦迪说过的，我头脑中虚拟的感情导致了我在真实生活中的感情很丰富，我被自己的虚构结结实实地欺骗了。他称呼我为不真诚人中"最有同情心"的。是的，我是伪善者中最高尚的。心理分析显示出，我的动机有最小程度的恶意。我让我的情人睡在我丈夫的床上不是为了伤害任何人。这是因为我没有神圣感。如果亨利他自己更有胆量的话，我会在亨利的来访期间给雨果吃一片安眠药，这样我就可以去和亨利睡在一起了。可是，他太胆小了，甚至连偷个吻都不敢。只有在雨果已经离开的时候，他才会在后花园里把我推倒在常春藤的叶子上。

我有一次和一个充满激情的、富有同情心的情人度过了四天的时间。那天我与一个野蛮者性交。我躺着，发泄着人类的感情，我知道恰恰在那个时刻他是个非人类。作家穿上了人性的外衣，可是这只不过是个伪装。

前一天晚上我关于真诚的谈话，关于互相依靠的谈话，关于信任的流露的谈话都是很中肯的，一个人甚至和他爱的

人在一起时都无法拥有这种信任。

也许我渴望保留和亨利在一起的那四天的辉煌是白费功夫。也许，就像普鲁斯特，我无法移动。我在空间中选择了一个点，然后围绕它旋转，就像我绕着约翰转了两年一样。亨利的运动是不断地捶打，来激起火花，不考虑带来的伤害。

我后来问他："你对琼的感情什么时候回来，这份感情会暂时改变我们的关系吗？我们的关系破裂了吗？你的感情回到原初还是一分为二？"亨利说是一分为二。他的脑中已经有了一封写给琼的信："我想要你回来，不过你必须知道我爱阿娜伊丝。你必须接受这一点。"

在雨果的身体和我的身体之间的疏远会把我逼疯。我无法忍受他不断的爱抚。到目前为止我可以让自己坚强起来，在他的亲近中找到一种温柔的快乐。可是今天我像是和一个陌生人生活在一起。当他坐在我边上，把手放在我腿上和胸部的时候，我很讨厌这样。今天早晨当他触碰到我的时候，我生气地跳开了。他大吃一惊。我无法忍受他的欲望。我想要逃走。我的身体对他的身体已没有了感觉。现在我的生活将会怎样？我该如何继续假装呢？我的借口是那么微不足道，那么微弱——身体不舒服，心情不好。这些显然都是谎言。我会伤害到他的。我有多么渴望我的自由啊！

在我们午睡期间，雨果设法再次占有我。我闭起双眼，由他去了，可是毫无快感。如果今年我已经达到了新的欢愉顶峰是真实的话，那么我还没有达到这么深重的忧郁也是

真实的。今晚我害怕我自己。我这一时刻可能离开雨果，成为一个被遗弃的人。我会出卖自己，吸毒，带着骄奢淫逸的快感死去。

雨果吹牛说他有点醉了，我对他说："好，那你告诉我一些有关你的我不知道的事情，告诉我一些新的东西。你没有什么要坦白的？你就不能虚构出一些？"

他没有明白我的意思。当我从他的爱抚中逃脱的时候他也没有明白我的意思。可爱的忠实，被嘲笑、被利用的忠实。为什么你不能多一点聪明，少一点信任？为什么你不反击呢，为什么你没有越轨，没有激情，不会上演滑稽戏，不残酷呢？

我今天在工作的时候，意识到我已经向亨利泄漏了许多我对琼的想法，意识到他正在利用这些想法。我感到很无力，他知道这一点，因为他写信给我说他感觉自己像个无赖。那留给我做的是什么呢？一个写作的女人，一个只会写作的女人。我整个上午都在工作，我仍然感到很充实。

亨利所要求我的让我无法忍受。我不仅要让这一半的爱充满生机兴盛起来，还要滋养他对琼的构想，为他的书提供素材。当我看了他写的每一页，在这些页面里，他对琼越来越公平，我觉得他已经借用了我的想像。当然没有哪个女人曾被要求这么多过。亨利对最初的琼不会有这样的要求。他完全考验了我的勇气。我该如何将自己从这样的噩梦中解脱出来？

亨利留意着我的第一个弱点，我的第一次嫉妒心的闪烁，他捕捉到了，并洋洋自得。因为我是个善于了解的女人，

我被要求理解一切并接受一切。我会要求我自己应该得到的。像和亨利在一起的那四天一样，我想要有无数天，即使不是从他那里得到这些天我也想和他们在一起。我要将亨利和琼归还给对方，所有超人的角色我都洗手不干。

一个人没有学会少受痛苦，但是学会了逃避痛苦。我开始把艾伦迪当作一种逃避。他的观点一直都成为我许多行动的基础。是他教我，不止一个男人能了解我，紧握不放是我的一个弱点，受苦是不必要的。我想那天晚上亨利在花园里描述他的时候，我对他的感情逐渐定型了。他说他是个纵欲的人。我有个清楚的回忆，能够回忆起他是如何看待我们最后一天的。我的心中装满了亨利，以至于我后来都没注意到。几天前我给艾伦迪写了一封感谢信，结尾附上了亨利给我写的一封信中的部分内容。那在逻辑上适合我说的话，也在心理分析上证明了那是个成功的工作。但是事实是，我想让他感到嫉妒。

我在亨利身上所发现的一切是独一无二的，无法被重复的，可是可以拥有其他的经历。不过，昨夜我在计划着该如何完善他最近的书，如何让他坚强起来，如何安慰他。

可是他也已经让我变得坚强起来，以至于我现在觉得没有他，我也有足够的力量来做事，如果我必须这么做的话。我不是童年时期灾祸的奴隶。我重新体验我的童年悲剧的神话现在已经破灭了。我想要一份完整的、平等的爱。我将尽可能积极地从亨利身边逃离。

他昨天来了。一个严肃的、疲惫的亨利。他不得不过来，他说。他已经好几夜没合眼了，对他的书感到紧张。我已经忘了自己的伤痛。亨利太累了。必须给他和他的书以营养。"你想要些什么，亨利？躺在我的睡椅上吧。喝些葡萄酒。是的，这是我一直工作的房间。现在请不要吻我。我们要在花园里吃午餐。是的，我有很多话要告诉你，不过这一切都必须等待着。我故意推迟这一切，这些可能会打断你的思路。这些都能等。"

然后亨利脸色苍白，神情紧张，眼神忧郁，他说道："我来是要告诉你，在我写书的时候我才意识到我和琼之间的一切在三四年前就已经结束了。上次她在这里，我们一起生活，只是一种下意识的继续，就像是一种习惯，就像是虽然无法到达终点，但惯性会使之延续。当然，这是个惊人的经历，巨大的转变。这就是我为什么能够这么疯狂地写作的原因。但是这是我现在写的最后的作品。你一定能够区分作家过去的召唤和目前的感情。我告诉你，我爱你。我想让你和我一起去西班牙过几个月，用任何借口都可以。我梦见我们一起工作。我希望你靠近我。直到事情以这样的方式来解决，我才能够完全保护你。我已经从琼那里得到了一个痛苦的教训。你和琼是这样有个性的女人，你们都不能在单调、困苦中茁壮成长。那不是你们的生存环境。你们两人都太有地位了。我不会要求你们的。"

我茫然地坐着。"的确，" 他补充道，"我不得不经受这

些，可是因为我已经明确经历过这些了，而且我也已经结束这些了，所以我可以经历一种崭新的爱。我觉得我比琼坚强，可是如果琼回来的话，事情可能会由于一种命中注定的必要性再次开始。我心里想的是，我想要你将我从琼那里挽救出来。我不想再次被她贬低、羞辱、毁灭。我了解了足够多，我知道我想与她绝交。我害怕她回来，害怕她摧毁我的工作。我在想，我应该如何占用了你的时间，吸引了你的注意；应该如何让你担忧，甚至伤害你。其他人的麻烦是如何降临到你的身上，别人是如何请求你来解决问题，帮助他们的。与此同时，你的作品，比任何人的作品都要更深刻、更好，没有人诅咒你的作品，没有人帮过你。"

想到这里我笑了。"可是，亨利，你诅咒了，此外我可以等。是你误时了，必须给你时间赶上。"

我给他讲了一点我在过去的岁月中经历的风暴。我觉得就像有人判处死刑，然后突然获得假释。琼可能会经常地把亨利要回去，这看起来不再那么要紧了。这时我和他永久地密切地结合在了一起。紧接着，我们身体的融合几乎是不重要的——第一次，只是一个象征，一个姿势。这种迅速的融合好像是片刻发生的，身体的运动也以一种很慢的速度进行着。

我写琼已经写了三十页，是以一种激烈而又完全虚构的方式，那是我目前为止写过的最好的。看到所有实验室的试验都在一种狂热的爆发中结束，这一点令人欣慰，很美好。

昨天夜里我在大吉尼奥尔过得非常快乐：一个女人赤裸着躺在一张黑天鹅绒睡椅上，被激情诱惑得浑身痉挛。那是一个性欲旺盛的女人脱下了她的睡衣。我当时感到非常兴奋。

我和雨果去了另外一家，在那里女人们要比布隆迪大街三十二号的女人丑得多。房间里排列着镜子。那些女人就像一群温顺的动物一样，两个两个地随着留声机的音乐移动着。事先，我的期望值被调高了。当这些女人进来的时候，我无法相信她们会这么丑。在我的印象里，这些赤裸的女人的舞蹈是一种美妙而放纵的狂欢。当我看见下垂的乳房，有着大大的、棕色的皮革似的顶端，看见那浅蓝色的腿，突出的肚子，笑起来都快没了的牙，还有那牲畜般毫无生气地运转着，就像是旋转木马一样的一团团的肉体，我的感情就崩溃了。一点同情的感觉都没有，仅仅是冷漠的观察者。我们又看到了单调的姿势，其间在最不恰当的时候，这些女人们会互相毫无激情地、性冷淡似的亲吻。屁股，凹陷的臀部，双腿之间神秘的黑暗处——所有这些都暴露得毫无意义。我和雨果花了两天的时间，才将我的身体、我的腿、我的乳房与那一团旋转的动物区分开来。我想做的是加入她们一晚上，赤裸裸地和她们一起走进房间，向着坐在那里的男人们和女人们，想像着他们在我出现时，看见我和我头上天使般的光环时的反应。

对爱德华多太残忍了。当他详细描述对他的痛苦的思维控制计划时，我坐在长沙发椅上，离他很近，让他看亨利的作品——他讨厌的作品。他说我在培育一个小巨人。我发现他看着我更诱人的乳房。我看见他脸色苍白，然后坐着一班更早的火车离开了。

今天我几乎不能自制地渴望着亨利。没有他我活不了三天。快乐的、可怕的奴役。哦，成为一个男人，能够这么容易地、这么不受限制地满足一个人的自我。

我绕了一大圈，又绕回到艾伦迪简洁的语句中，那就是爱拒绝激情，激情拒绝爱。惟一一次雨果的爱和我的爱转化为激情的时候是在我们从纽约回来后的那次激烈的争吵中，琼用同样的方式给了亨利最大的激情。我可以给他最多的爱，但是我拒绝这么做，因为在那一时刻激情似乎更有价值。在几天前，我和亨利的和解中出现了危险，坠入爱河的危险。我不应当只让他嫉妒艾伦迪，我应当用艾伦迪的智慧来欺骗他，那样会把我们的爱提升为激情。甚至在亨利给我写信或写我的时候，词汇量都发生了变化。他的语气少了一些放纵，多了一些深刻。我反对这种处理方式，因为我自己也被它激励着迸发出来。现在没有什么缺乏激情的东西可以满足我，然而我不能根据自己的胡言乱语做出行动。艾伦迪已经让我害怕有预谋的行为。我的本能引领着我一次又一次地爱。

漫长的一周以后，亨利打来电话说他到周三才能来看我。我日日夜夜都在期盼着他。我告诉他说我到周四才能见到他，说我在为艾伦迪工作。我想伤害他。当我提起我们去西班牙的计划时，他说："在这种情况下最好不要去。"

然后我知道了他爱我只是为了安慰他自己失去琼，为了帮他生活下去，为了我能给他的幸福。甚至连去西班牙旅行的计划也是用来将他自己从琼那里拯救出来，而不是为了和我在一起。艾伦迪一回来，我就要把我自己交给他。

雨果看了我写的有关琼的三十页内容，他惊呼写得太棒了。我再次纳闷，他是有另一种生活还是仅仅不善于表达。我问了他这个问题并伤害了他。他说了一句不寻常的话："如果这是你真正的自我，你一直坚持的自我，我要说这是个非常无情的自我。"

是的。这种坚持由琼开始，是另一座火山。我已经甜蜜地沉睡了几个世纪，我正在毫无前兆地喷发出来。我心里的冷酷无情，无穷无尽的想像，已经通过我的努力慢慢积聚起来，来征服自我的贪婪。亨利也将遭遇这些。我叫他今天过来。

他马上骑着他的自行车过来了，温和而又焦急地过来了。我让他读我写的一封长信，里面包含了所有我日记的事情。他没有反对。他笑了，有点悲伤地笑了。然后他坐到睡椅上，完全被恐惧所占据，他感到恐惧，因为他知道这一切都是多么容易破碎啊。我等着，为他的沉思而感到困惑。最后他清醒过来说道："你想让我成什么样，我就会是什么样。"我不知道我们还说了什么其他的话。我意识到了亨利爱的程度和极限，意识到了他违背自己的意愿被琼拥有的程度和极限，就像我一样，意识到了他深爱着我，就像我深爱着他一样。当他痛苦地对我说："我需要知道你想要什么。"我告诉他："只

要这种亲密。当我们之间的一切都正常的时候，我就能忍受我的生活。”

他说：“我意识到在西班牙度几个月的假是实现不了了。我知道如果我们去了的话，你就再也回不到雨果身边了。我不会让你回来的。”我说道：“因为雨果，我不能想得太远，不能想到度假的事。”我们看了看彼此，知道我们每个人为了自己的软弱付出了多少代价：他，被激情所束缚；我，被怜悯所束缚。

紧接着的那些天是无与伦比的，是光辉灿烂的。聊天和激情，工作和激情。我需要的，是将温暖抱在怀里，是在那个顶楼房间里的时刻。亨利无法离开我。他待了两天，将一种性的疯狂爆发到了顶点，以至于在他走后，我还灼烧了很长一段时间。

我不再担忧了。我松弛下来，仅仅爱着他，我从他那里得到了那么多的爱，这些爱可以证明我整个的存在。当我提到他名字的时候我就会口吃。每一天他都是一个崭新的人，有着新的深度，新的情感。

我今天收到了一张他的照片。如此清晰地看着这饱满的嘴，野兽的鼻子，浮士德式的暗淡的眼睛，有一种奇特的感觉，那是一种精致与兽性的结合，坚韧与敏感的统一。我觉得自己已经爱上了我们这个年代最非凡的人。

我的大部分生命都花费在丰富自我身上，这一点，和我把时间花在让我满负荷工作，以至于让我陷入绝望之中的大事件的长期等待上一样。现在我了解了这种可怕的不安，这种失败的悲惨感觉，这种深深的不满。我在等待着。这是肿胀

的时刻,真实生活的时刻,所有其他的都是一种准备。痛苦而警觉的三十年,现在这些是我为之生活的日子。明白这个,从人性的角度就能完全地明白这是最让我无法忍受的。人类无法预知未来,对我而言,眼前的知识都令人眼花缭乱。让自己明显地丰富起来并了解它!

昨天夜里雨果把头放在我的膝盖上。我温柔地看着他,心里想到:“我该如何告诉他我不再爱他了呢?”还有,就是我意识到我并不是完全被亨利所迷住,艾伦迪也迷住了我,几天前的一个夜晚我还多愁善感地被爱德华多的出现所打动。事实是,我是反复无常的,我会在许多方面被激发出欲望。我周四见到了艾伦迪,我渴望着这次的会诊。想像中我已经和他一起去了一家俄罗斯餐厅,想像中他已经来路维希安,在这里拜访了我。亨利可以很嫉妒艾伦迪。艾伦迪他自己已经让我摆脱了内疚感。

亨利被我新写的段落弄得莫名其妙。他问,这用得着比锦缎还要华丽的语言吗?他不能理解让我感到很沮丧。我开始解释。然后他就像每个其他的人都说过的那样说到:“哦,那你应该给个线索,你应该把话题渐渐引到那里。我们都出乎意料地陷入了不可思议之中。这得需要读者读一百遍。”

“谁会读它一百遍?”我悲伤地说道。不过后来我想到了《尤利西斯》和它的一些相关研究。可是亨利,按照他那一竿

子到底的性格，是不会在那里停留的。他走来走去，然后咆哮着说我必须变得人性一点，然后讲一个人性一点的故事。现在，我面临着我终生的问题。我想继续用那种抽象的、激烈的方式，可是有人能忍受吗？雨果能理解，把它感性地理解为诗；爱德华多，把它理解为象征主义。但是对我而言，在那些锦缎般的词语中蕴含着很多意义。

我越谈论我的观点，亨利就越兴奋，直到他开始喊着要求我应该精确地用那同样的语调继续，我做的事情无与伦比。人们不得不努力来解读我。他总是知道我会做一些独一无二的事情。此外，他说，我欠这个世界很多。如果我没有做些好事的话，我应该被绞死。在用我一生的时间写日记来完成这部作品之后，就会像橘子榨汁机，只有所有的种子和果皮留下来。

他站在窗户旁说道："我现在该如何回到克里希啊？那就像是回到了监狱一样。这里是我成长、发展、升华的地方。我多么爱这种孤独啊。这多精彩啊。"我站在他后面，依偎着他说道："留下来吧，留下来。"

当他在这里的时候，路维希安对我来说也丰富起来，变得有生气了。我的身体和思想不断地悸动着。我不仅仅是更有女人味了，而且更是个作家，更是个思考者，更是个读者，更是我希望的一切了。我对他的爱创造出一种气氛，在这种气氛中他都变得灿烂起来。他感到迷惑，无法离开，直到福瑞德打来电话说有很多人找他，有很多信件要看。

我们的思想随我们谈话观点的相反、对立和基本的一致而跳跃着。这是怎样特别的一件事啊！他不信任我的敏捷，减

慢了我的节奏，我陷入他的创造力之中，就像陷入无限的财富中一样。我们的工作是相互关联、相互依赖、密切结合在一起的，我的工作就是他妻子的工作。

亨利经常站在我的卧室中间，然后说："我感觉就像我是你丈夫一样。雨果只是个我们都很喜欢的有趣的年轻人。"

我越来越意识到他和琼生活在一起是件危险的、摇摇欲坠的冒险的事情。他想要我将他从琼那里拯救出来，我能理解。当他开始谈论着要在某处租一个像路维希安那样的地方的时候，我说："当你的书出版了的时候，你会派人去找琼，然后那么做的。"他悲伤地笑了，告诉我说那不是他想要的。我知道，或者，当然我知道他希望他和琼能够像我和雨果这样生活。

昨天晚上因为亨利有点累了，有一阵子看上去没有那么精力充沛，没有那么凶猛，我心里对他的温柔膨胀起来，我差点当着雨果和女修道院院长的面，走到他跟前拥抱他，叫他下楼，到我们那张软软的大床上休息。我多么想照顾他啊。当他谈论起电影《穿制服的女郎》中女人们相互爱着的时候，他几乎哭了出来。

然后，他当着女修道院院长的面说："我要和你说几分钟的话。我已经修改了你的手稿。"我们下楼去，坐在我的床上。我被他所做的工作感动了。我们开始亲吻。舌头，手，一片潮湿。我咬着自己的手指才不至于惊呼出来。

我上楼去，仍然悸动着，跟女修道院院长聊着天。亨利跟上来，看上去像个圣人，含着奶油一般的声音。我从头到脚都能感觉到他的存在。

雨果在弹唱着，就像他过去在列治文山弹唱时一样，摸索着、迟疑着。他的手指并不灵巧，声音也在颤抖。当我听他唱的时候，我感受到的悲伤显示出他的歌有多深沉，他的甜蜜因我而消退了，只有通过记忆的连贯性才能把现在和过去连接起来，只有记忆将我和雨果结合在一起。我的日记将记忆保存了下来。哦，要是没有这张围绕着我的网，能跳向前方就好了。

九月□

当艾伦迪告诉我他很快就会回来时，我以一种新生般的狂热仔细看着他的脸庞——我看见他那奇异的蓝色双眼有了柔情，我听到他的声音中的热切。我们比上次更热烈地亲吻着。在我和艾伦迪充分回味的时候，亨利是平静的。可是我心里的恶念更加强烈了。我在空中重复着我们的吻，在我走过街道的时候，我头昂得高高的，嘴巴张着，像等待新的饮料一样。

整个晚上他的眼、他的嘴、他的胡髭都围绕着我，迟迟不肯散去。

我折磨着爱德华多，通过唤起一位年轻古巴医生的爱慕来激起他的妒意，这位古巴医生的目光长久逗留在我身体的

曲线上。我们去跳了舞,雨果,爱德华多,还有我。爱德华多想将我拉回到他的身边,减损了我旺盛的活力。他很冷淡,性格孤僻,心怀恶意。跳舞的时候他对抗着我身体的柔软动作,我脸颊轻轻拂过,他耳朵里听到咕噜咕噜的声音。他用他那嫉妒的怒火摧毁了我的快乐,在他摧毁我快乐的同时,他自己也不开心。我看见他太阳穴上暴起的青筋。那天晚上结束时他,他说道:"几个月前你是怎么对我的啊!"

艾伦迪指出我自我放纵,和亨利一起迷恋暴力。痛苦已成为最终的快乐。在亨利的怀里每发出一次快乐的呼喊,就伴随有一次赎罪的冲击:琼和雨果,雨果和琼。艾伦迪现在强烈地指责着亨利,可是我知道他不仅是在谈论着我自我毁灭的计划,同时也被他自己的妒意所打动了。分析结束的时候,我看到他也感到非常不安。我一直在有意夸大其词。亨利是活着的最温柔、最好的男人,甚至比我自己更温柔,虽然在表面上我们都比较恐怖,都是不把道德当回事的人。但是我喜欢艾伦迪对我的关心。他在我心中培育的这种力量是危险的,比我以前的胆怯还要危险。现在他必须用他敏捷的分析和他胳膊与嘴的力量来保护我。

我不相信男人们可以在一个女人身上拥有这样一个潜在的敌人和一个真实的朋友。我对雨果、爱德华多、亨利和艾伦迪充满了无穷无尽的爱。昨天夜里爱德华多的嫉妒也是我的嫉妒,我的痛苦。我伴随着他走过一段短短的距离,他说,他是想清醒一下头脑。我的双眼很茫然,双手冰冷。我非常了

解痛苦，所以我无法给别人造成痛苦。后来，在家里，雨果几乎扑向我，我主动地张开双腿，像个妓女一般，毫无兴致。然而我知道他一个人充分地、忘我地享受了一番。

昨天我告诉艾伦迪，说我喜欢和亨利一起过着一种危险的生活，进入一种更艰难、更不稳定的世界。英勇起来，像琼那样做出巨大的牺牲，我完全了解这些，那样我会带着自己的脆弱在疗养院里结束此生。

艾伦迪说道："你爱亨利出于过多的感激之情，因为他让你变得有女人味了。你对给予你的爱充满了感激之情，这是理所当然的。"

我回忆起孩提时期亵渎神灵的亲密交流——我把父亲当作上帝，闭起双眼，兴奋得战栗地吞咽着白面包。我拥抱着我的父亲，与他交谈，混淆了虔诚的狂喜与乱伦的激情。一切都是为了他，我想把我的日记送给他。母亲劝阻了我，因为日记会在路上丢失的。哦，我垂下的眼睛，在夜间偷偷流下的泪水，以及骄奢淫逸的内心对他的迷恋都是多么虚伪啊。这时我对他印象最深的不是父亲般的保护和温柔，而是充满活动的表情、野兽般的精力（这是我内心里辨认出的）和一种气质的吸引（这是我那时孩子天真的直觉辨认出的）。一种火山喷发般的生命饥渴——那时我记得的，还仍然活动着的，我偷偷羡慕着的那种肉体的力量——这种力量自动地否定了我母亲的价值。

我已经将这个喜欢乱伦的女人延续了下来。我仍然怀有一种神圣的、虔诚的热情实施着这种最乱伦的罪行。我是所有女人中最堕落的，因为我在我的乱伦中寻求高雅，来让每

一个人都信任我的灵魂。我长着一张圣母玛丽亚般的脸，疯狂地攫取着上帝的能量和精液，我的性欲高潮就像是一个神秘的顶峰。雨果爱着我爱的男人们，我还让他们成为兄弟一般。爱德华多向艾伦迪承认了他的爱。艾伦迪将成为我的情人。现在我送雨果到艾伦迪那里，这样艾伦迪就可以教他为了自己的幸福少依赖我一些。

当我将我的孩提时代牺牲给母亲的时候，当我放弃我所拥有的一切的时候，当我帮助、理解、服务他人的时候，我是在补偿一种多么巨大的罪行啊——奇异的、阴险的快乐，就像是我对爱德华多——我自己家族内的人的爱一样；就像是我对雨果的精神父亲——约翰的爱一样；就像是我对琼——一个女人的爱一样；就像是我对琼的丈夫的爱一样；就像是我对爱德华多的精神父亲——艾伦迪的爱一样；艾伦迪现在还是雨果的引导者。现在留待我去做的是去我自己的父亲那里，去完全享受我们相同的感官世界，去听从他的嘴里说出的猥亵的话，粗暴的语言，我从没有表达过的这种语言。尽管我喜欢亨利说这些话。

我被邪恶弄得精神恍惚、神魂颠倒，是因为我心里什么也没有吗？还是我心里有最隐秘的邪恶？

当上次艾伦迪吻我的时候，我的心理分析就真正结束了，我感觉到一种个人关系上的新的开始。我很喜欢他的吻，一小时以后我又在亨利的怀抱里。亨利现在在我的书房里睡着了，我坐在几码之外，写着艾伦迪的吻。我爱艾伦迪的伟

大，喜欢他的嘴、他的手放在我的喉咙上。亨利后来在车站等我。我知道我爱他，和艾伦迪在一起那是在玩弄男人——我正在学会玩的一个愉快的游戏。

艾伦迪说如果我让雨果感到一点震惊，例如我对约翰的渴望，那么我就会唤醒他。可是我不能这么做，我宁愿把他放入艾伦迪的手中，利用痛苦来唤醒他——这是我的缺陷，我的失败。而且暗地里，我害怕了解他的缺陷。我担心自己找到的是更深的感情积累，别无其他。他心里有多少想法，有多少想像力，有多少欲望呢？他能觉醒过来吗？或者我要继续从一个男人走向另一个男人？我在动摇，我很担心。我将去向何方？

我明白我不喜欢艾伦迪身上什么东西——是一种传统，一种保守主义的外表；我所爱的是悲惨的、灵魂背上了沉重包袱的男人，他不够分量，就像亨利所说的喜欢浪漫的女人一样。

今天艾伦迪尽量不承认我是健康的。他想要我需要他。他的分析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太完美的，因为现在里面带有个人因素。我可以看到他的客观公正正在崩溃。我对这个男人感到惊奇，他了解我的最坏一面，却还深深地被我吸引着。我是他的创造物。

亨利看了雨果的日记，并发现那是本不健全的人所写的日记。他开始怀疑，在嫁给雨果的时候我也是个不健全的人。

亨利这么说的时候，我拿出了我那个时期的日记，我十

九岁时的日记，我还读给他听。他感到震惊，也很喜悦。他想看更多的，想看我在二十一岁时写的小说。

雨果离开了，公务旅行，亨利和我在这里一起住了五天，我们没有去巴黎，没有工作，没有看书，没有散步。一天下午我叫爱德华多过来。他们讨论占星术，私底下互相争辩着。亨利说爱德华多死了，成了一颗恒星，而他自己是颗不停转动的行星，一直在运动着。爱德华多通过他的冷静、敏捷、谦恭表现得沉着而又高人一等。亨利感到困惑而又不知所措。爱德华多立刻显得灵敏而又聪明。亨利显得迟钝而又具德国人特色，他冲我笑了笑，那么令人感动。

我很高兴亨利待在了路维希安——热情、温柔而又富有人性的亨利。他正处在这样一个被追逐的、无助的情绪中。我们坐在花园里。他说他想被埋在那里，永远都不被送走，他想变成一只熊，要和我做爱的时候，他就从我卧室的窗户爬进来。他成了一个小孩，我的温柔让他平静下来。我从没见过他这么弱小，这么脆弱。他的醉态和清醒之间有着不可思议的差别。喝醉的时候，他脸红红地坐着，斗志旺盛，极具破坏性，耽于肉欲，一切都出自本能，他的兽性的活力引诱并征服了女人，他就是这样一个男人；他清醒的时候，可以坐在一个女人面前，给她读书中的内容，以一种几乎虔诚的语气跟她说着话，变得沉思、苍白而又圣洁。这是个令人惊奇的转变。他可以像十五年前温柔的爱德华多那样坐在花园里，然后在几小时以后，当我们快乐得无与伦比地躺在一起的时候，他会残暴地咬着，说出最淫秽的话。

然而当雨果回来的时候，我心中会涌现出最大的温柔。

我想给他快乐，开始强迫自己真诚地回应他的激情。我记得有天晚上当亨利和我躺在我工作室的睡椅上的时候，雨果吉他的一根弦突然断裂了，最低沉的那根弦，深沉得就像他的声音一样。它吓坏了我，那是一种我不想要的结局，一种不祥之兆。

我周一去见了艾伦迪，我拒绝让他分析，因为，我说，我已经开始向他撒谎了。因此我们坐着聊着天，他也意识到了我的敌意。当我最初进来的时候，我就回避了他的吻。我的感觉是他在破坏我和亨利的关系，他在制造其中的裂缝。我憎恨他强烈的影响，憎恨他对我的支配。他聪明地回答着。突然我又想要服从他。我说我愿意进行心理分析，我说我不再撒谎了，我已经夸大了我和亨利一起异想天开的危险，现在只是想看看他有多关心我的生活。他的奇特的、忧郁的眼睛让我着迷。我站起来，用我通常的方式走来走去，胳膊抬起放在脑后。他伸出了胳膊。

他有一个巨大的、无法抵抗的身体，就像约翰的身体一样。他紧紧地抱着我，我几乎喘不过气来。他的嘴不像亨利的嘴那么性感，我们彼此也不了解。可是我待在他的怀里。他说："我教你怎么做，不要这么忧伤地来接受爱，不要为此付出这么沉重的代价。你已经让爱成为这么戏剧性的、这么强烈的一个东西。这会是愉快的，我对你有这么强烈的渴望。"可憎的智慧。哦，我讨厌他。当他说话的时候，我低着头在笑。他摇晃着我，想知道我在想些什么。我真的想哭。我渴望着这

种关系，现在我拥有了。艾伦迪很镇静，也很有力，但是我推开了他。我首先让他爱上我，再来背叛他的爱。如果这也是快乐，我并不想要。他意识到了我的反应。“这在你看来很乏味？”只有他的身体让我着迷，因为他是不为人知的。

我向爱德华多诉说了这个故事，他很高兴我移向了艾伦迪。他们两个人都讨厌亨利。

尽管如此，我今晚想要亨利——我的爱人、我的丈夫，我将会很快地背叛他，就和我背叛雨果时感到同样的痛苦。我渴望完整的爱，渴望忠实。我对亨利的爱一直在一个凹槽中流动，我喜欢这种凹槽，然而恶魔般的力量将我驱赶到所有凹槽之外。

艾伦迪给了雨果很大的帮助并使他坚强起来。雨果开始爱上了艾伦迪，因为在雨果的内心里有同性恋的因子。

艾伦迪现在是个魔鬼，指挥着我们的所有生活。昨天夜里当雨果说话的时候，我能观察到艾伦迪敏捷而又优雅的措辞对雨果的影响。雨果说艾伦迪告诉他我需要被支配的时候，我狂笑了起来。雨果回答道：“是的，可是那很简单。阿娜伊丝是天主教徒，是这么的柔顺。”艾伦迪一定会笑。然后雨果回到家里，以一种全新的野性猛扑向我，我感到很快乐，天啊，我感到很快乐。看样子这时我幸运地享有三个很棒的男人，而且我能够爱他们三个。

我想只有一个顾虑阻止我享有他们。我希望艾伦迪更有力一些。他服从女人。在我们的性游戏中，他喜欢我具有侵略性。他的第一次性经验是在他十六岁的时候，一个比他大的女人和他做爱，他是被动的。

我回去看他，很不耐心，一会儿冷淡，一会儿狂热。我们将心理分析抛于脑后。我们谈论着爱德华多、雨果、占星术。我叫他来看我，可是他觉得他还不能这么做，因为他在对雨果进行心理分析。关于支配问题我们一起笑起来。我喜欢他爱抚我的方式，他使亨利淫秽的手势变得一文不值，然而我亲近这个男人，他的星相标志是头公牛。我喜欢我们站着亲吻，在他的怀里我有种小鸟依人的感觉。他对我的了解远甚于我对他的了解。他高深莫测的性格让我感到困惑。我告诉他说我盲目地信任他，说我们应该顺其自然。我拒绝分析。这一点，他能理解。

我从他的房子里去了角落的一家咖啡馆，我已经叫亨利在那里见我。在这之前我见了艾伦迪，还和爱德华多聊天。我已同意在八点半的时候去见雨果。当我看到亨利的时候，我感到我跟他疏远了，我讨厌自己的反复无常。

现在我必须对亨利保密，我不能再把一切都透露给艾伦迪了，因为激情在我们中间成长，我们成了男人和女人的关系。我已经失去了一位父亲！我不能告诉他我仍然爱着亨利。我要尽量和亨利说实话吗？

雨果今晚在我写书的时候弹着他的吉他，这把我吸引到他身边，我怀有一种新的狂热，这种狂热是心理分析激发起来的。最后，他一直在他的日记中满满地写着，一直滔滔不绝

地说个不停，显得非常有趣。

爱德华多不相信我对艾伦迪的信任。他认为我们已经计划通过激起他的嫉妒来挽救他——我心爱的、病态的孩子，爱德华多，我会永远以一定的方式来爱着他。我们退回到那迷人的美丽的花园中的那段时光，是我们幸福相拥的时刻。他已经从记忆中抹去了我们爱的时光，但没有抹去我的冒犯。他梦想着有一天我会回到他身边，跪在地上爬着，这样他才能让我为在他面前炫耀亨利而付出代价。

他毫无目的地、疯狂地和我吵架，为我们去跳舞的那晚而责备我，因为我在尽力强迫他充满活力。同时他的嫉妒是显而易见的，他给艾伦迪看了一张便笺，在那张便笺上我以一种奇特的、神秘的方式告诉他：我爱他，将永远爱他。

我冲到艾伦迪那里寻求帮助，因为我对爱德华多的表面上的渴望仅仅表现为消除他无法忍受的愤怒。我希望他说最后一句话，希望他感觉到他是在拒绝我，因为他需要感觉到他的力量。当艾伦迪对我表现出最温柔、最具保护意义的爱的时候，我拒绝了这种爱。他想推迟私人亲密，因为他觉得我仍然需要进行心理分析。当我排斥心理分析的时候，我确实露出了他所怀疑的迹象：我需要的是放纵的、充满激情的对爱的自然流露，而不是温柔或保护。他已经感觉到，我想拿他的爱作为战利品，而不是出于对他的爱。不过我一写下这些话的时候，我就明白了这些爱是不完全真实的。

我离开了他，他感到非常震惊。亨利，今天我非常开心而又充满热情地收到了我的真爱。我们闪着怎样的光啊！然后我意识到，只有在我有自信的时候，我才能完全地享受爱。我

确信亨利对我的爱，所以我将自己沉溺于其中。

然后亨利告诉我，因为他一直很嫉妒很担忧，他读过很多关于歇斯底里的女人的书，这些女人可以同时深深地爱着两三个男人。我是那样的女人吗？

心理分析能做到的惟一一件事情就是让一个人更加意识到他的不幸。我已经有了一个更清晰、更可怕的认识，认识了自己过程中的危险。这没有教会我笑。我今晚阴沉地坐在这里，就像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一样。只有亨利，所有男人中最有生气的亨利，有力量来使我感到最大的快乐。

我和艾伦迪在一起有个惊人的一幕。我给他带来两页纸的“解释，”这两页纸起初让他感到迷惑。我强调了让我离开他的两种情形：一个是当他说“如果我情不自禁的话，可怜的雨果将会怎样？如果他发现我已经背叛了他，他是不可能痊愈的”。顾虑，就像约翰的顾虑一样，我无法忍受这些，因为我已经从顾虑中遭受了太多的痛苦，所以我爱着亨利的狂妄、琼的狂妄。他们制造了一种平衡，这种平衡让我感到很自在。可是，就像艾伦迪指出的一样，平衡不是和其他人一起找到的，它存在一个人的自我中。我应当完全摆脱这种顾虑，不必对其他人的狂妄崇拜得五体投地。

第二个是抱怨：艾伦迪非常温柔，这是在我看了孩提时期的日记后所想起来的。我讨厌所有温柔的外表，因为这让我想起爱德华多和雨果对待我的方式，这种方式几乎将我毁灭。现在，艾伦迪很生气，因为他误解了我的话。我是在拿他

跟爱德华多和雨果对比吗？可是我有足够的想法，虽然我哭着说我有多明白，我的反应让温柔的真实意义变了形，他身上并没有弱点。当然，我内心深处也对让人侵犯和使人放心都有着不正常的渴望。然后他温柔地解释道，要想分离性爱和感情是没有什么办法的，虽然在亨利之前，我对爱的经历是个失败，但我从纯粹的性爱中是得不到幸福的。

起初他在我制造的分歧中迷惘徘徊着。我想让他感到糊涂，这样我就可以逃避确切的事实。让我感到吃惊的是，他突然抛弃了我一直在说的一切，他说道："因为我平静地谈论着雨果和我的工作，所以你上次错误地以为我爱你少了一些。你立刻从我身边离开，为了不再遭受痛苦。你让自己坚强起来。是你孩提时期的悲剧在重复着。如果，在你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让你意识到你父亲不得不过他自己的生活，他被迫抛弃了你——尽管他还爱着你，你就不会遭受到这么多的痛苦。同样如此，如果雨果在忙于银行的事情，你会感觉到他在忽略你。如果我谈论着工作，你就受到伤害。相信我，你完全错了。我以一种比你所寻求的更深刻、更真实的方式爱着你。我感觉到你仍然需要心理分析，你的情况不是很好。我决定了，你的吸引力不会中断到我对你的照顾。如果我只是非常不耐烦地想要占有你，你会很快意识到我是在把你变成多么微不足道的一个礼物啊。我想要的远不止这些，我想消除给你带来这么多痛苦的内心冲突。"

"你为我再也做不了什么了，" 我说道，"自从我开始依赖你，我就觉得比以前更软弱了。在应该显示你的指引很明智的时候，我却出现了神经质的行为，我已经让你感到很失

望。我不想再回到你身边,我觉到我应该走开,工作,生活,忘记这一切。”

“那不是什么解决办法。这一次你必须和我一起面对整件事。我会帮助你的。我必须暂时将所有的个人欲望放在一边,你今天必须完全放弃这个疑虑,疑虑总会毁坏你的幸福。如果你能接受这次我所告诉你的——我爱你,我们必须等待,你必须意识到我和雨果、爱德华多一样陷入了困境,我首先必须完成我身为医生的责任,然后我才能陶醉于我们的私人关系——那么我们就可以永远地治愈你的对抗了。”

他热诚而公正地说着。我向后躺在椅子上,默默地哭泣着,意识到他是对的,他忍受着痛苦的折磨——不仅因为我要战胜他,还因为在与我不愉快的交往中所积累起来的痛苦。

我离开他的时候感到很茫然,我差点在火车里睡着了。

我向亨利写道:“你记得那次我跟你说,我非常厌恶艾伦迪,厌恶心理分析吗?他努力使我达到了一种状态,他用他的逻辑已经将我从混乱中解救出来,并建立了一个模式。我一想到要使我适应那‘几个基础模式’中的一个,我就感到很愤怒。

“对我而言,推翻这个模式成了问题。我用最巧妙的谎言,用我生命中最精细的行为开始推翻这个模式。他承认我有逻辑分析的才能,我最大限度地利用这些才能,在做出解释的时候表现得很自然。我要向你指出的是,我毫不犹豫地玩弄他的私人感情,我在利用我所拥有的每一份力量来制造

戏剧性,来逃避他的理论,来投掷面纱,使问题复杂化。我竭尽全力地撒谎,比琼还要小心谨慎,还要诡计多端。我希望我可以告诉你是如何,是为什么……不管怎样,我做这些都不会危及到我们的爱。这是一个智慧的斗争,我已经从中获得了最大的快乐。你知道是什么吗?艾伦迪已经挫败了我们,他已经发现了事实,已经察觉了谎言,他已经正确地分析了这一切,已经轻快地走过(我不会说快活地)我们所有的弯路,今天最终再次证明了那些该死的'基础模式'的事实,这些模式可以解释人类的所有行为。我要告诉你:我是永远不会让琼去他那里的,因为琼会很简单地就没有自我了,因为琼是神经质的衍生物。把她解释得没有自我,那会是个罪行……明天我就去艾伦迪那里,我们要开始上演另一幕戏剧,或者我用一个谎言,或是一句话,或是另一种戏剧,来上演另一场戏。我要努力解释什么在本质上就是具有深刻的戏剧性(我们有时对琼的谈论不就像我们正在讨论的事情一样具有戏剧性吗?)。我发现我不知道要相信什么,我还没有决定是分析将我们的存在简单化了、戏剧化了,还是这是让喜剧更可怕、更发狂的最狡猾、最阴险、最华丽的方法……我所知道的是戏剧绝对没有在所谓的实验室里死去。这就像你和琼生活在一起一样,是个充满激情的游戏。当你发现分析家自己都被这种趋势所俘获的时候,那么你就会相信处处都有戏剧……"

我写给亨利的信揭示了我对他的谎言,有必要的谎言,通常谎言意味着我的自信增强了。

十月□

我和我的爱人度过了一晚。我只要求他不能和琼一起回美国去，这向他显示了我有多在意他。他让我发誓，无论发生什么，在琼回来的时候，我必须信任他，信任他的爱。这对我来说是很难做到的，不过艾伦迪已经教会了我去相信，所以我答应了。然后亨利问道：“如果今天是我有这个想法，我要你和我永远地离开这里，你会怎么做？”

“因为有雨果和琼在，我不会这么做，也不能这么做。但是如果没有琼，没有雨果，我会和你一起走的，即使我们毫无办法。”

他很吃惊：“有时我想知道这对你来说是不是一个游戏。”但是他看了看我的脸，然后沉默下来。一晚清晰的、平静的谈话，此时性感几乎是多余的。

艾伦迪在监视着我的生活。他已经对我施了催眠术，让我进入一种信任的梦幻中。他想让我沉静在我的幸福中，然后信任他的爱。因为雨果的缘故（雨果已经非常嫉妒他了），我们决定在十天或十二天之内我不能来看他。这就像是对我自信的一个测试。我突然松懈了自己对他的狂热的渴望，接受了他的高贵、他的严肃、他的自我牺牲、他对我幸福的关

注。我有一种自己很卑微的感觉，让我有这种卑微感觉的是他相信我爱他，而我觉得我是在撒谎。这让我认为我可以对这个伟大的、真诚的男人撒谎。我在想，是否他比我更清楚我爱谁，或者我是否在欺骗他，就像我已经欺骗了他们一样。在1921年，在我还和爱德华多通信的时候，我就已经和雨果恋爱了。如果雨果知道在哈瓦那，在我们交换情书的时候，我就对拉米罗·科拉佐有所动心了，如果亨利知道我喜欢艾伦迪的吻，如果艾伦迪知道我有多么想跟亨利生活在一起……

艾伦迪相信我和亨利在一起的生活，品位低下的生活，是不衷心的、不真实的，是不会持久的，可是我知道我属于这种生活。他说："你已经有过阴暗的经历，但是我觉得你还是很单纯的。这些只是暂时的好奇，是对亲身经历的一种渴望。"无论我进入什么样的经历，我出来时都毫发无伤。每个人都信任我的真诚和纯洁，甚至是亨利。

艾伦迪想让我把我对亨利的爱看作是一个文学的或是戏剧性的短途旅行，而把我对他的爱看作是我真实自我的一个表达。尽管如此，我还是相信这是完全相反的。亨利拥有我，拥有我的头脑，拥有我的子宫，而艾伦迪只是我的"一段经历"。

从我的新收音机中不断传出音乐来。雨果一边听着音乐，一边美好地沉思着艾伦迪的帮助带来的好处。广播员在布达佩斯用一种奇怪的语言播着音。我想起我对艾伦迪撒的谎，我在想为什么我要撒谎。例如，我非常担心亨利眼睛的疾

病。如果他会变成乔伊斯那样的瞎子的话，他将会怎样？我心里想："我应该放弃一切，去跟他生活在一起，照顾他。"当我把我的恐惧告诉艾伦迪的时候，我夸大了亨利可能的危险。

谎言是软弱的象征。我好像没有坦率地告诉艾伦迪我不爱他的勇气，因此，取而代之的是，我想让他明白我打算为亨利做些什么。

和亨利在一起一整个下午。他告诉我我们几天前的那次谈话是我们有史以来最深刻、最亲密的谈话，他说那次谈话已经改变了他，给予了他力量。"从琼身边逃离，我现在觉得，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我一直以来都是从女人身边逃离。今天我觉得我想面对琼，面对她提出的问题。我想测试一下自己的力量。阿娜伊丝，你已经把我宠坏了，现在我不能满足于一个仅仅以激情为基础的婚姻了。你已经给予我的是我从没想过我可以在一个女人身上找到的东西。我们有在一起谈话和工作的方式，使你自己适应的方式，我们在一起合适的方式，就像手和手套一样。和你在一起，我已经找到了自我。我过去和福瑞德生活在一起，听他的，可是他说的话没有一句是真正说中我的，直到在雨果出差的那几天，我和你生活在一起。我意识到你在不知不觉中影响了我。我很少有这种感觉，然而我突然意识到你影响的程度。你让一切进行得很顺利。"

我说："当我们的爱深深扎根的时候，我把琼看作是具有破坏性的龙卷风。"

“噢，如果你可以那么做的话！你知道吗，我最大的痛苦就是你可能会开始与琼为敌，我会陷入你们其中，不知道要为你做些什么，因为琼用她的野性麻痹了我。如果你能理解并能等待的话。这也许会是个龙卷风，不过我会站定我的立场，永远反对代表琼的那一方。我需要解决这场斗争，这是我一生中的一个大问题。”

“我会理解的。我不会让问题变得让你觉得更糟糕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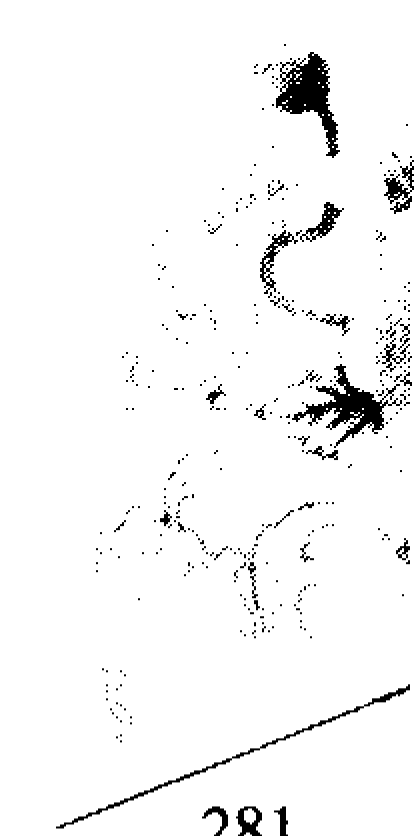
现在，亨利和我，正以这样一种方式谈论着，以至于在那天傍晚，我们都觉得自己丰富了起来，渴望写，渴望生活。当我们一起躺下的时候，我是那么狂热，以致我都无法等待我们的同步行动。

后来我们坐在色彩斑斓的养鱼池旁的昏暗的灯光下，被内心的混乱压弯了腰。亨利站了起来，在房间里走着。“我不能走开，阿娜伊丝。我应该在这里。我是你的丈夫。”我想依偎着他，我想抱着他不放，我想束缚着他。“如果我再待上一分钟的话，”他继续说道，“我会做些疯狂的事。”

“快点离开吧，”我说道，“我无法忍受这样。”当我们下楼的时候，他闻到别人做晚饭的味道。我把他的手贴在我的脸上。“留下来，亨利，留下来吧。”

“你所渴望的，”艾伦迪说道，“是比你已经发现的价值更少的价值。”

因为他，今晚我甚至理解约翰是怎样以他自己的方式来爱我的。我信任亨利的爱。我相信即使琼赢了的话，亨利也会



永远爱我的。强烈吸引着我的是和亨利一起面对琼，让她来折磨我们两个人，爱她，赢得她的爱和亨利的爱。我打算将艾伦迪给予我的勇气用于更大的自我折磨和自我毁灭的计划中。

亨利和我都不认同我们的相似点：我们不喜欢幸福。这没什么奇怪。

雨果谈论着他和艾伦迪的会诊内容。他告诉艾伦迪说，爱现在对他来说就像是一种欲望，他感觉到有想要吃掉我的欲望，想要咬我的欲望（最终）。他也已经这么做了。艾伦迪开始诚恳地笑着，并且问道："她喜欢这样吗？""这很奇妙，"雨果说，"但她似乎喜欢。"因此艾伦迪笑得更凶了。因为某种奇怪的原因，这激起了雨果对艾伦迪的嫉妒。他有这样的印象，他觉得艾伦迪以这次谈话为乐，而且还想要亲自来咬我。

一想到这里，我大笑了起来。雨果继续认真地说着："这样的心理分析是件非常好的事，但是如果卷入感情的话，那会是件多么可怕的事啊。比如，如果艾伦迪对你感兴趣的话，那该如何是好。"

这时我歇斯底里起来，以至于雨果差点生气了。"对这一切你发现了什么，这么有趣吗？"

"你的敏捷，"我说道，"心理分析一定是给你的头脑输入了新鲜的、有趣的观念。"

我意识到这只不过是在玩弄艾伦迪，玩弄男人和他那少

得看不见的感情。他是个我想让他遭受痛苦的男人，我想让他迷失方向，给他一个冒险的经历！出身于航海家庭，这个巨大的、健康的男人现在束缚在他的书籍洞穴中。我想看见他站在他家门口，眼睛闪烁着，像蓝色马略卡海一般。

“从梦里走出来……” 当我第一次听到这些话的时候，我很兴奋。我将这个观点用于我写琼的篇幅中。今天当我把这些话重复说给亨利听的时候，这些话强烈地影响了他。他一直在写下他对我的梦，然后写下前因和联想。是怎样的一个下午啊。亨利的住所非常冷，我们钻到床上，互相以对方取暖。然后聊天，堆成山的手稿，堆成山的书，流成河一般的酒（在我写下这些的时候，雨果走过来，弯下腰吻我。我只有翻过这一页的时间）。我处于狂热之中，疯狂地拉着监狱的栅栏。在八点半的时候，在我不得不离开的时候，亨利悲伤地笑了笑。他现在意识到他都不知道自己是个很有价值的男人，这几乎将他引向自我毁灭。我有时间把他放上他的宝座吗？“你真的暖和吗？”他问我，给我披上了我的大衣。几天前的晚上，他被黑暗的路上的障碍物绊倒了，车灯让他弱视力的眼睛看不见东西，处于危险之中。

与此同时我领着雨果去艾伦迪那里，艾伦迪不仅从人道的角度挽救他，而且还唤起他对心理分析的热情，这让他很感兴趣。

当我看着亨利在说话的时候，我再次意识到我爱的是他的欲望。我想更深地陷入其中，我想沉溺于其中，我想像他一

样，像琼一样深深地体验一番。我带着一种绝望，一种内心的愤恨感觉到这一点，似乎雨果和艾伦迪，甚至亨利他自己都想阻止我，尽管我知道是我在阻止我自己。我深深地迷恋着亨利，为什么我的躁动不安、狂热、好奇不能少一些呢？我浑身散发着活力，有着对长途航行的渴望（我想去巴厘岛）。昨天晚上在演奏会期间，我感觉就像是玛丽·罗斯在巴厘的演奏——她在参观小岛的时候听着音乐，然后走开并消失了二十年。我觉得自己可以像个梦游者一样走出我家，就像在那间旅馆房间里一样，完完全全地忘记我的所有关系，然后走向一种新的生活。他们每一天都对我有许多需求，这些需求剥夺了我所需要的自由。雨果对我的身体有着越来越多的需求，艾伦迪对我的高贵有着需求，亨利的爱让我成为一个顺从而又忠实的妻子——这一切，都阻止了我必须不断放弃的并将之升华的冒险活动。在我的内心最深处，我感觉到了那种要将自己连根拔起的最野性的欲望。

雨果读了艾伦迪的书，这让他相信我不爱艾伦迪，艾伦迪也不爱我。那仅仅是一种出自心理分析的相互吸引，一种亲密，一种强烈的同情。

我和亨利在咖啡馆里度过了一个小时，亨利一直在读我1920年写的日记，那时我才十七岁，亨利看着看着，哽咽起来。他读到的那一时期，爱德华多没有给我写信，因为那时候他在经历一段同性恋的过程。亨利说他想为我失望的每一天写信，回应我所有的期望，弥补每一件以前没有送我的礼物。

我告诉他说,这就是他一直以来在做的。

后来,他写了有关我十七岁时候的爱:"所以她惊呼道:'我的整颗心都随着我对爱的渴望而歌唱。'她是迷恋上了爱,不是作为一个纯粹的少女,不是作为一个十七岁的女孩,而是作为一个初期的艺术家,她将用她的爱来使这个世界丰饶起来,她会导致苦难和斗争,因为她爱得太多……

"在一个普通人的手里,日记可能会被看作是一个纯粹的避难所,一个逃避现实的方法,另一个池塘里的水仙花,但是阿娜伊丝拒绝让它陷入这种模式……"

这个男人了解这些,一口气写下了这么多行,他接受了我的爱的挑战,粉碎了自恋的想法。

我躺在睡椅上,非常愉快地将亨利的信重看了许多次,就好像他正躺在我身上,占有着我一样。我不必再恐惧爱的泛滥了。

昨天晚上在喝完一瓶安茹酒以后,亨利谈论起他在从温柔对待女人过渡到求爱的这一过程中遇到的困难。他要不就是与她们交谈,要不就是猛扑向她们,然后拼命地跑掉。他是在十六岁的时候在一家妓院里有了第一次性经验,而且还染了病。然后出现了一个年纪大一点的女人,他不敢和她做爱。当一切发生的时候他感到很吃惊,并向自己许诺以后再也不做了。可是还是发生了,他知道这是不对的,一直害怕。他记下了次数,还记下了每次的日期,就像是这么多战利品的记录一样。巨大的身体的愉悦,游戏,绝技,打闹。

他跟我谈起几天前的一个晚上他和一个妓女的谈话。他当时正在一家咖啡馆里看着凯泽林的书。这个女人接近他，因为她并不吸引人，所以他起初拒绝了她。可是他让她坐了下来，还让她对他说话。“我吸引男人注意力很难，可是当他们认识我的时候，他们意识到我比大多数妓女都要棒很多，因为我喜欢配合男人……”

亨利被她的坦率，被他和她一起私弄的想像感染了，可是他还是从她那里逃脱了。他无法理解为什么自己刚才还在另一个世界里，甚至还不喜欢那个女人，却还会这么容易受感染。他喜欢女人的侵略性。这是弱点吗？他问道。我不知道，可是我不得不学会具有侵略性，来取悦于他。

他满脸通红、兴高采烈、在我面前手舞足蹈地谈着这些，讲着他的胡言乱语，说他咬了一个女人的屁股。之后他突然安静了，沉思起来，脸上闪过一种巨大的变化。“我年纪大了，已经放弃了这些。”他说道。我接上他的话题，感兴趣地说道：“我还没有放弃呢。我还要疯狂一把呢。”

我看着雨果痛苦的脸庞（一段时间在心理分析中的痛苦和嫉妒），我也感受着温情的喷涌而出。亨利说：“我和你结婚的时候，我要让伊米莉亚和我们一起。”

我再次陷入琼遭遇的精神错乱之中，我想要的是琼，不是艾伦迪的智慧，甚至不是亨利的侵略性的爱。我想要色情，我想要那些我在夜间所做的潮湿的梦，我想再过一次像那个夏天和亨利在一起的那四天，他不断地把我推到床上、地毯

上、常春藤上。我想要沉溺于性生活之中，直到我像亨利那样心满意足了，不再需要了。

我到克里希吃晚餐，喝醉了，还很兴奋。亨利一直在写有关我的作品的文章。最后一页仍然在打字机里。我看了这些特别的文字："我自以为是地想要改变她的语言。如果那不是英语的话，它是这样一种语言——一个人跟这种语言相处得越久，它就越有活力，越有必要。这是语言的悖论，与思想和感情的悖论一致。这就不能用那种英语，每个有能力的作家都能应用的英语来写……首先这是一种现代性的语言，一种神经质的、压抑的、原始思维的、无意识的、还没有完全从梦的内容中分离出来的影像语言。这是一种神经病患者的语言，变态的人的语言，'沾着和分布着铜锈'的语言，就像戈蒂埃在谈到颓废的风格时所应用的语言一样……

"当我尽力去想你这种风格是受惠于谁时，我失败了——我回忆不起来你跟谁有着一点点的相似。你让我只想起了你自己……"

我很高兴，因为在我看来亨利已经写了我作品的男性姊妹篇。我和他坐在厨房的桌子旁，我喝醉了，结结巴巴地说道："太棒了，你写得太棒了！"我们把自己灌得更醉，发狂地做爱。后来，在计程车里，他抓着我的手，就好像我们才做了几天的情人一样。我回到家里，脑海里铭记着他的两个短语："生活超载"和"性饱和"。我要编织一个谎言，比琼所给的更大更令人恐怖的谎言，让他慢慢拆解。

人性和畸形都并存于我们的关系中。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文学想像，是怪异的。我们的爱是有人性的。当他冷淡的时

候，我能感觉到。我为他的视力而担忧。我给他眼镜、一盏特别的灯或毛毯。可是当我们聊天和写作的时候，会发生一种令人惊奇的变形，借此我们会将这种变形加深、夸张、修饰、放大。只有作家知道魔鬼的喜悦。他的强健的风格和我的彩饰的风格，相互冲突却又各有千秋。不过当我触摸他的时候，奇迹出现了。他是个我会为之擦洗地板的男人，他是个我会为之做最卑贱和最高尚的事情的男人。他在考虑我们的婚姻，我觉得婚姻永远都不属于我们，不过他是惟一一个我愿意嫁的男人。我们在一起更愉快了。在亨利之后，再也不会有这种归向了，没有他的将来是暗淡的，我甚至都无法想像。

艾伦迪向雨果承认，在我的文学友谊中存在着危险，因为我像个孩子一般在玩弄着感觉，并把我的游戏当真，艾伦迪还告诉他，说我的文学冒险将我带到一个不属于我的环境中。巨大的、富有同情心的艾伦迪，和忠实的、嫉妒的雨果，都为这个对爱有着危险需求的小孩而担忧。

艾伦迪没有严肃对待我的文学创作这一面，他把我的本性简化为纯洁的女人，这让我很气愤。他拒绝考虑到我的想像，它会使他的幻象变得朦胧起来。

像艾伦迪和雨果这样绝对忠实的男人是很好的，但是引不起我的兴趣。这不像亨利的不忠、戏剧性、编造的恶作剧、试验、流氓行为那样能把我迷得神魂颠倒。当我和亨利躺在对方的怀里的时候，所有的游戏都结束了，我们会暂时找到我们基本的整体。当我们再次开始我们的工作的时候，我们

会将我们的想像力慢慢地引入到我们的生活中去。我们不仅是普通人,我们还是创造者、冒险者,我们对生活充满信心。

艾伦迪要我抛弃的一面,也就是心理不正常的、危险的、纵欲的一面, 而这恰恰是亨利把握住并做出回应的一面,他实现并放大了的一面。

有关我对爱的需求方面,艾伦迪是对的。没有爱我无法生活,爱是我存在的基础。

他通过谈话来缓解雨果欲炽的嫉妒,也许是来减弱他自己的疑虑。他的激情是保护性的、富有同情心的,所以他强调我的脆弱,我的天真无邪。然而我,有着更深的直觉,选择了一个男人,这个男人驱使我的勇气,对我有巨大的要求,不怀疑我的勇气或坚韧,不相信我是幼稚的或是天真的,有勇气像对待一个成熟女人一般地对待我。

昨天夜里琼回来了。

福瑞德打来电话告诉这个消息。我感到目瞪口呆,虽然我经常想像着这个场景。我一整天都想着:琼在克里希。我用工作和食物将自己塞满,记得亨利恳求的话:等待。可是等待的时间是让人难以忍受的。我吞下了大剂量的安眠药。电话铃响的时候,我跳了起来。我给艾伦迪打了电话,我就像个溺水的人。

亨利昨天给我打了电话,今天又打了,他严肃而又不知所措。"琼已经回来了,心情还不错。她柔和而又通情达理。"他消除了敌意。这会持久吗?琼会呆多久呢?我必须做什么

呢？我不能等，在这里，在这间房间里，和我的作品面对面。

我去睡觉了，痛苦困扰着我。当我早上醒来时，这种痛苦就像块石头留在我的脑海中。雨果的爱，还有艾伦迪的爱，在这一时刻，是巨大的、超人的。它们都为我而战。我作为一个孩子的时候，为了赢得父亲的爱差点死去，为了同样的原因，我让自己的灵魂死去，来折磨和压迫那些我所爱的人，得到他们的关心。这种认识鞭笞着我，我现在只能用抵抗来自助。

我不应该仅仅因为琼通情达理就放弃亨利，可我必须暂时地放弃他。要这么做，我必须填补他不在时我生活中形成的巨大空虚。

琼给我打来电话，听到她的声音，我感觉不到期望中的悲痛、幸福或是兴奋。她明天晚上将来路维希安。

雨果开车送我到艾伦迪那里去。我打算要去伦敦旅行，在伦敦我可以认识新的人，获得拯救，让头脑变得清楚一些。在我看到艾伦迪的时候，我已经控制住了自己。他很高兴将我从自我虐待中拯救出来。他想像着我屈从于亨利和琼的日子已告一段落。当他不断地亲吻我的时候，他滔滔不绝地、情意绵绵地说个不停。嫉妒的艾伦迪与亨利相对，他是这么地敏捷。我碰巧说到亨利对女人的大大需求是由于他是这样一个男人，一个百分百的男人。荣耀归于异教的神，在他的身上没有柔弱性，可是艾伦迪说恰恰就是性成熟的男人拥有温柔的、本能的柔弱特质。真正的男人有强烈的保护本能，而亨利却没有。除了让人关心的亨利外，艾伦迪简直就是一个圣人。

他，这个伟大的分析家，是这么嫉妒，以至于他曾说过些疯话，他说也许亨利是个德国间谍。

他想让我从爱的需求中解放出来，这样我就可以出于我自己的意志来爱他。他不希望是爱的需求将我推入他的怀抱。他不想将他的影响力用于我身上，以此来拥有我，虽说他可以这么做。他想让我先自立起来。

他说亨利喜欢这种我给予他的爱的力量，他在他的一生中永远不可能再次拥有这样一个宝贵的礼物，之所以会这样，只是因为我还没有认识到自己的价值。他希望，为了我的缘故，这一切都能结束。

我理性地接受了这一切。我信任艾伦迪，我也被他吸引过去了（尤其是今天，当我看到他嘴巴的性感曲线，看到了他可能存在的野性）。但是潜在的，像所有女人一样，我能感觉到一种对亨利的强烈的、保护性的爱——越不完美的，就越被爱着。

我变得坚强起来。我给爱德华多打电话，帮助他，支持他。我放弃了去伦敦的旅行，我不需要这么做，我可以面对亨利和琼。令人窒息的痛苦的疙瘩已经消失了，我不必依靠外界变化，不必依靠新朋友。

所有这一切只不过是对失去我永远无法忘记的情人的一种强烈的捍卫。什么将成为他的工作、他的幸福？琼会对他做什么？——我的爱人，亨利，我使他充满了力量和自知之明。我的孩子，我的创造物，在女人手中温和而又柔顺。艾伦迪说

他再也无法拥有一份像我这样的爱，可是我知道我会一直在那里等他，等到琼伤害他的那天，我还会在那里再次爱着他。

午夜。琼。琼和疯狂。我和琼站在车站，当火车驶过我们的时候，我们在亲吻着。我在送她走。我的胳膊搂着她的腰。她在颤抖着。"阿娜伊丝，我和你在一起感到很幸福。"是她递上了她的唇。

我们晚上在一起的时候，她谈论着亨利，谈论着他的书，谈论着她自己。她很真实，或者说我是古往今来中最大的受骗者。我只能相信我们的狂喜。我不想知道，我只想爱着她。我有一个很大的恐惧，我害怕亨利会把我写给他的信给她看，以此来伤害她，毁灭她。

她把我比喻为《穿制服的女郎》中的老师，而把她自己比喻为虔诚的女孩曼纽拉。那位老师长着漂亮的眼睛，充满了同情，但是很坚强。为什么琼认为我是坚强的，而认为她自己是个充满热情的，被老师深爱着的小孩呢？

她想要保护，想要一个逃避痛苦的避难所，一个逃避生活的避难所。生活对她而言太可怕了。她在我身上寻找一种完整无缺的她的形象。因此她告诉了我她和亨利的整个故事，甚至故事的另一面。她一直爱着亨利并信任他，直到他背叛了她。他不仅因女人而背叛她，而且还扭曲她的人格。他创造出一个残酷的人，她不是这个样子的，来伤害她最温柔、最软弱的自我。她感觉到缺乏自信，感觉到对爱、对忠诚的巨大的需求。她求助于珍，求助于珍的忠诚、忠实和理解。现在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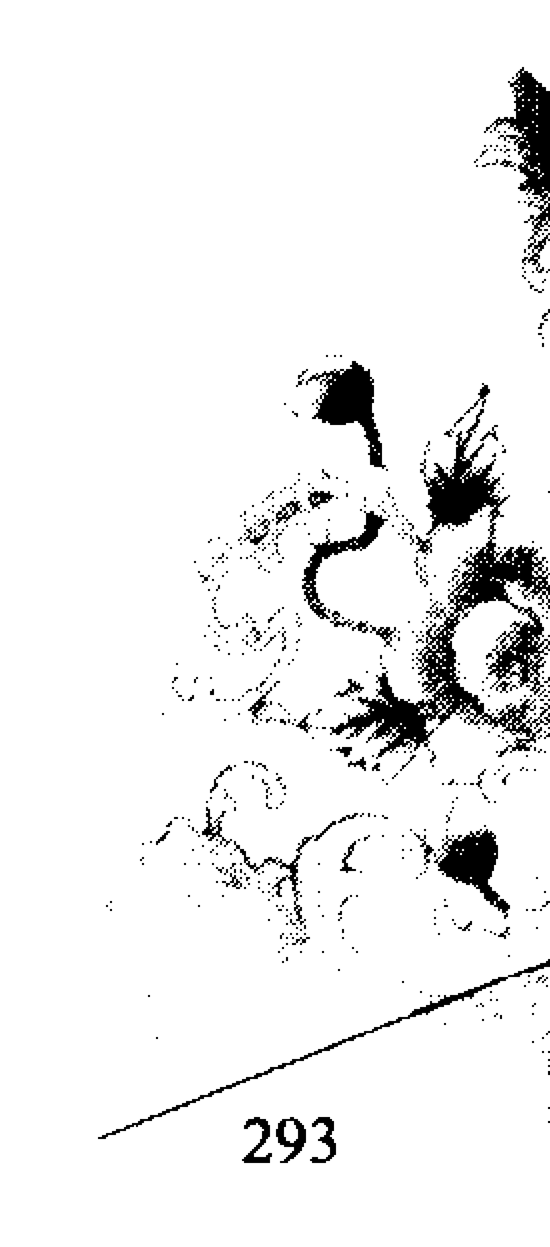
设立了一个保护自己谎言的堰坝。她想要保护自己，建立了一个新的难以接近的自我，使自己免受亨利的伤害。她从我的忠实、我的爱中汲取了力量。

“亨利富有的想像力还不够，” 她说道，“他是虚伪的。他也不够单纯。是他让我变得复杂起来，是他使我失去了活力，是他毁灭了我。他引进了一个假想的人物，这个人会让他忍受折磨，他恨这个人。为了创作，他不得不通过仇恨来鞭策自己。我不相信他是个作家。当然，他也有具有人性的时刻，可是他是个骗子。他自己根本就是个骗子，可他还谴责我是个骗子。他是个撒谎者，不真诚的人，小丑，是个演员。是他在寻找戏剧性，创造畸形。他不需要单纯。他是个知识分子。他找寻单纯，然后扭曲它，发明出怪物。这一切都是错的，都是错的。”

我目瞪口呆。我感觉到一个新的事实。我不是在亨利和琼之间摇摆不定，不是在他们对自己的矛盾的说法之间摇摆不定，而是在两个我清楚明白的事实之间犹豫不决。我信任亨利的为人，虽然我完全了解这个文学怪物。我信任琼，虽然我完全明白她天真的破坏性力量和她的滑稽行为。

起初她想要与我争执。她担心我会相信亨利所讲述的她的版本。她想去伦敦而不是巴黎，叫我加入到她那里。她第一次看到我的眼睛时就再次相信了我。

昨天晚上她优美地、滔滔不绝地讲着。她把攻击亨利的弱点作为残酷的消遣。她粉碎了他的真诚，他的全部。她摧毁了我对亨利的保护。根据她所说的，我什么也没得到。“亨利只不过是在假装理解，因此他后来可以转回来攻击、毁坏。”



我只通过我自己和他们每个人在一起的经历来了解事实。亨利跟我在一起的时候不是更富有人性吗，琼不也是更真诚吗？我，分享了他们两个人的本来面目，我要毁灭他们的装腔作势，抓住他们真实的本质吗？

艾伦迪已经剥夺了我的麻醉剂，他让我头脑清醒，神志清楚，我残酷地忍受着失去想像的生活的痛苦。

琼，也变得神志清楚起来。她不再歇斯底里，不再困惑。当我意识到她今天的这个变化时，我感到很沮丧。她的神志清楚，她的富有人情味，这都是亨利所想要的，也是亨利正拥有的。他们可以一起聊天了。我已经改变了他，使他变得成熟起来，他也能更好地了解她了。

然后我和她坐在一起，膝盖抵着膝盖，互相看着。惟一的疯狂就是在我们之间的狂热。我们说："就让我们和亨利在一起时神志清楚，但是我们在一起时就疯狂一些吧。"

我走进琼和亨利的混乱之中，发现他们对自己和对对方都越来越清楚了。那么我呢？我还在他们遗留下的精神错乱中遭受痛苦。因为我捡起了他们的混乱，捡起了他们的不真诚，捡起了他们的复杂多变。我在我的想像中重新体验他们。我可以再次看见琼剥夺了亨利自身的忠实，让亨利感到迷惑。她正在毁坏他的书。通过她对我的爱，她正企图将我对亨利的影响去除干净，企图从我这里把他赢回来，再次支配他，让他无依无靠，沦陷下去。为这，她甚至还要爱着我。她强烈地建议他不要通过我寻找的渠道出版他的书。她怨恨他，对

她帮助他的能力没有信心。我看见她现在在用我的方式——通情达理，心平气和——来完成同样的毁灭。

在计程车里我在她的怀里。她紧紧地搂着我，说："你给了我生命，亨利从我身边拿走的东西，你却给予了我。"我听到了自己慷慨激昂的回答。在计程车里的这个场景——膝盖抵着膝盖，手紧握在一起，脸颊贴着脸颊——继续着，我们明白我们基本的仇恨。我们是有相反目的的。可是我为亨利做不了什么。当她在那里的时候，他太软弱了，就像他在我的手中一样的软弱。当我告诉她我爱她的时候，我在想的是我该如何救亨利，救这个小孩，他不再是我的情人，因为他的微弱已经将他变成了一个孩子。我的身体还记得一个男人，而这个男人已经死去了。

我们三个人在玩着一个多么美妙的游戏啊。谁是恶魔？谁是骗子？谁是人？谁是最聪明的？谁是最强壮的？谁爱得最深？我们三个巨大的自我都是在为了支配，或为了爱，或为了这两者的混合物而战吗？我觉得对亨利和对琼都要给予保护。我给他们提供食物，为他们而工作，为他们牺牲。我也必须给他们生命，因为他们互相毁灭。亨利担心我在送琼走后，在深夜里一个人从车站走回来时，琼会说："我害怕你的完美，害怕你的敏锐。"她会偎依在我的怀里，让她自己变得娇小起来。

后来我收到亨利写来的一封很好的信，这封信很朴实，是他写过的最真诚的信："阿娜伊丝，谢谢你，这一次我没有被摧毁……不要失去对我的信任，我求你了。我爱你，甚过以往，真实地爱着你，真实地爱着。我只能写下我想告诉你的我

和琼度过的这前两晚，当我看见你并告诉你的时候，你就会意识到我的话是绝对真诚的。同时，很奇怪，我没有和琼争吵。似乎我比以前有了更多的耐心，更多的理解和同情……我非常想念你，我时时刻刻想着你，当上帝救我的时候，当我神志不清楚的时候，当正常的人应该……请你，亲爱的，亲爱的阿娜伊丝，请你不要对我说些残酷的话，就像你在电话里说的那些——你为我高兴。那是什么意思啊？我不高兴，我也不是很不高兴；我有着悲伤而又愁闷的感觉，我无法解释这种感觉。我想要你。如果你现在遗弃我，我就迷失了。你必须信任我，不管有时这看起来有多难。你问关于去英国的事。阿娜伊丝，我说什么好呢？我喜欢什么呢？和你一起去那里——一直和你在一起。在我告诉你这些的时候，琼已经去找你了，在她最好的伪装之下，如果我想要希望的话，应该比以往有更多的希望。但是就像你和雨果在一起一样，我发现这些都来[illegible]我已经死去了。现在，无疑地我必须在一段时间内和她过着某种悲伤的、美丽的、虚伪的生活，而这会给你带来痛苦，也让我感到非常痛苦。

“或许你会在琼身上看到比以前更多的东西，这些可能会是正确的，你也许会恨我或鄙视我，可是我能做些什么呢？告诉琼她是什么吧——她可能对你意味着很多——但是请不要让她进入我们之间。你们两个必须要给对方什么，那不关我的事。我爱你，请仅仅记住这个。请不要通过避开我来惩罚我。”

昨天夜里我哭了。我哭是因为我成为女人的这个过程太痛苦了。我哭是因为我不再是个有着孩子般盲目信任的小孩

了。我哭是因为我的双眼已看清了现实——看清了亨利的自私,琼对力量的钟爱,我永不满足的创造力,必须将这个创造力与其他人和物联系起来，而且只有它自身是永远不够的。我哭是因为虽然我喜欢相信,但是我再也无法相信了——我不相信仍然可以充满激情地爱着，我已经尽全力地去爱了。我哭是因为从现在起我要很少哭了,我哭是因为我已经失去了我的痛苦,我还没有适应没有痛苦的日子。

所以今天下午亨利要来,明天我将和琼一起离开。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亨利和琼
作者＝（美）阿娜伊丝·宁（Ａｎａｉｓ　Ｎｉｎ）著；侍丹青，刘春燕译
页数＝２９７
ＳＳ号＝１１６７２７６１
出版日期＝２００５，重庆出版社